中華文史叢書之六十
民國二十七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

（全）

瑤齋叢刻本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謝興堯輯

太平天国叢書十三種

戊寅七月鄧之誠署

太平天国叢書總序

近年以來、洪楊史料、或獲自中土、或鈔歸海外、凡當時私人雜著、及本身文獻、合以所存官書、於是此十數年之大亂史乘、可云差備。不佞數年蒐輯所得、頗思譔一「太平史略」或「洪楊志」、惟茲事體大、總未着手。然每發見新史料時、視材料之多寡詳簡、或作札記、或撰論文、日久成帙、年來蟄居、對於舊文、尤多整理。乃選所藏具有史料價值之稿本秘笈、彙爲叢編、凡十三種、計分四輯、每輯一厚册。第一輯全係拙著、分上下二卷。上卷「論文題跋」共十二篇、附錄洪楊事前有關奏稿數件。下卷「洪楊遺事」共若干則。因皆拙著、故兩卷中之秩序性質、俱取大概、未事詳列。第二輯計七種、曰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曰陳錫麒「粤逆陷寗始末記」、曰陳善鈞「癸丑中州罹兵紀略」、曰趙偉甫「庚申避難日記」、曰隱名氏「越州紀略」、曰胡長齡「儉德齋隨筆」、曰「干王洪仁玕等口供」、至各書內容記載、版本源流、俱詳各編卷前新序、茲不復贅。第三輯「太平詩史」共分三卷、卷一爲不佞所輯「洪楊詩史」選錄各家吟詠、而世少見者、詩既雅潔、注尤詳實、體制雖殊、其爲洪楊珍貴史料則一也。卷中爲何德潤「武川冠亂詩草」、卷下則于桓「金壇圍城紀事詩」、皆有詳注、足補史闕。而何著乃浙江孤本、尤爲難得。總計上列、共計三輯十有

二種。原擬四輯曰「史料選錄」凡奏底私記之鮮見者、或依時期、或區地域、均行鈔錄。偶一檢查、已蔚然大國、因篇幅過鉅、只好俟諸異日另印單行、此則應向讀者聲明歉意也。倉卒付印、訛誤必多、尚祈高明進而教之、則幸甚矣。民國二十七年戊寅閏七月射洪謝興堯識。

太平天国叢書十三種　總目 細目詳各卷首頁

洪楊詩史選錄一卷 五知輯

武川寇難詩草一卷附檄文 何德潤

金壇圍城紀事詩一卷 于 植

第四輯

史料選錄 （未刊）

太平天国叢書十三種第一輯目錄

道光末年之廣西

五知錄

道光末年廣西敎匪之情形 道光三十年六月三十日

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言查敎匪會匪他省情形、臣等未知其詳、而廣東廣西則數年以來、悉心採訪、尙能知其情僞、該匪祖孫習傳師徒授受雖遇案懲辦、而由來既久、根蒂過深梗頑不化、竟若性成、惟莠民妄言禍福煽惑鄉里成羣結黨、玩法營私誠爲罪不容誅。至良儒之民無能畏事、或薄田自種、或微貲營生。既慮其尋釁滋擾、復恐其犯案仇攀、名爲入會實以免禍。若持之過急、眞匪譸張爲幻、多術藏身、而良儒者蠢然無知、每易弋獲。不但激而生變、且恐多所株連、是查辦之時、既未便輕率、而推原其始、似應有區分也。

道光末年廣西盜匪蠭起情形 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六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鄭祖琛閔正鳳曰、廣西盜匪充斥、屢經降旨責成該撫會同該提督督飭所屬文武合力兜捦、毋任此拏彼竄。玆據鄭祖琛等奏盜匪由象州竄入修仁縣城、拒傷委員兵壯人等、又竄至荔浦地方、該二縣距省僅止二百餘里、亟應防其分投竄擾。該撫迅即催提各官兵親自帶往、會同閔正鳳督飭文武員弁分路兜勦、毋令偪近省城、絕其逃竄後路、一面解散脅從曉諭安撫、免致愈裹愈衆、滋蔓難圖。

道光末年廣西紳士報告土匪猖獗情形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都察院奏言、據廣西南寧柳州潯州梧州思恩等府舉人李宜用等遣抱告何達以逆匪蠭起到處攻刼、現在民不聊生、紛紛逃散等詞赴臣衙門具控、據稱近年以來、慘遭匪毒、自上年四月至本年五月、匪首張家詳楊撈家等搶刦南寧府左江柳州府右江等

處、以及柞林灕江一帶地方、均受毒害。首領數百人、內有廣東湖南等賊、皆用紅布包頭、所豎旗幟上有「替天行道」等字樣、各項槍砲器械馬匹俱全、到處焚刦村莊、搶掠財物、淫汙婦女。稟報各上憲、不過委員一二人查看情形、或發兵一二百名探賊蹤跡、以致匪勢愈張、官員被戕、居民先後被刦、共有數萬餘家。又據慶遠府紳士莫子升等遣抱告莫有發、以逆匪肆刦連日擾亂等詞具控、據稱匪首陳亞潰暨黃四張亞珍文亞英嚴亞汶等、均各擁衆數千、刦掠村墟典當、殺斃男婦人口不計其數、雖經宜山縣率團生捻匪首生員詹德剛一名、現因兵少匪多、屢剿屢潰、公請設法勦滅。又據南寧府宣化縣生員何可元、以逆匪絕產斃命等詞具控、據稱生於上年十一月間、被匪刦擄四次、燒屋斃命、兵差畏縮、現在外匪勾連土匪、日甚一日。縣內被刦者二百餘村、被殺者二百餘命、婦女被擄者一百餘人、所到之處、旗號悖逆、各等語。臣等查該舉人李宜用等各遣抱呈訴、幷生員何可元自行呈控等情、案關逆匪橫行、延及七府一州、種種不法、罪不容誅、若不及早勦除、恐脅從日衆、滋蔓難圖、大爲邊省地方之害。

廣西土匪情形 咸豐元年正月初十日丁酉

喬用遷奏言、拏獲粵西匪犯瞿召保等四十名、訊據供稱、伊等係張滿股內頭目、曾在慶遠河池滋擾、所有廣西各處股匪、均係隨他糾聚、並聽人自投入夥、由廣東糾來者謂之「廣馬」、在廣西糾合者謂之「土馬」、其有槍砲器械、並跟隨多人者、爲大頭目、隨時自投入夥者、擇有膂力膽量之人、派爲小頭目。平樂思恩柳州潯州太平等處、均有股匪滋擾、立有大勝福義等堂名、各鐫圖章、以爲記認。匪頭有陳亞潰大頭羊大鯉魚覃香晚鄭廷威楊勞家黃晚鍾亞春顏大陶八諸人、約有二三十股、姓名不能盡知。各股人數多寡不等、每股各有暗號、或用竹牌布旗傳信、或於衣帶用紅布紅線作記。又據差探南寧太平二郡、蔓延最甚、來賓貴縣、賓州宜山皆有賊匪竄擾、其餘武宜上林平南鬱林州及所屬之興業縣、尚有另股賊匪、自千餘至數千不等。沿村勒索搶刦。此外

則潯州、桂平縣屬金田村一帶、有「尙弟會」匪、嘯聚萬人、皆係烏合之衆。其大黃江一股、船多匪衆、聚泊江中、攔截商船、與金田村會匪、並不聯絡各等情、臣查探報、係得自傳聞、亦不能遽信爲實、而查覈各處所報、大略相同、臣仍督飭在事文武、嚴密防堵、不敢稍涉疏懈、奏入報聞。

道光末年京官彈劾桂撫欺蔽摺 三十年九月初八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徐廣縉曰、袁甲三奏、廣西盜賊充斥、該撫鄭祖琛專務彌縫、迨經參奏查問覆奏、尙涉含混、至失二城以後、又復將僨事員弁、奏請革議隨營、其八府紳民、航海叩閽、前此豈全無見聞、何以不據實陳奏、種種跡近欺罔、著徐廣縉按照所參各款、秉公查覆、據實奏參、前有旨令該督、確查提督閔正鳳縱賊養寇、畏葸無能等情、著即將該提督如何玩誤之處、一併查明嚴參、毋稍瞻徇。

道咸時代之反清運動與洪楊之清黨

——太平天国前紀之一——

謝興堯

一　前言

據今日所見太平史料、均謂洪秀全封洪大全爲天德王、並都承認由道光末年之反清運動至洪秀全於永安建號稱王、只有洪秀全是一個最大至高的領袖。所以後來他爲太平天国的天王、其餘的人、雖然封王、都是他的臣下、而洪大全之被封爲天德王、也不過同東、西、南、北、冀五王楊秀清等的地位相埒而已。甚且有人本梁啓超的說法、根本否認沒有洪大全這個人、幸而由故宮軍機處所存檔案內發現有洪大全口供、才把這個疑問解决。但又有人說、（梁啓超的朋友中國近世秘史編者捫蝨談虎客）洪大全雖有這個人而不重要、因當時賽尙阿等冒功故意張皇其詞、說是禽到了逆首。然賽尙阿當時剛打了敗仗受申斥的、那裏還會冒功故意張皇、因爲有這些問題、所以我想發表點意見來辨明洪大全在那時所居地位的真相。可惜大全死得太早、遺留的痕跡不多、同時有個嚴重問題、爲前人及當今史家所忽略的、便是「洪秀全與洪大全的關係、和他兩人在當時的地位。」

我以爲大全是主張復明的、領導的是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等、他是秘密社會最大的頭目、他與洪秀全至少是平等的地位、也許在當時他在社會上的威望、比秀全還高。天德王的名號、是他自稱、或者是他部下擁護他所上的尊號、並不是洪秀全封他的、所洪秀全也決沒有封他的資格。

洪秀全則是主張反清自爲的、所領導的是拜耶敎的上帝會等、大略言之、大全是「會黨」的首領、秀全是「敎黨」的首領。

當時反清運動中頭目很多、名號極雜、但多冒前明的稱號、如朱洪英稱「昇平天国」、（見遺事）大全秀全、不過其中之一而已。他們的目的（反清）既同、所以便彼此聯合站在一條線上、後來大全失敗勢衰、乃率其部衆合流於洪秀全、由許多材料證明、這個痕跡非常明顯。到大全死後、秀全更大舉「清黨」、取消一切復明的言論與行動。並且諱言未清黨以前的事實。所以在太平天国初起的時候、復明的空氣很濃厚、後來便寂然無聞、這問題比較重大、所牽引的範圍亦較廣、倘不敍述事實的前因後果、便不能明其分合的原委。乃不免於辭費矣。

二　道咸時西南的社會與官吏

在洪楊叛亂以前、當道光中葉、已經是人心思動、盜賊蠭起、尤以湖廣諸地最爲厲害。至於人民反抗清廷的背景、固然是民族思想運動的興起和滿清政治腐敗的激成、與夫人口過剩、天災人禍等。但是使這些叛亂由小而大以至於不可收拾、最大的原因還是「法敝民頑」。一般地方官吏、都知道亂事將作、而都希望亂事不發自我。以彌縫騷亂爲能、敷衍太平爲務、對於如何懲治盜匪、則視爲畏途、如何撫輯人民、則非所注意。這種僥倖心理、敷衍政策、無形中暗示社會上的奸民、增加他們作亂的勇氣。由當時名人的文集或書札裏、可看見許多文章是討論這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此便知道大亂前夕的社會是如何黑暗、官吏是如何貪污、愈積愈烈、已經走入不可救藥的途徑。曾國藩爲人素稱穩健、其與徐玉山太守書云「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盜案命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粵匪之橫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刼搶風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帖、即吾身得

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國藩目覩當時情勢、欲力矯其弊、故不覺發此激烈之言。則當時官吏與人民彼此玩法、可以想見。又咸豐二年廣西巡撫周天爵致二南書、痛論當時大局情形、中有最精闢的話、他說、「試觀今之天下、以僞飾姑息壞乎、以除殘去暴壞乎、平心論之、得失明矣。今之禍根、不止一省、而粵西爲最。兩粵土廣、民惰而愚、土著客民、仇隙日深、至結黨互殺、而黠桀出於其間、嘯聚成羣、以千數以萬數者多矣。沿划左右江數千里之間、其始激於州縣不爲理其曲直、而下民嗟怨。邪教見民冤抑之狀、倡爲蠱惑之辭、而世風披靡矣。」（按李圭注、二南不知何人、是書乃得自上海傳鈔。）由此便知道洪楊起事前兩廣的局勢。至於洪楊等之得以起事、及其裹脅之速、尤爲當時庸懦的地方官吏所釀成、那時名流龍啓瑞上梅伯言書、暢陳釀亂情弊、更爲眞切、其中有云、「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担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埸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旨意、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輙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决、則所費者愈多。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旨意者也。當其時馮雲山、（太平天國南王）韋振、（即北王昌輝）胡以洸（丞相）等、蓋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鬥、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顧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

縣薩某患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羣至鉅萬、團練弱、且嚇官兵之莫爲助、遂羣撤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經德堂文集）啓瑞即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狀元、本地人的見聞較確、所以他述說洪楊起事的原委、如此懇切。洵爲洪楊初起時候的珍貴資料。由此知道在太平方面固爲乘機幸成、在清廷方面、實堪痛恨其大小官吏之柔懦腐敗、致使星星之火、竟至燎原。又當時桂撫鄭祖琛、他是爲人最好誤事最大、在廣西有佛婆之稱、每一囚犯判處死刑、必親誦金剛經一遍。秀全等借傳教爲名、圖謀不軌、被人控告、桂平縣令賈某搜獲入教名冊十九本、及寶言寶誥等書甚多、於是洪秀全、馬雲山、胡以洸等、都被誘禽入獄、地方官吏均主嚴辦以弭亂源。和其他逆首共三百餘人解省正法、而祖琛窮一日之力、謹誦經二十餘遍、正法二十餘名。其餘以苦於誦經、勸令紳士各保十四而釋。秀全出獄後即反。（見髮逆初記）。像這樣迷信誤事的人身任封疆大吏、則亂事的蠢起、也是必然的了。

三　洪秀全之前驅

洪秀全之得以起事、由於地方官吏之太庸弱、已如上述。而桂撫鄭祖琛尤爲粵西事變負咎最大之一人。倘當時官吏稍加防範、則洪楊諸人早已正法、何致再爲叛逆、不過洪楊以前、自道光二十年以後、西南會匪、已各地風起。蓋當時吏貪稅煩、民不聊生、遂以燒香結會爲名、聚衆抗拒官府。諸股之中、以湖南新甯李沅發爲最大、李亂粗平、秀全即接着興起。考李沅發之爲亂、因湖南官吏抑價平糶、民不得食、李乃煽衆揭竿而起、于道光二十九年、率會匪入城、殺邑令萬某、開庫放囚、聲勢極盛。湘軍名將彭玉麟、適次便以生員從軍討李、不久沅發被禽、黨徒奔散各處。那時除李沅發外、尚有劇盜羅巢德、亦極猖獗。其他由湖南竄入廣西的大股、有大頭羊、大里魚等。小股有雷再浩等、盤踞各地。最著名的、廣東有狗頭山化名爲朱九濤、李丹諸股、慶遠有張家福、鍾亞春、柳

州有陳亞貴、武定有劉官方、梁亞九、象州有區振組、潯州有謝江殿、這些都是那時有名的教匪或教匪的頭目。大股數千人、小股亦數百人。（堂匪總錄、股匪總錄）他們雖然沒有成就大事、但他們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前驅、都是給滿清政府政權上的一種打擊。所以不久洪秀全一起、提出鮮明的政策、很迅速的便會成功、精神與物質、都是得到他們極大的帮助。

四　天德王與太平王

上面所舉的那些頭目、大半都是秘密社會中人、據咸豐元年九月程喬采奏（原稿藏北平故宮文獻館）謂「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自稱平地王、張添佐自稱徐光王。」先不管朱九濤是不是有這個人、或者有這個人而他是否曾稱太平王、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各地匪首、都是自己稱王建號、並非有個總頭目在上面來分封他們。又因爲他們中間有會黨與教黨的分別、於是他們彼此的分合、也沒一定。李秀成供狀說、「天王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人不甚强壯、故未投入、後投清朝向提台。至羅大綱與大里魚兩不相合、後羅大綱投之。」即此便足見當時股分的複雜、而大家都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誇張氣概。所以我們要把洪大全與洪秀全他們二人當時的地位來分析證明、要揭開歷史的眞相、因爲這與那時期的革命思想極有關係的。大概言之、道光中年的長江南部、除了上述那些許許多多的頭目外、起事比較後些、聲勢比較大些、有主義、有政策、爲朝野所注目的、便是洪大全、洪秀全兩派。一派是澈底復明、以三合會爲憑藉、一派是藉口復明、以上帝會爲依歸、其實都是秘密社會。因此關於天德王與太平王的關係、應該重新辨明的有幾點、茲舉之如次、

(1)像的問題。　我們看明心道人「髮逆初記」、和道咸時疆吏的奏報、他們有個絕大的錯誤、便是把朱九濤、洪秀全、洪大全

這幾人弄不清楚、往往將彼此混爲一談。所以常常看見說洪大全便是洪秀全、又說洪秀全姓朱、朱九濤稱太平王、這可以怪那時候的偵探不行。但是現在的中外史家、仍然有個一致的謬誤、（也可說是中國史家跟着外國史家錯的。）則是把洪大全的像、都說就是洪秀全、差不多已積非成是。于是凡是太平史或近代史上、卷首總有天王洪秀全像、但稍爲留心的人、便可以辨別出那不是洪秀全。

原來洪大全起事的時候、在湖廣各地、遍發傳單、以「天德」爲年號、頗爲當時中外所注意、認爲這股逆匪、非同小可、有法國人便作「天德」一書、卷前插有洪大全像、下署「天德」、致其像之來源、今不可考。後來日本史家稻葉君山撰「清朝全史」、書首所插的圖像甚多、便把「天德」的像印入、惟將原署「天德」二字抹去、易以「洪秀全」三字、自此「天德」遂變爲「洪秀全」矣。（註、關於此事、余友俞大綱君首先辨正、卓識可佩、特記於此、不敢掠美、）迨是書傳到中國、凌善清編「太平天国野史」、王鍾騏撰「太平天国革命史」都取此相稱爲天王、而一般人便公認這是洪秀全的遺像無疑。我們看那像衣冠是明制、相貌不過三十左右、並無鬚髯。而太平天国的儀制、帽子是風帽、衣服尙窄小。洪秀全沒有穿過明朝的衣冠。況且秀全的年歲、當時是四十二三的人、據「賊情彙纂」、「蠻氛匯編」、「粵匪雜錄」、各書所載、都說秀全是「身長面闊、高顴黃鬚」、則與今天所公認的洪秀全相恰恰相反。而「洪大全口供」、他死的時候才三十歲、這像本署名「天德」、當然是大全無疑。用不着再求證明了。

(2)天德與太平之由來。　洪大全稱天德王、與洪秀全稱太平王、都有他們的用意、都想借「復明」來成就他們自己的事業。因爲由滿淸入關後、漢族的民族意識非常發達、各地秘密社會的組織、以反淸復明爲口號、便是事實的表現。當時朱九濤之冒姓朱、大全秀全之姓洪、都無非想藉「洪武」或「朱明」字樣、來號召羣衆。如咸豐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賽尙阿、鄒鳴鶴奏「查

復會匪朱九濤等由」中謂「朱九濤、洪秀全、乃其詭託前朝後裔、洪字即假洪武字樣、以爲煽惑之由、此等兇邪、姓名本無一定。」由他們姓名的假託、進而證明他們的建號、也是假冒前朝、或與前朝有關的名字。現在先說洪秀全稱太平王的由來。蓋秘密社會中重要地址、即稱「太平」如在秘密結社的地方關門口、懸有虎頭牌二面、一面上寫「太平重地。禁止喧嘩。」一面上寫、「兄弟細查、恐防有風。」(即走漏消息之意)出入的時候、還有問答口號、如今日軍隊裏戒嚴時的口令一樣。守關者先問、「船(非實船)到何處、答太平圩而去。在秘密社會中、他們以「太平」來代表會所、故有「太平重地」「太平圩」之名、洪秀全最初是在秘密社會活動、而太平又爲洪楊革命之目的、「天朝田畝制度」謂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後來由太平王進而稱太平天国、都是想來愚弄羣衆、希望改革後天下太平。使社會上無形中承認他是領袖、是世人眞正的救主。

至于「天德」的來源、萬大洪告示裏、有「天德」年號、當時又有稱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裏、除稱天德癸丑年外、文中並有「我大明天德皇帝、體天行仁」的話、可見那時一般傳說、必定有一位明朝後裔、稱「天德皇帝」者。但是這個人究竟有無、殊爲疑問、或者是秘密會黨中人故意抬出一個明朝皇帝、來招納人心。洪大全他是三合會的首領、乃借天德作自己稱號。同洪秀全稱「太平、」是一樣作用、都是假藉名義、以增高自己的地位。

(3)秀全與大全的地位問題。

上面說過洪大全稱天德王、決不是由洪秀全封的、可以由許多材料證明。第一我們先證明洪大全在當時是另外一股而非屬於洪秀全。「中國秘密社會史」云、「金田起義後、貴縣林鳳祥、漢陽萬大洪、衡山洪大全等來歸、勢大振。」又云、「是時三合會各頭目有武器者、一歸秀全軍、然以其教義相異、不久輙散去、惟廣東羅大綱從之。」由此可以知道大全所領率的秘密會黨、在未失敗以前、與洪秀全是有聯絡、所謂來歸、即是諸侯來會的意思、他們那時在地位上、並沒有

高下的分別。第二證明天德王不是洪秀全封的。據賽尙阿咸豐二年三月十一日奏、他說、「全玉貴向前將賊目禽獲、審係賊中大頭目、自稱天德王洪大全、與洪秀全爲兄弟、賊中呼爲萬歲、所有逆謀劃策、俱伊一人執掌、洪秀全坐享其成。知爲賊中首要逆犯、該逆大夥必死命來奪、旋即遇賊大隊撲來、大呼還我天德王、否則拚命決一死戰。」又說、「又傳聞洪秀全入永安後、曾邀來天德王入住城中。又聞賊中有一湖南和尙與洪秀全伎倆相等、兼通兵法。」奏中謂秀全入永安後、邀來天德王、旣稱「邀來」、則必係另外一枝前來援助、而大全之稱天德、尙在秀全未入永安未建號以前、其非秀全所封毫無疑義。且賊中旣呼爲萬歲、則非洪之臣下更可知。大全口供亦說、「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全爲萬歲、我叫馮雲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我同洪秀全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衙內正屋、稱爲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得在裏頭住。」由當時奏報、和他本人的口供裏、很明顯的、他的地位、是與秀全相等平行、他兩人都是萬歲、都住在正屋朝門內。從上面這許多證明、對於大全在當時的地位、可以說得到了一個簡明的認識。

(4)復明派的消滅。　洪秀全最初本由秘密社會出身、後來組織上帝會、迷信耶教、無形中與秘密會黨分離。但他們在「反清」的大原則下、仍然彼此呼應聯合。大全失敗後、受秀全之邀與之會合。而他依然有他的部衆、在太平天国有名將領中、如林鳳祥、羅大綱、曾玉秀等、都是三合會中的人物、大全所領率的三合會、其會章便是「反清復明」四字、所以當太平天国初建国的時候、復明的思想很盛。及大全被禽、秀全大舉清黨、並宣言「清朝固須打倒、明朝則不必恢復。」楊秀清主之尤力。於是有人疑惑大全之被禽、是楊秀清的詭計、故意叫他留後受禽、看他的口供、和他臨死時尙罵秀清不已、則這種懷疑也頗具理由。總之大全死後、太平天国裏的復明派、便逐漸消滅、而天父天兄的名詞、更爲興盛。這不能不說是當時革命動向中的一個轉變。

老萬山與朱九濤考

——太平天囯前紀之二——

謝興堯

道光末年、楚粤會匪蠭起、當時地方官吏、只求掩飾、不知勦辦、及洪楊事發、攻城據地、始爲淸廷所注意。彼時最著名者、有廣東老萬山朱九濤一股。世人相傳、朱九濤乃西南秘密社會首領、洪秀全曾師事之、後之起事、即賴其殘餘勢力。而當時諜報、及湖廣疆吏所搜得各地反淸運動之旗幟、令籤、圖書等、上皆有「廣東老萬山」字樣。所獲會黨頭目、亦供稱旗幟等物、由廣東老萬山寄來、於是淸廷乃嚴飭湖廣官吏、親往察勘、拘捕叛逆。及調查後、所謂老萬山狗頭山、並無其地、而朱九濤、李丹等亦並無其人。實則秘密社會之組織、因避官廳耳目、所稱地方、多係抽象、並無實址。而首領姓名、亦時時更易、使拘捕者無可蹤跡。故今日由新發現史料之證明、當時淸吏實受其愚、蓋朱九濤雖有其人、而老萬山狗頭山。並無其地。如當時所稱「洪門」「太平圩」「太平墟」「洪花亭」「萬花亭」「忠義堂」等、皆不過代表秘密社會之機關、老萬山即有其地、亦不過爲當時秘密社會之暗號。決非機關之眞實地址。余在平時、曾往觀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案。並抄錄有關洪楊初起時之奏報若干、均世所未見者。中有粤督徐廣縉、湘督程矞采、欽差大臣賽尙阿等奏疏及上諭、即可見當時一般之情形。

據咸豐元年九月初三日湖廣總督程矞采奉旨査辦湖南會匪奏片、「據左家發供認、從廣東人李丹入會、李丹又名雲懷、人呼爲丹先生、所有旗幟等件、均係李丹由廣東寄來。又據供稱、該犯聽從李丹入會、以廣東老萬山即狗頭山之朱九濤爲會首、又有張添佐、亦係同會匪徒、改名赤松子、藉賣藥爲名、在湖北湖南各處暗行勾結、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稱平地王、張添佐稱徐光王、該犯亦係頭目、所有旗幟各物、均由朱九濤處發來、令旗用印、寫「老萬山」三字、所起各種違背什物、已屬罪不容誅、除飭湖

北湖南兩省各州縣認眞訪拏、務將所糾匪黨、全數破獲外、相應請旨飭下廣東督撫臣、確查老萬山是否狗頭山、出落何處、速拏大頭目朱九濤、並搗其巢穴。……」讀此奏文、清廷官吏、雖搜獲會黨之旗幟圖書、並拘捕其黨人左家發知首領爲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自稱平地王、其巢穴爲老萬山因屬粤境、故請由粤桂疆吏訪拏嚴究、但同年十月初五日賽尙阿鄒鳴鶴奏「查復會匪朱九濤等由」一摺內、對於朱九濤、老萬山、仍未得其究竟、中僅謂「又有稱洪秀全、馮雲山二人出廣東九頭山賊匪差來、其大哥即九頭山賊首李榮華者、查閱程矞采奏稱李丹又名雲懷、人呼爲丹先生。是李丹者、本非其名、榮華、雲懷、聲本相近、或係楚粤口音輾轉傳訛」按是時洪楊之勢已張、賽尙阿爲欽差大臣、奉命督師、然於逆首之姓名地址亦不能查訪明白、僅謂李榮華或即雲懷之音訛、而於最重要之朱九濤、老萬山等名詞、則無從窮究。又有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廣東督撫徐廣縉、葉名琛奏「接奉廷寄遵老萬山匪朱九濤等蹤跡由」摺內、因爲屬地所在、職責攸關、於老萬山、朱九濤兩名、考證較詳、雖近似滑稽、而地方官吏之勤苦、亦可見矣。中有、「前經查訪、聞永安州巢內有丹先生李夫子之稱、則該匪現在廣西、亦未可定。查老萬山與狗頭山、並無一處、現據起獲令旗上、寫有老萬山三字、顯有確證、先當從此根究。即飭令香山縣知縣劉丙慶會同香山協副將張玉堂、於十月初二、以會勘洋界編查保甲爲名、前往確查、初四日馳至萬山東砲台、會查得山周圍約三十餘里、係香山協左營管轄、向設外委一員、兵丁五十名、住台防守、另有居民四十六家、計男婦大小共一百三十二名。對面即萬山西炮台、另有居民五十五家、所有居民、皆以種山及捕魚爲業。既有弁兵常川駐守、平日尙無爲匪情事、兩山之外、南首即屬黑水夷洋、中爲老萬山、距兩山甚遠、隨會查該山周圍、僅止數里、山上皆草木沙石、並無屋宇棚寮、不能棲止、徧歷周查、實無聚匪蹤跡、問之附近居民漁戶、據稱該處本係大洋、海面極寬、山身從潮出沒、風濤最爲險惡、不獨向無人烟、並無船隻往來。復據署大鵬協副將陳輝龍查稟情形、亦大略

相同。至於狗頭山、係在越南國地方、現已扎飭高廉道就近查訪。大凡會匪姓名、隨時更易、本無一定。一則恐風聲過大、藉可掩藏、一則妨耳目衆多、預圖趨避、即使姓名得實、又有隱語暗號、如陳姓呼為「歪東」、羅姓呼為「竹絲」、李姓呼為「獨脚」之類。且多冒姓朱姓、為前明後裔、並間有假稱洪武字樣者、更可藉此為煽惑之由、是朱九濤一犯、究竟是何眞實姓名、粵省尙須嚴密查究。惟臣等查左家發所供之李丹、互相證合、似已漸有端倪、至朱九濤乃左家發轉據李丹告知、伊並未曾見過、供詞既多閃爍、則行蹤詭秘、更可想而知。」此奏雖較上二疏稍有結果、然所查得之老萬山名目雖同、而係海中孤島、焉能為會黨巢穴、且會黨旗幟、云老萬山即狗頭山、而此奏又謂狗頭山遠在越南國境、更為不符、或者為其杜撰虛構、以圖敷衍塞責。至朱九濤其人之有無、疑為冒姓、藉以煽惑、此雖當時之實情、然究有無其人、亦未確定。故是疏似較前者為詳、而其空虛無結果則一也。

實則湖廣疆吏、因不明當時秘密社會組織之情形、故雖嚴查、宜無結果。蓋「老萬山」三字、無論有無其地、而在秘密社會中、乃「總會」之意、實抽象名詞、並無一定地址。或寓為深山老林之意、亦如所謂「太平圩」「木楊城」等、均無其地、而為秘密社會發號施令所在之代表名詞也。至朱九濤、當時一般傳聞、謂為洪秀全馮雲山之師、九濤死、秀全推演其餘緒、擴大其範圍。惟據彼時疆吏奏報及私家記載、秀全雲山實未師事九濤。九濤實係三點會首領、其時甚早。查賽尙阿於咸豐二年三月十一日克復永安州城之奏中謂、「所獲賊大頭目洪大泉、與洪秀全同住州衙、上年湖南撫臣所稟永安城中有朱九濤李丹其人、該犯口操楚音、恐其改名隱匿。」觀此則朱九濤又似洪大全之化名。余嘗疑在太平天国前夕、所傳兩粵會黨首領、均謂為朱九濤、而其事蹟則頗似洪大泉、蓋均秘密社會（三點會）首領、與秀全所倡上帝敎、貌似而質實不同也。世謂九濤為秀全之師、賽尙阿奏亦云朱九濤恐即洪大泉之化名、而大泉口供及各家記載、稱秀全部下、尊稱大泉為萬歲、則大泉係三點會之大頭目、或為另一股首

領毫無疑義。而「洪朱」二字、均與明朝有關、或爲冒姓、隨時改易、故朱九濤與洪大泉、實極相似、或即一人前後化爲二名、否則朱九濤既爲世所轟傳、且係秘密社會領袖、何僅聞其名不見其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耶、惜今日證據未充、不敢確定耳。

又湖南督臣程裔采所拘獲秘密會黨中之謝發祥等三人、復究獲頭目左家發、並搜得證物「各色大小旗幟二百六十餘面、圓領黃布馬褂六件、鑲邊各色號衣六十四件、及木印令箴、陣圖、書信等」所供其首領爲朱九濤李丹、與洪秀全無關、而左家發曾親見李丹、由此即足證明朱九濤李丹等、無論是否眞實姓名、而爲秘密社會之反清運動、非秀全同黨、則彰彰明甚也。又戴燮元「東牟守城紀略」紀咸豐十一年捻匪擾登州事、謂竄入東牟者約六七千人、其首領李成、自稱太平王、見於文示、按朱九濤洪秀全均稱太平王、咸豐三年各地奏報李丹稱平地王、不知此處自稱太平王之李成、是否即當時稱平地王之李丹、或者因朱九濤稱太平王、故彼稱平地王、九濤死後、彼即自稱爲太平王歟、當道咸之際、値中英戰爭之後、各地會黨蠭起、其名號皆由自稱、如天德皇帝、天德王、太平王、兵馬大元帥等、均自行署擬、且隨時變易、除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時間稍久名義固定外、其他忽起忽滅、所稱名號、多不可信、即如「太平王」之名、合朱九濤、洪秀全、李成、已三人矣。

又據淸史稿「洪秀全傳」及平定粤匪紀略、皆謂「道光年間廣東有奸民朱九濤倡「上帝會」又稱「三點會」密謀叛逆、洪秀全馮雲山赴粤師事之、九濤死、衆推秀全爲教主云云、所記亦微誤、蓋上帝會與三點會實非一事、一爲耶教、一宗道教、惟朱九濤雖非秀全之師、而實有其人、惟其時甚早、約道光十五年至廿五年、正鴉片戰爭前後、洪秀全之反清運動尙未萌芽也。中國人素重傳統思想、此或秀全師事九濤傳說之所由來。然當時混亂之情形、於此可見、宜乎淸廷官吏目炫五色、不知所從也。

（參攷書與下篇約同）

烏蘭泰與洪楊

謝興堯

——太平天囯前紀之三——

一

道光末年、粵西盜匪蠭起、最大股份、則爲「上帝會」之洪秀全、楊秀清、與「三合會」之淩十八羅大綱等。其醞釀則遠在道光中葉、因地方官吏庸懦無能、遂演成巨變。及事起後、復以滿清「綠營」過於腐敗、不能抗禦新興勁敵、使革命勢力坐大。當咸豐三年雲南巡撫吳振棫「密陳賊勢愈熾勦賊需人疏」中有云「自變亂以來、軍紀不立、國法已隳、將不畏法而畏賊、兵不畏將而畏戰、大帥每以調兵益餉爲綏延之計、將士亦以奉令持重爲自便之私、掩飾彌縫、至於今日。」實爲扼要之言。故洪楊革命之成功、固由其誘惑得術、時會使然、而大半仍由於清廷武力太壞、將帥怯弱。在未起事之前、兩粵大吏、如徐廣縉、葉名琛、鄭祖琛等、固無論矣。軍興以後、如李星沅、周天爵、賽尚阿、鄒鳴鶴等、或爲欽差、或即督撫、均負重任、而直接負軍事之責者、則廣西提督向榮、廣東副統烏蘭泰二人而已。

烏向二人、皆具謀勇、在當時清軍中、亦較能戰。惟上則李（星沅）周（天爵）二帥、積不相能、下則烏向二將、亦不輯和、意見紛歧、此戰彼退、於是坐視太平軍由永安州竄出、圍攻省城、（桂林）烏蘭泰因追敵至六塘墟將軍橋中砲而亡。清軍驟喪大將、人心搖動、由此太平軍勢力日盛、清軍聲威日減、洪楊勢力之基礎、因是鞏固。蓋當時清方戰略、分南北兩路、追縱太平軍、榮向領北路、烏蘭泰督南路、倘烏蘭泰不死、和衷共濟、努力殺敵、則其成敗實未可知、故烏之生死、關係於洪楊之興衰、實非淺鮮也。惟烏死事甚早、其事跡不爲研究史實者所注意、除長洲朱孔彰撰「中興名臣事略」卷四載有「武壯公烏蘭泰」小傳外、其他書籍、

均無紀述。余前於故宮抄得舊軍機處檔案若干、並獲見「烏蘭泰遺摺」由賽尚阿等奏報、按之東華錄各書、始知洪楊初起、烏向二人、皆清廷所倚畀之將、而烏驍勇善戰、爲太平軍所畏。實洪楊事起初期戰役中之極重要人物也。

二

關於向榮之事業、當另爲文論之。玆先述烏蘭泰抗敵陣亡之情形、以爲太平天国初期戰紀。按咸豐元年、洪楊起事於桂平金田村、烏以廣東副都統奉命馳赴粤西幫辦軍務。時承平日久、將不知兵、雖有防兵三萬、鮮能戰者。洪楊遂由桂平大黃墟分水陸兩路經大黎入踞永安州、建號太平天国。是時清軍即分南北兩路圍攻、取犄角之勢、由烏蘭泰向榮分任之。惟將帥不和、時起齟齬、清廷偵知其隱、累下上諭申斥、如咸豐元年十二月諭欽差大臣賽尚阿、謂「進剿永安賊匪、向榮統帶北路、南路烏蘭泰督兵夾擊、自不難剋期攻克。以後如不迅速攻剿、徒延時日、朕惟賽尚阿是問。若防堵不周、致賊匪潰竄、再擾他處、或城已攻破、諸將不和、爭功忌能、致逆燄復張、朕且惟烏蘭泰向榮是問、其能當此重咎耶。」足見烏向不睦之情形、與清帝督飭之嚴厲。至咸豐二年正月、又諭賽尚阿云「此時南北兩路、責成烏蘭泰向榮督辦、合力堵剿、克城之日、孰爲首功、必立加重賞。若賊首潰圍出走、查明由何路竄出、朕必嚴治其罪。務當相機進剿、出奇制勝、諒賽尚阿必能籌畫萬全、胸有成算也。至向榮頓改前非、奮勇出衆、朕心甚喜、烏蘭泰人尚持重、南路吃緊、責任一人、斷不准再有疎虞。」亦諄諄告誡烏向二人努力同心殺敵、深恐再由永安逸出、以貽後患、亦可知清廷之重視洪楊也。

因烏向所率軍隊、在當時目爲精銳之師、烏爲滿人、向係名將楊遇春舊部、故二人均爲清廷倚重。當洪楊初起於金田村時、咸豐帝平賊之念甚急。元年七月諭賽尚阿云、「朕於昨日賦盼信詩二首、今日即得捷音、深慰繫念」按此二詩、名爲「盼軍信詩」

亦爲「御賜詩」因賜與賽尙阿等也。其第一首云、「猨奔豕逐萬山中、負險紫金必自窮、峽界雙峯抗難破、兵分五路銳齊攻、壯哉烏（蘭泰）向（榮）謀兼勇、嘉爾賽鄒（鳴鶴）才濟忠、權有攸歸師可克、威揚邊徼重元戎。」此詩平庸、確係帝製。其對賽、鄒、烏、向倚任之殷、與盼軍信之切、不覺溢諸言表。但永安之圍、雖兵分兩路、時至半年、而因「減餉」及將帥不和、致毫無結果。咸豐二年諭賽尙阿、鄒鳴鶴等謂、「永安蕞爾孤城、如果四面各州縣、嚴杜接濟、則賊匪自閏八月（元年）竊踞城後、幾及半載、鹽糧火藥、何以不見困乏、仍能抗拒自如。」（以上諸諭皆見東華續錄。）此實清廷應有之疑問、亦即諸將未能盡力圍攻之證明。而不久洪楊並率太平軍突圍遠竄、清軍盡其全力半年以來之圍攻、其結果乃如是。此役賽尙阿降四級、烏向皆革職留任、蓋彼等雖僨事、清廷此際亦無人可換也。

太平軍潰圍後清廷震動、朝野譁然。雲南巡撫吳振棫疏、謂、「咸豐元年、賊人竄入永安州城、彈丸一邑、我兵勇有數萬之多、閱時已及半年、糜餉不下千萬、未能損賊毫毛、仍縱賊結隊整軍而去、此大帥之調度乖方、其追勦不力之大小將弁、至今未聞誅戮一人。」是時參劾勦賊將帥之摺甚多、此疏足以代表輿論。清廷復下上諭云、「……金田會匪、尤爲兇悍、相持日久、仍被突圍而出、甚至挫師折將、省城戒嚴、前此破陷永安、合城文武殉難捐軀、迨賊他竄後、州城及莫村水竇各處、僅留瞀病數人、是城內居民、或不得已而被其裹脅、或不甘從逆而遭其屠戮者、不知凡幾、賽尙阿及帶兵大員等、務各激發天良、勿致復蹈故轍、國典具在、朕非不能執法之主也。」此文乃罪己求直言之詔、對失律將帥、言婉而厲、即後來賽尙阿被褫職擬斬之先兆。諭中謂永安城及附近各村、太平軍去後、所餘居民、僅殘廢者數人、是洪楊於人民蠱惑裹脅之多、於此可見。按李秀成供狀、亦稱太平軍裹脅民衆時、先將房屋焚燒、使百姓無居無食、只得隨去。惟據上文所述、清軍圍攻永安至半年之久、而太平軍糧食無缺、臨行更結隊整軍而去、

此則清軍攻堵不力、罪無可逭者也。

三

永安一役、太平軍潰圍而出、烏蘭泰雖獲革職留任處分、其奮勇追敵之功、則不可沒。且於途中獲三合會首領天德王洪大泉、因太平軍力奪、又天雨大霧、烏蘭泰卒以身殉。是時因惕於清廷之嚴譴、不能不冒死向前也。朱孔彰「中興名臣事略」記當時洪軍事云「賊結死黨猛進、不逞之徒、從亂如歸、官軍所徵調者不習戰、是以望風奔潰、其不奔潰者、已稱强軍、而況言戰哉。且提鎮多不相統轄、事權不屬、其不能制賊者勢也。公則每戰必身先士卒、嘗譏同僚避賊又無謀、與都統達洪阿、提督向榮皆不合」。此段對於彼時清洪兩方之軍事形勢、言之極確。而烏蘭泰在當時、猶爲庸中佼佼者。蓋自永安圍後、清洪兩軍數次大戰、皆以烏軍當其鋒、所部死亡特重、烏亦中砲陣亡。自此以後、太平軍更無所畏、遂長驅入湘矣。

至烏蘭泰追敵之情形、忠王李秀成供狀云「永安潰圍後、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衆見勢逼、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亦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墟身故。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招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瑤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敵將所供、自是實錄、可見太平軍齊心努力抗拒烏軍情狀。因烏蘭泰之死、太平軍乃改策直攻桂林、更足見彼一人之存亡、關係於洪楊之行動至鉅。而烏奮不顧身以致陣亡、實由於清廷屢詔申飭、外懼刑律之加、內慚良心之譴。復因擒獲天德王洪大泉、太平軍拚死力爭。據咸豐二年三月十一日賽尚阿奏片云、「天晚大雨不止、總計兩日殺賊不止二三千名、所獲賊目天德王洪大泉、乃逆中首要、知該逆大夥、必死命來奪、立即派員獲解大營。天明大雨甫微住、烏蘭泰首先帶領黔兵下山、即遇賊大隊撲來、大呼還我天德王、否則決一死戰。我軍開槍放砲、雖擊倒甚多、然賊兵蜂湧而前、適雨勢大作、雲霧罩合、兵將

咫尺不能相顧、數丈之外、只聞人聲喧嚷、不辨兵賊」按洪大泉李秀成口供、太平軍自永安潰圍、共分數路、最後者為洪大泉蕭朝貴一路、所領部衆不過三四千人、致為清軍所襲、因洪蕭皆三點會首領、大全被擒、朝貴率衆急追、卒不能得。此次之戰、蓋清洪兩軍在廣西戰役中之最激烈者。

四

烏蘭泰中砲受傷、受清廷猶疑其藉詞規避、於二年三月諭賽尚阿云、「烏蘭泰帶兵追賊、已至省城南門外將軍橋地方、甫經接仗獲勝、又因身受砲傷、退回六塘、以致將軍橋險隘被賊占據、失此機會、殊為可惜。烏蘭泰素有謀略、何以前次永安追賊墮溷、此次又因受傷退回六塘、其調度布置、何以漫無把握、現在受傷輕重若何、有無遷延情事、即行查明具奏。」清軍本分二路、蘭泰受傷、南路敗挫、此實關係清洪兩軍之勝負。而數月以來、大雨不止、路途滓泥、太平軍因係土著、慣於跋涉、客軍不能耐其苦、只事尾追、此清軍敗潰之主因、半受制於天時地理也。由烏蘭泰之「墮溷」與「陣亡」、亦足見其勇固有餘、謀或不足。較之其他將領、望風崩潰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烏因砲傷入骨、兩旬即歿、病亟時、猶與幕僚商擬遺摺、（數年前發現此摺尚存故宮文獻館）日期為咸豐二年三月二十日、當為烏死之日。其遺摺略云、「幫辦廣西軍務都統銜廣州都統奴才烏蘭泰跪奏、為身受重創、醫藥罔效、謹具遺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該逆竄踞永安、乘雨夜遁、奴才追至古東山內、斬殺二三千名、並生擒偽天德王洪大泉、詎意接仗之際、忽起雲霧、咫尺莫辨、以致兵勇驟亂、功敗垂成。……嗣聞賊匪竄撲省城、趕即跟蹤尾追、於三月初一日午刻行抵桂林城外、探知該逆正在攻城、飛速督兵前進、該逆措手不及、我兵乘勝掩殺、斬獲無算、查將軍橋為扼要之區、奴才當即勒馬橋上、催兵追殺、詎該逆從兩旁破屋內施放槍砲、一時躲閃不及、致傷左膝、兵勇見奴才受傷、趕即回救、將軍橋得而復失、奴才

伏思兩次打仗、俱因大勝之時、致成大挫、總由奴才不善用兵、致有此失、悔恨何及。惟有趕緊醫治、仍當勉竭駑駘、不料受傷過重、砲子打入骨縫、萬難取出、以致毒火攻心、周身疼痛、自料萬無生理。伏念自到軍營以來、辦理一年有奇、經九十餘戰、毫無尺寸之功、愧憤交加、不能圖報萬一。……」此摺所陳、足供當時戰爭之參考。於永安之圍、及桂林城外之戰、敍述尤詳、可見清軍敗衄、半致誤於人事、半受制於天時、而烏在將軍橋受傷、則係中敵人伏兵之計、使「扼要之區」得而復失、太平軍更可進退自如矣。所云太平軍「由兩旁破屋內施放槍砲、打入骨縫、」並可證洪楊初起、已有鋒利火器、且含毒質、敵一受傷、即難醫治、至射擊準確、猶其餘事矣、此皆有關兩方軍事之得失、不可不注意也。遺摺奏聞、清帝震悼、即日諭內閣云、「逆匪初撲省城、烏蘭泰督兵直至城下、已據將軍橋要隘、乃因砲傷入骨、甫及兩旬、遽致殞命、深堪憫惻。烏蘭泰著加恩照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尋予祭葬世職、如都統例、謚武壯、賞銀一千兩治喪」此與洪楊初起最有關係之人物、遂由是結束。而北路主將向榮、自永安起跟縱尾追、而桂林、而武昌、而金陵、洪楊於城內建都天京、榮於城外建江南大營、幾與太平天国相終始。其後江南大營崩潰、榮愧憤而卒。與烏蘭泰相較、雖其時間之久暫不同、而其死事則一也。

五

綜觀洪楊之興、兩廣文武官吏實不能辭其咎、當道光十五六年、洪秀全馮雲山往來粵西、藉傳教之名、秘密作反清運動。至道光末年、其跡漸著、且均被地方紳士所指控、而清吏不防患未然、且恐得罪敎黨、反袒護之。如王烈控馮雲山案、反被譴責、故洪楊在金田村未發動以前、鄭祖琛等之罪最大。由金田村至永安建號、雖將帥時易、然各人均應負其責、其間直接領兵應戰者、則烏蘭泰向榮二人。因互不相能、致軍事敗挫、若律以縱敵之罰、二人皆罪不容誅、如永安之圍、以數萬清軍圍擊烏合之洪楊、延至半年、

卒聽其潰圍他竄、此眞不可解者。然烏向二將在淸軍中猶爲難得之材、烏在當時、與士卒同甘苦、尤負盛名、據「胡林翼致委員韓南溪書」與論粵西軍事中謂「烏都護（蘭泰）之援桂林、係大帥職守、與鄰省防堵不同。聞其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士、可謂一時人傑。橋上之敗、是日劙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橋上之役、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護忠烈貫日、復何所恨、然從此無辦賊之人矣。」對烏推崇備至、林翼正直、當非虛語。良以烏蘭泰其身繫當時戰事之消長、又爲士卒所服從、故謂彼死後「從此無辦賊之人。」足見其與洪楊之關係矣。有時人無名氏（依盾鼻隨聞錄）「題桂林獨秀峯」史詩三十首、敍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二年事甚詳、對烏蘭泰之忠勇、極爲稱頌。第十二首云「單槍匹馬走連宵、耿耿精忠答聖朝、老范甲兵眞腹滿、武侯心事共琴焦、孤軍聯絡張旗鼓、城堞森嚴靜斗刁、更有偏師思直擣、橋頭痛絕霍嫖姚。」自注「賊據城下、烏都統率兵三百人直擣、力戰敗死、賊衆我寡、外援不至、遂沒全師、都統亦被砲傷甚重、僅得身免回營、越日竟以傷卒」是詩所記、與當時奏報及各書所載皆不同、因烏乃遇伏而亡、蓋「追」而非「擣」、林翼函謂率死士七百人、此僅云三百、亦傳聞異詞也。以同時當地之人、見聞各殊、情報不一若此、甚矣信史之難也。

本篇重要參考書、

故宮文獻館檔案。	續東華錄（道光咸豐）。	賊情彙纂。
滿淸紀事。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	經德堂文集。
中興名將事略。	國朝名人書札。	咸豐功臣別傳。
髮逆初記。	近世中國秘史。	廣西通志。

太平軍北伐史

謝興堯

第二章　太平軍在河南

一　太平軍由蘇入皖

按太平天国遣將北伐、無論在其本身、或對清廷、皆爲一重大事件。而今日所見紀載太平軍之史籍、無慮百數十種、惟皆多記洪楊入金陵以後踞江浙事、求其敘述北伐而詳盡者、實寥寥不多覯。余來汴梁、蒐求史料、即注意當年太平軍北伐時之『地方事蹟』、除地志私記外、略有所獲、如李君明懸所藏陳善鈞『癸丑中州罹兵紀略』未刊稿本、即其一也、因鈔錄當日檔案遺摺、參考公私紀載、先草就『太平軍在河南』、而爲太平天国北伐史之第二章焉。

洪楊自咸豐癸丑三年二月初十日破金陵、建爲天京、賡即出師、攻取江北、以固藩籬。當時統兵者、爲丞相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曾立昌等勇將、率衆東下、於二月廿一日克鎮江、廿三日即破揚州。後清將向榮、許乃釗等督兵攻揚、營於近城。鳳祥遂分師出揚州、進破滁州、踞臨淮關、陷鳳陽府以至皖北蒙、亳、蓋沿今日津浦路線北上又西北折也。（見謝蘭生『軍興本末紀略』卷一、及剿平粵匪方略。）鳳祥入皖後、東王楊秀清更派大隊北征、使與林兵會合、清咸豐三年四月初八日、太平軍驍將李開芳、吉文元等率頭目數百、軍士萬餘由六合、浦口、經滁州、臨淮關、於四月二十一日陷鳳陽、並破亳州、蒙城、與鳳祥軍合股、遂乘間攻入河南、（見姚憲之『粵匪滋擾紀略』卷一，及『軍興本末紀略』、）是太平軍之由蘇入皖、原係兩軍、前者不過零星小股、後者始爲特派大隊。而清軍情報不確、傳說紛紜。因當時清廷重視三城、——金陵、鎮江、揚州——無日不嚴令琦善、向榮、勝保等速攻、且『不許賊目一名漏網、』及太平軍大隊北上、各將領不敢奏報、只云小股逃逸。故當時奏報、均謂、『據生擒賊供、自揚州逃出、不過千

入、沿途裹脅、至汴梁約萬餘人、亦有稱兩萬人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河南布政使沈兆澐奏）蓋指林鳳祥一股而言。至太平軍入皖後、聲勢日大、中原驚擾、一則因其連陷名城、再則皖北鳳潁蒙亳、土匪衆多、或開城迎降、或萃衆入夥、裹脅增益、迨入豫時、數已鉅萬。彼時太平軍在皖裹脅、及土匪捻匪滋擾情形、據周天爵奏報（癸丑五月初九日）云、……『並獲粵匪楊悰傳等五人、供稱、賊匪以李姓（開芳）及林（鳳祥）吉（文元）二姓爲大頭目、李欲北竄徐州、因宿州有虎勇駐守、不敢北來、改道由懷遠西趨蒙亳、直走鹿邑、而攻汴梁。臣竊思汴梁爲逆賊北竄要路、處處皆有土匪響應、而皖省鳳皖一帶土匪、尤多且廣。臣即日統帶兵勇、沿途痛剿土匪、杜其勾結。……』又山東巡撫李僡奏（癸丑五月初十日）有云、『臣所慮者、不在外患之遠來、而在內奸之竊發、比聞滁州、鳳陽、相繼失守、多係土匪假託粵賊所致。又聞皖省泗州一帶、土匪亦多、距宿州僅一百六七十里、防範尤應嚴密。』而江寧將軍托明阿奏、（癸丑五月十三日）謂、『探得逆匪已於（五月）初六日由滁州陸路竄往歸德、尚有捻匪在亳搶掠、該縣現無官兵練勇、誠恐捻匪挾前痛剿之仇、乘隙勾結回竄、藉圖報復。』由上諸奏、可見太平軍在皖與土匪捻黨勾結之情形、而土匪等亦常假冒洪軍旗幟、搶劫攻略。蓋洪楊發源於秘密社會、自廣西金田起事以來、即如此也、於上供中更得知洪楊北伐軍、未沿今日之津浦路線直上、由鳳陽而折往西北者、實因宿州有清軍勁旅防守之故。然沿途攻略迅速、殊足驚人、此一方固顯明清軍怯弱、而太平軍剽捷勇悍益可見矣。

二　林李等由皖竄豫

太平軍之攻蒙亳、其目的固在入豫、而不欲久據皖北也。故於咸豐癸丑三年五月初四日至蒙亳、初七日即陷歸德（商丘）府城。時周天爵、呂賢基奏言、（癸丑五月十三日）『粵匪竄入懷遠、蒙城、旋即退出、聲言欲赴亳州。臣周天爵即督帶兵勇、直趨蒙

毫、……正在起行間、突聞歸德四門、均有賊匪。……』是太平軍乃自動退出蒙亳、進窺中州、毫無疑義。按太平軍北伐部隊、丞相林鳳祥、（後追封彰王）李開芳（後追封開王）吉文元（後追封祥王）、皆見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等、均著名悍將、入皖豫邊境後、復因土匪捻匪之迎降合流、聲勢愈益浩大、不特直魯秦晉毗連各省齊爲戒嚴防備、即京師畿輔亦頗震動、當時局勢之緊張嚴重、有非今日所可想象也。

計太平軍在河南數月之間、共陷府城一、州縣城廿。戰事最激烈者、則爲圍攻開封與懷慶。雖極危殆、皆未攻克、其他諸城、則如入無人之境、彼時太平軍於各省清軍追蹤之前、仍能縱橫中原者、其最大『助力』、厥爲『地方土匪』之援引勾結。蓋在平日、已盜匪時起、社會不寧。陳善鈞『癸丑中州罹兵紀略』述地方社會情形云、『豫省向有捻匪爲地方害、如南陽汝寧歸德陳州各府屬、即在平時。每逢冬令、必聚衆四出摽掠、惟不敢公然與官爲敵耳。及髮亂起、捻匪愈多、勢亦猖獗、歸德搶刦尤甚。太守陳公（介眉）禦之嚴、癸丑春、剿殺無算、漏網者因以挾讎。乘粵匪犯蒙亳、前往煽惑、引以西來、直犯歸德、城中無備、遂於五月七日失守、除陳太守陸中丞在永城防堵、及商丘令漸關而逸外、其在城官員、同時被害。』著者陳君、當時就館鞏縣、後又避難鄭密、目擊太平軍入豫事蹟、癸丑八月太平軍竄入山西、河南無事、乃撰紀畧、脫稿於九月重陽、故其紀載極爲可信。文中敘述地方匪患、是年春間、捻黨已搶刦歸德各處、至夏即引太平軍西來、無異太平軍之前驅及嚮導、是太平軍不居蒙亳、而直趨汴洛者、或亦正乘其敝也、

三　歸德府之攻入與寧陵、睢縣、蘭儀等州城之略取

上述太平軍之得長驅入豫、全得力於土匪捻匪之勾結、其入河南第一聲、則爲攻陷歸德府城。至太平軍進攻歸德情形、『中州

羅兵紀略』傳云、『城中無備、於五月初七日失守。』其他記載、亦略而不詳。據河南巡撫陸應穀奏報府城失守、（咸豐三年五月十三日）謂、『臣於初八日（五月）拔營折回歸德應援、甫行五里、即據探報、賊於初六日潛聚歸德東南城外、初七日午刻用砲攻城、並有奸細接應、即由南北兩門擁入、郡城失守。並稱劉家口已有賊匪數千占住、將欲渡河等情。』可見歸德之陷、實由土匪接應、故能一日之間、破城而入、稱太平軍用砲攻城、亦足證明軍械之良、與當時防守河南諸城之淸軍、尙用滾木擂石火箭等舊式武器者、實有速遲優劣之別。太平軍作戰既勇、火器亦精、是時連投降裹脅人數、已至數萬。如豫撫陸應穀奏言、（咸豐三年五月十七日）『逆賊自揚州竄出以來、在事諸臣皆以爲僅一二千人、無足爲慮。臣在歸德、以數千之師、與賊轉戰三日、親見賊匪、以數百人爲一隊、有進無退。又往往從後路抄襲、其由亳至汴者、約計在數萬以外。又據探稱、由陳留至省路中、橫排二三十里、賊勢如此其大、而猶云無慮、是直粉飾目前、以爲推卸地步。……』則洪軍之聲勢實力、於此可見。同日應穀又奏言謂、『本月十三日據報、賊之前隊、約二千餘人、已由陳留赴省。臣原帶兵勇三千有餘、自歸德失利後、各兵潰散不少、連日收集、僅數百名、軍火器械、多半不堪應用。臣隨身兵勇、止百餘名、實不足以資攻剿。』淸軍火器、既不堪用、而人數又少、見敵即潰、則焉能抵抗太平軍『橫排二三十里』之大敵、及遏止其『有進無退』勇敢精神之邁進、則破陷州縣、亦勢所必然矣。

太平軍於初七日破歸德後、即循今日隴海鐵路線、直趨開封河南省城。在歸德僅留二日、初九日由劉家口沿堤突至寧陵縣克之。初十日陷睢州、並破杞縣、十一日過陳留、蘭儀、逕抵開封城下。因其軍行捷速、且渡河即直隸境、故是時開封固極危殆、直隸亦頗紛擾。時直隸布政使張集馨、得長垣知縣錫桂稟報後、即轉奏淸廷告急、謂『賊勢甚衆、萬分危急。』淸廷傳諭大學士訥爾經額、及張集馨曰、（咸豐三年五月十七日上諭）『河南寧陵、睢縣、蘭儀三州、俱已失守、現在賊匪聚集蘭儀四十五里之高小集

地方長垣逼近該處、僅隔一河、情形萬分吃緊。直隸爲京師保障、賊勢剽悍異常、必須急派重兵、嚴密堵禦、該督等酌調精兵、截其北竄之路、勿稍疏失。』但太平軍因人數衆多、渡河不易、故先就近奪取開封、卒以天時不利、清軍漸集、圍攻五日、未克而去。

四　清洪兩軍在開封省城之攻守

太平軍於咸豐三年五月十二日由陳留縣進攻開封省城、十三日至城下。時巡撫陸應穀督師陳州、省垣將少兵單、且無守備、河南布政使沈兆澐奏言云、『臣等自初十日會同署開歸道張晌等辦理防守事宜、十二日據報賊匪已至陳留、分股來省。十三日晨刻、臣等在城上見有賊自東南紛紛而來、於省城東南兩面往來攻撲、賊情詭詐、未能測其多寡。而兵勢既單、城中居民、大半逃避。撫臣聞在陳州一帶、數日未接文報。臣等督同官兵、並招募民夫、嬰城固守、勢甚危急、惟有仰懇聖恩、速飭直隸山東等省官兵、就近星夜來汴、以資救援。』（三年五月十七日）是太平軍實於五月十三日晨抵汴攻城。觀沈奏報當時太平部隊活躍之情形、與危城居民恐慌之狀況、皆可想見。至省城兵備及防守、同日陸應穀奏報曾爲詳述、謂『省城防兵通計不過二千餘名、鄉勇二千餘名、城大兵單、萬難支持。今日之汴梁、危在旦夕、以周圍二十餘里之城、兵勇僅止四千、不敷分配、況黃河逼近、萬一賊人決河灌城、則人皆魚鼈。……賊衆數萬、臣現無一旅之師、而又乏可靠之將、束手無策、祇可竭盡心力、以期補救。』是當日形勢、太平軍以數萬之衆、圍攻四千殘潰之勇、且乘戰勝餘威、奪取城池、指顧間事、乃逢大雨、火藥盡濕、攻城能力、遂大減損、蓋所謂天意、非戰之罪也。姚滌山『粵匪滋擾紀略』記此事云、『賊於（五月）十二日圍攻汴梁、是夜忽大雷電、風雨交注、太平庄等處十株大木皆拔、賊營火藥盡濕、城外壕水深至數丈、十三十六等日、賊屢敗。』『癸丑中州罹兵紀略』亦云、『是數日天雨大雷電、以風、賊之野處者、皆被雨而殭。十三日黎明、陰霾甚重、賊在城南掠村莊之桌椅、高累爲臺、對南門而祭霧、詭言一經設法、則城門自開。

』「夏季豪雨本爲常事、惟太平軍因係流竄野戰、致火藥盡濕、坐失良機、目睹危城得延殘喘。最要者爲『城外壕水深至數丈』使進攻更難。（後琦善於江北禽獲林鳳祥所遣求援偵探朱增發供『謂隨同林鳳祥等……直至汴梁省因城上官兵防範甚嚴、且中隔護城河、不能過去、遂到朱仙鎭屯集。』）此實天佑清軍、亦太平天国北伐軍後來存亡之關鍵也。當時守城清吏、由巡撫以至將弁、皆以爲省垣必失、所上奏報、一則曰『危殆萬分』、再則曰『萬難支持』、蓋已預留地步、爲將來失守後推諉之由。其眷屬等且事先送出、故居民百姓亦爭相逃避。（見當時上諭）

是時清廷以開封乃中原重鎭、京師屏藩、一面嚴令本省疆吏、死守待援、一面飛調各省勁卒、會攻助剿。最先至者、爲皖省周天爵勝保兩軍、追踪而至、一如向榮之於洪楊。至太平軍當時雖遭天時打擊、地理限制、不能立破堅城、惟亦猛攻數次、至十七日始解圍退却。按太平軍於五月十二日抵汴、據沈兆澐林揚祖奏言（咸豐三年五月十九日）『……十三日該匪等往來城東南兩面、施放槍砲、經臣督飭兵勇用千餘斤大砲向其開放、賊匪紛紛避至離城數里之「繁塔寺」』（按繁塔爲開封著名古跡、塔高凡一百廿五英尺、初名繁臺、始於五代、傳梁高祖嘗閱武於此。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爲繁臺、塔在臺上、因名繁塔。臺上又有天清寺、建於周顯德間、汴京遺跡志、宋東京考諸書、皆紀之甚詳。太平軍以燬壞佛寺道觀爲志、此塔寺獨得保存、亦大幸矣。）屯紮。十四日黎明、臣等不惜重賞、激勵兵勇中敢死之士多人、縋城而下、携帶火彈、將賊占村屋焚燒。是日午後、又有賊匪從東而來、或馳或步、不計其數、皆離城數里繞道而行、內有近城探視之匪。傍晚賊望西南行走、在遠村屯集。該匪夥黨甚衆、近聞已竄赴距城四十五里之朱仙鎭。』此奏不無夸張。惟太平軍於十三四兩日、均曾攻城、皆被清軍擊退、至十六日遂解圍他去。據「粵匪滋擾紀略」云『十七日賊遂散、其零星匪徒、隱匿祥符縣附近村莊、經邑令何公懷珍親身督率役勇等縋城而下、赴鄉窮搜在東鄉

馬頭鄉斬獲甚多。並擒賊首董榮、搜出僞功勞簿二本、詳載各賊年歲里居、僞咒語一本、僞書二本、是日解圍。』敵已退去、縣令猶縋城而下、因十六日解圍、十七日各鄉村所留殘餘部衆、猶未退盡也。不聞清軍追殺、僅只下鄉窮搜、此固滿清官吏冒功手段、亦可見太平軍之去、實從容而行也。所惜者、何令所得太平軍功勞簿二本、詳載各賊年歲里居咒語一本、書籍二本、皆太平天国本身原料、極可珍貴、倘當時轉呈軍機處、則此可貴史料、或可復覩。據沈兆澐五月二十七日奏報敍述何令下鄉搜查情形、只云獲僞官册二本、斬長髮賊四名、現賊尚賸六七千名、分兩股逃去云云。

按太平軍自蘇而皖而豫、所過州郡無不攻陷、只開封圍攻四日、（由十二至十六日）不克而去。六月十八日陸應穀奏報善後情形、並保舉出力官吏、清廷亦於是日下諭、略謂『逆匪竄撲開封省城、經該地方文武官紳、登陴固守、迅解重圍、自應從優獎敍以爲守土者勸。……云云』遂易鼓鼙之聲爲承平景象矣。

五　太平軍在朱仙鎭之屯集與求援

太平軍從開封解圍後、分兩股退却集合、其小股由許州撲郾城、奔遂平縣、大股則集屯於距汴四十里之朱仙鎭。時沈兆澐奏稱、謂、『臣等自十六日後探報、賊分兩股行走、一向西北、一向西南。查西北係由祥符赴中牟、驛路尤關緊要。按賊因懼城上大礮、不敢逼近城垣、分起赴朱仙鎭屯住、將軍托明阿、提督善祿等、縋梯上城、臣等謁見、詢悉賊匪竄至中牟地方、僅賸零星逆匪、分匿村落、即分撥馬步各隊、趕緊進勦。』（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同日上諭陸應穀沈兆澐等曰、『本月十六日以後、賊分兩股逃竄、大股屯集朱仙鎭。朱仙鎭爲該省繁庶之區、人烟輻輳、若賊搶掠飽颺、其勢又將復振。該撫爲守土大吏、若不及早勦滅、稍贖前愆、不惟無以對朕、又何以對中州數萬生靈耶。』按太平軍自經皖入河南、遠征萬里、未曾休息、圍攻開封、復不能破、乃退集朱仙鎭、

以事整理休息、因朱仙鎭亦繁富區城、當時稱爲四大鎭之一。據『中州罹兵紀略』謂太平軍踞朱仙鎭二日、殺掠一空、飽載而去。一如清廷上諭所云。惟太平軍在朱仙鎭經整理屯集後、雖沿途裹脅人數軍實增多、但攻城略地、實力損失亦大。迨至朱仙鎭、所謂勁卒、約僅萬餘。（見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陸應穀奏）是時清軍由各省徵調來豫者漸衆、清廷命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及山東巡撫李僡嚴守河防、又以陸應穀、托明阿、勝保等專辦河南軍務、聲威日振。太平軍首領林鳳祥等見清軍勢力漸大、恐不能抵抗、乃遣悍黨安徽人朱增發揚州人嚴光導二人、親至天京求援、信函二封、用黃綾寫成、並蓋印章、縫藏於增發等衣襟之內、命其送往江寧、速遣大兵。乃增發自朱仙鎭由劉家口、虞城縣、經徐州、宿遷、至清江浦、又乘船由寶應縣邵伯鎭、行至揚州城西之司徒廟、已距天京甚近、而被清將陳金綬拿獲、嚴光導不知下落云。於是求援之事、竟受挫阻。鳳祥派人乞援、已可見當時太平軍之銳氣已餒、實力已弱。此於圍攻開封、兵臨堅城、久不能破、關係至爲重大。而送信求援之卒被禽、接應不至、亦爲太平軍北伐失敗之由。因此後林李等、以疲罷之兵、當新來之勇、遂反進攻爲逃竄矣。觀其失敗、殊爲可惜、旋太平軍復被截爲兩股、猶奮力突竄、迭陷城池、其餘勇眞可賈矣。

六　太平軍由朱仙鎭之北攻與南竄

太平軍在朱仙鎭屯駐二日、即沿今日之隴海線向西北行、連陷中牟、鄭州、鞏縣諸地。『中州罹兵紀略』其記鞏縣當時之情勢云、『余知賊西來、鞏縣斷不能保、先將眷屬送至城南五十里之鄉間暫避。（地名東作村）其時城內逃難者、絡繹不絕、車輛甚缺、而汴梁來此避亂者亦衆、道途泥濘、車行迂緩、未爲賊匪所及、眞幸事也。鞏縣彈丸之地、城及肩高、兼多塌損、且連年被水、城內居民、極形寥落。萬難拒守。滿謂賊既西來、必將西取洛陽、蕞爾之鞏、斷不停頓、何期賊至鞏邑、竟不西行、即在汜鞏搜覓船隻。』上記

足以代表當時人民心理及城鄉慌亂情形、蓋太平軍由朱仙鎭趨鞏而省城居民、猶有新來鞏避亂者、太平軍之飄忽莫測、各城鎭之毫無守備、於此可見。是時太平軍經沿途裹脅、共編九軍、號稱十萬、實則每軍只二千五百人、約計三萬餘人耳。（見『中州羅兵紀略』）於五月二十五日攻陷汜水、當時清軍及人民、均謂太平軍將由汜鞏西趨洛陽、乃太平軍乘清軍未至、在汜鞏搜集民船、以備渡河北進。無如船少人衆、不能立渡、而清將托明阿、西凌阿所率綏遠陝甘及黑龍江馬隊、已追至截殺。太平軍未北渡者、尚有千人、不得已折回鞏縣、更沿今日之平漢線而南竄焉。據『癸丑羅兵紀略』記當時太平軍爭渡情形、謂『賊在汜鞏搜覓船隻、於廿五日在汜水口陸續渡河、但船少人多、共稱九軍、加以裹脅、以故二十八日尚未渡盡。旋被托（明阿）西（凌河）將軍領兵數千。在汜追勦、（征調來豫之兵適至豫、聞賊西竄、故追及之。）賊未及渡河者、尚有千餘人、不敢北渡、折回鞏縣。且聞偃師亦有官兵、難以西走、遂越鞏縣南山、向東南而竄密縣焉。』所述均係目覩、當可徵信。關有清軍截渡追擊托明阿等奏報其經過云、『臣等追勦、於廿四日馳抵洛陽、該逆已竄至汜水搶船、立即督率馬隊跟追。於廿五日趕至汜水縣城東、探得城內尚有逆賊五六百名、隨分三路進攻。逆賊見兵追到、直奔渡口、意欲上船、經我兵追殺緊急、該逆忽又轉回。次日、仍撥馬步各隊分路進勦、該逆正在渡口上下、排列船隻抗拒、經我兵奮勇直前、賊始分投亂竄、間有乘船順流東下者、亦有竄往北岸者、餘盡奔赴汜水縣、西北土山大溝。探得該處尚有賊營、傍岸有大小船百餘隻、山路崎嶇、溝深道狹、一時未能聚殲。當即飛咨河南山東撫臣於黃河兩岸、扼要嚴防、並統兵各大臣、迅速就近渡黃相機迎勦、遏其北竄。』（咸豐三年六月初二日）同日陸應穀奏、亦謂、『據探賊於（五月）二十一日由汜水縣小口、先令數百人過河搶船、全股渡河等情……。』此次太平軍由汜水渡過黃河、因受船隻太少之限制、及托明阿等馬隊之追擊、未能全股北趨、實力損失甚大。按其部衆、共僅數萬、（當時清軍將帥對於太平軍人數之報告、

均以少報多、逃竄者則以多報少、故所奏不盡可信。）合則勉足抗敵、分則勢弱兩敗也、當時豫中淸吏奏報、皆云係乘間逃逸之零星小股、不過千餘人。據可靠記載、太平軍未及渡河、折回南竄部隊、實有萬餘人之衆。『癸丑中州罹兵紀略』記載謂、『此股新賊匪、雖屢敗竄、而餘氛猶足蔽日。』若眞千餘殘部、何能『蔽日』、雖未記明確數、而人數衆多可見。又云（六月）『初四日竄鄭、陷長葛、圍許州、趨臨潁、過郾城、西平、確山、羅山、而入湖北之麻城。』蓋沿今日平漢路綫直下入湖北境。時署鄂督張亮基、對於太平軍南竄人數、即有申辨證明、其奏謂、『臣淮河南撫臣咨稱、竄楚餘賊、不過數百。各州縣稟報、則均稱萬餘。其實由羅山入黄安、及抵麻城縣、確有三千餘人。計自六月三十日接仗、至七月初四日、兵勇擒斬轟斃、已近千名、其溺斃逃散者不計其數。臣等密遣員弁查驗、外江內湖、浮出賊屍、實已不少、是竄楚股匪、不止數百、確有明徵。又據探報前月廿四日、又有賊船千隻、駛入江西、號稱二萬、合之現攻江西省城之賊、當不下兩三萬人。是由揚州江南兩處竄出之賊、共計已有七八萬之多、乃分竄河南江西之賊、愈見其多、而困守江南揚州之賊、仍不見少。伏乞皇上申諭行間文武、痛除諱飾延玩積習、俾得迅速蕩平。』（咸豐三年七月十八日）此奏實爲可重視之文獻、其所報太平軍南竄人數、雖不無夸張。不足盡信。然人數衆多、當可証明、最要者、關於太平軍北伐人數、由此亦可考證。其由揚州江寧兩地出征時、大約爲五萬左右、而統兵首領適爲五人、林李等官職、本爲丞相、因其北伐、天王並特封林鳳祥爲靖胡侯、李開芳爲定胡侯、吉文元爲平胡侯、朱錫琨爲剿胡侯、黄益芸爲滅胡侯、（見𤶣氛匯編）由其名爵稱號、想見其使命意義。余曾見太平天囯特鑄『靖胡』等錢幣、或即爲北伐『討妖』時以資紀念者、然則洪楊之重視此役、不待論矣。

七　淸洪兩軍在懷慶之攻守

當太平軍由朱仙鎭北進時、清廷即慮其北竄渡河、以河督長臻及王履謙專負防河之責、並沒收往來船隻、禁止私渡。乃清軍部隊繁雜、意志不齊、故太平軍卒得渡河。嗣後王履謙奏報謂、「實因隄岸綿長、寡不敵衆、以致賊匪登岸。二十六日溫縣失守、査溫縣距懷郡僅四十里……。」（咸豐三年六月初二日）蓋太平軍於五月底攻陷河北溫縣、武陟、進圍懷慶府城（即沁陽）、清軍因之船隻、至六月初四日、大軍始至黃河南岸之滎澤。（見托明阿奏）然懷慶因清軍固守、城池堅廣、雖屢猛攻、卒不能破。嗣清軍大隊、陸續渡河、河南巡撫陸應穀亦率師駐紮磁州。清廷以大河南北、官軍雲集、以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統制各軍。時太平北伐軍圍攻懷慶、清軍又圍攻太平。是時清軍除以托明阿、西凌阿、勝保等攻正路負專責外、並命河南巡撫陸應穀、陝甘總督舒興阿、山西巡撫哈芬、山東巡撫李僡、分路督兵會勦。惟實至懷慶作戰者、僅萬餘人、故太平軍圍城至兩月之久、苟稍延數日、城即自破。當時守城者爲知府余炳燾及河內知縣裘寶備、募集死士、力守待援。太平軍因攻不克、挖地道三、實火藥轟城、城垣崩十餘丈、寶備因城塌顛仆、下體已陷、猶坐墻中呼衆開槍、以擊退扒城之敵。炳燾死拒缺口、太平軍竟不能登城、城得復完。又掘長濠圍之、城中糧盡、貴賤皆以草爲食、猶彼此相持。關於洪軍在懷慶攻守情形、據訥爾經額奏謂、「餘匪回懷慶城外北關賊營、約同衆賊出營拒敵。該鎭察看賊營環立木板、護以土堆、周圍設有砲眼、建有砲台。臣察賊營防禦甚固、必應乘勢進攻、破其巢穴、使之不能容身。」（癸丑六月二十九日）考太平軍行軍之長、即在其紮營布陣、善於用今日所謂「障礙物」、不易攻破。又太平軍必得懷慶之原因、及清軍當時之防禦、據癸丑六月十三日清廷諭訥爾經額云、「該郡城（懷慶）火器最多、賊所覬覦、逆匪盤踞城外、分布四門、並於要路挖壕、蓋板鋪土、外紮木營、時用地雷攻城、城中危急情形、不堪設想、而我軍紮營距城每在十里之遙、外援雖多、與城內隔絕、何能內外夾擊、力解重圍。」七月初一日恩華奏言、「接懷慶府知府余炳燾等遣人縋城稟稱、府城

自（六月）初三日被圍迄今兩旬有餘、城西角被賊用地雷轟擊一次、東南角轟擊二次、俱經搶護得完。惟城內糧食僅敷數日、難民壯萬人、擧城固守、勢甚危急。並稱現在府城東北兩門賊匪約各有一二千人、南門不過千人、西門不過數百人等語。』清洪兩軍營壘對峙之形勢、及太平軍轟城列陣之情形、曾國藩所謂『紮硬寨、打死仗』者、太平軍實有焉。是時雖屢攻不克、惟城中援隔糧盡（即隔沁水）不可終日、太平軍之目的、待其自斃、故其首領林鳳祥謂、『只四面圍困、糧盡自破』。註一 因太平軍轟城十餘次、破城三次、終未得手、損失亦大、而首領平胡侯且中砲陣亡、據訥爾經額奏、謂『賊匪約三四千名攻打府城、沁河隄北約一千餘、設有木壘、遙作聲勢。一見我兵由東南北三路繞出抗拒、我軍施放連環槍砲、將賊殺退、該逆支持不住、退避城廂藏匿、因城廂隘窄、且探明設有大砲埋伏、未便輕進。是日殺賊內有黃巾黃袍賊目二名、前執『春正』令旗賊一名、據生擒賊供、即係賊首僞丞相吉文元、該逆現於四關散駐、未來攻城。』（癸丑六月廿日）所謂『春正令旗』、即春官正丞相之簡稱、乃文元銜名。按當時太平軍因轟城掘壕、久圍不下、文元性情粗暴、急不能耐、乃親督兵陷陣、砲丸破其帽、大怒前進、率死士數十、直突清軍馬隊、遂中流彈死。太平軍銳氣大減。林鳳祥李開芳聞之痛哭曰、勝敗常事、今文元死、吾二人孤矣。因恐被掘、葬於路側。至是太平軍遂取長圍久困之法、（見張德堅『賊情彙纂』及『豐氛隨編』。）而清軍因號令不一、亦不能解懷慶之圍、而成相持之局。

八　清洪兩軍互相圍攻與懷慶解圍

按太平軍圍攻懷慶共六十餘日、深溝高壘、志在必得。一以懷郡為河北樞紐、管轂燕晉、商業殷實、且產火藥兵器。（中州罹兵紀略）迨文元陣亡、更志切復仇、誓必破城而後已。此與太平軍平素不屯堅城戰略、固大相刺謬也。此時清軍實倍於太平、惟意志不一、恇怯畏敵、雖營壘相望、不敢進剿。如（癸丑）七月初七日清廷命李僡諭旨、『謂逆匪分距懷慶城外、不過數千人、現托明

阿、勝保等均已趕到。即該撫所帶之兵、已不下萬餘人、兵力不爲不厚。惟在領兵各大員、會同協力進攻、自能迅速撲滅。若此進彼退、此行彼止、賊衆以全力拒我偏師、而併力攻城、設被竄踞、又成負隅之勢。』因當時雖以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總統諸軍、但領兵大員、俱鄰省巡撫、不過敷衍朝旨、只求不竄入自己範圍、即爲幸事、並多畏太平軍勇悍、見敵即逃。同月初四日勝保奏云、『現賊壘極堅、臣查各路官兵之稱勁旅者、不過於距賊二百步外、以槍砲轟擊。迨賊砲一發、賊旗一動、遂多不敢前衝、專恃槍砲、焉能破壘擒渠。故以之勝賊尙易、以之滅賊實難。』又云、（七月初九日奏）『近日各路官兵雖厚、而實在與賊接仗者不多、即如北路距城甚遠、進戰時隔河施放槍礮、賊亦不甚介意、西路現在無兵。……』以清軍所謂勁旅、猶且如此、則其實力已可想見、直視戰爭如兒戲、爲清廷浪費槍彈而已、宜太平軍之不介意也。同時清廷嚴諭諸將、謂『懷慶城北、賊營林立、各軍去賊尙遠、禁止隔河施放槍礮、徒糜火藥。』故關於當時清將之戰爭奏報、大半皆夸張其詞、由此可知太平軍圍懷慶至數十日之久、清軍毫無進展之原因。倘清將眞能奮戰拒敵、則圍早解矣。

太平軍圍城既久、至後清洪兩軍同感困難、而可慮者、即死守危城之清吏人民、及城外太平軍、皆糧食火藥、兩告缺乏。城內守吏、固倚清軍爲援、太平軍則賴人民接濟、故當時太平軍政策、一面抗拒滿清援軍、一面隔斷城中接濟、使守城者飢困自降。惟城外清洪兩軍戰事、亦極激烈、據勝保奏言、（三年七月廿九日）『十四日該逆傾巢而出、被我軍痛剿後、一味堅匿賊壘、不敢復戰。且知臣力攻南門賊壘、欲濟城中民食、該逆將槍礮器械、盡運至南關木壘、加意抵拒、並將進戰之所、添挖深溝三道、暗於壕內設伏、我兵進擊。該逆深匿壕中、槍礮如雨、無從進戰。若不急籌良法、恐城中食盡不支。』又謂、『現在各路重兵、均在東北兩面、西南太覺空虛、時有奸民、接濟賊糧火藥情事。臣與托明阿商派馬步隊千餘名、駐紮崇義鎭迤西之二郎廟、南路接濟、自可斷絕。惟西

南一帶道路紛歧仍有奸民接濟。」蓋清洪兩軍互相圍攻之結果、彼此斷絕糧食火器之接濟、其相持情勢不特清軍無以爲守、即洪軍亦難以爲攻。至七月二十八日太平軍遂解圍他竄。當七月二十二日、清軍猛攻太平軍、柵壘焚燬營房、太平軍與之激戰並挖地道攻城、皆不得手、相傳林(鳳祥)李(開芳)且受微傷。(見八月初四日訥爾經額奏)因恐久屯堅城、軍心渙散、遂解圍而入晉矣。

太平軍圍攻懷慶共六十餘日、(由五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八日)精銳耗喪、大將戰沒、至後因清軍大集、糧械將盡、乃解圍突竄。沿豫晉邊境、先至濟源、未停留即入山西垣曲縣。是時清將正請封賞、無暇跟追、因得從容裹脅轄理。據(八月初八日)山西布政使郭夢齡奏謂、『八月初二日太平軍至垣曲、知縣委宗望聞風先期出城、土匪迎太平軍由北門入河東道張錫蕃等均不知去向云云』。軍備之壞可謂至極。太平軍又得連陷州郡、勢力復振。

九　太平軍在豫捻匪土匪散勇河工等之內應與迎降

太平軍入河南後聲勢驟盛、其人數增多原因、世皆知爲各地捻匪土匪之迎降、因當時奏報中時有「捻匪土匪多處響應」之語。然除此以外尚有散勇河工之加入、人數尤衆。因太平軍攻黃河沿岸時、豐口河工正當解散、其約數千、皆係飢民、無家可歸者、均投入太平。又有各軍散勇、均自帶軍器、亦被太平軍裹脅。癸丑七月初四日清廷諭周天爵等中有、『從前周天爵召募之勇多有不遵約束、臨時遣散、其遣散之後、並未聞收繳軍械、亦未聞妥爲安插。朕聞河南之賊、即有此輩散勇溷跡其中。是召募災民原以弭患未形、倘一不愼、非但無益、並貽後患』。是後來清廷亦注意太平軍裹脅之來源、講求治本之方法、惟亂象既成、焉能挽濟、故太平軍在河南所增部隊、工人散勇、實爲重要因素。當太平軍圍攻開封、竊踞黃河南岸時、聲威之大、不特守土官吏、聞風逃亡、

即晉魯鄰省亦極皇恐、京師且因以戒嚴。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廷下諭嚴禁地方官吏遷送眷屬、略謂『茲聞近賊各省會府縣地方仍有官吏先搬眷屬、以致紳商士民紛紛遷徙、似此遇事張皇何以爲民保障、現在河南賊匪漸就肅清、其鄰近之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防堵綦嚴。各該省士民、諒能自安生業、共衛鄉閭。著再申諭各督撫、如地方官仍有遷移眷屬、以致搖惑人心者、即行查明嚴參懲辦。』上諭雖嚴、但紳民遷徙逃亡、並不稍懈。及太平軍將渡河北竄、京師上下、更極震驚。刑部左侍郎羅惇衍、通政使司參議梁同新等四人合奏上守禦之法四條。請在京師城外立營設防、城內設柵編戶、有如大敵之來臨。清廷亦以河南密邇京畿、太平軍剽疾可畏、乃特命郡王僧格林沁、步軍統領左都御史花沙納、右翼總兵達洪阿、軍機大臣穆蔭等專辦京城巡防事宜。當時人心不安、官民畏敵心理、灼然可見。而太平軍在河南之聲勢、皆由此可資反證也。註三、（見醒睡錄）

（註一）咸豐三年六月十一日、琦善奏言、查陳金綬督拏僞奸細宋增發供、係安徽和州人、今年二月、被賊裹脅、授爲僞司馬、嗣又授爲僞百長。四月、隨同僞正副丞相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朱錫琨等由浦口、滁州、關山、朱龍橋、至臨淮關。復自臨淮起身、走懷遠、蒙城、亳州、到歸德府、攻陷府城。旋由寧陵縣、睢州、杞縣、陳留縣、直到汴梁省。因城上官兵防範甚嚴、且中隔護城河、不能過去、遂到朱仙鎮屯集。林鳳祥即用黃綾寫信二封、蓋用僞印一交該犯縫於衣襟、一交從逆之揚州人嚴光道收執、令其送往江寧賊匪。……

（註二）咸豐三年七月初四日勝保奏言、……據盤獲奸細供稱逆首僞丞相林鳳祥志在四面圍困、待懷慶城中糧盡、斷無離破等語。

太平軍在嘉興史略

謝興堯

一　叙言

余嘗考太平天国史料、及湘淮兩軍戰史、知咸同之間、江南諸地、爲清洪兩軍所必爭者、莫如蘇州、杭州、嘉興、湖州四郡。蓋太平天国後期、（即東王楊秀清死後）北伐之功未成、轉向西南發展、以金陵爲根據、以「四郡」爲尾閭。同時遣將西征、進攻贛楚、其意即「縱的」計畫失敗、而以「橫的」方面爲目的也。四郡之要、除軍事外、蘇杭之重、偏於政治經濟、湖州則在運輸食糧、惟嘉興爲天京門戶、扼蘇杭咽喉、在軍事上之價値、較三郡爲尤甚、故清洪兩方、皆以死力爭之也。

考清洪兩軍在江南各地、凡重鎭與劇烈戰役、事後皆有專紀、所見史籍、以金陵杭州二處爲最富。在南京者有「金陵兵事彙略」等十餘種、在杭州者有「庚申泣杭錄」叢編、在蘇州者有「吳中平寇記」、「蘇台麋鹿記」等、在湖州者有「湖變記略」、「湖防私記」等。其他如揚州有「揚州禦寇錄」、無錫有「無錫縣城失守克復紀略」。惟嘉興以名城、且經大戰、今日所見者、僅官書「平浙紀略」及「浙東平寇紀略」、尚無專書以紀其烈、或余淺見寡聞、未之獲覩。嘗欲撰「太平軍在嘉興史」、苦於材料不足、因記載雖多、均清方之奏檔史冊、至太平軍在禾（當時太平軍稱嘉興爲禾郡、按嘉興本名禾興、始於三國。赤烏五年改嘉興縣。吳孫皓父名和、遂又改回稱嘉興。）之文献、則未發見。二十五年春、余因主編文史半月刊「逸經」、廣居申江、聞嘉興因拆毀城牆、發見太平天国之「長樂」「永安」二砲臺碑石四件、乃乘車親往考察、並訪詢故老遺聞、關於太平軍據嘉興時之遺址遺事、所獲良多。茲以所得、參考各書、聊成是篇、或足供徵文考獻及注意地方掌故者之采擇歟。

二　太平軍攻陷嘉興與清軍之援救

按太平軍之攻陷嘉興、爲清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清軍克復、爲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見平浙紀畧)前後共三年餘、未曾失陷。太平軍最初攻入者、爲侍王李世賢。燒嘉興南門而入踞之。(見李濱中興別記卷四十七、)最末守將被清軍攻破者、爲榮王廖發壽、城破後猶巷戰不屈、勢窮匿枯井中、爲清軍搜獲斬首。(平浙紀畧)砲臺即廖所建築、足見防守之堅、淮軍名將程學啓因攻禾重傷身亡、更可證戰事之烈。至太平軍進略嘉興之情形、十年四月、忠王李秀成占據蘇州後、進攻平望、浙江防軍潰退、嘉興危急、杭省大震。杭州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遣張玉良率兵勇八千、馳援嘉興、飛調衢嚴兩防饒廷選等援省城。有齡奏擬親出督軍、誓與張玉貴剿除强敵。四月二十四日、嘉湖等處、警報迭傳。清廷乃命瑞昌赴嘉興督勦、有齡駐守省垣。(勦平粵匪方畧)二十六日、太平侍王李世賢、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奉忠王命、率大隊來嘉興、由南門攻入。署嘉興知府張玉藻攜餉潛遁、由水路逃奔紹興。(後王有齡奏參、被革職遣問。奉旨正法、遂颺未獲)太平軍之能容易攻入、純爲計誘、據當時記載、謂『四月二十六日嘉興失守、太平軍扮作逃兵難民、從東南二門入城、外已火發、守城兵勇逃亡、城遂失守。』(無名氏浙江日記、)清將張玉良逃回杭州、整理敗卒。忠王入城安民後、以部將求天義陳坤書、(後封護王)朗天義陳炳文(後封聽王)鎮守嘉興。旋調坤書守蘇州、及陷杭州、又調炳文守省城、乃以廖發壽繼之。據忠王李秀成供詞、敍初入嘉興城及攻守之經過云、『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當停兵安民、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養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把守。張玉良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西南兩門困緊、攻倒嘉興城池。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省、誰料青浦縣被洋鬼攻打。……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青浦、殺死鬼兵六七百名、得洋槍二千餘條、大砲十餘條、得洋莊一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圍。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在周家匯紅毛禮堂暫屯數日。(按此役太平軍已攻至今日上海市區、忠王即駐於徐家匯天主教堂。)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

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陣、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斷張玉良浙江之來路。張軍見我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献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據曾國藩手批原刊本二十九頁）記述甚詳、足資攷証。按太平軍據嘉興後、前後數年、無日不在力拒苦守之中。前者有張玉良之三次反攻、皆激戰敗退、後者則直至李鴻章之規復蘇杭、血戰累月、終被轟破。今依其年月先後、略述其史跡之梗概焉。

三　張玉良反攻嘉興

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清提督張玉良督李一林砲船、破嘉興三塔寺太平軍營壘。二十四日玉良又飭游擊張言和等敗太平軍於嘉興普濟寺、遂破平新勝敵壘、移營逼西門。（中興別記）是時據蘇州嘉興之太平軍皆忠王李秀成部下、驍勇善戰、號稱精銳。玉良以新挫之師、處孤立之地、雖努力反攻、亦不能挽回。關於玉良圍攻嘉興情形、據各書記載有：

『賊踞嘉興、玉良駐師石門、單騎回省、與巡撫王有齡議戰守。增募水師萬人、進取嘉興、屯營三塔寺。六月一日、玉良以巨礮轟城、城圮、鼓譟入。賊渠陳炳文將遁矣、偵我軍無繼者、遂悉東門精悍之賊夾擊之。玉良深入、首尾不能應、亟引兵退、賊壘石築城加高堅焉。七月天大霖雨、水潦浸長、師人多病、賊突出襲之。我軍不能戰、皆走。石門陷、玉良以失機奪職、留營効力。』（浙江忠義錄卷三上、張玉良傳）

『張玉良攻嘉興、兩月不下。先後集兵三萬有奇、而蘇常以北無牽制之師、其黨日增。王有齡奏言、浙江雖有六萬數千兵勇、然已防不勝防、嘉善平湖又失陷矣。我軍處處爲之牽制、日來准張玉良咨函、自本月（咸豐十年七月）十六日後、該逆添築營壘砲臺、又

偷刼五龍橋頭卡。多方誤我、我軍實已罷乏不堪。現曾國藩統領全師、或從太湖進攻蘇州無錫、或從廣德進攻溧陽宜興、使該逆奔救不遑、而嘉興賊勢漸分、亦不難於克復。又清軍反攻嘉興、李秀成回援、玉良督戰五日、勝負未決、秀成乃以計取分兵趨石門、斷其大營後路。其地形復多支河塘灣、絕無歸路、清軍大懼奔潰、玉良負創、疾馳還杭省。太平軍既解嘉興困、後陷石門。』中興別記卷四十九

『咸豐十年、忠逆既陷蘇常後、陳坤書授爲求天義、與陳炳文踞守嘉興、張軍門玉良自杭郡統兵往攻、軍士精銳、隊伍整飭、於西南兩門結大小營壘四十餘座。賊望之爲奪氣、張軍門環圍攻擊、特陳賊踞守甚密、卒不得下。繼忠逆援兵至、與張軍連戰五日、分賊衆往據石門、以斷官軍餉道。由是前逼堅城、後扼歸路、士卒汹懼、不戰自亂。前後數十隊半降於賊。張軍門亦遽拔營、衝突回杭。』璽屑餘談卷八賊中悍酋記

以上引錄各書、皆紀載清洪兩軍在嘉興攻守史實、或述其戰爭之經過、或論其失敗之因起。可見玉良此役反攻嘉興、以數萬之衆、竟或潰散、或降敵、本人亦負傷逃杭。不特失城未能收復、而杭州省垣亦因以震動矣。惟上諸條、均記清軍之事、至太平軍守城迎戰狀況、據無名氏「浙江日記」云、

「六月十二日、張玉良領兵攻嘉興小西門、賊開門殺出、張以砲發之、擊死偽將三十餘。賊勢窮、開東門走。於是兵將一擁而入、豈知賊已散棄番物於地、兵校爭取之、無如步伍。張止喝不住、賊果反兵乘之、兵校已無心戀戰。張只得鳴金回營、梟示持銀者以懲後。六月十六日張玉良後攻嘉興城、知賊火藥已盡、遂進迫城下、不意福勇賁輿、不能當、引回。

七月初十日、張玉良三攻嘉興城、砲發破城墻、鼓噪殺入。忽大雨如注、不能進。張曰、天何助賊乃爾、我何生爲。欲自刎、衆勸方止。當

時賊已空城走、正大雨、賊首朗天二大笑曰、天來助我了。回守如故。」

所叙情狀較前眞切。官書稱張軍雖攻入城、惜未得手、此書乃言其故。至太平行軍規律、凡敵人未遠去及上官無命令者、不得私拾財物、拾後亦須歸聖庫、故無被誘之事。按「番物」即洋錢、太平軍名爲「花邊」。陳炳文未封聽王前、稱「朗天義」、蓋王以下之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也。江南口語讀「二」之音如「義」、作者只錄其音、未識其義、因太平天国官制名物皆極怪異、一般人多不求甚解、有識者則嗤其不倫也。　至忠王回援嘉興、「浙江日記」云：

「七月、有逃兵數百投張玉良營、張不納、轉降賊。賊令破斗門營、許降、並許接應、期以七月二十五日。至期、蘇州僞忠王至嘉興、於城樓指揮曰、今日有進無退、脅從居前、如有畏縮、立斬之。張連發大砲、擊死無算、河水盡赤、哭聲震天、賊仍大進。然猶可支持。忽又幾路大進、不能當、遂失守。張單騎走杭城。」

可與以上諸條互相參証、足見其城守之堅、與攻擊之烈。所記秀成「城樓指揮」一節、英勇之概、尚可想見。証以前文忠王供詞、「上城觀陣」云云、不謀而符、尤足見此「日記」之價値。是太平軍於四月佔領嘉興、五六兩月皆被玉良圍攻、砲擊且幾攻破、七月末始解圍敗走。太平軍並進陷石門。逾年後、秀成進攻杭州、以炮轟城、玉良復率軍拒敵、旋中炮斷脛、救回即亡。期月杭城亦陷、玉良可謂與杭嘉兩城相終始矣。由是東南半壁、遂爲太平軍席卷囊括、綜玉良攻嘉興、可謂太平軍在嘉城之前期軍事、即咸豐十年秋季事也。直至同治初元、始有淮軍程學啓等之進攻蘇嘉諸地、圖規復焉。

四　陳炳文守嘉時代

守嘉興之太平將領、可分三時期、最初爲陳坤書陳炳文二人共守。王韜「甕牖餘談」卷八「悍酋記」謂、「忠逆所部如陳坤

書等、皆驍勇衝突、忠逆恃以縱橫於戎馬間、皆得其死力。咸豐十年、忠酋既陷蘇常、陳坤書授僞求天義、與陳炳文踞守嘉興。」惟不久秀成調坤書守蘇州、以炳文一人鎮嘉興、爲時甚久。至同治三年、炳文去乃以廖發受繼。按嘉興自張玉良反攻失敗後、杭州亦入洪楊版圖、咸同間蘇嘉諸郡、均得無事、故炳文據嘉城最久、勢力亦强、自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一八六〇）至癸開十三年、（一八六三）共歷二歲（浙江日記載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嘉賊朗天義調守杭州城實誤）　壬戌十二年、因杭州之克、論功行賞、炳文由朗天義晉爵聽王。在此時期、不特無事、並恃嘉興爲根據、出師遠路。關於陳炳文踞嘉興時之記載、今日尚不多見、除嘉興縣志外、只姚鑠梅「小滄桑記」、記有數條、爲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聞嘉興平乍等處、均添有杭州敗下賊衆、張堰亦聞驟添二萬餘賊。」

「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據探嘉興賊目狠天義、即僞聽王。調集浙江各路賊、分三股來攻松江。實欲借此割稻。本府飛禀軍門、請在泖西一帶、加意防勦、黃渡四港口、聞已添派撫標親兵駐防。　十三日、據探涇楓左近、嘉興股賊、四出割稻。」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探僞聽王竄蒸楓涇、鎮將以牽制吾軍。　九月初七日、崑山來信、嘉興賊目僞聽王、率萬餘悍賊、來撲吳江東門、李統領即帶長勝軍一千名、星飛赶至。斃賊千餘、追至北柵地方、吾軍共傷三十餘人。駐守兩日、知賊仍退回嘉興、遂收隊回。　十月二十二日、聞楓涇爲嘉興大股賊來衝。副將王玉林陣亡、劉統領亦中鉛子、賊已竄過張涇匯地方。」

是同治二年冬、炳文猶在嘉興、四出攻略、割稻掠食。則咸豐辛酉冬調杭之說、必傳聞之誤或記憶未確無疑矣。考之「平浙紀略」、至同治三年、始有廖發受守嘉興事、更足反證。以上數則、雖無關宏旨、然亦足見炳文在嘉之聲勢、及進攻松江、楓涇之情形。皆取攻勢、使清軍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副將統領、均至敗死。可謂太平軍在嘉興之極盛時代。

余曾親至嘉興、訪勘舊跡、聞之故老、謂滿清時之知府衙門、革命後之駐兵「大營」、即太平天国之聽王府遺址。（聞於圖書館長陸仲襄先

生言。惟隨操土音、不易辨聽、同行友人儲乂文君、聞爲榮王府、「余」則聞爲「聽」王府。詢問土人、亦云係聽王府。按之事實、炳文駐嘉最久、時勢最盛、乃有閒暇餘力從事建築。迨廖發受代繼炳文後之局勢、左宗棠之浙軍、李鴻章之淮軍、恢復蘇杭、圍攻嘉興、無日不在戰爭中、故發受只修繕碉臺、當無暇再興建王府矣。余見其堂奧深遠、規模壯宏、古樹參天、石獅聳峙、門外建有高大照壁、階石牆磚、皆極厚巨、猶可想見太平制度之闊大、長髮將軍之雄風。據趙惟崳光緒「嘉興縣志」云、「賊據嘉興、大造僞府、費用不貲、皆剝取之民間。而爲之剝削者、大抵槍船博徒居多、海寧及鹽平乍浦四城之陷、皆此類所爲也。」足見當時工程浩大、結構輝煌。又聞、同治甲子嘉興之役、清洪兩軍先之砲擊、繼以巷戰、於是此嵯峨王府、盡付劫灰。今日「大營盤」所存遺跡、只大門左右高牆、乃昔日王府之鐘鼓樓云。因內部樓閣、全被焚燬、事平後改爲嘉興府衙。惜因駐軍、不能入內考察、且禁止攝影、殊爲遺憾也。

按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二十、「聽、王妃」則、記聽王妃姊所見之嘉興聽王府、謂「王鎮守嘉興、以吾姊備正妃之位、姊語王以家有慈母、乃遣使至杭迎吾母女二人。於是相率至嘉興、至則甲第幾幾、雲棟駢列、雕甍繡闥、數藻成文。觀其所居之壯麗、雖擬以西漢王根之宅、南陽樊崇之第、無是過也。」頗似民初上海小說家之言。按「太平野史」乃據續張德堅等「賊情彙纂」而成、材料雖富、不實之處亦多。此則文字空洞、或係得自傳聞之詞、未敢引錄、特附於此、以貢參考。

五　廖發壽守禾時代（上）永安長樂砲台碑考

自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太平軍守嘉興者、先以陳坤書爲統帥、以陳炳文副之。繼以聽王陳炳文爲統帥、而以榮王廖發受副之、彼等皆於太平天国十二年（同治元年）晉封王爵。（李秀成供詞、）至後調炳文守杭、乃以榮王獨任嘉興城守、故「永安砲臺碑文」有「榮王勞千歲守禾四年」等語。是時清廷、以曾軍圍攻天京爲主力、命李鴻章撫蘇、左宗棠撫浙、努力規復失地。故廖發受守禾後、局勢大異、遠非昔比。前日進攻、今則退守、「永安」「長樂」兩砲台、即修建於癸開十三年、防備之堅、殊足驚歎。茲將所得新舊史料、考訂於後、

（一）訪碑記

民國二十五年春、余正居滬、閱報見嘉興因拆城墻、發見太平天国砲台碑二、乃偕簡又文陸丹林二君乘車往訪。嘉興城居滬杭鐵路之中點、未數小時即到、其碑有二、一爲「永安砲台碑」藏於縣立圖書館、一爲「長樂砲台碑」藏於南湖烟雨樓。永安砲台碑共分二塊、上有碑額橫書「永安砲台」四大字、字作雙鈎。字形高十吋、闊七八吋。碑額石高一呎、長二呎十吋半、下爲碑石、高二呎二吋、寬一呎四吋。碑文上復有「太平天国」四字小橫額、其碑文爲、

長樂砲台碑

榮王勞千歲之治禾邦也于四門之隅添設砲台以壯軍威而靖胡氛因命得順司厥事癸開季夏南城砲台又將告竣遂名之曰長樂取　国祚綿長長樂未央之意勒諸石以誌不朽云爾

開朝勳臣朸天燕楊得順撰

永安砲台碑

太平天国

榮王勞千歲守禾四年增高城郭添造砲台以成萬萬年永遠之基癸開春仲復於大西門興修砲台以壯軍威而防胡妖誠籌備之至善也名曰永安取永久平安之義工既竣爰誌其由來于石

開朝勳臣朸天燕楊得順監造

（二）考證

長樂砲台碑、藏於南湖烟雨樓右側之御碑亭內、碑與碑額、皆嵌壁上。烟雨樓又名鴛鴦湖、爲嘉興名勝、風水絕佳、清初詩人吳梅村鴛湖曲、即藉此吟咏也。碑額高十一吋、長四呎四吋、上鐫陰文「長樂砲台」四字、字體高八吋、闊六吋。與永安砲台碑字跡不似一人手筆、其字雖不雄壯遒健、而渾樸可喜、余謂之爲太平天国體也。碑身長一呎十吋半、寬一呎四吋半、上無小額、字體極佳。

碑文中稱榮王勞千歲守禾四年、據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榮王即廖發壽（平浙紀略作發受）、又太平諸王、皆稱千歲、而上冠一字、如忠王稱榮千歲、干王稱福千歲、英王稱祿千歲、侍王稱雄千歲等。可見太平軍踞嘉興後、廖發壽即任守將、至始至終、未曾遷調。迨後軍事日亟、發壽力爲防備、故碑文中謂「增高城郭、添造砲台、以壯軍威而防胡妖。」云云。時爲癸開十三年春、即同治癸亥二年、蓋太平軍因避忌諱、改字甚多、以亥害同音不祥、故改爲開、而粵音亥開亦同音也。一爲春仲、一爲季夏、是永安砲台築於前、長樂砲台建於後、長樂碑文中有、「南城砲台又將告竣、」亦見其非同時修造也。又碑文稱、「于四門之隅、添設砲台、」則各城門均有無疑。而永安碑謂、「癸開春仲、復於大西門興修砲台、」既云「復於、」則前此必已建築、而非創始可知。蓋永安爲西門砲台、長樂爲南門砲台、是東北二門之砲壘、尚未出土、或有待於將來之發見也。

聞永安砲台碑、爲民國十八年在西門拆城時出土、長樂砲台碑、爲二十四年拆城時掘出、其位置與碑文所記相符。可見城池建置尚無大變動也。二碑文撰者、爲劾天燕楊得順、爲榮王僚屬、或即當時之監工者。細考碑石舊紋字畫、乃昔日神廟之讖語碑石、而以之改造者、背面讖語、猶隱約可辨。因太平軍以耶敎立国、每至一處、必先打倒偶像、對於佛寺神廟、尤燬壞無餘。一則破除迷信、一則懼清軍藉廟宇作軍事根據地或聚集所也。改刻廟碑以紀砲台、可謂善於廢物利用者矣。友人謂是碑爲遺跡中之遺跡、洵爲妙語。

又、咸豐十年浙撫王有齡奏言有「張玉良攻嘉興兩月不下、該逆添築營壘砲台。」（見本文第三節、）足見先前已作防禦工事。及軍事緊急、復於四門興築砲壘、故碑文謂「于四門之隅添設砲台」且同時增高城郭、防備堅强、於此可見。

六　廖發壽守禾時代（下）

嘉興爲水陸要道天京藩籬如同治三年左宗棠奏言謂、「臣維嘉興浙西腴郡、爲官軍與賊所必爭、賊首僞榮王廖發受前往蘇州納款、迨蘇軍壓境、旋即中變、杭湖賊酋復調悍黨赴援。」是時清軍以嘉興爲浙西腹地、水陸要衝、四面圍攻、志在必得。發受除於四門建設砲台、努力防守外、並時取攻勢、出城進擊。惟因鄰縣友軍倒戈降清、使嘉郡陷於孤立。糧餉道斷、且清軍以降將任前鋒、於是昔日同志、今日勁敵、演同室操戈之悲劇。左疏謂發受曾往蘇州納款乞降、夫餉援既絕、黨羽又去、足徵時勢艱難、英雄末路之苦。其最要史事、據各書所記、略述於后、

（一）嘉興糧斷、同治二年五月、蘇撫李鴻章奏言、「今常熟解圍、太倉崑山迭克、蘇嘉之賊、猶圖死拒、蓋險足自固、而利不背棄。」因蘇嘉爲杭州門戶、且水陸交通、地方富庶。惟嘉興糧餉、素賴杭州供給、自海甯守將太平會王蔡元隆降清後、嘉興即感動搖。後桐鄉守將朝將何培章又舉城降清、嘉興益覺孤立。因桐鄉距海甯州三十餘里、爲杭州通嘉興間道、桐鄉海甯失、嘉興石門等處遂不可守。時杭州太平軍由浙西要道雙橋烏鎮、運糧接濟嘉興、至是爲培章所截、餉道遂斷。故嘉興太平軍及湖州守將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佑王李遠繼、戴王黃呈忠等、猛撲烏鎮諸地、欲奪回糧道、冀緩嘉興之急、惟未成功。於是糧餉之道既絕、嘉興遂難堅守矣。（平浙紀略卷六）

（二）自相殘殺、蔡元隆以海甯降清後、賞給四品翎頂、更名元吉、屬於左宗棠浙軍部下。旋桐鄉何培章亦降。按元隆亦太平軍精銳、部隊極衆、增以何培章新編章字六營、其勢更盛。宗棠乃命其會同浙軍進攻嘉興、即以毒攻毒之意。據載「同治三年正月初八日蔣益澧飭署杭州知府陳思燏、副將葉炳忠及降人蔡元吉各軍、進屯嘉興、聯絡蘇師、規復郡城。時浙師屯城西南、蘇師屯城東北。」又謂、「正月二十四日丙寅、降將蔡元吉破嘉興西門賊數壘。」（中興別記卷六十）此浙軍以降將攻嘉之情形也。又李

鴻章奏言謂、「平湖乍浦各城賊衆、各有萬餘、城濠堅深、糧支數月。降酋陳殿選等、懾我軍威、次第納款。浙西踞賊藩籬已撤、皆有首尾難顧之象。據各降酋皆願率衆往攻嘉興、臣已令潘鼎新等分別遣留、相機督勦、惟聞僞歸王鄧光明、僞相王、僞襲王等賊三萬餘衆、入援嘉興、意圖復奪各城。」平浙紀略卷十、此蘇軍以降王攻嘉之情形也。一面清軍以降王制敵、一面太平軍亦大軍往援、以長毛攻長毛、自相殘殺、宜其速亡矣。蓋勢力消長之關係猶小、影響於軍心之向背實大也。蘇即鴻章軍也。

(三) 榮王廖發壽未降之原因 左疏謂發受赴蘇納款、據平浙紀略與中興別記紀載、謂同治二年十二月辛丑、二十九日嘉興賊僞榮王廖發受遣黨詣軍呈降書、程學啓引小隊近城覘賊、布守猶嚴、知有狡謀、戒軍備之勿懈。」別記卷六十、則發受當時或係詐降、亦未可知。惟又謂、「發受以程學啓攻嘉興急、大懼乞款。」又李文忠公朋僚函稿、亦有、不逆廖發受年前遞禀乞降、迨官軍進緊、則又變計。同治三年正月廿六日復曾沅帥書、發受或因勢蹙欲降。至中變原因、平浙紀略云、「先是蔣益澧既受桐鄉之降、令劉樹元所部移駐嘉興東門外。會杭州知府陳思燸遣人招嘉興守賊僞榮王廖發受出降、發受因與降將蔡元吉有隙、不果從。既而蘇軍圍攻甚急、乃乞援於湖州守賊黃文金、許以重賂、願存城屬之。文金悉衆赴援、而扼於烏鎮。烏鎮者、素爲何培章所轄、其降衆水陸七營、分駐四柵、中有大石壘三、自居之。」紀略卷六 此記較詳。是發受本欲降清、特與蔡元隆不睦、遂未果行。觀元隆攻擊嘉興之勇、與發受迎戰之烈、則二人不和、或非虛僞。發受因圍攻急而乞援於湖州黃文金、且以存城相屬之重賄許之。太平末期軍事之壞、彼此不相救援、由此可見。是時天京久被曾軍圍困、蘇常亦失、自無暇援救嘉興危城也。

七 清洪兩軍在嘉興之攻守與郡城克復

榮王之建長樂永安二砲台、在清同治二年春夏之間、自是即被蘇浙兩軍次第圍攻、迄無寧日。嘉興爲清軍攻破、時在同治三年

二月十八日、戰爭之烈、當時僅見。據城破後、李鴻章捷報奏云、「臣查嘉興府爲東南財賦重區、險固足恃、易守難攻。自咸豐十年賊陷踞後、黨悍且衆。提督張玉良曾以數萬軍潰於城下、此次僞榮王廖發受等勢窮負嵎、脅衆死守、又有湖賊來援、我軍腹背受敵、程學啓督師急攻、誓死必克、始得速下名城、盡殲驍黨。」（李文忠公奏疏）所言雖不無虛夸、亦可見城守之堅、進攻之難。按清軍攻圍嘉興者、分蘇浙兩軍、浙爲左宗棠部、蘇爲李鴻章部、浙軍攻城西南、蘇軍攻城東北。因嘉興地屬浙境、而鴻章時領蘇師、（宗棠浙撫鴻章蘇撫）蘇軍攻嘉、浙軍頗嫉其越境爭功。兩軍不諧、危城得以苟延。後來蘇軍名將程學啓奮勇攻城、竟中砲傷亡、當即爲此。蓋軍譽所關、至後不得不競爭也。　同治三年鴻章復孫琴西觀察書云、「此間軍事、稍稱順手、欲保蘇滬、不得不分攻常州、嘉興、而左公宗棠嫉忌之深、不以保土相諒、乃以越境爲嫌、援古例今、殊非情理。擬令程潘劉諸軍、將禾郡攻克、置守少穩、即移併常州、宜溧之交、與沅霆二軍互相呼應。」（李文忠公朋僚函稿）於宗棠之忌刻、不諒其保土、而嫌其越境、不滿之詞、溢于言表。宗棠雖嫉視蘇軍、然嘉興克復、蘇軍之力最多、犧牲亦最大。左部浙軍不過堵截而已。或者因嫉忌之故、故意袖手作壁上觀歟。

考蘇軍攻圍嘉興、前後凡猛攻三次、始將城克復。猛攻之前、水陸並進、彼此傷亡甚衆。同治三年正月廿六日鴻章復曾國荃書、謂「方忠（即程學啓字）適已進兵嘉興、與賊對壘、不可遽撤、約定禾城克復、再議西向。我軍此時急攻各城、多翦羽翼、遂欲先圖嘉興、再取湖州、以梗江浙中通之路。禾逆廖發受年前遞禀乞降、迨官軍進薄、則又變計、聽逆投誠、亦未就緒。方忠與劉仲良侍講二十四日猛攻嘉城外石壘十餘座、傷亡弁勇至五六百人、禽斬髮逆數千、立毀其壘、略一休息、合攻城垣、護城河寬、未易扒越。」（李文忠手書）此爲先肅清城外敵營、以爲攻城之備。平浙紀略云、「程學啓督各軍圍城、並築砲台、二十八日（正月）炸砲擊壞城垣十餘丈、水師已設浮橋而渡、嘉興城賊擲火死拒、堵完。總兵何安泰陣亡。是役官兵多死傷、又遇雨、兵不得舉。」（卷十）激戰情形、可以想見。此

爲第一次之攻城、城墻雖被轟坍、清軍毫未得手。第二次爲二月十七日、紀略云「李朝斌所部砲船、駛入南湖、分攻西南東南城角、賊於各梁口排開巨砲、並擲火藥桶以拒我甚力。是夜學啓分於沿城河添築月墻三道、賊鎗砲甚密、我軍縛草膝行、且避且築、自此各軍晝夜環攻不息。十七日黎明、學啓自率親兵督教練洋人、備雷用開花砲三面轟擊、立燬城上砲台二十餘處、壞城垣百餘丈、賊爭負土堵之。我軍薄城數次、皆不得上。申刻、學啓揮軍若將登城、賊以洋槍密攢缺口、我軍乘勝連開炸砲、賊血肉雨飛、仍更番死拒。」卷十此第二次總攻、較前次更爲激烈。云燬城上砲台二十餘處、可見太平軍建設砲台之多。彼此均用洋槍及開花炸砲、不特戰事激烈、而所用武器已入於近代科學化、則血肉雨飛、自在意中。是役清洪兩方、死亡均衆、蓋即嘉城陷落之前夕、眞俗語所謂決一死戰也。第三次爲二月十八日、記云、學啓促各軍梯登、死亡枕藉、學啓憤甚、自督親兵踰浮橋直上、賊鎗子飛中左腦、昏絕舁歸營。劉士奇急率隊以木筏分渡、由城西北角先登。吳毓芬等分撲西北兩門、陳有昇等均中鎗。炸砲中城賊火藥庫、賊衆駭亂、呼聲如沸。劉秉璋潘鼎新各率所部乘勢拔樁過濠、入東門甕城。李朝斌抽發水師登岸、由南門踰牆而進、廖發受猶率悍賊數千巷戰。擊斬五千餘級、賊竄向西門、復經水師攔截、各軍分路進擊、砲斃挺王劉得勝於城、獲榮王廖發受於井、磔之。」紀畧、卷十、各路齊攻、嘉興郡城、於是克復。程學啓因此受傷、城池亦於此日攻破、攻擊之烈、實足與天京之破相埒。是役名城雖克、名將亦亡、鴻章稱學啓爲十餘年來罕有之將、誠非虛譽。其請䘏疏、悲悽詳實、爲人傳誦。相傳蘇州殺降、爲程主謀、攻嘉興城中鎗彈、傷口已愈、忽有所見、遂自裂其創而死。王壬秋湘軍志等、程忠烈公神道碑、及迷信之說、固不足憑、惟中國當科學未輸入以前、素以神道設敎、或因心靈上之缺憾、致影響於物體之變化、亦頗近情。由上記載、可見嘉郡之克、良非易事也。

八　餘論

廖發受之守嘉興、修砲台、嚴守備、激戰數月、屢挫清軍。城破後、猶巷戰死拒、洵太平諸王之謀勇兼備者。按發受俗名「廖禿子」、與當時堵王黃文金被稱爲「黃老虎」者、同爲清軍所畏勁敵、亦如英王陳玉成名爲四眼狗也。「庚申泣杭錄中之張爾嘉難中記」、云封杭州陳炳文爲聽王、石門鄧光明爲歸王、海寧蔡元龍爲魏王、（按實會王、蓋傳聞時聲音之訛）及嘉興廖禿子爲榮王等八人、因天王洪秀全加守浙各將以王號、以固衆心。時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同治元年）發受與炳文同時、其資甚老。惟其事跡、除嘉興外、別無考焉。

嘉興雖當軍事衝要、咸豐庚申之失、「太平軍順追而得」、社會未受蹂躪。甲子之役、攻守至烈、摧毀始甚。沈懋良「春夢菴筆記」、述禾郡得以保全之由、謂「僞四王相者、忠逆子、貌姣好、性和平。聞本嘉禾人、被虜湖北官舍者。寇嘉興時、年僅十五、下一令曰、本王相復我邦族、拯民水火。所有天將天兵、淫掠未梳粧女者、五馬分屍。藏匿者合門抄斬。如有拿解犯法將兵者、將其子女玉帛一概賞給。此係本王相保全鄉里至意、傳諭各處」。懋良居太平軍十三年、所記當可徵信。蓋太平軍踞嘉興時、騷擾雖有殺戮、則無固賴于四王相之嚴示、而未經激戰、實其主因。故市廛如舊、富庶所猶昔也。

至甲子清軍圍城數月、或與援兵截戰、或與守軍互擊、所用者又係開花大砲。破壞之慘、不特街市廬舍化爲瓦礫、即鄰近村鎮、亦斷炊烟。許瑤光「蒿目集」有、「由杭赴嘉書途中所見時湖州尙未克復」。四月二十八日「我自杭州到禾郡、沿塘二百餘里無人家、但見石壘峨峨據關險、靑蘆碧艾相蒙遮。劃墳經雨崩露穴、戰骨浸水橫臥沙。寂寞扁舟無泊處、悲風颯颯海日斜。五湖浮雲作奇陣、欲散未散天之涯。川原組練互環列、砲聲震落包山花。烏程粳稻失耕種、雲谿蔆芡難萌芽。聖武定送肅滑喜、大兵終恐凶年加。安得和風與甘雨、沛然爲洗瘡痍痂。」亦描寫田園荒蕪、屍骨縱橫之景象、沿途如此、城廂可知。損害之鉅、可稱浩刼矣。其時四月、距攻城破城尙未滿百日、蓋綏撫未遑、戰跡猶新、宜其悽涼滿目矣。

跋「髮逆初記」（讀書雜記之一）（附鬧惕生函）

五知

七八年前、余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除檢閱整理清初檔案外、即從事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承朱逷先師借鈔「髮逆初記」一部、是書爲同治末年鈔本、量僅一冊、前後附有敍言及倦游人跋語。惟著者跋者、其眞姓名、均不可考、只卷後敘言、署江左明心道人記。因不知作者爲誰、頗爲遺憾。後閱商務印書館出版湖北王葆心輯之「虞初支志」、末附其子夔强短跋、言及是書內容、跋語謂、「家大人之爲此編也、多前此官京師時、摭自廠肆所訪各書中、未及近事。其屬近數十年間新奇可悅之紀載、尚有三種、曰、「髮逆初記」、書可一卷、不著撰人。所記洪楊初起時事、與世間官私各書迴異、直謂洪秀全無其人、乃新甯人焦大也。洪大全亦無其人。出自僞託。而楊秀清又實爲耒陽人、均實湘產。曰「節鈔純常子枝語」兩卷、爲文道希學士手稿、皆刺取其關於舊聞秘記者。曰「朝野記聞」一卷、吾郡陳君詢先筆記、皆光宣舊事、所得咸在今人筆記之外。此三種均出秘鈔、因甲編篇卷已溢、乃命夔强收入乙編中、慮閱者或疑此編之陳舊也、特先聲敘於此。」據此則是記作者即王葆心先生無疑矣。按葆心（又號青垞山人）乃鄂中耆宿、所聞洪楊故事甚富、前年因修纂湖北通志、特來北平、收輯史料、徵考條例。余往訪於張文襄祠堂、暢論洪楊史跡、及湘軍軼聞、後詢以既撰髮逆初記、何以不署眞姓名之原委、且示其子跋語以爲質。葆心翁謂是書實非彼所作、當滿清末葉、官京師時、有同僚京官陳士可者、將出京時、交一稿本於彼、並謂書中所記諸事、頗多異聞、託其代爲刋印。陳自去後、即無下落、年久事湮、其子不察、誤爲彼著。至陳君之履歷學問、亦因年代攸遠、不可復憶、僅知彼在當時、作京官極久、後又游幕東南爲業。今考書中記事、作者曾爲道咸時辦理廣西軍事之欽差大臣賽尙阿之幕僚、與王所云、足相印證。是此書之著者問題、如此曲折複雜、固不可不詳爲考證辨明、以存眞相也。

是書不分卷，所記事實，起於咸豊元年至六年洪楊內訌時止，考其執筆著書，實在同治九年。前半卷乃記鴉片戰爭失敗之事，痛詈琦善等之誤國禍民，媚外雖係事實，亦足見作者實一憤世嫉俗之人，不署真姓，或以此歟，下卷則全紀洪楊初起事蹟，故名「髮逆初記」惟謬誤甚多，以洪秀全、大全為一人，時云死去，時謂復活，惝恍迷離，不知所以，可見當時消息之隔閡，因以秀全即大全，遂以秀全即天德王，故直謂無秀全其人。除此以外，所紀洪楊未起及起事經過，則多罕見史料，有為他書所絕無者，據書中所記，洪大全實原名「焦大」因慕諸葛亮之為人，又名「焦亮」亦猶諸葛之自比管樂也。考之「洪大全口供」謂，「至於本姓實不姓洪，因與洪秀全認為兄弟，就改為洪大全的。」等語，殊相符合，惜大全口供只言其不姓洪，而未述及真姓名字，書中又謂洪大全乃馮雲山所薦，最初實以韋正（昌輝）為首，其敘起事之始云「韋正慕列紳士，為築商之馮雲山，報捐監生，名韋長輝。喜有頂戴，倩紳題一匾額，以光門閭，嘲之曰，登仕佐郎，覺而去之，羞怒交集，以為有數萬之衆，何事不成。馮雲山遂薦焦大為謀。焦大者，湖南新寧縣人也，質本聰慧，一目數行，好論兵法，以諸葛自居，盜名曰亮，每於朔望伺地方官謁廟，呈戰策而希拔擢，邑宰以其不安本分。考試屢不取列，是以至廣西貿易。邀之即至，韋長輝為逆首，以馮雲山為偽左軍師，焦亮為偽右軍師，發石達開家貲造軍器，禁其全家。以死為上天堂，婦女大半不裹足，執迷爭上天堂，悍於男子。百數村莊，付之一炬，由是頭裹紅巾為號，不暇薙髮，仇殺諸紳，攻城焚掠為亂。偽左軍師馮雲山，服劇中所穿八卦衣，執鵝翎扇。」此足以見最初起事情形，全為秘密社會之反動，毫無天主教之意味，及後洪秀全楊秀清等加入，始崇奉天主教。余嘗以為太平天国實為秘密社會之三合會與天主教之天帝會（又稱上帝會）兩大派系所結合，而皆以反清為目的者也。大全死後，三合會勢力浸衰，洪楊等且諱言之矣。文中稱馮雲山服劇中八卦衣，亦充分表現秘密社會可笑之行動。謂焦亮為新寧人，亦可證明。其他書籍，以大全為衡州人，實誤，蓋當時以反清為

叛逆、故起事者當自諱其籍貫也。書中最重要者、爲大全被擒後、賽尙阿審問時之情形、今日所傳大全口供、即係賽奏報者也。謂「全玉貴解禽逆至帥營、問其是楊秀淸麼、答曰、楊秀淸是我臣蒽、又問、伱是何人、曰我是天德王。衆齊掌曰、這就是洪秀全矣。答曰、我非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名洪大全、我好飲、弟好色、我肯屈膝、弟則不能。我項上縛有鐵索、弟兄不睦可知。堅不吐實、未便刑訊。復云、現在弟已無路可逃、如令我去招其投順、必能聽從、令其作書數函、擬縛箭桿射入賊中、以冀受降。道人聞之、轉陳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四鎭陣亡、衆軍畏罪、何堪引虎出山。此逆供係僞天德王、以楊秀淸爲臣蒽、其爲逆首無疑。如嚴營中、非所宜也。賽帥於次晨解逆入都、竟寢招降之議。奏報擒獲逆兄洪大全、沿途撥兵護解、籠禁寄監。」此段描述審訊大全之經過、爲「大全口供」所無、殊足珍貴。文中謂賽尙阿本欲納大全招安洪楊之議、卒阻於本書作者（書中道人即作者明心道人自稱）而罷、則作者實係賽尙阿之重要幕僚可知、則所記多爲耳聞目覩之直接史料、更可證明。書中記「大全解至長沙新寗縣、與史周穎初（此係其號、未憶其名）問之曰、汝是焦亮也、答曰、我如今改名了。有此數證、可知洪大全是假名、焦亮係眞名、當無疑異。」此段最關重要、足證洪大全實原名焦大、至後始改姓洪。據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永明江華克復南路肅淸摺」中有、「據衡永郴桂道轉據嘉禾縣稟解自行投案之首逆焦三、即焦玉晶、女賊許氏、即許月桂、到省。當即飭員提訊、據焦三供、即咸豐二年廣西陣禽首逆洪大全之弟、許氏女即洪大全之妻。臣查焦三一犯、即臣上年所奏土匪頭目之興甯縣焦姓、許月桂即前摺內所指郴州女賊許氏。其是否逆首洪大全之弟與妻、固無從且詰、當廣東賊竄陷郴州時、該犯等乘機倡亂、聚衆數千、許氏女自稱大元帥、焦三充當三省賊營軍師。攻城掠野、罪大惡極。因官軍疊次痛剿、力窮勢蹙、始束身歸命、希圖免死、與尋常盜賊乞撫者不同。當即恭請王命、將該逆焦三、許氏女二犯、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以昭炯戒。」（駱文忠公奏議）觀此、則不特足以證明洪大全原

名焦大、又名焦亮、且更知其有妻許氏、有弟焦三、亦皆當時反清運動之人、其妻且稱大元帥、或者即率領大全餘衆、亦未可知。至大全之爲新甯人、更無論矣。又書中所記關於洪大全之思想、言論、出身、以及與洪楊等結合之關係、與「賊情彙纂」諸書所載皆相符合。面大全乃三合會首領、爲反清運動之又一勢力、更足反證。按咸同時人筆記、多鈔錄大全滿江紅詞一首、此書兩首俱全、蓋作者參與帷幄、見聞較博、雖全部瑕疵極多、而上所記、則均珍貴史料也。

作者對於咸豐初年之淸軍將帥、亦多平議、餘如洪楊初起時在桂負南北兩路軍事責任之向榮烏蘭泰二人、則揚向而抑烏、不無偏見。他如鄒鳴鶴、琦善、張國樑、吉爾杭阿等、多致不滿、其記江北大營欽差大臣琦善之庸懦、及貽誤戎機、多屬秘聞、尤資參考。蓋洪楊順流東下、建都金陵、向榮跟踪追至、直薄江甯東城下、於孝陵衛立江南大營、清廷恐其孤立、欲成犄角、乃命琦善率北軍於揚州立江北大營。時鎮江、揚州、亦爲太平軍所踞。書中紀琦善失機之事實云、「向帥以揚州有江阻隔、不能兼顧、上復命琦善督勦。鎮軍雙來乘機帶隊登城、大啓北門、飛報琦帥、乃以爲未奉號令、非特不爲接應、立令各軍收隊回營。時逆衆正聚南城觀劇、各歡呼快極之際、忽聞攻進北門、大驚奔出城、見我營掩旗息鼓而還、逆即整隊而返、以致兵亡將折、難民死者尤多、（官兵係難民縋上城也） 萬姓呼冤、議論沸騰、不可解者一也。越日琦帥登高阜觀城中賊情、被砲擊阜腰、空砲子重廿餘斤。帥令刮垢磨光、設牲而祭、納砲還擊之、正逆首出立篷、復擊倒石牌樓、篷賊無算。乘機即可攻克、乃托辭恐其報復、將大營退紮四十里之桂花莊、艱於出隊攻城、不聞剿賊事矣、每接見文員曰、此賊需天數盡、非人力所能及也。逢迎者以爲老督撫頗有見識、此不可解者二也。其奮勇前敵之馮協戎景尼、師參戎長彪、張領隊小虎、均紮營城下、晝夜圍攻、逆衆棄城夜遁。收復揚州後、將師參戎、張領隊、發戍新疆、馮協戎立正軍法、以爲縱賊者戒。而遙遙相持者、轉得置身事外、薦牘標名。勇既憤而成變、民雖怒不敢言、營官痛罵於帳

前、而若不聞、勇士寒心於隊下、莫名其妙、此不可解者三也。」上文所論、則琦善怯弱縱敵之罪、實不可逭。考清洪兩方官書所記琦善攻揚之經過、緣咸豐三年太平軍都金陵後、東王楊秀清遣丞相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曾立昌等北伐、徇鎮江揚州皆陷之。四月林鳳祥留曾立昌守揚州、括揚州金帛婦女運入金陵、自率軍渡江攻略皖北、立昌則遣兵擊浦口。清廷以琦善建江北大營、以雷以誠副琦軍事、令攻揚州。據「湘軍記」、「太平天国野史」、「曾立昌傳」所記、謂「清軍以巨砲轟城、城輒坍、總兵雙來越濠先登、立昌以火燒附城板道、清兵登者、不能驟下、傷亡頗衆、雙來折二齒、城亦未克。秀清敘立昌功、升檢點。既而清軍復造樓船攻揚州、立昌開城縱擊、陣斬雙來、盡火其樓船。琦善憤甚、時北來諸軍皆駐揚州、乃集軍四五萬、誓破其城。楊秀清亦遣賴漢英率江西太平軍援之、由三汊河趨揚城、攻戰甚力、清圍師多潰。惟清軍亦餉絀、以誠乃創釐金之制。立昌以清援軍大至、城糧將盡、乃棄城突圍出、合賴漢英走瓜州、清軍遂垂手而復揚州。琦善以縱賊自請奪官留營、諸將斬戍有差」兩文相較、則琦善之攻揚州、曾遭極大之損失、雖未必如「髮逆初記」所云之易。惟其未攻之先、實應乘敵人之不備、至「轟城之砲」與「斬戍有差」之人、即「初記」所載馮師諸將。由上清洪兩方之記載觀之、可互相補證。蓋琦善怯懦、固不能諱、（道光時琦善繼林則徐之後赴廣東辦理鴉片戰爭交涉、即可見其爲人）而北軍腐敗、不堪劇戰、亦爲主因。考之史籍與故老傳聞、「初記」所云琦善「畏怯、」「縱賊、」「妄殺將士」三罪、確爲當時事實、惟時人筆記、諱不敢書、於是後之論史者、益不明其眞相、是書所記、彌足貴矣。江都倪在田「揚州禦寇錄」卷上云、「咸豐三年三月、勝保請急攻揚州、因遂濟江直攻其穴、琦善不可、曰、我兵怯、因勒其部敢攻城、及不奉令而戰者、殺無赦。諸將袖手不得奮。夏四月、向榮在金陵、檄川勇來助攻、甲夜入城、殺百十賊、琦善不應。（川勇已入城、得千人應之、城必克、而竟而應、川勇乃出、明日遂去）川勇憤詬、去鳳祥北犯、使曾立昌守揚州、聚板於堞、爲跑馬樓、架木四望亭

伺城外備稍密。居民憤帥憒、傳檄討之。謂琦善之罪、較其先燒番民、和逆夷而更甚。迄不顧。」與書中「兵已入城而號令收隊、致失事機、萬衆號呼、議論沸騰、不可解者一、」相符、且尤詳盡。禦寇錄又云、官軍劄後、惟壽大砲、按操期、捕間諜、應故事、都司毛三元與賊戰、斬其僞指揮、而琦善劾之。琦善惡人戰、故始飾其績、旋劾之、謂其冒險貪功、動違將令云、雙來攻北城、賊槍競發、雙來以死。琦善貪狡殘傲、四者彙之、健士負梟毅者、必擠之死、或熟視不救、或強而陷之、所列陣死之官、強半坐是。雙來旗將、驍銳敢鬥、扼於琦善、不得竟其死也、人共惜之。」與書中所云、「不開剿賊、歎爲天數、非人力所及、不可解者二」縱賊之情形相符、而忌功怯戰、亦甚於「初記」所載。綜上諸說、則琦善豈僅「縱賊」之罪而已、因飾已怯弱、遂動言違令、忌人功多、竟妄殺賢能、且矯稱其軍法嚴明、當太平軍觀劇南城、城已開而不取、後用大砲攻城、城已崩而返退、怯弱至於此極。當時清廷亦深知琦善之無能、屢諭切責、有「賽尙阿一誤之再誤者琦善也。琦善老而無智、若不再加愧奮、朕必以從前賜賽尙阿之遏必隆刀、將汝正法」又有、「以圍攻半載之賊、一旦竄出、成何事體、尙此敷張、無恥已極、粉飾入奏、已屬有意掩飾、若被賊聞、豈不成一場笑話」清廷猶只知其畏賊、而不料其敗事至此。作者以當時之人、指屬當時封疆大帥、不稍忌諱、直筆可喜、是書之長在此、作者不署眞姓名、亦在此。

上文中事物可注意者、琦善所獲太平軍砲子、已有重卄餘斤之巨、還擊可以坍城、則當時兩軍火器、已甚可觀、亦戰爭史中一進步也。及後李鴻章組「常勝軍」、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命「洋弟兄」練「洋槍隊」、更開中國兵器之新紀元矣。

又太平軍之行軍攻敵、除其各種陣式、及施用地雷外、尤喜用詭計或社會迷信之物、以勝敵人。故太平軍初起時、當時訛傳、謂其黨徒均有妖術、清軍遂懷此種心理、以致見之輒敗。實則除「詭計」外、利用猛烈性之藥物、使人性變焦燥、奮不顧身、名曰「發猖」。」即臨戰時、黨首故喃喃誦咒、殺雞滴血於藥酒、使各飲一杯、謂飲後即有天父天兄佑助、可避刀劍、愚盲兵士、信以爲然、非眞

有其術也。按「發猖」之藥名「醉仙桃」、是書云「醉仙桃、名鮮毛栗子、開花長而色白、即「鬧楊葉」、夏榮冬枯、若與人戲弄、掐仙桃密置酒中、便作可笑狀、其酒與人飲、飲即醉、醉即做出如前可笑之狀。故太平軍當出戰前、其軍師或丞相、先期獨往作法、即演做猛不顧身狀。掐藥密置酒中、次日令兵出戰、殺小兒瀝血酒內、後焚僞符投入、以堅衆心、而朦其秘。出戰兵士、名飲一斗、可勇往直前、不顧生死、此皆仙桃之力、清軍常爲挫折。然此藥力、不過數時、後清將向榮識破此機、命初不接仗、俟數時以後、擊之獲勝、因藥力既退、勇氣全消。」則洪楊初起、所謂能妖術者、實以藥物麻醉兵士。初無別術、按此「醉仙桃」毒品、乃廣西特有植物、清涼道人「聽雨軒餘紀」亦記此事、謂「廣西思恩府有怕老婆草、士人常用此草爲藥以蠱女人、凡有挑之而不從者、即以藥彈其頭面衣領間、復念咒咒之、則女人自相悅而與之狎、又有名天茄者、似食茄而差小、實如栗大、色微紫、中間淡靑、生於路旁、士人蒙汗藥中、用爲要品、凡謀命圖財、行姦之事、此居其半、與鈎吻斷腸草、同爲天南毒物。」則醉仙桃又名天茄、和酒飲之、使人變性。此雖迷信傳聞、而太平軍確曾用之。因係桂省特產、故「太平」中葉以後、未聞有此、雖爲清軍識破機秘、而他處無此毒物、原料缺乏、或亦其原因之一。「初記」是段記載、殊足以解吾人之疑、蓋當時筆記、地志所紀、均謂太平軍初興、妖術極大、清軍遇之輒靡、實則除其詭計外、皆醉仙桃爲之倀耳。

綸按是書記洪楊起事時之廣西形勢、及土民客民之情形、頗多信史。尤以記洪大全被擒、賽尙阿審訊時之問答、爲他書所無、殊爲重要史料。大概言之、是書取材、多目覩耳聞、故除傳聞失實、或觀察不明之誤失外、均極可信。且敘述淸軍諸將帥之內幕甚詳、謂有功則爭、有難則避、不啻洪楊起事之反助、亦非他書專以炫燿軍功者所能及。惟文字鄙俚、且多重復、爲小疵耳。

附錄　鬪惕生先生函

五知先生大鑒、歲聿更新、敬維德業日進、幸甚。讀逸經第十七期尊作「跋髮逆初記」一文、博贍精當、敬佩敬佩。惟前所云
王青圯丈得此書鈔本之由來、微有未盡、僕親詢之王丈、丈云在舊京時、曾與　先生詳談、或以語言不清、以致　先生聽之
未審。王丈此書係同鄉陳士可與之者、陳爲京官多年、此書得自何所、未嘗細問。其書僕曾携留篋中數月、將苯王丈其他存
稿編爲「髮軍初記異同簽箋」、（王丈于此事、積稿甚多、將編爲異同簽箋、前屬僕代爲致力、因尙有須續搜者、故未着手、）登之「安雅月刊」、後以安雅停刊、遂
不果就。書用短竹紙行書、鈔成一冊、字跡不甚恭整、第一葉上署書名、下有「秦小游」三字、其爲鈔者姓名、抑著者姓名、皆
未可知。而秦小游之人、復無從考得、　先生考訂精審、博采通人、當可一尋線索、所知如此、謹以貢之。並頌　新禧。　閒惕生
上

關於「上海在太平天国時代」之史料攷補

謝興堯

前言、——太平軍第一次攻取上海——第一次進攻上海前忠王之外交、——外人態度之轉變與上海會防局的設立、——乞師運動始末、——太平軍第二次攻取上海——與太平軍在上海最有價值的文獻。

一、前言、

去年「上海市通志館」由徐蔚南先生編著「上海在太平天国時代」一篇、似爲「上海通志」之一部、中敍太平軍攻奪上海之經過、分上下兩編、義例謹嚴、記載詳明、允爲太平史中之傑構。蓋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後、松滬蘇杭、皆其藩籬、均係必爭之地。且地方富庶、雖不似今日之繁華、而餉源所在、(見曾國藩李鴻章等書札)、不得猶小、資敵事大、此太平忠王李秀成屢挫敗猶屢進攻也。然清洪兩軍爭奪上海之勝負、與外人關係極鉅、而太平天国之存亡即繫於此。錯綜複雜、爲在太平戰役中最難紀載之一幕也。

關於「太平軍在上海」之史料、今日視之、約有四種、一爲清洪兩軍本身存留之文獻。二爲上海及附近州縣之地方志。三爲外國人士之記載、(因自鴉片戰後、松滬久成華洋雜處之所、使領教徒商賈遊侶、麕聚於此。對於事變紀載最多) 四爲中國官書與私人筆記、專記或附記此事者。以上四類史料、非常繁富、欲廣爲蒐輯、嚴加采擇、實非易事。前日閱讀徐氏「上海在太平天国時代」、順筆批訂、已覺許多史事、尚可增補。因檢所藏史料及書籍、聊成是篇、雖不免「續貂」「添足」之譏、或亦爲關心松滬歷史者引爲參考者也。

二、太平軍第一次攻取上海、(咸豐十年)

徐氏所撰上篇爲「上海在前期太平天国時代」、下分五章爲一、太平天国的發展對於上海的影響、二、小刀會的發動、三、小刀會的奮鬥、四、小刀會的沒落、五、外僑的乘機侵略。下篇爲「上海在後期太平天国時代」、下分四章爲一、太平天国的包圍突破與東南經略、二、一八六一年的上海、三、太平軍的上海大包攻及其撤退、四、西僑的野心企圖及其侵略的進展、各章之下、又附細目。其上篇以「小刀會」佔踞上海爲骨幹、下篇始直接敍述太平軍進攻上海之史實。

按眞正太平軍之路取上海、爲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太平天国十年）攻克蘇州之後、及一八六二年復大舉進攻、號稱數十萬衆、由忠王李秀成統率、兩次皆無功受挫而還。至於咸豐三年小刀會之佔據上海、乃閩廣人旅居上海者之秘密社會首領劉麗川所爲、蓋響應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之暴動、固非太平軍之嫡系受其命令而發展也。

小刀會雖發源於北方「大刀會」、但盛行於閩浙、實三點會三合會之變名也。因是時有太平天国爲之首倡、於是各地會黨蠢起、適「匕首會」佔領厦門、閩廣兩省人士之在上海者、共約十四萬人、多爲小刀會員、其首領粤人劉麗川、閩人陳阿連等、遂相謀乘機襲取上海。惟事機不密、爲地方官所聞、捕其頭目七八人去、會員大怒、致書地方官、謂信無稽之言、捕我黨人、究爲何理、倘不速釋、當立斫汝頭、勿後悔也。地方官大駭、亟返而謝之。旋乘官吏致祭孔子、麗川等率黨六百餘人、匿北門外、黎明城啓、麗川等即突入、先後攻入縣署、道衙、黨徒集至數萬、以紅巾爲號、故世人稱之爲「紅頭賊」。搶刼官庫、全城鼎沸、佔據未久、清軍得法人助、斷其糧道、幷以大礮向城中轟擊、小刀會不能支持、因突圍遁去。（中國秘密社會史）此次小刀會之佔領上海、不過乘機起事、與太平毫無關係、充其量亦僅「響應」或「互通聲氣」而已。

徐著對於小刀會佔領上海之經過、按日敍述、殊爲詳盡、惟於小刀會當時之文獻及內幕、惜付闕如。考小刀會因係三合會之源

流、故其稱號組織、皆與太平軍大同小異。觀其踞上海城時所出安民告示暨檄文、即可證明。並鑄造錢幣、尤足見彼野心之大。余藏有其（八月十二日）在城內所貼告示、署「天運元年」、稱「大明國統理大元帥」、蓋秘密社會——尤以三合會等——均以「復明」爲目的也。其文云、「大明國統理正教招討大元帥劉、爲出示安民以靖地方事。照得安邦定國、安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城廟內外、無庸驚遷、士農工商、各安本業。韃夷當滅。明當復興。茲因童君昏暗、汚吏貪官、殘害庶民、殊深可憫。本帥應順天人、興起義師、剿滅貪官、以除殘暴。爲此特舉義兵、先行諭屬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不許姦淫婦女、凌虐良民。如有抗違不遵、本帥定當究治、以免冥報之譏。特此諭知、各宜凜遵。　特示。　天運元年八月初五日示。　發貼上海大東門。」（見粵匪雜錄）

此示所云、雖無關當時之政治軍事、然於其「建號」「改元」並鑄製錢、足見其因受太平天国之影響、欲藉上海另樹一幟、以與太平軍相呼應、文中以「民族主義」爲立場、以滅除貪汚殘暴爲對象、惟因組織未善、勢力未足、西人遂以亂黨目之、卒以內部先潰而敗去、實至可惜之事也。

咸豐十年六月、太平軍再下松江、進兵攻滬、上海人心、恐慌已極、江蘇巡撫薛煥奏報防守之情形有云、「臣兩月以來、募調兵勇、統計不滿四千、而分調防剿、爲數更屬無幾、前咨張玉良撥兵三千、並調曾秉忠長龍三十船來滬助剿、至今未到。茲松江復失、青浦以上、逆氛聯爲一片、南翔鎮仍爲賊踞、嘉定之賊、又分竄羅店、勢將撲犯寶山。上海則三面皆賊、逼近凶鋒、其餘川沙南匯奉賢各廳縣、在在瀕危、且賊擄船已多、水陸皆可竄越、滬城關係餉源、賊所注意、惟有督率文武、極力守禦、以保要區。」七月初、忠王李秀成毀除松江城堞、率會王蔡元隆、納王郜永寬等北取上海、謂爲「取糧」、七寶民團禦之、多死傷、太平大軍屯徐家匯、巡撫薛

煥率僚屬登陴固守、旋得英法洋兵之助、發礮轟擊太平軍營壘、太平軍不支而退。是役相傳忠王李秀成受傷、李濱「中興別記」謂、「夷兵以開花礮側擊上海賊壘、六發皆中、創及僞忠王李秀成。」（卷四十九二頁）。姚鐵梅「小滄桑記」卷上亦云、「七月初七日、聞僞忠王李秀成在上海經夷礮擊傷、踉蹌而退」、（十一頁）足見此役戰爭之烈、與洋兵器械之利、太平軍遂卒爲科學武力所屈服而退走矣。惟據秀成供詞、則謂是次之攻取上海、實因中外官兵歡迎內應、及事未成、因嘉興告急、不得已移兵而回、實非爲戰敗之故。供詞云、「上海城內有謹備迎接我者、忽大風大雨、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復即加銀、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被撫台殺之。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由松江浦邑而回。」清軍與洋兵私迎太平軍、皆係可能之事、洋將白齊文即率二艦投降太平者也。謂非戰敗、則係飾詞。因太平軍實因不支洋兵礮火、解圍以去、屢次受挫、皆由於此。

三、第一次進攻上海前忠王之外交、

太平軍既下蘇杭、上海遂爲必取之地、且以松滬繁富、欲得之以爲餉源。咸豐十年、忠王將進兵時、恐戰爭一開、傷及外人生命財產、或爲軍事之阻、因約請各國使領、赴蘇州會議。獨英使不許、秀成欲聯合外人協攻上海、復致書英使、詳述太平天国聯絡外人之誠意、與不能不取得上海之決心、剴切詳明、足爲當時外交文獻之代表。徐著未加徵引、茲特錄之、以存其史料上之價值。書云、

「天朝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致書於大英欽差全權大臣青覽。蓋聞通使議和、自古國家常有、而修盟會好、從來中外聯情。緣念我主天王、本奉天父上帝、天兄耶穌之命、下凡、復興漢家舊業、自粵西起義、而建都金陵、於今十載、伏思貴國自古在昔、開創之主、即是耶穌下凡、御食萬方。自我先主東西兩漢以來、曾經執盟牛耳、結爲兄弟之國、迨後雖經迭更國主、究皆漢家苗裔、素

未絕其盟誼。迄自明末、清朝入接大寶、二百餘載。今我主恭奉天命復漢、誠爲中興之主、非特媲美於前人、抑亦增光於貴國耳。自金陵定鼎以來、其時清朝方當强盛、江北江南、特全軍之力、更有向榮猖獗萬狀、一經我國天戈所指、將其追敗丹陽、自行隕滅、及後復命張國樑和春張玉良等統帶官兵無數、築造長濠連營數十里、圍我王城兩載有餘。復經本藩提一旅之師。抄襲廣德、武康、杭州、各省郡縣、聲東擊西、分兵勢。而復回軍克取建平、溧陽、東壩、句容、高淳、溧水諸縣、進紮淳化、立將張國樑等數十里連營十數萬生力兵將、一鼓而破。張國樑敗死丹陽、和春自縊蘇郡、張玉良偷生逃竄。本藩復承簡命、統師進剿、即取丹陽、無錫、常州、而師克蘇州。其時復有兩廣、兩湖、三江義士、在清朝爲官者數百員、統帶兵勇者兩三萬、前來投誠。當即留營效用、此皆仰賴天主恩福、並貴國庇蔭之所致也。現在附近崑山新陽、太倉、常熟、江陰、嘉興等處、盡入我國、而松江爲我軍取糧之地、不能不分兵往取。惟上海一縣、與姑蘇唇齒相依、通洋門戶、其勢又萬不能不前往收復。但該處上海雖止一縣地方、各國欽差大臣、均在於彼、一旦興師動衆、我國原爲打仗而去、並不與貴國爲難。第恐我軍衆多、間有不守紀律者、迨至兩下角勝之時、或有誤犯貴國官民、或致騷動貴國貨物、雖非出自我國本心、總屬有乖今日鄰邦之好、昔年兄弟之情、豈不大傷和氣、貽笑先人。爲此特字奉佈、務望貴大臣上體上帝耶穌一脈之傳、前盟不遠、世好相傳、仍祈結爲兄弟之國。敢煩貴國各大臣勞步下降、一同各國來蘇、面商國事、雖結今日之新盟、實聯昔日之舊誼。從此開疆拓土、我國收先人之業、而推心置腹、貴國無意外之虞、豈不美哉。望切望切、謹此佈達。書不盡言、幸即如約即賜降臨、是所切禱、並問近佳不一。　太平天國庚申十年五月日。（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卷三、十八頁。）

是時正値英法聯軍之後、滿政府與外人因換約問題發生齟齬、秀成欲乘機進攻淞滬、恐外人誤會、故先通知、約其來蘇結盟。函中詳述太平軍不能不取上海之理由、實爲有關上海之重要史料。各國見函中所稱天父天兄耶穌下世等句、不知所云、且不滿

意、故皆未赴蘇州接洽。不久忠王即躬率大軍、近取淞滬、前鋒進抵上海時、猶致數函於各國領事、一爲太平天国十年七月九日、請凡居住上海之外國人民及商店、於兩軍戰爭時懸掛黃旗爲標幟、一謂太平軍之取上海、一方面係由外國所招致、今兵屯城下、法人竟受滿政府賄賂、背約藉保縣城爲名、協以謀我、現將通令太平軍所屬各地與法人斷絕通商關係。末謂太平軍以百萬之衆、區區上海、終必取得（見Lin-Le:Ti-Ping Jien Ewch 卷中）此係太平軍已受清法兩軍之創、將撤退時之最後照會。按此次倘非法人之助、與開花大礮之威、則上海早爲太平軍所有、宜秀成之憤恨不平也。至外人既有招致太平軍之事、忽反助清攻洪、其態度轉變之原因、實有其政治之關係、容下述之。

四、外人態度之轉變與上海會防局的設立、

以劉麗川所率小刀會烏合之衆、猶可一度佔據上海、乃忠王統十萬大軍、本應兵不血刃、垂手而得、乃卒敗挫以退。於此足證外人向背關係之重要矣。然始猶不過防衛上海市場、繼則組織常勝軍、正式援清、此不特有關上海戰役之勝負、實太平天国整個命運、無形中已被其判決矣。嘗讀彼時外人記載及英國政府所存藍皮書。知太平天国外交之情形、與外人態度轉變之經過、均以上海爲中心。當太平天囯初年、建都金陵、上海外人均重視其新興革命勢力、且多頌揚中國革命之將成功。乃太平領袖仍沿滿清對外鄙夷心理、視之爲藩屬、爲夷狄、外人觀察既久、知太平軍弱點、見太平軍苟長久在東南搜括戰爭、則外人商業必遂衰亡。又加以政治關係、外人態度遂積極轉變矣。後來太平軍於上海寧波廈門諸處、均苦外人之阻撓、雖極端憤慨、而無如之何、始變其昔日倨傲之態、甘言卑辭、冀外人嚴守中立、而時移勢異、外人爲自身利益計、均有促成太平早日滅亡之必要。於是先組上海會防局以保松滬之安全、後募練常勝軍、以肅清東南之壁壘。夫滬寧咫尺、上海外人何不交通太平、協攻清軍、其原因爲（一）

鴉片之運輸與經營。當道光時因鴉片問題致起中英戰爭、「南京條約」成、外人運輸鴉片更不能禁止。且以五口通商、由香港擴至上海、據彼時「東印度公司」報告、「上海進口貨以鴉片為大宗每年所入足抵出口之絲茶而有餘、而印度政府每年所收烟稅約三百萬磅以上、近印度政府嘗感國庫空虛、惟增加烟額以益稅收。」太平軍對於鴉片及普通烟草皆嚴刑猛禁、（見太平天国詔令）太平天国成功後英印固受最大打擊、即佔據上海鴉片亦將不能進口、或能進口亦不能推銷、此英人助清之最大原因。（2）各國賠款條約與南北通商關係之成立。自咸豐十年九月英法聯軍後、訂立「北京條約」除割地外、對於各國賠償巨款。然負此巨債之滿政府若有變動、則外人何所取償。當時外人著「太平革命記」云、「外人對太平軍之態度因其與滿清之政治關係而一變、蓋所得已達其最高欲望。且許外人南北通商、是太平軍之存在、無論在上海或長江一帶皆有妨礙南北之通商也。」（3）上海外人之本身利益。除上述二事為各國政府之政策外、上海外人極力反對太平軍之取上海、猶有其自身之關係。因太平軍最後數年、紀律廢弛、外人已聞而惡之、當李秀成攻略松滬時、西人在滬財產、總計共二千五百萬磅、恐太平軍至、遭其擄掠。又藉保護上海口實、外國地主、可以賤價購買新地、如一八六二年正月、英領事館會議記事云、「為軍事行動之便利、須開築一道路、已得上海道允許、強迫華人、將該路一帶之土地、讓與外國地主。」又蘇杭之陷、兩省紳民、麕聚上海、租界上遂多內地避難之人、凡外國地主商人、均獲利極厚。（徐宗亮歸廬譚往錄卷）倘上海為太平軍掌握、則將失其效用、且多數外國商人來上海貿易、期以三年、獲利歸國。現正恃上海安全出入「戰區」以得厚利、殊不欲上海有何變動。由上數事、凡上海外人、無論官私、皆不利太平軍之來。此外人態度轉變之主因、亦事實使然。而太平初年不善聯結外人、辦理外交、亦各有自取也。

外人態度轉變後、遂有會防局之設置。其宗旨即中外人士共同防禦太平軍之機關也。因自十年李秀成敗挫退去後、上海附近、

多係太平軍區域。是時（一八六一年）「太平軍又由浙自乍浦連下奉賢、南滙、川沙等廳縣、旗幟耀於浦東、逼上海城僅十餘里、各隘防軍遇敵即潰、入夜火光不絕、人無固志。」（李濱中興別記卷五十四）外人亦憂慮太平軍至、貿易中輟、於是由在籍紳士宗丞溫葆深、詹事殷兆鏞等十餘人以上海危迫、呈請巡撫薛煥立「會防局」、借英法兵助剿。煥據以入告、奉旨允行。以前蘇州知府吳雲、知州應寶時、刑部郎中潘曾瑋、湖北鹽道顧文彬四人主局務。當上海危急時、英領巴夏禮示意滬道吳煦曰、「爲語諸紳、忍棄上海乎、」因由諸紳呈請、局遂成立。外人旋即出一告示、略云、「有人自稱某天義、某天安汪何等四姓、以文來云、率兵若干萬將到、不知何許人。上海爲本鎮駐守之地、有來攻打者痛剿不赦。」大纛高揭、遠近殆遍、太平軍聞之、竟不敢逼。及難平後、中允馮桂芬語人云、「當時無此一舉、上海必不守、東南大局、必且一變。」時人以爲名言。（中興別記卷五十四、太平天国外紀）余嘗以爲五口通商後、上海之局面一變、會防局設立、上海之局面再變。前者僅許其通商、後者竟已受其保護。然自此外人協防、太平軍不特攻取不易、且因外人在上海一隅、關係蘇杭兩地、亦受牽制。此實東南存亡之關鍵、所謂棋輸一子是也。「小滄桑記」云、「傳聞賊垂涎上海久、而不敢即往者、一畏「夷鬼子」、一畏「劉妖」。劉妖者、上海劉邑尊郇膏也。蒞任四載、深得民心、防堵尤密、故賊畏之。」（卷上七頁）以太平軍之勇悍、豈畏一縣令、「夷鬼子」則眞可畏耳。上海之自衛力既固、此後太平軍在上海、勢成「末弩」、不足發展矣。

五、乞師運動始末、

當太平軍第一次圍攻上海以後、會防局未成立以前、咸豐十一年、蘇滬紳士以上海兵單、不足抗敵、由顧文彬、龐鍾璐等建議、作「乞師運動」、因其時曾國藩正駐節安慶、國荃亦督師東下、聲威甚盛。蘇撫薛煥、蘇松道吳煦均贊其議、即由龐鍾璐、潘曾瑋、顧

文彬等六人署名、繕一上曾國藩乞師公啓、推戶部主事錢鼎銘爲代表齎書赴皖謁曾、縷述上海將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狀、繼以慟哭。國藩爲之惻然。適蘇人大學士翁心存亦奏請、謂「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揀知兵大員督師規復蘇州。」上命國藩速遣大將、以慰民望。國藩因薦李鴻章堪任疆寄募練淮勇進援蘇滬。當時蘇紳所上曾國藩乞師公啓係出在籍中允馮桂芬手筆、爲當時所傳誦、而亦太平軍及保上海之要策。惜各書均不載其文可謂文婉而勁、計周而詳、後國藩鴻章規復蘇常、皆以此書爲「平賊」綱要。書中大旨謂、「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恃久者三、一曰「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現與送款之敵人約盟、而壁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爲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一曰「槍船」、因其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齊、開賭演戲、官不能捕、軍興受雇、防堵吳江、出入賊中、顯持兩端、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懸於矛土之恩、大軍一至可資嚮導、日復一日、必且中變。一曰「內間」、敵人砍降官軍者不少、至有以母子爲質、大軍一至、必可倒戈、日久亦必中變、若賊中將帥易人、將不可收拾。此三事皆不能持久、然猶小焉者也。請言其不可久持之大者、一爲有兵無餉之鎮江、即馮子材所統水師、欠餉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若大軍至、尚可保全。一爲兵單餉乏之杭湖兩郡、四面皆賊、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若無援師、終將潰決、三爲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爲餉源重地、江浙餘燼、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大軍一至、可保全之。」所述極關重要。末復謂「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文見中興別記卷五十二）尤足見其迫切懇摯之情。文中以「有餉無兵之上海」爲釣餌、因當時統帥、均苦於餉糈之無着、遂視用兵爲畏途、書中數云上海爲餉源重地、意即只須兵至、不愁無糧、亦可見執筆者之匠心孤詣、此於國藩從速出師、固有莫大之助力也。

國藩既允蘇紳之請、派鴻章援滬、以淮南風氣剛勁、欲別立一軍、以爲中原平寇之用、淮軍之興自此始、並樹「北洋派」之先聲、

其營制餉精與湘軍同、獨用西洋火器與湘軍異。募練成功後、鴻章率湘淮軍五千五百赴滬、自安慶乘火輪、越二日即抵上海城南。初李赴滬、由國藩議定、從陸路取道巢含、前赴鎮江。適朝旨敦促進軍、而乞師蘇紳顧文彬等、又募大批輪船至、遂改由水路。惟乘輪須通過太平軍境之江寧一帶、當時幕中多以經越敵境為慮、異議蠭起、國藩皆不聽。馳檄上海道吳煦、具舟具餉。蓋此輪由上海會防局與英領事多方交涉、俾保險由輪運兵至滬、英領不許。乃以金誘洋商、並得在船中增竈治餐、以藏馬軍械入船底、且聽官軍之行止、此皆當時乘外輪之破例、付價三十萬五千金。國藩及蘇撫薛煥均以費鉅、擬改由陸。吳煦顧文彬力爭之、煥詢煦資將安出、煦謂由顧某「文彬」任之、煥瞋目曰、「顧某有此力耶、」煦曰「貸之洋商得矣、」煥乃許。及輪抵皖。國藩鴻章皆大喜、松滬人士、亦盛稱吳顧之能、（中興別記卷五十二）此淮軍初發軔至上海、大有關係於戰局也。

鴻章於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率淮軍起程、國藩於初八日奏報「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略謂、「湘勇淮勇、本擬取道巢縣含山、據江蘇紳士錢鼎銘等自滬來皖稟稱、上海賊氛四逼、商旅不通、岌岌可危、已由滬局籌款十八萬兩、雇備輪船、入江來迎、以期力保要地。臣察鎮江為進兵形勝之區、上海為籌餉膏腴之地、自宜先赴上海以順輿情。……」淮軍至滬後、上海防務更固、對於附近太平軍、次第肅清。據「歸廬談往錄」所載、「前此上海駐軍、腐敗奢侈、統將為知府李慶琛、部兵數千、皆衣錦繡、佩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淮軍抵境、則均芒鞋短衣、以布帕包首、駐軍笑指為乞丐。然鴻章意氣甚盛、不受薛「煥」節制、以敵體相見。薛不能耐，與慶琛謀、乘淮軍未動、先復一二城以示威、遂益募至萬餘人、剿賊太倉、不二日全軍敗覆、慶琛走死。賊窮追至上海、薛乞援鴻章、報以奉旨保城、不關戰事。既賊大集、始登陴固守。旋代薛蘇撫任、大敗賊於虹橋、連克嘉定、寶山、賊逃崑山。當虹橋大戰、鴻章坐胡床橋頭督戰、是役賊死數近十萬、淮軍不過數千、卒竟大克、軍聲彪起、西人相顧、皆以拇指示之。」（卷一十四頁）此

段、所云足見湘淮軍之精神、舊軍腐敗、復妬賢嫉能、宜其覆亡也。淮軍至滬、一新中外耳目、並轉變西人輕鄙清軍之心理、此點極關重要。蓋此即後來常勝軍服從鴻章之[illegible]本也。至上所述、因著者曾參曾李戎幕、尤足徵信。

六、太平軍第二次攻取上海、（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元年）

當咸豐十年太平軍圍攻上海大受敗挫、十一年太平軍小股部隊、仍不斷攻略上海附近。及忠王再克杭州、復率大軍進攻松滬、此次取包圍形勢、較上次聲勢更盛。是時會防局尚未成立、「請師」之議亦未發動、上海防禦極爲空虛、一聞太平軍大隊將至、中外人士均甚恐懼。李秀成於出師前貼示通告松江上海人民、（徐著已引）雖極力勸慰勿相驚擾、各安本業、而人民見戰爭之破壞與蹂躪、相率逃避。又致書各國領事、（徐著已引）述其不能不取上海之情勢、請其嚴守中立、上之「告示」、「通函」、均謂兵分五路、奪取上海、旋即進軍至虹口、「小滄桑記」記此事云、「聞上海新閘北新涇等處、皆有賊匪、撫標勇出戰不利、報折三百餘名、陣亡一都司、」清軍雖竭力抵抗、而衆寡遠不相敵、適北京條約已簽字、外人態度早已轉變、遂由外人出面協助清軍、驅逐太平。初太平軍將至上海時、英將何卜 Hope 與滿清議和後、乘艦南下、親至金陵見天王、要求太平軍不得再攻上海、並不得至距上海百里以內之地。天王佯許其請、以一年爲期。及忠王重攻上海、何卜復見天王質詢、天王答以「攻取上海、勢所必然、特時尚未到耳。」（見王韜上太平天国書及上海通商史）外人以外交上既不得要領、迫太平軍將抵上海、富商大賈多入租界、市井土匪、蠢然思動、英法駐軍、爲阻止其攻取、先致通告於太平軍云、「海軍大將、已得本國政府訓令、太平軍如入上海、或吳松境內、英國法國政府、必用武力抵抗、希望太平軍勿行近該處、致引起衝突、如願遵守此約、海軍大將當竭力阻該二處官軍、有攻擊太平軍之行動。」由此書之立言、即可見外人態度之堅決。然太平軍視上海爲蘇杭兩地咽喉、並爲最大「取糧」之地、故雖犧牲亦所不惜。

於是太平軍以大軍圍攻上海、英人遂以武力干涉、以華爾在滬所鍊新軍爲主、而以法軍助之。忠王亦親督大軍奮戰、戰爭之烈、逾於前次、因太平軍屢受外人阻撓、仇外之心亦甚熾也。是役法國海軍大將卜羅德陣亡、足證兩軍奮戰之勇。太平與英法於上海四周、戰爭進退至數月之久、太平軍卒不能克、乃退還蘇州、此太平軍第二次攻略上海與外人衝突之情形、而上海戰事、亦從此告終矣。會防局即於此次戰爭中成立、是爲英法正式與太平軍作戰之始。戰事結束以後、上海附近仍不時發現洪軍踪跡、蘇滬官紳爲鞏固本身計、於是繼會防局之後、又有乞師之舉。蓋會防局乃求協助於外人、請師之議、則求援於自己政府也。迨淮軍至滬、上海之局大定。其時上海周圍、太平勢力逐漸衰減、以至於蘇杭之失、以至於太平天国之亡、其關係不綦重大哉。

七、與「太平軍在上海」最有價值之文獻——王韜上太平軍取上海策、

關於太平軍在上海之史料、除中外書籍及檔案所記載清洪英法各方攻守上海之情形外、對於太平軍與上海最有價值之文獻、莫如天南遯叟長洲王韜、所上「總理蘇福省(江蘇省)民務開國王宗逢天義劉」之攻取上海策、時爲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一八六二年二月三日) 正忠王李秀成第二次圍攻上海之際、此書蓋請劉轉致忠王、因見外人守滬極堅、太平軍屢次受挫、所陳之策、既狠且毒。其書後爲清軍所獲、「清將帥閱之大驚、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爲警備。惜太平軍不從其計、上海得以無事。」(陳其元庸閒齋筆記) 其書略謂、「忠王攻滬、民情惶懼、清兵守城者僅有八千、皆倉卒招募、未素練習、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太平軍阻礙通商、必戰不和、今議決法邦守城、英邦禦野、各行洋商各出一人。西北各城外、皆掘濠溝、築土城、洋涇浜一帶、皆樹木柵、夷場設有「會防總局」、海船所到洋糧不下數百萬石、英法兵士從香港至者、約四千餘、可謂兵精糧足。英法公使巴學禮、水軍提督巴克、從輪船前詣天京、請大臣轉奏天王、無加兵於滬、而天王睿衷未可、諸大臣謂、無論

前日百里之約、不能從命、（即要求太平軍不能至上海百里以內之地、）即今日加滬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豈能顧通商大局、況中外肯和、則通商之局、亦無所窒礙。巴公使不悅而去。」文中所云、可為忠王第二次攻滬前、金陵外交之實錄。較之外人所紀、尤為可信。其策略先敍對於上海僅恃武力之不易成功。必用其他方法、使彼就範、策為「明告而嚴討之、陽舍而陰攻之、徐以圖之、緩以困之」等。「明告而嚴討之」即利用外交、與洋人聯絡、曉以戰爭之不可、開商業之當保重。倘洋人不聽、則用「陽舍而陰攻之」之法、即表面似畏懾洋人、不取上海、潛令太平軍人、化裝為商賈居民、至洋涇浜一帶、黃夜挾[illegible]、刻期大集、四面縱火、聲東擊西、待其懈而擊之無不勝者。「徐以圖之」如上二策均告失敗、則密令長江上游各地、凡太平軍區域、皆禁止外人通商、使彼自絕。至「緩以困之」則最狠毒、以為欲取上海、必先絕其手足、斷其門戶、奉賢、南匯、川沙、金山、上海之手足也。松江、寶山、吳淞、上海之門戶也。先將此數處佔領、而禁止貨物之接濟、與帆檣之出入、並蔽錮其聲氣、如此、則各處貨船不能入口、上海百物可立匱竭、用此封鎖政策、洋人亦必艱於食物、相持數月、內姦必生、閩粵之人、必乘機起事、洋場華棟、必付一炬、强者亂而弱者死、洋人亦勢不能禁、上海即可唾手而得。按此四策皆針對當時之情形、實為攻取上海對付洋人之妙計、足以制上海之死命、故文中對攻取上海、如探囊取物。宜清人聞之朝野震駭、而太平軍反棄而不用、是眞可惜耳。

除上四策外、復有三事為圍攻上海當先籌及者、一為「結援」謂上海游民衆多、且喜滋事、城外圍攻、則彼等生機將絕、若得人糾結之以為內應、必可為助。一為「散衆」、謂上海洋行商店、粵人為多、可散布謠言、謂城內粵人、將為內應、則粵人危而不安、居民亦疑言自防、內變必生、攻城較易。一為「儲貨」上海貨物、素賴濠遼閩粵之商船、今出示令暫至白茆、劉河兩處、輕稅招徠、不必查驗。則上海市面、必然散渙、洋人所得必微、卒必與我講和以解困阻。稍之政略、無論大小、其謀略甚精、計策至毒、有非一般人

所能想像者。倘當時太平軍不專恃武力、用彼計略、則上海必入於太平軍之手。蓋彼時清洪兩方將帥、絕少有通達外情者、如韜之知己知彼、深明洋人心理、上海情勢、未有不收奇效者。故此書實太平軍在上海之第一流文獻。研究歷史者不可不注意也。

本篇重要參考書籍

李濱中興別記　粵匪雜錄
故宮太平天国文書　故宮軍機處檔案
李圭金陵兵事彙略　吳中平寇記
徐宗亮歸廬談往錄　曾國藩奏議
中國近世秘史　姚鐵梅小滄桑記
中國秘密社會史　林利太平天国

附注：此文可與上海通志館出版之徐著「上海在太平天国時代」一文合閱、即可見其要略。

盾鼻隨聞錄跋（讀書雜記之二）

五知

這部書雖然是咸豐時的作品、但流傳甚少、其木刋本已很不容易看見、在板本學上來說差不多已經成爲孤本、今天所見得到的不是手鈔本、便是日本印的一種。

是書署「樗園退叟編輯」。卷前有咸豐甲寅（四年）姚際雲序、及著者例言、目錄等。卷末有光緒元年葵愚道人跋一文、詳述編著是書始末。書中所記、全爲道咸時清軍與太平軍攻戰之情形、及西南各省之狀況、尤深痛惡清大吏之腐敗與將帥之畏葸。共分八卷、爲粵寇紀略、楚寇紀略、兩江紀略、豫寇紀略、撫言紀略、異聞紀略、各省守城紀略、獨秀峯題壁詩、楚南避難記題辭、金陵記事雜詠、江寗女子絕命詞。因卷八之中所附詩詞、不盡爲著者所撰、故不稱撰著而曰編輯。至署樗園退叟不列真名、蓋因書中於當時將帥人物、多所譏評、以故隱其姓氏。然讀其序文跋語、知著者於道咸時、洪楊事起、曾襄戎幕、且曾爲地方官吏。咸豐時、疆吏名流、以是書攻訐人之陰私、曾燬其板、或即流傳甚少之主因。據薛福成庸菴筆記卷三「盾鼻隨聞錄當燬」一則、謂、「盾鼻隨聞錄爲蘇州人汪堃所著、堃於咸豐初年、任四川永寧道員、爲學使何子貞紹基所糾、恨之刺骨。繼以地方公事、忤川督黃宗漢、被劾罷官。堃於是刋布此事之始末、詆諆制軍。堃又借記粵匪之事、著「盾鼻隨聞錄」、而附益以子虛烏有憑空編造之辭、其命意專爲道州何氏而發、兼以謗一二平生所憾之大吏。」據薛氏所記、則是書乃汪堃汚衊時人、報復私怨之作、則不著姓名以避嫌疑、亦頗近似。考書中各卷所記、雖有數處攻訐時人陰私、有失學者態度、然多秘聞遺事、及珍貴史料、爲同時著錄所絕無者、故各卷之中頗多精采。余以爲評論是書、當分別立論、其攻訐個人處、固爲著者之無道德、其叙述當時之事、秉筆直書、不倘虛僞、亦不必以人而廢言也。因咸同時、大亂掃平、一般將帥、多膺爵賞、又欲藉文字之力著爲載藉、永垂不朽、而編纂當時事蹟者、不爲親

友、即屬幕僚、所著之書、除紀事外、惟歌誦德威、宣揚功績、如王定安受曾國荃之命作「湘軍記」、陳昌受鮑超之命纂「霆軍紀略」、類如此也。於是敢言之士、欲著信史、即爲人所嫉視、而以「修怨」或「納賄」目之。王闓運之「湘軍志」、當時即爲湘軍將帥所大不滿者也。薛氏謂汪氏之書專爲報復何紹基參劾之仇、按之「隨錄」、其醜詆痛汚何氏者凡九處之多、且及閨閫穢事、不堪寓目。則薛氏之說、自極可信。至當時何汪結怨之事實、據東華續錄咸豐五年四月丙申（初四日）上諭、及同年八月庚申（三十日）諭內閣諸文、實因謀逆一案、幾興大獄、幾陷無辜於重辟之罪、四川學政何紹基參之於前、總督黃宗漢劾之於後、堃遂得「著即革職」之處分。退而乃撰是書、痛詈黃何、兼及生平仇惡之人。薛氏謂是錄爲蘇人四川永寧道員汪堃所著、亦有確證。著者雖亟欲避名、然按卷末葵愚道人跋語、上有印章二、一即「汪堃」二字、文中力辯是書非己之作、並謂當時之人均疑心爲彼所撰也。是當時之人、固已皆知「隨錄」爲堃所著書。堃猶化名力爲辯護、欲蓋彌彰、反足證明。書之卷八附「獨秀峯題壁詩」、不知何人所作、蓋記太平軍圍攻桂林時之事、詩中痛罵兩粵官吏、及當時負責將帥、然確係詩史。據江寧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卷一謂、「獨秀峯題壁三十首、紀賊起粵西事甚詳、海內傳誦。有壬子冬（咸豐二年）自序、其人嘗出仕、聞尚有「盾鼻隨聞錄」、及「金陵陷後事要」、皆不免譏刺、然自是實錄。」持論最允。蓋「隨聞錄」雖不免爲譏刺之作、要不失爲信史。最要者、據上文所云、則「隨聞錄」與「獨秀峯題壁」作者、實爲一人、皆爲汪氏所撰、彼雖急急避名、終可稽考。惟謂堃所著尚有「金陵陷後事要」、今已失傳、殊可惜也。

總括言之、中國自古文人著書、不爲歌功、即係修怨。往例殊多、不勝枚舉。即如「隨聞錄」著書之時、大亂粗平、君必聖而臣必賢、紀功之作、各地均有。能如「隨聞錄」之不諛疆吏、直言不隱者、實不數見。故余以爲只問其記載是否屬實、至於攻訐個人、乃屬

著者之無修養、且自有事實爲之證明、於本書之價值毫無關係、或損益也。質言之、是書之作、或因報復私怨、對人多所汚毀、然其紀事可取之處極多、且多佚聞、爲當時執筆所不敢言者。所可惜者、卷首例言謂「賊中僞諭僞檄徧處張貼、營中傳鈔頗多、立即燒燬、概不敢編入一字」。以太平天国本身之直接史料、目覩其毀滅而不敢編入、深爲是書慨歎矣。

又、書中詆毀何紹基黃宗漢最甚、何爲當時有名文人、黃則封疆大吏、是書初刻於吳、何桂清督兩江時、即飭屬禁嚴、且燬其版。然爲社會人士所好、故書賈仍爲刻售、易名爲「鈔報隨聞錄」、秘密發售、亦足見其價値。則是書流傳甚寡、幾至不可得者、亦即因當時禁售其書並燬其板之故也。

至薛福成庸菴筆記、謂其弟「季懷屬纂時口中喃喃、云將往審汪堃一案、俄而遂卒」。則迷信讕言、不足論矣。

讀蠻氛匯編（讀書雜記之四）

五知

鄖西埜叟手訂、石倉主人編次、其眞姓氏皆不可考、惟鄖本古齊地、即今河南偃師、則埜叟乃河南人也矣。書面題有同治丁卯年冬季錄於界城旅寓諸字、是書內容似節錄當時述粵匪之各種記載而成、全書總目分粵匪記略、長毛八王記、長毛九侯記、長毛國宗記、長毛丞相記、長毛羣賊記、金陵癸甲摭談、蠻氛雜記、盾鼻隨聞錄、金陵被難記、寇汀記略、夷氛私嘆等十二篇、不分卷、首篇粵匪記略撰者姓氏、署「餘杭姚憲之濰山」、謂咸豐五年乙卯冬悉懲邸報、參以見聞、編次于萊陽邑署之如是官舍、似姚氏官萊陽時所作者、按姚氏撰有粵匪滋擾南北紀略、紀洪楊始末甚詳、因其旅宦山東、時正太平軍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諸丞相率師北征、故記林李等北伐失敗事尤爲眞確詳盡、蓋目覩固較傳聞可信也。太平軍北伐、諸家記載皆鮮提及、獨此書敘述歷歷、允爲可貴史料。其記李開芳被困于馮官屯之情狀、視死如歸、足表現太平將軍之氣概。次爲長毛八王記、則鈔錄賊情彙纂卷一劇

賊姓名上之首逆事實、而删去天德王洪大全一篇。長毛九侯記記佐天侯陳承鎔等九人、亦鈔錄彙纂卷二劇賊事略、九侯中有靖湖侯林鳳祥、定湖侯李開芳、平湖侯吉文元、勦湖侯朱錫琨、滅湖侯黃益芸、其靖胡定胡平胡勦胡諸名、即平定清滿之意、後官書避諱將胡字加以水旁、讀者遂不明其義。是篇所記北伐諸人、只稱其擾山東直隸、尙未敍至敗死、與前卷粵匪記略述李開芳殉難事相較、即可證明全書乃輯各家著述非一人之筆、故稱匯編。否則前卷旣詳述開芳等之失敗、後卷反僅敍及北伐、更見編者、祇倉卒鈔錄、未之深攷、更未加筆削矣。長毛國宗記、記洪仁發、楊元清、韋元瑜、石祥禎等事、皆天王、東王、北王、翼王之父子昆弟、亦錄自賊情彙纂、惟彙纂無楊元清名、或係新入者。長毛丞相記、記曾釗揚、蒙得恩等卅四人、亦全鈔彙纂之劇賊事略、尙有陳玉成等數人未曾錄入。復補數人成長毛羣職記、凡空銜無職者不錄。故是書由長毛八王至長毛羣賊記、什九鈔自賊情彙纂、所增減者極少。次金陵癸甲摭談、即咸豐時謝介鶴著金陵癸甲紀事略、而易名爲摭談者、是編節錄約三之一、仍存其名。蠻氛雜記述英法聯軍入京事、記載簡略、事亦不備。盾鼻隨聞錄、乃錄咸豐四年檮園退叟所著、是編節錄甚少、蓋原書八卷、固不能盡鈔也。金陵被難記、亦雜記體、所述多太平軍之內情、如洪楊所行之社會政策及惠濟貧窮等事、詳爲記述、其價值不在粵匪記略及摭談之下。作者居金陵城中月有五日、故能默察詳誌。在全書中爲較有價值者、次爲寇汀記略、署汀州曹大觀撰、多述太平軍之典制、及秘密社會助太平軍在汀活動之情形。末篇爲夷氛私嘆、爲順天佚名撰、六字一句、乃歌謠體、敍英法聯軍及太平軍起事始末、中多闕略。感嘆當時政治不良、將相貪污、致釀成非常之變、蓋悲世之作也。綜觀全編、實輯錄當時記載洪楊史料、恐其散佚、彙爲匯編。中除鈔錄賊情彙纂等書外、他如粵匪記略、金陵被難記、寇汀記畧等、皆直接史料、固不能因一部分與他書重複而忽視之也。

蕭一山所藏太平文獻閱後記

謝興堯

關於太平天国本身史料最要者、即當時所刻「詔書總目」之二十九種、此種史料在國內者爲清政府所禁燬、由外國使領敎士携往外洋者尚得保存。近年來留學海外者將此等史料陸續抄回不能不謂爲吾人研究近世史者之幸事。然歷年以來抄回太平史料之人如程演生、劉復等、均不如蕭一山先生所抄之富、蕭君所抄除關於秘密社會史料外、關於「太平」者大部均用影印、得覩原本、彌足珍貴。而所照回之原料、又皆「詔書總目」二十九種以外之物、多係天王及幼主詔書、與夫太平朝內重要人物如干王忠王等書翰、爲中土所絕無、均極寶貴之秘史、蓋一閱此、許多疑難不决問題、皆得從此解决。余讀閱以後、覺所獲良多、略記於此、以供研究近世史者之參考焉。

關於天王詔諭之照片、標目「天王詔旨」者五件、爲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二月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七日、五月初一日五月十六日。中皆勸人信敎語、惟五月十六日詔中改廣西省爲「桂福省」、此與「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隷論」可參閱、蓋皆當時改劃行政區域、改變舊來名稱之重要資料也。有「救世眞聖幼主詔旨」一件、係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最重要者、爲「朝天朝主圖」、此即太平天国禮拜上帝或與天王共議朝政時各王坐次之圖說。各王坐次均有一定、如學校中之講堂然。地址爲「榮光大殿」、其排列秩序如東（王）長（兄）西（王）次（兄）可見東王西王、爲太平朝爵位最高級。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東王楊西王蕭誥諭一件、乃掃胡安民告示。按此時西王蕭朝貴已陣歿、或者乃小西王之名歟、又有辛酉十一年干王洪、贊王蒙天將李會銜演諭一件、乃提倡白話、禁止文言、太平天国對於文字之觀念、於此可見。略謂、「文以記實、浮文所在必删、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况當開國之際、一應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更當朴實明曉、不得稍有刺激、挑唆反間、故令人驚奇危懼

之筆。且具本章、不得用龍德龍顏及百靈承運、社稷宗廟等妖孼字樣。至祝壽浮詞、如鶴算龜年、嶽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樣、尤屬不倫、且涉妄誕……。此實提倡白話、打倒封建文學之最早者。有洪秀全未起事時在花縣小口廟題壁律詩八句可見秀全之思想及野心、亦爲珍貴文物。詩云、「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定元元、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展爪却嫌雲路小、翻身何怕漢程偏、早知歷數歸吾體、易演飛龍只在天。」其反志已見。又有秀全硃批艾約瑟（外國教士）敬撰、「上帝有形爲論無形乃實論」其太平癸開十三年十月初六日「護王寶批、」中有長隆（按長隆乃長龍、指槍砲）紅粉（按、紅粉指火藥字樣。）猶存秘密社會「隱語」之舊。余認爲最重要而爲全史料之冠者、乃「初封王號單、」爲道光時清廷方面所抄得者、其中有數點可以增加研究近代史者之新知、一、洪秀全被封太平王與東西南北王同等。吾人平日均以爲洪秀全在永安建國後、封楊秀清等爲東西王、且有天王詔旨可據。而此封單內、第一名即封洪秀全爲太平王、則封之者究爲何人、並與各書所記起事之初自稱太平王者不同。則上必尙有一至高人物、或即所謂天德皇帝歟。二、封號單中、赫然有萬大洪之名、普通所見者有萬大洪反清告示、說者遂謂萬大洪爲當時之最高首領。而此單內萬大洪之名、猶在東西南北王之後、係封爲都督大元帥、羅大綱封鎭侯大元帥、只此二人之封號與衆不同、或者萬大洪、羅大綱皆天地會首領、所領率者乃秘密社會中人物、與秀全等大同（反清）小異耶、三、封號單中、封錢江爲三法大司馬、是錢江加入反清運動甚早、爲世人所不知、非如書中所傳太平軍已至武昌、錢江始上書天王。故日本圖書館所藏抄本「滿清紀事」一書、中謂錢江爲太平天国大司馬、實爲有據可信。又有天德癸丑四月二十六日「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一件、中勸人民反清。按天德乃洪大全被封爲天德王。有謂洪秀全初起亦稱「天德」。故今日所見洪秀全像、其下皆註天德二字。此處稱「大明」稱「大元帥」、皆與太平官制不合、或者最初起事時、秘密社會之一支耶、因秘密

社會之目的在反淸復明也。又有「安東軍平滿大元帥撫轄水陸兵馬羅」告示一件、中謂、「照得吾主於二十二日定鼎金陵、一切滿賊、概行誅戮」等語。旣稱吾主、當指秀全。惟其軍職亦與太平天国不符、豈亦秘密社會之人假借秀全之名耶、中有洪秀全親筆詩、字體遒健、與故宮所發現者同、足稱瓌寶。詩云、「上帝最惱是偶像、爺像不准世人望、基督暨朕共親生、因在父懷故見上爺。依本像造坦型、爾們認實亦可諒。哥朕欲見爺聖顏、父子兄弟無惝恍、爺哥帶朕坐天朝、信實可享福萬樣。」除「詔旨」外、則有干王忠王等之書翰、亦係影照原稿。其中極重要之史料亦多。有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十二日「忠王李秀成與英敎士艾約瑟楊篤信書」中多述太平朝與耶敎之關係。又涉及干王之事、足以補史料之不足。書末云、「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本天王之介弟、爲朝綱之首領、前曾於香港、厦門、尙海等處、交遊貴國敎士、遍歷各國、共證眞理、想閣下均必熟識。望閣下親至蘇省、俾得面與干王定議一切。」此段可以補證干王幼年歷史。東北王自殘後、天朝即由干王柄政、其態度之開明、思想之淸新、蓋有由來。又有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忠王李秀成自杭致紹興任容椿男容發諭、中囑其姪與子云、「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如有不遵、爾可按法處治。方不負爾父之訓敎、方爲國之良臣也。」由此可知秀成之子爲誰。其訓勉子姪爲忠爲孝、儼然曾文正公家書口吻、互映成趣。其最重要爲世人所不知者、則爲關於戈登之事。當時中英官場、與後世史家、多謂太平之亡之速、實由淸方之練常勝軍、而常勝軍首領戈登、復沉勇善戰、故江浙規復、多得常勝軍之力。戈登雖爲洋將、實係淸之忠臣。然今一檢查外國所存史料、則戈登在當時、一方受淸廷之爵祿、耗國家之鉅餉、一方則暗通太平軍、並售賣鎗砲與敵人。吾人常讀李鴻章朋僚函稿、累謂「洋將不可靠」、或「所領常勝軍痛苦已極。」或者所謂常勝軍、除靡巨餉、難指揮外、更有通敵之情。後來蘇州太平軍八王之降、卽由戈登作保、則此線索更爲明瞭。今有二書、一爲忠王李、慕王譚合覆戈登書、一爲

慕王譚復戈登書。前書有、「頃接來信、知欲放出受傷諸人、以便醫治。並欲往來買賣槍砲、兼有回去之。」道及我處待人情誼、故來候函、具見桂（同貴）台義重情摯。…你處如有槍砲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若或桂台肯到我處、我等亦樂共事。總之我國係與該清爭取疆土、自有天命攸歸、與外邦不相干涉。」慕王覆書略云、「戈登桂台惠鑒、洋商回轉、接到復信、知所答牋、已經雅照。賜馬拜收、騎之甚良、槍砲等件、亦已領取。種種厚情、感謝不盡、現令小製金鐲金珮、聊以報瓊、一俟製就、即行寄呈。」此信較前書、尤爲明白。二函均無年月可考。售槍送馬、足見交易之類。蓋戈登豈只通敵而已。並供給太平軍之槍砲、送敵將以良馬。情義之重、逾於同僚。當時一般人以爲外人素重信諾、故李鴻章程學啓於蘇州殺降之後、戈登執槍尋李、責以失信、結果、鴻章對死者（被殺八降王）大做追荐法事、對生者（介紹人總兵鄭國材、保證人戈登。）竭方撫慰道歉始已。由今日所得史料觀之、則當時戈登之氣憤、乃「私情」而非「公義」。外國人豈盡講信義哉、慕王譚紹洸書末並有、「再啓者、洋官白聚文（即白齊文）身患重病、回轉上海醫治、路經桂處、懇祈勞心飭令輪船護送、庶免妖卡阻攔侵害。」以太平軍之洋將、求清軍中洋將保送至上海醫疾、殊滑稽之至、又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忠王李諄諭傑天義賴文光一件、閣英王陳玉成在皖之實在情形。同年七月初七日干王洪仁玕致書英國番譯官、中有云、「天朝禮制、實與外國不同、列王及各大員、跪爲平常、但以輕出爲非禮。至兄身任軍師之重、雖英王、忠王、輔王、贊王、章王等、逢有大事、即傳到本府會議、從未嘗親往各府。並各府亦不敢相請。今若一往洋船。情雖無妨、禮却有碍、後將何以處列王、又將何以對朝衆乎、」此足見太平禮制之隆重、及尊卑上下之嚴格。及後天京爲曾軍所破、幼主初從忠王逃出、繼隨干王竄贛、亦以干王位在列王之上、儼如宰輔。故此條幫助吾人研究太平朝之禮制爵位者甚大。非泛泛之外交函件也。又太平辛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干王復大英番譯官書一件、中云、「寄來天王御筆、係硃書黃綢一條、十字、即在聖書

四包內之「英傑歸眞」（按「英傑歸眞」一書乃太平晚年所刊布、在太平詔書總目之外、近發現於揚州、爲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一包內也。……至於韃妖數運將終、天奪其算、承蒙弟台勞心示及咸豐妖頭去世信息、深感友誼關注盛情、後有新聞、祈爲勞心照知是望。」是「英傑歸眞」一書在辛酉十一年已刊布於世、又當時清洪兩軍相峙、彼此消息、非常隔絕、執政者尙得聞知、其餘則盲無所聞、尤以太平境內之人爲甚、如沈懋良「春夢菴筆記」中記同治三年、爲咸豐十四年、尙不知咸豐已死去數年之久。此處干王之知咸豐去世、亦由外人消息而來。又當天京內鬨洪楊韋自殘時、曾國藩所得之報告、卽不倫不類。足見官書所記、大多不能據爲史實也。關於太平天囯之「錢幣」、可考者只當十與制錢二種、據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十二日、七月十一日「天朝九門御林忠王宗酧天義李明成所致大英番譯官各函、中多言及太平錢幣。五月初九日書云、「因承尊意喜我國造聖錢、囑余給付、茲將我國聖錢如托付呈、銀錢二十元、青錢十元、祈麾下晒納、留爲粗玩。」七月十一日書云、「所囑代購字帖、因干戈之際、不能照辦。……敝國聖錢、今已辦上大花錢一元、敬呈麾下取玩。」上書中所云除今日所得見「太平天囯聖寶」之青錢（卽制錢）外、他所謂「銀錢」「大花錢」者皆不得見。可見太平錢幣種類甚多、尙不僅此數種。又辛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忠誠伍天將莫仕暌照會英番譯官書」一件、卽係奉干王面諭、去看買大風琴、大概爲太平朝禮拜之用。及七月三十一日照會「開朝王宗江南省水師主將敘天義梁」文一件、足見當時各省均更新名、春夢菴筆記所記甚爲可信。又庚申十年二月殿左叁中隊將李鴻昭等致書英國陸軍提督等謂「天朝乃救民伐暴、並不仇外、幸勿聽信謠言、須査事實」等語。又蒙得恩等致敘天義梁等書、無年月。「淮洋人於七里洲聖營之下、濠溝外江邊蓋屋。」足見太平朝並不仇外、一般外人對太平軍發生惡感者、多係受清吏之愚弄。（如上海道吳煦卽僞造太平告示、中多仇外激烈之語、當時外人頗中其技。）

照片除諸王書函外、尚有「幼主詔旨」中多封爵表、亦涉及官制、殊爲重要。照片而外、則爲手抄史料、最重要者、爲敘述太平革命運動初起時之情形。有「粤匪起事根由」「洪秀全來歷」「西興括論」（影印）皆記初起事時甚詳。又有「太平軍事紀略」、乃節自「遐邇貫珍」者。「太平天國兵冊」此皆歷來中土所無之奇珍。爲今後研究太平史者之源泉。

余以數小時之力、粗閱一過、歎爲至寶、眞勝讀十年書矣。蓋每一篇均有其極重要之價值、先記其崖略。以後於每篇後均爲題跋考證、陸續供之史家。想亦爲研究近世史者所欲先覩者也。

李開芳在馮官屯被擒始末

五知

洪楊建都金陵、改稱天京。後太平天国乙榮五年、秀全遣將北伐、以翼王石達開等攻略皖楚、湖江西上。命丞相李開芳（後因避翼王達開諱。改名來芳。）林鳳祥、吉文元等率二十萬大軍渡江北征、李林皆太平軍驍將、沿途勢如破竹、迭攻破豫魯晉諸省城邑、嗣後因地理不悉、援餉不繼、遂退踞直隸境內靜海馮官屯一帶、距天津甚邇、京師大震。惟李林轉戰數省、精銳漸失、而部隊又被清軍截散、致成窮途。故李林之失敗、乃太平軍不能北來接濟之咎、以致受困于清軍。此次戰迹、據清廷各官書所載皆甚簡略、其他記載太平天国史實者、對其北伐事亦未稱詳盡。如謝蘭生軍與本末紀略、姚憲之粵匪滋擾南北紀略、雖有記載、均弗如手抄本「蠻氛匯編」、中有粵匪紀略一章、記當時北伐之事尚詳、爲羣書所無、足補史闕。其記李開芳敗據馮官屯與死守之情形云、「李開芳果率黨數百、由東連鎮東南奪圍奔竄、將馬拋棄濠溝、全數步行、赴馮官屯據之。屯距高唐四十里、距茌平十八里、我兵追至屯外圍之。賊先用木器周圍堵住、內掘陷坑、排列槍砲、守禦極嚴。屯內半係豪富、高樓大廈、外面磚墻、十分堅固。賊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開槍砲、勢難驟進。僧邸以重兵圍守、晝夜嚴防、一面相度形勢、謀以水攻、先將屯四圍築墻、外掘寬濠、挖濠之土、加培內墻、布置周匝。旋依前廣西左江道張祥晉謀、引運河水入濠以灌屯、漸灌漸滿、墻內水深四五尺不等、賊等糧草火藥盡濕、聚居樓上、柴米短少、勢甚窮蹙。」由此可知太平軍之軍事建築與其軍械、皆甚堅銳。更可見其防禦苦守之忠勇。及清軍圍攻馮官屯之情形。又稱李開芳困極時、擬投降清軍、謂「李開芳遣心腹黃大漢等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僧邸慮其謀變、除難民外、將賊分撥各營、當晚伏誅。令兵勇越墻逼近土堰、放火燒之、禽獲零賊十餘。（四月十三日事）十六日黎明、兵勇進攻、忽大風揚塵、不辨南北、即命撤隊。已刻開芳遣一人送降稟、僧邸令限午時先繳軍械、方准投誠、半時許、果繳器械、遙見數十人張紅緞、

擁開芳來。僧邸慮其突出南走、令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開芳與黃懿瑞、謝金生、李添佑、譚有貴、劉明傳、曹得相、劉之堆等八十八人、一至濠邊俱被禽。僧邸令黃懿瑞等八頭目在營外帳棚守候、其餘八十人撥入他營」。是開芳等之被禽乃自動而非受縛。或者以爲暫降後、將來仍有可爲。因李在當時之名甚大、清廷或受其降亦未可知也、倘知其必死、則何不一死以報國、而反自投羅網、書中末記開芳受審訊時之情形、繪聲繪形、備極精采。足見「太平將軍」之氣概與風度。謂、「單令開芳進見、戴黃緞繡花帽、穿月白袖短襖、紅褲紅鞋、約三十二三歲。伺候兩童約十六七歲、穿大紅綉花衣褲、紅鞋、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開芳直入帳中。開芳僅向王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盤腿坐地下、總兵以下、持刀環立、怒目而視。開芳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云罰能寬貸、願說金陵夥黨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說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人進見、皆跪而乞赦、當即遣出。於是紅旗報捷、令督統綿洵、天津道張起鵷等、以馬隊數百、將九人押解進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寫開芳之視死如歸、不稍畏縮、神情宛然。非帶有宗教信仰者焉能至此。是役清軍查明連鎮、高唐、馮官屯陣亡弁目兵勇共八千餘人、攻守之烈、可以想見。又、殺開芳等八十餘人時、清軍設立供案、致祭陣亡將士、先將伺候開芳之二童。綁細挖心活祭、亦殘酷矣。並作祭文望空讀曰、「爾官爾民、爲國亡身、秒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鑑爾志、震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禽、刳其心肝、慰爾忠魂。」祭時、僧格林沁向衆痛哭、蓋追念是役之艱苦也。以急風掃秋葉之勢侵略北方數省、太平軍著名勇將之李開芳、便於此遇害。倘其實力尚厚、則馮官屯咫尺津京、不難一鼓攻入畿輔、惜太平首領不知接應、坐失時機。予嘗于津浦道上、每經靜海、馮官屯等地、無不憑弔感歎、綠樹青草、一望平原、又不似困死英雄之所也。

讀小滄桑記（讀書雜記之三）

五知

一 叙言

關於太平天国史料、除太平本身文獻外、則爲清廷官書及清人筆記、其他最可珍貴者、尙有各地方歷史、如太平軍所過之地、本地文人、即記其事、此等史料、雖不免失之偏袒、而眞實可喜、常能糾正正史之誤失、蓋傳聞異辭、不如耳聞目覩之近眞也。

此等關於太平天国之地方史、據予所獲、較重要者、如長洲潘鍾瑞「蘇臺麋鹿記」、記咸豐十年庚申蘇州失陷之事。周祖頤「商城守禦紀略」紀咸豐四年甲寅捻匪合太平軍擾皖、商城守禦之事。周長森「六合紀事」、記咸豐八年戊午溫紹原死守六合之事、于桓「金壇圍城紀事詩」、記咸豐庚申十年、太平軍圍攻金壇及城破後之事。胡長齡「儉德齋筆記」、記咸豐十年太平軍攻陷長興之役。王國均「滄州失城紀略、」則記咸豐三年癸丑太平軍北伐、破滄州、轉入豫境之事。如上諸書、不暇列舉、皆記地方之事甚詳、而時間地域、多可徵信、亦如郡縣方志在史料上之價値、宜爲史家所注意也。

數月前予正病時、友人吳玉年借以小滄桑記二册、閱之欣慰、如飲良藥。書爲姚鐵梅先生著、乃記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松江兩次被太平軍攻陷之情形。其體例則仿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而作、備載松城爲太平軍圍攻始末、止於同治癸亥、松郡肅清、蘇州克復。其間共記四年中事、按日排比敘述、有類日記。作者身居其境、故言之甚切。最使人憬然者、由此書可見當時流離之苦、殺戮之慘、及兵勇之焚掠、洋將之偃蹇、而攻守之得失、傳聞之雜出、以及官弁之賢否、人心之驚惶、皆詳載焉。中更有若干條爲近代史及太平史者之參攷、略述之於后、

二 關於太平首領之史料

書中記太平諸王起居奢侈之處甚多、尤以宮殿建築、雖以普通王侯所居、亦雄壯華麗、遠非清朝衙署所及、按此種記載、外國人記之尤詳、當時凡觀光天京者、無不贊美宮闕之偉大。此蓋秀全之驕奢與愚民政策、故使宮闕巍峨、金碧輝煌、使人民因此而增其尊崇信仰之心。滄桑記六月十九日記云、「有故人子袁少軒、向爲夷人通事、據述曾隨夷官至金陵、見僞天王府中、純用廣婆（卽廣西婦女）傳事、此外有王長兄、王次兄府、及駙馬第、均極華麗。僞官亦分六部、然尚書只五品耳。」按秀全自殺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後、防備異姓諸王甚嚴、雖以石達開之忠摯、亦不能不遠竄西南、天朝大權、遂握於王長兄王次兄之手、秀全更深居簡出、宮中値勤、多爲廣西婦女、以防意外變故也。又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初二日、記李鴻章因太平軍八王之降、收復蘇州云、「又聞撫軍將降人分置各處、有願歸故土者、候備船遣送、查各賊館銀米不下數百萬、忠逆府內外四五十間、純用金銀裝飾、僞殿金龍抱柱、僭妄已極。」此條可映証者、洪楊自建都金陵、佔據江南後、即以金陵、蘇、杭、爲三大根據地、而蘇則其脊膂也。故後來金陵雖急、李秀成猶百計先援蘇州。（見吳中平寇記。）且蘇州不特爲軍事重鎭、又爲太平天国財庫之淵藪、如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曾國藩克復金陵奏報有云「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嘗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復以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僞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並無所謂「賊庫」者、詢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僞都之公帑。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儲蓄一處。」國藩欲洗刷入金陵後貨財無所得、謂蘇州尚多於天京、滄桑記稱數百萬、猶嫌其少、蓋蘇州爲太平軍第二巢穴、存銀稱多於金陵、則豈僅數百萬而已、故此則足爲國藩奏報佐證、世人疑國藩僞稱蘇州存銀較多、以諉過者、可以釋然矣。記中並稱忠逆府純用金銀裝飾、僞殿金龍抱柱云云、考天京忠王府之壯闊華麗、外人記之詳矣。至蘇州忠王府如何、地址何

任、據「蘇台麋鹿記」卷上云、「賊曾大治宮室忠逆首以復園吳宅東拓于潘西拓于汪、彙而併之建僞王府、規模僭越。於是自北街以西凡僞府四五處。」按潘汪皆蘇州巨室當時顯宦、秀成併其居爲忠王府、其宏廣可知。又「吳中平寇記」卷六云、「僞忠王第、陳之遴「拙政園」故址也。」陳爲清初有名人物、後雖獲罪、其第則係吳中名園。是忠王府第、不特奢僭豪麗、且爲古蹟。又秀成駐蘇州時、因禁殺撫民、蘇人德之、爲立石牌坊於閶門外、橫題「民不能忘」四字、蓋鈔自胥門外湯文正公德政坊之字、清軍克復後始毀之。（蘇台麋鹿記。）足見蘇民對秀成愛戴之深矣。又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滄桑記云、「夷兵目於馬上手刃賊目一名、賊始驚潰。詢之賊俘、據云、被刃者、即僞聽王也。其所乘之馬、環鈴踏鐙、悉用金銀黃緞、鞍上五彩繡龍、十分僭忘。」此條實誤。考聽王陳炳文自天京杭州爲清軍克復後、猶率所部入江西、與康王汪海洋合、後不知所終。此時決未被夷目手刃、惟稱乘馬裝飾、俱用金銀、鞍子爲五彩繡龍、此雖太平體制、益足證明太平將帥之侈僭矣。蓋其首領天王洪秀全之窮極豪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又洪楊諸人、雖起自草澤、其奢侈則遠非清吏之所及也。

又滄桑記卷下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載曾國荃克復巢縣含山等處、賊營中有曾帥已抵南京、僞天王有遷避杭州之謠。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又據投出賊目稱、僞天王已於六月底逃至蘇州。」是時天京尚安寧無事、何以太平軍中竟自疑其首領已遷徙他處、此秀全自天京內関後、成年不見僚屬、又神秘其居處以防反側。於是疑之者謂其已離天京。實因當時洪仁玕、李秀成諸人、見曾軍日逼下游、屢勸天王遷都以避其鋒、天王不聽、直至同治三年天京圍困殆破、秀全仍不他徙、並以身殉。此乃秀全宗敎迷信及性情倔強使然。當時遂有天王逃杭逃蘇之謠傳矣。

滄桑記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云、「前遣詐降之外委李明京、爲南匯城中賊目徐姓——僞號逵天福——信用、令持洋銀一千

四百元回松購買洋鎗火藥、派戈汪兩賊同至李密稟中軍拏獲、中軍勸以歸正、許給五品頂戴、戈賊堅執不從、送府判斬。」按清軍俘獲太平俘虜、降者亦衆、如戈姓不爲利誘、不爲威屈、足表現太平軍目之氣概與人格、眞人傑矣。其大者如石達開、陳玉成、李開芳、皆視死如歸、此實有宗敎信仰存乎其間、故能縱橫十數年。如曾國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殲滅摺有云、「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芳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攻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冦。」非受宗敎迷信、何能如此壯烈、上記戈姓、一小卒猶然、此研究歷史者最須注意之點也。

三　太平朝科舉與王韜

太平朝科舉之可考者、除各筆記之片斷史料外、有程演生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原本藏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藏有太平天国取士闈藝七十二篇、分爲二題、即「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似爲初入金陵時取士之試題。共三十餘人。僅列人名、人名上無鼎甲科分可考。滄桑紀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二十五日云、「金陵城内、市廛如舊、無物不貴、所謂僞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去年（即咸豐十年亦太平天国十年）九月竟在大考棚考試、亦有鼎甲、其所出題目、一文、一論、一詩、其文題云、坦盤惑鬼語、紅水浸天下、上帝永約雲、彎彎日敎化。論題云、孝敬父母孝敬爺、（原注、爺指僞天王也、）詩題云、求魚得魚、猶餓人求飯得菜、五言八韻不限韻、聞場中竟有獲售者。」由此可知是科所出之題目。惜既云亦有鼎甲、而未將狀元等名姓記出、殊爲遺憾。按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所錄太平朝歷科狀元姓氏、爲「癸丑（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科朱世傑、甲寅（太平四年）科翁彥才、乙卯（太平乙榮五年）科葉春元、丙辰（太平六年）科劉盛培、丁己（太平七年）科范模園、戊午（太

平八年）科沈掄元、己未（太平九年）科吳鎭坤、庚申（太平十年）科汪順祥、辛酉（太平十一年）科陸培英、壬戌（太平十二年）科徐首長。自後改爲三年一擧。」世人相傳長洲王韜——號蘭卿、又號紫詮、晚號天南遯叟——曾爲太平狀元、清人筆記中言者尤多。然無可徵考、遂不置信、予且爲文闢之、胡適之先生亦喜研究王氏生平事跡、發明尤多。先生於光緒二十七年編刊「崑山靑衿錄」內發現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宗師張芾、（按韜所撰「甕牖餘談」其卷一首篇即記「張小浦中丞師殉難」。後逸史氏曰、余於乙己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勗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尙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試新學榜、共取十三名第三名「王利賓蘭卿」、即韜也。韜實第三而非第一、乃崑山而非長洲。至韜是否爲長毛狀元、前雖斥其妄、據滄桑記所載、則韜又似有太平狀元之嫌。同治元年六月十七日云「有人述崑山某生、曾在上海墨海書館翻譯、上年回崑、獻書僞忠王代設取上海之策、官兵攻高橋時、搜得其書、其人已被擒獲收禁。」此條極重要、所謂崑山某生獻策忠王、自是韜無疑、惟謂已被擒收禁、則非事實、然由此可研究以下二事。

（1）王韜與太平狀元。太平天国因沿襲秘密社會習慣、所用隱語及改字甚多。又以避天王諱、凡姓王者、均改姓黃或姓汪、故王韜上書於太平軍劉天義時、稱蘇州黃畹蘭卿、即遵守太平法制。凡王姓者、放黃或汪、隨其自擇。韜素喜易名、春夢菴筆記所錄狀元姓名、庚申十年狀元爲汪順祥、與韜由滬回蘇之時相距甚近、或者汪順祥即韜化名亦未可知、否則何以衆口一詞、均謂韜曾爲太平狀元、豈在當時已爲世人所公認周知耶。觀其上書太平事、更名黃畹、且力辨不已、而終證明爲事實、則世人稱彼「長毛狀元」、要亦不無根據、故予甚疑王韜、黃畹、汪順祥、皆韜一人之化名也。

（2）淸廷捕緝王韜始末。兩三年前、曾由北平故宮軍機處檔案內發現有自稱蘇福省（即江蘇省、乃太平天国所改稱。）儒士

黃畹上太平天国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書一件、原文甚長、即建議攻取上海策之全文。與北平圖書館所藏王韜手跡相較、其文其字均韜親筆。惜太平軍未用其策。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同治元年春、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畹上僞忠王書、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覲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爲警備、幸賊不從、卒以無事、賊平後、畹遁入咪唎堅（按實英國非美國）墨海書院、以死不壆顯戮、三吳人有遺恨焉」當時清軍得其書後、通令捕緝、滄桑紀謂其被禽收禁、蓋傳聞之誤。韜本熱中之徒、既不得志於太平軍、而清軍又必欲得之而甘心、遂秘密返滬、仍入墨海書院、旋以清人索之亟、在滬不能立足、乃由外人保護、遁至香港、殆光緒末葉、太平天国滅亡已久、韜因衰年思鄉念切、其友人復爲之剖辨疏解、得當局允、乃復返居滬濱焉。

當同治元年、清廷通緝韜時、韜因任事於墨海書院、受外人保護、清不能得、乃向上海英國領事交涉引渡、上海道吳煦並用甘言利誘、保證不加害韜、以冀外人將韜送出、吳有一名片致英領事轉韜、（現藏故宮軍機處檔案內）上書「蘭卿如肯重來我處、定當妥爲位置、毋恤人言是囑」下署「四月初六日」。因此引起英公使對清總理衙門提出勸告。今日所存者、（亦藏故宮軍機處檔內）有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英欽差卜魯斯爲滬英領未肯交出黃畹緣由照會」及同年閏八月初一日「英欽差卜魯斯爲查拿黃畹不便助辦照會」二件、一面答復不能引渡理由、一面詰責清廷不顧信義。照會略謂、「前於六月初五日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王瀚即黃畹號蘭卿、據該地方官指稱、爲賊畫策、現有通賊信據。請上海領事官交出訊辦、該領事未肯解送。王瀚離上海回籍、本村已爲賊踞、後因書院仍請回滬作幕、王瀚亦願回來、東家慮其此番回滬、難保不致地方官疑忌、因向上海道探詢、王瀚旋館、可否妥保無虞、吳道即以蘭卿如肯重來我處、定當妥爲位置等語答復、可知吳道出保片時、已知有「僞稟」

之件、欲將王瀚究辦、因鞭長不及、遂設法出保片、佯言妥爲位置、誘其回滬、以爲拿辦之地。似此陽利陰害、詭譎爲謀、遂其欺詐、麥領事官燭破其奸、即以願將王瀚送出地界、嗣後如敢自回本領事決不代其分解。」第二照會與前大致相同。並勸清廷寬赦脅從、不必深究、則禍亂自易平。末謂此案本大臣不便隨同助辦、亦緣吳道此舉、無非暗謀險害、未昭公正、礙於本國忠信之稱、貴親王視吳道所議、並非詭譎、本大臣甚爲惜之。此案結果、英人始終未將韜交出、然亦不許再居滬上、遂由英人保護逃於香港、竄跡天南、因號天南遯叟。仍任職教會、其與英人雅里各書云、「韜里去吳門、僅四十里、蓋皆居民而非賊窟、固蘇滬之通道也。方擬回滬、忽聞官軍緝獲賊書、指爲韜作、當事不察、竟論「通賊」忌諱者衆、百喙莫明。然而韜竟冒危往滬者、誠以區區之心、可白無他、蓋進甘蒙隕首之誅、而退不甘受附賊之罪、其志亦斷可識矣。而麥領事、慕西士洞察其愚、力爲斡旋、不致徒死而被惡名、逃死南陲、得逢執事、授餐適館、禮意優崇、俾羇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淪肌浹髓。」是韜之所以獲罪、固由於清軍之獲其書、得罪而未竟至死、實賴西人之力救。滄桑記謂已被拘禁、傳聞之誤、不辨自明。倘當時韜果爲清官府捕獲、則絕無生理可斷言也。

四　洋將軼聞

滄桑記中所載洋將之事、大多爲白齊文與華爾事、白後又降於太平。是時清軍正攻蘇浙、已賴洋將所領常勝軍爲主力、因洋槍隊中有大砲、攻城略地、戰無不克、然洋將之跋扈、亦隨其戰跡增高、清官吏與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記云、「昨夷人通告西門外上下岸民房、有礙砲路、須盡拆。本府與華爾商議、初意立限三日、聽民自拆、及見西北賊勢近、即出城分頭舉火、烟燄漲天、但聞男啼女哭、見者無不欷歔淚下、予爲口占一律以誌之、駭同晴晝激風雷、無數樓台付刼灰、賊未薄城先奪氣、軍皆出壁肅銜枚、魚殃祇爲城門近、虎猛誰憐野哭哀、十萬火鴉飛繞處、令人心胆一齊摧。」洋將賤視中國之生命財產、竟至如此。

而地官吏亦無可如何。同月二十二日云「洋槍隊副統領白齊文、於昨日娶甯波人女爲妻、一府兩縣及中軍、均備禮往賀、聞此人因前在塘南受傷、經薛撫軍保請三品翎頂、是日竟服公服、藍頂花翎、如中國禮」當戰爭緊急之際而猶娶妻、且爲華女、其暇逸可見。又客卿多喜服滿清服制、引以爲榮。後之戈登、歸國後猶以清服爲傳家之寶、實好奇心使然、非尊崇中國也。白齊文娶華女事、他書尙未之見。同年閏八月初一日記云「聞華爾在浙江攻慈溪、被中鉛子陣亡、闔城驚駭、未幾輿尸入城、在裴倉公館成殮、送世英堂攢殯、所過地方皆設香案。」方濬師蕉軒隨錄卷四有「華爾傳」謂僅帶一百四十八人往攻、鎗彈中胸腕殞命、蘇撫李鴻章令吳煦等爲改中國冠裳、葬於松江城外、豐碑高塚、常勝軍遵華遺囑以白齊文統率。華爾陣亡、當時攻守之烈可知。而太平軍火器精良、固非僅常勝軍乃有西洋鎗砲也。所奇者當時常勝軍首領、一面效力清廷、糜耗鉅餉。一面復私通太平軍、秘密售與火器。（見戈登與太平軍往來文書）則華爾陣亡、不啻自戕。彼時朝野視常勝軍爲神兵、洋將爲仙人、今洋將受傷殞命、宜全城驚駭、設香案以送。白齊文後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薄、遂刦餉銀以降太平軍、屬於忠王李秀成。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滄桑記云、「撫軍自備小輪船一號、因載餉到松、被何國洋人尾來、連船奪去、或云即白齊文黨也。」連船與銀、竟被人刦、中國官兵之無能、以至於此。惟白齊文之叛、使清廷依賴洋將心理稍爲變更、後李鴻章將戈登即以之爲輔、不專恃洋人。更自練新軍、使中國兵事又進一步、未始非鑒於叛將而自求振作也。

五　其他

書中載蘇松刧亂後蕭條情形、令人心悸。對於李秀成攻上海、與太平軍境內鄉官斂錢之苛暴、於他書不常見者、皆記之甚詳。是書在筆記中、尙不失爲具有價値之作、或補正史之略、或訂傳聞之誤。然其本身亦多謬誤、是在讀者善自利用、取其長而略其短

可也。

予爲此書最引爲遺憾者、即作者本人、身居戰區至四五年之久、一切熟稔、對清洪兩方之音息、當敏捷翔實、見聞亦富。即應將當時情狀記其始末、評其得失。乃僅成日記式之小記二卷、無論重要與否、一律出以簡略、實有負彼見聞之史料。且所記復多關於戰事、旅進旅退、無關宏旨。他如太平之政治軍事、及各地改革建樹。或地方人民與清洪兩軍相處之情形諸大端、皆略而不言、故是書較之春夢菴筆記、儉德齋隨筆等、於記本地方之戰爭外、尙縱論清洪兩方之政治得失、洵弗逮遠矣。

洪楊遺聞目錄

洪楊遺事

蜀北　五知課

近年來關于洪楊史料、發見極多、其中可信有價值者固有、而展轉抄錄、或妄自虛構者亦頗屢見、余十年來于南北所蒐得太平史料極夥、今特于文獻中、爲之考證勾稽、及采綴新出史料、取雜考隨筆體裁、隨題著錄、多一般遺聞軼事所無、余嘗以爲雜史價值、不遜正史、如南宋晚明之野史遺聞、至今史家、猶寶貴不廢、雖不敢仰望前人、或足供史家之采擇也。至於續編、容後再輯。

粵東民氣

太平天囯革命運動、其最大原因、固爲民族意識之激盪、而導其端者、則爲鴉片戰爭後之民氣、由沉靜突變爲浮囂。故鴉片戰爭、實爲清廷對外對內失敗之樞紐、所謂紙老虎戳破、中外均乘機思動也。蓋中國百姓、數千年來爲專制政體所壓迫、對代表專制之官吏、畏之如虎。自廣州拒絕洋人入城風潮起、革命運動、即基於是。粵氛紀事中粵西起事、謂粵西之禍實始於粵東、殊具卓識。並謂、「方琦相（善）之羈縻義律、粵東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次年揭帖之變、大撫出而安撫百姓、又從而謝止夷人入城、於是粵東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於能怕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玩大府於股掌間矣。」民氣之盛、實革命之先聲。至後各地會匪蠭起、大吏亦只施政彌縫、不敢痛加制裁、太平軍乃得乘之而起。

馮雲山打官司

前曾爲紀太平天囯之起、由於淸吏之懦弱。道光末年太平首事諸人、逆跡昭著、爲地方所控告、且均捕獲、而淸吏因畏事不敢置諸法、李濱中興別記謂、道光廿七年十二月廿七日、桂平生員王作新等首上帝教曾玉珍、馮雲山於縣署、知縣王烈批辭左之。雲山赴訴、拜上帝無罪、請究誣作新等狀云、「爲結盟藉拜上帝妖書、踐踏社稷神明、乞恩嚴拿究辦事、緣曾玉珍窩接妖匪至家教

習業經兩載迷惑鄉民、結民聚會、約有數千人、要從西番舊遺詔書、不從清朝法律、膽敢將左右兩水社稷神明踐踏、香爐破碎。生等聞此異事、邀集鄉民耆老四處觀察委實不差。至十一月廿一日齊集鄉民、捉獲妖匪馮雲山至廟中交保正曾祖光領下解官。詎料妖匪黨曾亞孫盧六等搶去、冤屈無伸、只得聯名稟叩、伏乞嚴拿正辦、俾神明洩憤、士民安居、自沾恩無既。」烈批辭云閱呈殊屬昏謬、該生等身列膠庠應知條教、如果事有實蹟、則當密爲呈稟、何得輒以踐踏社稷之故、揑飾大題架控、是否挾嫌滋累、亟應徹底根究。候即嚴提兩造人證質訊確情辦理、以遏刁風、而肅功令。雲山訴呈云、爲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乞究索詐誣控事、中謂一切上帝當拜、古今大典。觀廣東禮拜堂懸掛兩廣大憲奏章、並皇上御批移文可查、敬人敬天、不意被人誣控。又援詩書稱上帝者二十餘條、以證無罪。蓋知縣既袒護教匪、則雲山等當更有辭矣。由此可見地方官吏對於革命前夕之情形。

馮雲山案之結果

至道光廿八年、馮雲山既有恃無恐、乃赴潯州上控王作新恃衿橫嚼、架題尋害、請飭縣提訊雪冤、知府顧元愷批撤解縣查訊。桂平縣知縣賈某諱匪、以游民移遞雲山原籍。而作新家族八十餘人皆被害。賈令移文云「案據敝縣大黃江巡檢查獲無業游民馮雲山一名到縣、當經訊供、係廣東花縣人、並無爲匪不法情事等供、據此查該民既無籍游蕩、即遞籍管束。按雲山其先花縣人、徙桂平有年、而自來遞籍者無實際、非途逸即循環也。」（詳中興別記）是案之結果、縣紳王作新全族爲匪所殺、會匪氣燄如此、無怪地方官吏雖知其爲害而不敢根究。上文有二事可注意、一爲雲山籍雖花縣而徙居桂平。一爲當時所謂遞解回籍、乃有名無實之滑稽劇。更可見彼時盜匪大起、以及洪楊之亂、皆地方官吏有以助成之也。

楊秀清之姓名籍貫生日考

關於太平東王楊秀清之姓名尙無人懷疑、至其籍貫、在咸同時已傳說不一、實則其姓名籍貫、皆非其實。按咸同時人所記洪楊籍貫、有謂楊秀清係嘉應州人、而僑寓於廣西者、有謂秀清實湖南耒陽人、而作勞役於桂平者。耒陽距桂甚遠、亦頗近情。查咸同史家曾爲太平天囯『老民』之汪士鐸、所撰『咸豐以來用兵日月譜』、(見同治上江兩縣志)載洪楊初起及其來歷綦詳、因汪曾居『天京』甚久也。謂、『楊秀清耒陽人、其父大朋、以罪徙嘉應州、至秀清逃居大黃江、燒炭爲業。』據此則秀清實係耒陽籍、至其父始因罪徙嘉應州、至秀清又逃至廣西大黃江、此說甚是。按當時曾有人知秀清實耒陽人、清廷並飭湖南巡撫查究。咸豐四年諭旨、據勝保片奏、『在高唐州禽獲太平軍總制一名、籍隸湖南耒陽縣、住城外西鄉三角坪地方、稱伊父楊大鵬犯罪、早明正典刑、家中尙有親屬、與秀清實係一家。』湘撫駱秉章於四年九月十一日奏、稱查明逆首楊秀清實非楊大鵬之子、確有可信。『但據衡永郴桂道張丞實親往耒陽縣密查稟稱、離三角坪不遠蘇家巷地方、有民人梁永泰、聞查辦嚴緊、具稟稱民見年六十九歲、元娶楊氏、於嘉慶十八年生子『宗清』、乳名『禾乃。』楊氏故後、續娶嚴氏。宗清不聽敎訓、於道光十九年、逃去在外、至今杳無音信。恐其流而爲匪、懇求關拘究辦、以免後累。當詢耒陽縣知縣張濟遠、據云該民素稱良善、其子宗清逃去在外、爲匪與否、實無確據。前據逆犯洪大全供楊逆係廣東人、該逆等黨堅交秘、不但其的實姓名、不可得詳、即籍貫亦無指實。安可以影響疑似之談、致無辜枉受株連。』當時上諭謂、『該逆去歲自添禾乃師僞號、如此相似、著切實根究。梁永泰呈訴之語、顯係畏罪自首。欽此。』考上奏文、則秀清係耒陽縣三角坪人、毫無疑義。蓋其同鄉被禽太平總制既供認不諱、而其父梁永泰所陳訴、尤爲明白。實足辨明『楊秀清』本名『梁宗清』、乳名不乃、似不堪繼母虐待、私自逃出。及預謀起事、始從母姓、改梁爲楊、並將名字中『宗』字、易以乳名禾乃合成之『秀』字、遂名『楊秀清』矣。後被封爲東王、上禾乃師徽號、亦不忘本名之意。至秉章之奏、因恐以叛

逆大獄、株連大衆、故爲開脫、在疆吏中究不失爲寬厚賢者。考道咸時、凡起事反清者、大抵皆更改姓氏、以避罪刑、且爲事敗後之地步、觀乎楊秀清（姓梁）洪大全（姓焦）李秀成（姓榮）諸人之姓氏、而益信。至秀清之年歲、雖不可確考、然太平典制、凡首事諸王生日均舉行考試、以資紀念。而秀清生日試典、稱爲東試、由其時日、亦可證明其大略。惟梁永泰稟稱生於嘉慶十八年、實誤、洪秀全實生於嘉慶十八也。據汪士鐸『乙丙日記』所記云洪秀全生於癸酉（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秀清生於乙丑八月十七日、韋昌輝生於七月十一日、皆試士云。考『粤匪雜錄』及當時奏報抄片所錄、秀清實較秀全爲小、故『乙丙日記』之乙丑、恐係丁丑之誤、因丁丑爲嘉慶二十二年、小秀全五歲、正相符合、而乙丑一則爲嘉慶十年、一則爲同治四年、均不相侔也。至其生日、因太平新曆與清曆相差數日、『乙丙日記』癸丑三年記云、『八月十二日東試、十四日覆試。』考試日期、因屬太平禮制、當然依太平新曆、按之清曆、八月十七恰係『太平曆』之八月十四日。（見拙著『太平天国史事論叢』內『太平天国曆法考』四九頁）可見汪氏所記秀清生日、『丁丑八月十七日』、極爲確實、證以『東試』日期、更足明瞭矣。

洪楊起事日錄

關於洪楊在金田村初起情形、因當時消息隔絕、道路梗阻、於是上而奏報、下而傳說、均紛紜莫衷一是。後來記載、亦以在永安以前事爲最模糊。較可信者、莫如龍啓瑞及江忠源二人所記、蓋龍係本地紳士、（桂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狀元）見聞較切、江則楚軍名將、時正提軍助烏蘭泰駐紮廣西也。據江咸豐元年辛亥十一月十四日由軍次致彭曉杭學博書、述當時目覩『賊情』、可供參考、實爲珍貴史料。對於洪楊起事之前後之觀察、頗具卓見。先述廣西社會情狀、謂『粤西一省、無地無賊、無時無賊、其土匪十數股、大者數千人、小者亦千餘人、隨起隨滅、亦隨滅隨起。惟會匪洪秀全一股、最爲猖獗。去年（道光三十年庚戌）

八月、起事於桂平縣之金田、旋焚掠大黃江一帶。本年春間、竄擾武宣象州、六月初、由象州入紫荊山竄回新墟。八月十六日夜、復自新墟走平南藤縣。』此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至咸豐元年八月一年來之大略、時洪楊猶不過各股中之一、此剿彼竄、焚掠裹脅。是時忠源自謂『賽（尙阿）烏（蘭泰）兩公厚恩、墨翟從戎。於七月初十、十五、八月初二、十四、敗洪楊於象州新墟等處、按新墟爲廣西險峻、明史所謂『大宣墟』藤峽之門戶也。故此一年、可謂洪楊初起時之浮動時期、與其他會匪、土匪、初無大異。至閏八月攻陷永安、始建號改制、局勢驟變。忠源函謂、

『閏八月初一日、遂陷永安。洪秀全自稱太平王、楊秀清爲左輔正軍師、蕭朝貴爲右弼又正軍師、馮雲山韋正、秦日昌石達開爲左右丞相、男婦約一萬餘人。』由八月一日至發信時止（十一月十四）見在該逆仍踞永州、及城外之東平莫家村水竇各處、與城中相爲犄角。深溝高壘、守備極其完固。可見洪楊佔永安後、無論名義上實質上、均日益強盛。洪楊以一小股、竟至燎原、當時清軍諸將、實不能辭『縱敵』之咎、而提督向榮之罪尤大、宜清廷屢以嚴詔切責也。忠源亦云、『七八月在新墟時、四面合圍、本可聚而殲旃、因在事諸公各存意見、遂至困禽漏網。及攻陷永安、向軍門相隔百餘里、坐擁重兵八千、遷延五十餘日不敢進、若非烏帥兼程追及、四戰皆捷、大挫賊鋒、省城已不堪問。』因向榮與賽烏不合、故按兵不進、且合圍堅持『三面』以免困獸之鬭、此實洪楊存亡之所繫。上文有可注意者、即秀全自稱太平王、楊蕭馮韋等不過封軍師丞相、足徵初稱太平王時、尙無『五王』之封、及建太平天国、秀全進稱天王、楊等始遞進而爲東王等職。此與他書所記小有異同、可資吾人之稽考也。

當元年歲暮之勢形、忠源結論云、『洪楊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以見在之兵、剿見任之賊、恐非三數月所能蕆事也。』寥寥二語、清洪兩軍之勝敗消長、全具於是。按洪楊勢力之長成、自踞永安後、部衆始大、自陷岳州得吳三桂所

儲軍械、兵器始精、至破漢陽東下、舟楫人民至數百萬、遂成滔天之勢矣。江忠源『答劉霞仙茂才書』所謂、『自入永安、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風先逃、一至道州勢遂大熾、所過州縣、無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由江華、永明、嘉禾、以至桂陽、郴州、賊皆入無人之境。前隊已逼近省垣（長沙）、然逆首大隊尚在郴州也。』咸豐元年冬、洪楊尚在永安、二年夏已席卷湖南、由洪楊進兵之迅速、可見清軍之腐敗迂緩。是案由後來湘撫駱秉章查辦、駱奏稿中有『請留廢員差委摺』、即叙明上述諸縣失陷之經過、大概均將領畏葸、而守吏忠勤、如道州、江華、永明所屬之永州知府徐嘉瑞實一能吏。而道州知州王揆一、亦係盡職有循聲者、如道州之失、乃提督余萬清開匪至、潛啓西門、將防兵帶去、太平軍從西門搶入、其他州縣、大都類是。蓋洪楊由桂入湘、皆無劇烈戰事、觀當日奏報之飾詞、亦可證明。

洪楊入金陵情形述略

（一）、養拙軒筆記、　關於太平天国史乘、其初期記載、遠不如建都金陵後之富、因洪楊入踞金陵後、改稱天京、始爲中外所注目也。且初期史料、不特缺乏、並未曾整理、故余近來嘗注意洪楊由金田村起義、以至建都南京中一段史實。太平軍由武昌順流東下、王韜『甕牖餘談』、黃鈞宰『金壺七墨』、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諸書、均曾紀之。至洪楊入金陵情形、記之較詳而可信者、莫如婦人沈梓著『養拙軒筆記』（鈔藏本）、述目覩楊秀清迎洪秀全進城之情形、惜無月日可考、殊覺遺憾。近發現當時居金陵城中者之日記、及軍機處檔案數件、足補沈著缺略。按太平軍攻破金陵軍事經過、養拙軒筆記謂爲『賊潛於空寺院內掘地道、兩地雷一、時併裂、城垣遂壞數十丈、賊衆遂入城。其調兵遣將、攻城略地等事、皆楊秀清主之。號令極嚴肅、違者斬之。無一人敢干令者。』太平軍軍令之嚴、於此可見。

（二）、洪楊入城之前夕、按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一、記親見南京事變之前後經過、謂、

咸豐二年冬、江寧戒嚴。

三年正月三日、警報日至、官府禁人民遷徙。議毀城外民房、而城外士民大譁。四日巡撫楊文定嚴示、民遷徙者立斬。於是織造託故出城不歸。而楊亦託言往京口籌防、遂去不返。

十九日總督陸建瀛狼狽遁歸、人始知時事不可爲。

二十六日鳴鑼出示安民、令民開鋪戶、言賊已敗遁、去八百里。

二十七日暮、賊已至、蓋時官未探聽、皆未知也。

上雖家家數條、而此二十餘日人心皇皇、官吏虛飾之情狀如見。最可恨者、官吏自己先逃、乃嚴禁人民遷徙、及敵將至、猶出示安民、眞所謂自欺欺人也。

三、太平軍攻城與城破後情形、據『乙丙日記』載、

「正月二十八日、南門西門皆閉。北門猶暫啓。夕、賊大至。」

「廿九日晨、攻城、據長干寺塔爲砲架以攻城內。福提督運火藥數百箱于報恩寺、賊得資之以攻我。于是飛砲滿城、民牆屋多被穿毀、則塔之害也。賊據南城外及上新河民房爲營、以上新河木行之木爲攻具、糧爲軍食、金銀器具皆足用。上新河木植甚衆、賊爲雲梯數千具、巨筏數千以濟其衆。日焚城外寺觀、取其土木偶、羅列山岡以疑人。」憑寺院及高塔攻城、與養拙軒筆記完全相同。而太平軍攻城所用火藥、（後用地雷將城轟破）雲梯、巨筏等工具、皆得自清軍、以矛攻盾、便利實多。否則以金陵城之堅廣、

圍攻殊難、何至烏合之衆、旬日之間遽下名城也。

按城之陷、爲二月初十日、太平軍隊先入北城、南城猶不知也。當二月初六七日、洪軍由儀鳳門進攻、擊坍一角、旋補之。太平軍仍於儀鳳門外靜海寺穴城根脚、置火藥轟城、初十日爆炸城坍、太平軍由缺口上者二三百人、爲城內團戶所殺、復由水西門一帶、以雲梯登城、入數千人、城遂破。先至北極閣一帶、遇清總督陸建瀛於小教塲殺之、時城北猶不知悉。『日記』記是日清洪兩軍巷戰及太平軍入城後空氣緊、街市冷落情況云『人皆閉戶、見鄰人門外坐一人血流被面、余不敢問、時里巷寂如長夜、蓋賊往攻滿城、並開諸城門以進其兵也。故城上之砲轉寂。其夕聞砲聲、角聲、喊殺聲、忽遠忽近、始駭。不移時、有賊叩門至、以搜索官兵爲名、掠取財物、余處前軒、聽其搜括、賊來如織。』又云『城中廣衢無人、衣物狼藉、屋宇門戶、傾圮載塗』其恐怖混亂淒涼情況、於此可見。蓋因清軍既不能嚴爲防守、而又空言欺飾、使人民婦女毫未預備、致全家自經者甚多、被虜者尤衆。日記著者汪梅村先生、即欲偕夫人次女懸帛、因以幼子故而未果也。

(四)、太平軍入城安民、　太平軍進城後之重要事件、即爲『抬尸』與『安民』據目覩者記載、謂當時死亡甚衆、半爲太平軍所殺戮、以滿清官吏及兵士爲多、餘係膽小者自盡、以富戶與婦女爲多。金陵係初十日城破、而十一、二、三數日、猶在搜殺中、故不特死尸堆積、即衣物財帛、亦貨棄於地、無人拾取。汪梅村亦曾親爲抬尸役作、謂『十二日晨刻、一賊持刀叩門、呼余往抬尸、乃偕鄰人四人抬一尸、出南門外橋、棄之於河。大功坊一帶、賊騎如雲、至城外不絕、藩庫左右、元寶遺棄滿路、人無顧者。賊皆紅巾短衣窄袖、或紅或黑、赤足、紅綠長巾、又似花巾繞項、持刀矛、或騎或步、亦間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伍甚肅、街坊之尸甚衆、各鋪衣物棄置塞道、過鄰人岳新堂宅、則有賊正搜括、並搜余身、見無他物、只錢二百文擲之。自初九日午後、路無行人、皆潛伏屋

上相偶語、至是始有人潛行也。』蓋由初九至十二數日、正太平軍破城、進城、搜殺時期、所謂恐怖時代、稍不鎮定、即被枉殺。上述當時市廛紊亂、閭閻皇恐、以及太平軍之裝束行動、今日讀之、猶如親見。洵爲關於金陵城破之重要史料。尤可注意者、以著者痛惡太平之人、而稱其『隊伍甚肅』、足見洪楊初起、確極注重軍隊紀律、曾國藩奏疏中、亦常稱洪楊要結人心、紀律嚴明、亦可証明。至後土地日廣、隊伍日大、規律漸弛、尤以楊秀清之死爲其重大關鍵、因李秀成、陳玉成等之才幹氣魄、俱不若秀清之英鷙嚴刻也。

十三日起始行安民、同時勸人入夥、一般畏禍者多從之。『日記』云、『十三日晨、鄰人門首、集人甚夥、因入視之、見一賊踞坐、持刀勸人往拜弟兄、彼與一紅布條有記識、可免於害、言之甚動聽、而貌亦和煦、闔里人多往拜兄弟者。其儀並不拜、只一通姓名、即給一紅布褂、衣上即可出入里巷、毫無阻礙、鄰人李捷門人高階平皆如此。遂附而新堂等十人同往、至白酒坊婁宅、見來者如蟻、有持小紅布而去者。宅內食饌衣物山積、聽人自食自取。俄傳賊言此屋狹小、不能容、導人出城至寺門首開油坊譚宅、一賊立廳事前、持黃布二方給人、並一『腰牌』、伍伍什什人之、其黃布一印『右一軍後四北』、一印『聖兵』、方知爲所給。』上述入伍、情事足供參考、蓋與太平後期强民入伍情形大異、此時所謂『言之動聽、貌亦和煦』、尙甚客氣、而人民亦稍有自由。至後凡至一地、即以威力繫所擄壯丁（牌面）老弱（牌尾）於一處、略『講道理』（即演說曉諭）即算完畢、云『拜兄弟者』、即入伍之意、因太平術語、稱兩廣起義者爲『舊兄弟』、後來沿途加入者爲『新兄弟』、又目爲『新傢伙』。上文云『食饌衣物山積、聽人自食自取』、此雖係太平軍社會主義精神、亦初起時籠絡貧窮者之手段。由廣西經湘鄂皖以至金陵皆如此、天京建立後遂不如是。又入伍時、除給以『聖兵』號衣外、並一『腰牌』、即出入證、上書本人姓名職位等履歷、悉沿自秘密社會、惟秘密社

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謂：二月十七日北王由儀鳳門騎馬入，駐西轅門李氏宅，後移中正街李宅，十九日東王由水西門坐黃轎入，住滿城將軍署，因清軍大破可及，乃移於漢

會稱『腰平』、此稱『腰牌』耳。（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陶成章教會源流考。）蓋太平天国與秘密社會之深切關係、固隨時均著其痕跡也。

（五）、洪楊入城、綜觀洪軍攻金陵之日錄、咸豐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夕、大隊抵金陵城下、二十九日晨、開始攻城。二月初六七日猛攻儀鳳門、惟未得手。初十日由水西門一帶將城攻破、是攻城共費旬日之力、由初十至十三日搜殺清吏官兵、十三日起埋尸安民、至十五日、太平軍首領楊秀清即入城、計為城破後之第五日、不可謂不速也。『養拙軒筆記』雖詳叙洪楊入城儀仗之盛、惜將日期塗去、無從稽考。只謂、『楊逆率衆先入城。……城破後口日楊秀清率各偽王迎洪秀全於江干舟中、楊逆紅袍貂帽、如宰相服飾。其餘各賊或戴官帽或插豎雞毛、帶領賊兵十數萬、簇擁跪迎。其日天色晴明、旌旗蔽空。各偽官皆騎馬、帶兵勇前驅。其次偽王五人、皆坐黃轎、轎頂一鶴、後皆有偽王娘大脚蠻婆數十人騎馬從。』文中除描繪車馬旌旗之盛外、最重要者、為楊逆率衆先入城、蓋秀清掌握軍符、自須早日入城以資鎮懾。秀全為全軍首領、恐地方未靖、故不即來。証以他書、均相符合。汪氏日記、不特載明秀清進城時日、亦云秀清先至金陵、尤可互証。日記云、『十四日、賊云今日城外殺韃婆、不能入城。十五日清晨、館中頭目宋某往下關接楊秀清回。蓋賊首始至也。』可見楊氏之抵金陵、係十五日清晨、言明接楊秀清而不及秀全。是『楊逆率衆先入城』之說、更足証明矣。惜日記中後未提及秀全入城情形。『養拙軒筆記』述目覩天王入城情狀、並謂秀清率各王迎於江干、謂、『洪秀全之帽、如演劇長生殿唐明皇之帽、黃繡龍袍、黃繡龍鞋、不穿靴、坐一黃色大轎、轎頂五鶴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輿夫皆黃馬褂、黃帽。前隊旗幟兵衛數百對。次鼓鑼手口對、次吹鼓手八人、穿口口。偽太子二、一騎馬、一抱在乳媼手中。偽王黃轎後、偽王娘三十六人從、皆大脚短衣長褲、不穿裙、騎馬、手撐日照傘。最後擁兵衛者、亦不計其數。蓋駈策萬衆、喧闐數十里、居然萬乘之尊。

凡門更何宅，二十日天王洪秀全由水西門坐黃轎入，擁護甚衆，從路人跪迎，不許仰視，直入督署不復出，張氏得之目擊，當較他說可信。

「一騎從之盛、逾於專制君主」考之其他記載及當時奏報、確非虛妄、惟亦有與事實不侔者。按洪楊踞金陵後、清廷屢諭當時負責將帥、命確查洪楊入城情形、與夫年歲面貌。據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向榮許乃釗片」（原件藏故宮軍機處檔案內）覆奏「奉五月初二日上諭探訪洪秀全楊秀清等逆狀貌形跡」云、「臣等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僉稱洪秀全居天王府內、楊逆七日一朝、其餘授僞職者、皆不能見。本年二月間、洪逆進城時、以三十六人舁一大轎、四面蔽以黃綾、道旁居民、皆令俯伏不准仰視。惟輿夫見其坐在轎中、約四五刻、兩髮並未稍一展動。逮至僞天王府、進頭門後將轎歇下、另有廣西大脚婦女舁進、以後從不出門、即其上轎時亦未得見、此則衆口之所同也。至於楊逆出門、用十六人舁一大轎、轎外亦糊黃綾、前後鼓吹鳴鑼凡十餘起、衛以牌刀手、儀從約長二里許、路人亦皆俯伏、不准仰視。」此奏足補「養拙軒筆記」之缺。文中謂「本年二月間、洪逆進城」、按秀清於二月十五日先入城、則秀全入城距秀清之入城時期當不遠也。其與筆記異者、筆記謂秀全所乘大轎係十六人舁之、奏報則稱爲三十六人、秀清轎十六人、考之太平禮制、當以三十六人爲是、因秀清出門即用十六人舁、秀全必更過之也。又奏中稱秀全面目無人得見、各書所記均同。筆記稱其所戴帽如戲劇中唐明皇王冠、雖只言其華麗繁雜、不必求盡同、然當時秀全入城之際是否露面任人瞻仰、殊成疑問。恐以爲奏報所述較爲近情、筆記形容、或係傳聞之誤、或因人衆不辨眞僞、因彼時金陵初下、散兵游勇、潛伏猶衆、秀全焉能不自戒備、奏報謂其上下轎時、亦未得見、與『賊情彙纂』諸書所記、大皆符合、此研究史料者不可不注意也。

（六）、楊秀清等面貌、由上引史料之考訂、關於洪秀全入城情形、除楊秀清迎之江干爲事實外、其面貌如何、一般人民實未得見。至於秀清等、因出街較頻、且後來地方平靜、不甚戒備、故人民多得覩其丰采。今日紀載洪楊諸人年歲面貌者、如「粵匪雜錄」一

「賊情彙纂」「蠻氛匯編」及天地會文件等、均大同小異、而皆未起事前所得。向榮許乃釗奏片、於秀清則言之甚詳、謂「楊逆出門、間有窺見者、據稱該逆年約三十餘歲、身材中等、面色黃黑、眉骨高聳、鬚黃微白、指爪約長三四寸。該逆每出頭帶黃風帽、身穿馬褂、繡袍緞靴、皆黃色。兩眼帶極大黑晶鏡、或用黃白面具遮障、總不欲人見其眞面目也。惟石達開羅大綱兩逆、其面貌尚易認識、石約三十餘歲、面長色白、微鬚、並無疤記、專議賊黨功罪賞罰、羅大綱原係指揮、陷鎭江後、亦封僞王、約四十餘歲、鬚髯長多、易於辨識。」所描秀清輪廓、較爲近實、云戴黃風帽等服制、亦太平法度、「養拙軒筆記」云「紅袍貂帽」、考其時正當寒令、亦尚可通。雖不無渲染其事實、然證以汪氏日記、大致亦可信也。

（七）、書後、關於秀全面貌問題、當其廣西初起、未入金陵以前、見之者猶衆、各書所記、蓋本乎此。自入金陵、即不易見、核以降人供詞、及虜居天京之文人名士私著、均足証明、是史書稱秀全至金陵後耽於女色、不理朝政、當係事實。今日書肆所見太平天国史籍、卷首多載一「洪秀全像」、服明衣冠、間有註「天德」二字者。此實一般史家不察之咎、按該圖像實爲「天德」、惟只云「天德王」、即洪大全、因其年歲服制均相符也。蓋道咸時由江南流入外國、清末復由日本「清朝全史」將其載回、世人竟誤爲秀全像、展轉謬傳、無有察者、余前曾爲文辨之。（見前「道咸時代之反清運動與洪秀全之清黨」一文。）故秀全面貌究係何似、據今日所見史料、不過輪廓大略、猶非定論。其他諸王、皆可考査。外人書籍並有忠王李秀成之照像、衣冠儀制、足供參考。惟太平後期與前期相較、或不無相當變易改革、愚以爲太平初期之衣冠儀仗、極「戲劇化」、而諸首領所穿戴者、即儘有乃當時鄉間「戲班」之物、（見李圭「思痛記」、王韜「甕牖餘談」。）草澤英雄、固宜如是、況當草創之始乎。

又、咸豐三年向榮奏報云、「逆將督署附近民房、一概拆毀、改爲僞天王府、周圍築牆、厚若城垣、高又過之、可以俯瞰城外、臣等於

紫金山上遙見甚明。又聞該逆二月間正在起造僞宮殿、因聞大兵趕到中輟、迄今尚未完工云云。」足補各書之略、按二月入城、剛時即起造宮殿、可見積極發舒明秀全入金陵後從事晏安而無遠圖也。按此條可與後金陵天王府參閱

清洪兩軍在上海戰爭時之人民

上海之繁榮、雖始於五口通商、而太平軍攻奪上海促成之力亦大。近日嘗見報章雜誌譏諷上海一部人士、以國難當前、猶酒綠燈紅、醉生夢死。然一翻閱過去史籍、實古已有之、且當時戰場即在今市區之內、而一般人民仍娛樂如故。按六十年前、上海租界尚未具雛形、當時稱爲「夷場」。自太平軍後、上海市始成繁盛之區、籌餉之地。因江浙數省經清洪兩軍往復兵燹後、社會騷亂、不能寧處、稍富有及可走者多避難至滬、尤以此地洋人衆多足以保險、外鄉人士更視爲樂土桃源。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曾率大軍攻上海數次、皆未得手。中間只閩廣會變「小刀會」劉麗川佔據上海將近一年。當李秀成攻上海時、已至今日市區、其司令部即駐今徐家匯天主堂、而靜安寺九畝地等處、均爲爭奪戰場、卒因外人助清力守、未能攻下。此實有關太平天国之興亡。其時上海周圍附近南匯、川沙、乍浦、奉賢各地、皆被太平軍盤踞、而租界人民安堵如恒。據王萃元「星周紀事」卷下記當時滬上情形云、「江浙兩省紳商士庶、叢集滬城、食之者衆、而市上已無大米、將洋秈牛莊秈稱爲白米、價每石十千外、合每觔七十文左右、父老以爲從前所未有也。城內外僦屋價值亦十倍於平時、而夷場房價更貴。當此時事艱難、而一切繁華奢侈之狀、毫不改移、夷場上添設戲館、酒肆、娼樓、爭奇競勝。各路避難僑居者、儘有迷戀煙花、揮金如土、人心如此、天怒尚可回耶。」由此可知當時物價及房租情形、生活費用之提高、或即始於此。來逃難者反來取樂、古今皆然、宜作者之長嘆也。然戲館娼樓之設、未始非一般難民所需要、故海上繁華、當始基於此時也。又謂、「此次賊自南翔、大場、眞茹、法華、北新涇、新虹橋、圍轉不下五六十里、東至沈家濱。賊

騎游行離城僅二里許、風聲吃緊、而城內外及夷場安堵如故、方且日事娛樂。有艷羨之者、以爲上海一城、眞洞天福地也。」尤足見彼時社會狀況。及李鴻章率淮軍勁旅至滬、人心大安、繁榮更盛。又鴻章初至、即駐於南郊之安徽會館。

金陵天王府

余聞之朱逖先師、謂居南京時、曾考察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所居之（天王府）遺址、其原地即今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公署、蓋滿清時之總督衙門也。惜今已了無痕跡、所存者僅一巨長石船、確係「天京」實物。考之史籍、中國方面、因當時消息隔絕、且禁止出入、所記均極簡略。外人方面雖有貝克（Blakiston）轉錄福斯蒂（Forest）之「天京遊記」（The Yang-Jsz, Chap. III）及吳士禮（Wolseley）之太平天国天京視察記」(Ne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 Chap.XIV) 所述仍空浮不實、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雖有「宮室」記載、又未敢據爲信史。惟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及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六「僞宮室」所記、較他書詳細可信、因李曾被虜於太平軍中、張則得之降人口供也。按秀全建築天王府、前後共兩次、甲寅四年以前所建、旋燬於火、四年復大興土木、規模與前同、各書所記、多屬後者。至第一次修造之情形、「對山書屋墨餘錄」云、「洪逆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賊情彙纂」云、「癸丑（三年）四月、僞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爲僞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督署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男婦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磚運土、甫成即燬於火。」是天王府創修於太平癸好三年、半年即成。考太平軍攻破金陵、爲咸豐三年二月、蓋建都後逾年始造宮室、足見草創時軍事緊急、無暇及此。至次年燬後重建、「彙纂」記之云、

「四年正月、復興土木、於原址重建僞宮、曰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輝煌。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糊、繪雙龍雙鳳、金漏獸環、侈麗無比。宮殿堂廡無不如是。且以黃綢十餘丈掛諸門外、硃筆大書曰、「大小衆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雪雲中。」賊中呼刀曰雲中雪、歇後語言必殺也。門內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敞。門前開河一道、寬深二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高台、名曰天台、爲洪逆生日登台謝天之所。台旁蓋木牌樓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牌、」東西各一。」

上述僅宮室外情形、壯麗輝宏、不遜清宮。未言及宮中石船、或傳聞未詳之故。兵事彙略甲寅四年云、

「是時洪逆僞府日漸開拓、僭縱、工役日必千人。府前有牌樓一、上橫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冠以眞神兩字。兩旁有柵、柵內橫額數方、皆僞僚屬所贊頌。二門內僞朝房東西各數十間。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龍、文飾金彩、殿尤高廣、樑棟塗赤金、文以龍鳳。殿東有墻一園、鑿池於中、以青石砌一船、長十數丈、廣六七丈、備極工巧。內室多至千數百間。」

與上所述可資互證、參補其池中「石船、」與今日所存遺物正相符合、益足證明所記載當日情事、宮殿大略、均可徵信。「對山墨餘錄」叙金陵軼事、天宮內容亦記此船、且較上詳盡、謂「池方廣各數十丈、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艙面已毀壞。北岸又有半亭、高僅數尺、中空無物、詢之土人、言洪屍自船掘出、亭則設以供位者。考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設位、曾侯奏稿祇言得屍僞宮、並無石船字樣、土人之說、勿乃傳疑。至僞殿後、一片瓦礫、賸有敗屋危墻、皆搖搖欲墜。」作者蓋於城破後入金陵應試、查訪天宮遺跡、所記極有價值。土人之說、亦頗可信、因宮中建築均極宏敞輝煌、何以池岸小亭高僅數尺、且中無一物、所謂設以供天王神位、必係臨時建立、不免簡陋、亦足證明。果天王遺體曾瘞石船、則該船不僅爲天宮僅存遺跡、而其歷史意味、更可供

後人之憑弔也。

金陵兵事彙略謂「榮光門」與「聖天門」上皆冠以「眞神」二字。則必爲橫書無疑、亦如幼主玉璽上有眞王二字、於是一般人遂誤爲洪福「瑱」又江南春夢菴筆記有「甲寅大治僞宮拙取滿城階石因得古碑數十」云云、亦指燬後重建之事蓋經第一次大興土木後、遂感木石缺乏也。

以此偉壯宮闕、至今渺無遺存、實爲憾事、此不能不咎湘軍將士、進城後只知搜殺擄掠、對此有歷史價値之文化宗教盛跡、不知愛護救濟。至當時天王府焚燬之情形、實太平軍自己縱火、據曾國藩奏報云、五月十六夜、湘軍將領由城缺衝入、朱洪章與太平軍巷戰於天王府城北、時已三更、僞忠王李秀成傳令羣賊、將天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僞宮殿火藥冲霄、餘煙滿城、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斷塞。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疎、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僞天王府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由上數語、可見兩軍在城中奮戰燒殺混亂之形狀。又謂、洪福瑱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及、洪福瑱以十六齡童孩、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尤足證當時火燄之盛。而諸王宮府、爲太平軍自已縱火焚燬、更無疑義矣。故奏中又謂「應俟僞宮火熄查明具奏」等語。當時國藩下令、以救火安民爲第一義、因太平軍見事不可爲、將天王府及他王府街市、均自焚燬而不資敵、此雖太平軍最後倔强神精、然南朝勝跡、經此數度毀壞、亦可哀也已。

上海小刀會與洪楊關係

咸豐三年、上海閩粵人所組織之小刀會、其首領劉麗川乘太平軍佔據金陵、清軍無力後顧之際、率衆佔領上海縣城。當時世人均以爲小刀會即太平軍、實則乃秘密社會支派、特響應洪楊而起事耳。對於太平、雖聲氣相通、而形勢隔絕、故今日所見小刀會

文告、均另係：格、與太平體制大相徑庭、固可證兩無關係也。謝山居士夏燮「粵氛紀事」記之甚詳、謂小刀會欲與太平軍通款末果、旋即失敗。略云、洪楊踞金陵後、有洋艘二自海道來、泊於下關。賊始疑爲大兵之借援者、繼偵知爲上海之領事、蓋赴江寧爲上海劉麗川寄書楊逆（秀清、）以求聲援聯絡。又謂「三年八月、上海劉麗川攻陷滬城踞之、欲勾結金陵以圖內應。時外洋有領事之寄居上海者曰溫那治、劉逆之陷城也、夷館在北門外之洋涇濱、賊不敢擾而陰與之通、溫那治欲乘間以徼利、許之。初、粵逆踞金陵、溫以火輪携帶洋槍火藥、由海道駛入下關、遂與粵逆聯敎通款、受重賂而歸。至是麗川欲藉溫以通好金陵、遂具摺稱臣、以寶刀爲贄、且屬溫介紹焉、溫乃遣火輪二、復帶洋槍火藥通貿易於金陵、又寄逆書致殷勤、言三月在南京、蒙相優待、並附麗川僞摺以聞。行至鎮江、爲官軍水師邏獲、解送常州、時兩江總督駐劄在常、訊供得實、咨會粵東督臣查辦。是時內患方殷、欲弭其構間、事亦旋寢。蘇撫許乃釗論劾罷。幸劉逆之計不行。」以外國外交官而參與內亂、實爲國際公法所不許。最重要者爲麗川向洪楊具摺稱臣、及外領以洋槍供給太平軍。「聯敎通款、」亦足見太平軍對外人之態度。至江督照會粵督查辦此事、蓋自鴉片戰爭前後、直至總理衙門之設立（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之役、爲我國有外交機關之始。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約始改總署爲外務部。）粵督即事實上之外交大臣也。又、關於外人乘輪至金陵、李圭「兵事彙略」亦有記載、謂英使先遣繙繹官密陀士持書入城、告以英人守局外之義、且與討論宗敎、秀全命與東王北王晤談云云、不知是否即上述之溫那治◎蓋洪楊建都金陵後、席卷長江流域、當時頗爲外∧重視、均以中國革命軍相待、並紛紛遣使探詢、以爲通商交好地步。迨北京條約成、外人於滿清政府已獲得所欲權益、復以太平軍後期紀律太壞、其態度始大變。後且以常勝軍助清廷、使太平軍屈服於科學利器之下、屢攻上海亦不能克、竟至敗亡。觀清洪兩勢力之盛衰興滅、外人參與之力、實極重大也。

太平勳爵與官制

關於太平天囯官制、各書皆有記載、然只記其王侯監軍丞相等名詞、其品級與地位如何、則鮮知者。故不特不詳、且不切要。各書記太平王號中、有王字上三點者如「王」、皆不明其意義何指、概以「荒誕」目之、實則自有命意。余徵輯各籍異同、互爲參補考訂、以「賊情彙纂」、「金陵兵事彙略」、「虎穴生還記」三書所述爲骨幹、紀其大略、以備史家及注意太平典章制度者之參考。按洪楊建號稱國、始於永安州、攻陷金陵、立爲天京、典制始備。故其制度、永安以前、金陵以後、實可分爲二段。在永安建制稱太平天国時、除封五王及丞相等職外、無他創設。入金陵後、其爲首要一事、即凡永安以前從龍舊人、悉賜稱功勳加一等。至其勳爵官制、除天王外、復封王、共分七等、第一等曰聖神天師王、如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霜師東王楊秀清、二等曰天師王、如雲師南王馮雲山雷師北王韋昌輝等、蓋天師王以天空中之風雲雷雨爲名、取協理陰陽之義。三等曰軍師王、如精忠軍師干王洪仁玕。四等曰義王、如忠勇英王陳玉成。五等曰勳王、如經文緯武贊王蒙得恩。六曰列王、如安王福王、即不冠字之王。上三等謂之三師、有如清制之太師太傅太保等。下三等位視一二三品。又有七等王、則上無字、只王字上加三點、作「王」形。據久居天京太平軍之沈懋良「春夢庵筆記」記東王長銜、他書所無、足資研究、因與上述等級有關也。謂楊秀清等奏摺所書銜名長數百字、楊稱「勸慰師、禾乃師、贖病主、贖罪功曹、九門御林宿衛左輔軍正軍師、天京神策左輔軍正掌率、朝綱正掌率、開朝第一等聖神風雷雄忠軍師、翊天贊主頂天扶朝綱忠文東王」、幼西王（一稱小西王即蕭全福）稱、「九門御林宿衛右弼軍正軍師、兼後護軍正軍師、天京神策左輔軍正掌率、朝綱又正掌率、天父天外甥、天兄天王天甥、開朝第一等聖神雨雹英忠軍師、奉天佐主、頂天扶朝綱、忠武西王」、幼南王除與二人銜稍同外、中有「開朝第二等雲師恪忠軍師忠正南王」、所謂第一二等、即指王位

而言、與上盡符。王以下爲六等勳爵、即義安福燕豫侯、惟上皆冠一天字、如某天義某天安等。謂天義、天安階四品、天福、天燕階五品、豫侯六品矣。以上皆勳爵、下轄軍政、禮戶等六部、惟王所屬稱某部尙書、義安等所屬、則稱軍政司戶政司等。官制分文武鄉間等、文職九品、一掌率、二統管、三尙書、四令史、五僕射、六丞相、七檢點、八指揮、九丞宣、每一職各有正副、及又正又副。武職九品、一天將、二神將、三朝將、四都尉、五都護、六指揮、七常侍、八侍衛、九護衛、皆分左右。外官爲將帥、主將、佐將、將軍、總制、監軍、相等、朝官四品至九品。此其官制品級之大略也。其他名目繁多、各書均載、勿庸枚舉。

又有九門御林宿衛軍之制、太平前期爲楊秀清、後期只忠王李秀成任之、其權甚重。有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一軍、每年以一等二等王各一人、三等四等王各四人、五等六等各十六人、義安各三十二人、福燕各六十四、豫侯各一百二十八人分領之、規模宏大、爲畿輔勁旅。拱衛天京者、又有神策軍四、亦分其名爲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又各有五軍、分其名爲金木水火土、共一百二十四軍、一百五十五萬人、謂之戰卒。每縣各有前後左右中軍一、每軍以軍帥統之、謂之鄉軍。

設色以黃紅最尊、黑白最下。服制尊者繡龍鳳、最卑鄉官則繡白鶴、冠制王金冠、官紗帽、鄉官方巾、有職者紮黃巾、餘用紅巾。女官則盡以黃帕蒙首、上寫銜名。以上典制、均入金陵後所定、與在永安時較正不知擴大若干倍也。

田畝制度實行問題

今日太平文獻中最重要者、有「欽定天朝田畝制度」一册、爲社會主義之先聲、亦太平立國精神之所萃。其條例完全倣古井田制度、田皆公田、糧歸聖庫、一鄉以鄉官主之、老弱疾病者有所養、婚喪嫁娶者有所給、其意至善、其法至良。惟據各書記太平軍在城鄉之情形、仍使人民完稅納糧、似其田畝制度頒布後並未實行。近復發現太平天国濟糧券數種、更足證明「海虞賊亂志」

謂「太平軍在鄉、使鄉官按田造花名册、以實種作準業戶、不得掛名收租。起房捐店捐、開張者領店憑、有船者領船憑、水陸要路立卡收稅。完現年漕米、補完現年下忙銀兩、限到年一併清割。幸是年秋收大熟、各項皆能依示、惟收租度日者、及城中難民無業無資者、甚屬難過。」是太平軍所收苛捐雜稅、較清尤烈。既云完糧、則田地私有可知。惟云收租度日者難過、不知何解。又云、「拘農民具限期、每畝賦役折價、漲價至二千零六十文。農民何力完辦。到麥熟有未清者、僞職命伍長交出欠戶、命聽差隨至其家、將所收麥子蠶豆、盡行拿出作價抵償、老幼男女見此情狀、泣涙如雨。蓋麥子蠶豆、農家賴以爲食。今被拿去、奚能種熟田畝。」據上所云、則太平區域之田畝制度、仍與清同、即以收稅課糧爲事。倘田地公有、則農民所有、自當獻出、更無庸其追捕。惟「春夢菴筆記」云、「僞定田賦之制、以男子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爲丁、每丁耕田十畝、納賦三石六斗六升、錢三百六十文。」雖似分田制、然與所頒布者亦不合。此或太平後期所訂新稅則歟。總之太平社會主義之田畝政策、僅紙上烏托邦、並未實行、似無疑問矣。

太平軍兩次攻上海

予嘗謂清洪兩軍之爭奪上海、實爲兩方興亡關鍵。太平軍數次圍攻上海不克、遂致東南半壁、亦不能保。且因此、外則洋人組常勝軍以助清勢、內則蘇杭嘉湖各重鎮之脈絡阻塞、運輸不便、致日趨敗亡。按太平軍攻上海屢矣、最著者二次、一在咸豐十年六月、一爲同治元年五月、皆大敗而回。第一次忠王李秀成親率大軍、已攻入今日之市區、如西門、北門、靜安寺諸地、而秀成即以徐家匯天主教堂爲其總司令部。當時情形、太平軍水陸並進、於（咸豐）六月戊子先破松江、蘇撫薛煥奏報太平軍逼攻上海情勢云、「茲松江復失、青浦以上、逆氛連爲一片。南翔鎮仍爲賊踞、嘉定之賊、分竄羅店、勢將撲犯寶山。上海則三面皆賊、逼進凶其鋒、

餘川沙、南匯、奉賢各廳縣、在在瀕危。且賊擄船已多、水陸皆可竄越、當此兵餉缺匱、勢處萬難。滬城關係餉源、賊所注意、惟有督率文武、以保要區。據上所述、足見上海危急情狀、煥云兵餉缺匱、按當時上海清軍兵力、有煥所募兵勇四千、張玉良調來三千、水師則有曾秉忠長龍三十船、張曾兩軍、均臨時調滬助勦者、是時尚未運到。至秋七月、太平軍大至、李秀成毀松江城堞、率會王蔡元隆、納王郜雲官進取上海、衆號十萬。先破泗涇、繼進屯徐家匯。清援兵未至、上海甚危。巡撫薛煥督率文武官員登陴固守、守城職務、薛煥與按察使江清驥守西門、蘇松太道吳煦守大南門、上海縣知縣劉郇膏守小南門、海防同知嚴錫康守小東門、參將唐國棟守北門。當時江蘇省重要城池、均被太平軍佔領、清吏以上海爲臨時省治、故清官吏爲個人前途計、亦須死守。惟兵力單薄無以抗敵。乃由吳煦商之洋人、借洋兵爲助、許以重酬。時洋人亦無兵、括街役巡捕數百人、又馳輪調天津洋兵數百人、七日航海至。時太平軍正緊圍急攻、洋兵入城借守、作瞭望台於城上、以望遠鏡偵敵勢、戒清兵勿譁勿輕發槍、勿燃燈火、於是全城上下寂然無聲、後見敵近、乃發大砲轟擊、太平軍受創而退。此時如無洋兵助守拒敵、則上海早失陷矣。旋李秀成檄松江大隊至、猛攻上海西南門、復攻北門、均被洋兵開花砲擊退。因黃浦江所泊輪船、洋兵於船上以大砲測擊太平軍營壘、六發皆中、傳李秀成曾被彈擊傷、洋兵又遣騎至太平軍營、與約明日大戰、蓋乘太平軍已罷、銳氣全失也。是夜因嘉興告急、秀全乃解圍還青浦、上海之圍遂解。薛煥奏聞、清廷封賞有差、煥賞頭品戴、吳煦賞二品頂戴、洋兵亦從此成立、且助攻松江、賜號爲「常勝軍」，並以西法部勒清勇、中國之有洋操自此始。此咸豐時太平軍圍攻上海之情形也。太平軍雖解圍去、然上海附近、皆太平軍區域、隨時皆可再來。清廷亦知上海重要、乃以李鴻章爲蘇撫、一面擴充常勝軍堅守上海、並圖規復蘇杭嘉湖四郡。鴻章奏當時上海情勢云、「上次李秀成撲犯淞滬、負創而遁、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爲安危、乃援賊未來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臣揆度夷情、

似非暗與賊通，實係懾於賊衆，不敢向前。是知洋人不可專恃，滬防必須自强。臣忝任蘇撫，既不能棄滬中餉源之地，又不敢緩鎮江接應之師。」鴻章所論當時上海官民倚賴洋人心理，及洋兵畏太平軍之情狀，洵具卓見，故鴻章至滬後努力圖强，爲局勢一大轉變，蓋前此專賴洋人，現在則自立自主也。

至同治元年五月太平軍二次攻上海，由陳炳文部雲官率數萬衆攻新橋，與清兵遇於徐家匯，鴻章亟調劉銘傳、程學啓等回援。八月程學啓等擊太平軍慕王譚紹洸於上海北新涇，大破之，守軍況文榜守壘七晝夜，屹未搖動，太平軍未敢深入，旋復因他處告急退去，於是上海危而復安。提督況文榜得免查辦失守杭州前罪。按太平軍攻上海以上二次爲最激烈，戰爭至數月之久，前次守者爲薛煥，賴洋兵之力得完，後次守者爲李鴻章，於防守已有計劃。時東南大局，太平軍已居守勢，此應彼援，更無能爲力矣。此後鴻章即以上海爲軍事之中心，爲餉糈之源泉，逐漸恢復東南，太平軍遂漸次失敗，兩年之後即亡，其關係於上海之得失，不綦重哉。

杭州招賢館

余前曾記鄧光明與杭州之事，因李秀成得杭州後，即令聽王陳炳文、歸王鄧光明守之。光明以破城之功，權勢尤大，秀成離杭後，軍政財諸政皆歸掌握。按十一年十月秀成攻破杭州，因杭州乃浙江省會，除滿洲駐防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死節外，清官吏自布政使以下，如道府、幕僚等百官羣集，皆被虜於太平軍，秀成不僅不殺辱，且特設「招賢館」以禮遇之。當時「招賢館」純爲招待留杭清吏而設立，被俘諸人有如作客，足見秀成襟度之寬厚矣。地址即滿清巡撫節署，位置尊崇足以想見。「中興別記」（卷五十七、三頁）記此事云：「忠王李秀成陷踞杭州，改巡撫節署爲招賢館，士大夫之陷賊者多爲所誤」。館中上賓有布政使林

福祥、提督米興朝、他於織造恒起、杭嘉湖道劉齊昂等、均城未破時顯官。秀成去杭、即由鄧光明陪伴。以上諸人、雖駐於招賢館內、然不安於太平軍中、婉辭求歸。及返清軍區域、皆被嚴譴。林福祥米興朝二人由左宗棠就地正法、恒起劉齊昂則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此則諸人所不及料、否則安居招賢館、何必自投羅網也。林米二人之歸、其藉口為護送王有齡之喪至上海。『李秀成供狀』記此事甚詳、謂『其中尚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尚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叙、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與朝之馬匹、亦尋出付交。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即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語。此時十一年十一二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動、蘇杭河小水淺。』由上所述、即知林米二人在太平軍中、及離杭赴滬之情形。因河小水枯、航行遲緩、故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即欲起程、至同治元年正月始抵滬。至此事之經過與結案、稽考各書、即足証明、且可知當時林米等離杭赴滬之真相。蓋李秀成供狀所記已如上文、『別記』云、『李逆（秀成）為死難巡撫王有齡、學政張錫庚具棺斂、是年（同治元年）正月、屬林福祥歸二喪、米興朝亦囑之行、恒起、劉齊昂得與福祥偕出。乃福祥為謀諸偽居鄧逆（光明）而許之也、取道桐鄉嘉善、致兩柩於上海、巡撫薛煥皆改斂之。奏請飭解林福祥等赴曾國藩皖營按究、而福祥等已轉投衢州左宗棠大營。國藩奏請就近鞫訊定擬、故是獄遂奏結於左宗棠也。至八月、左宗棠遵旨斬失守杭州已革布政司使林福祥、已革提督米興朝於衢州。已革織造恒起、已革杭嘉湖道劉齊昂均先後發新疆充當苦差。』蓋林等致柩還清、以為革職而已、詎料竟遭大辟、曾國藩素負嚴酷之名、故轉投宗棠營、冀或從輕發落、而仍不免。按之法律、固宜如此、惟就其個人辛苦歸來而服上刑、實屬冤枉之

至也。至清廷處林等以死刑原因、亦時勢所迫不得不然。按自兩江總督何桂清於杭城失陷以前、畏敵不戰、失守蘇常以至江浙兩省、幾全入於太平軍勢力、時朝野皆主嚴懲、以維綱紀。然何乃狀元宰相、在總督任中、以文酒風流、及還賢使能負天下重望、敗後革職逮問、仍遺留滬上、不即入京、內外大臣、且交章保請、後卒因曾國藩一奏、嚴陳其罪而伏法。（按桂清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被斬於京城菜市、林福祥米興朝則斬於是年八月二十七日、尚在桂清之前。）當其擬決刑罪前、於元年七月特訂頒一『逃官議罪章程』、章程中有「各省督撫提鎮、如遇省城及駐紮地方不行固守、輒即聞警先逃者、即照失陷城寨本律、擬斬監候。倘情節重大、應請旨於軍前正法。」（見東華錄及中別興記）林米二人不殉難而有降敵之嫌、與情節重大相符、於是林米遂爲初頒章程之祭品、俗語所謂『挨頭刀』也。倘無桂清之事、無上頒章程、則林等必不至死、可謂逃官中之最不幸者。

朱洪英與昇平天囯

洪楊之起、憑藉秘密會黨之力爲多、道咸之際、兩粵湖湘秘密會黨、以『三合會』勢力最大、由當是疆吏徐廣縉、程矞采、鄧鳴鶴等奏報中、即可証明。洪楊諸人雖另創『上帝會』、然其與三合會關係極深、不可分離、最著者。如羅大綱、秦日綱、蕭朝貴等太平首領、皆三合會渠魁、因『反清復明』目的相同、而與洪楊合流者也。三合會會員、多稱洪英、如『天地會』文件中之『反清復明詩』、有『新遣木楊城、驚動衆洪英、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復明。』又、『拜天地會詩』、『拜請五祖奉我君、天降眞龍我主人、地產洪兒兄弟衆、會聚洪英去滅清。』故凡稱『洪英』、或『朱洪英』者、即秘密社會之代名詞。且一般頭目、爲號召起見、常易姓爲朱爲洪、並有直名爲洪英、洪武、或冠以朱字者。余嘗疑洪楊諸人之姓氏名字、均非本姓、乃隨時改易、皆秘密社會之行動、蓋一面恐累及宗親、畏罪避法、一面則改名後、易於號召惑衆、（見徐廣縉等奏報）故道咸時凡起事倡亂者、無不姓朱或洪、實皆臨時

變更。當咸豐四五年、兩粵有朱洪英者、聚衆數萬、竄擾湖南。朱洪英稱鎮南王、胡有祿稱定南王、並仿洪楊之太平天国、稱「昇平天國」。下有元帥軍師等職、胡爲廣西武宣縣人、兄胡有福、於道光二十七年與羅大綱撲攻陽朔、被清軍擒斬。及大綱助秀全建太平天国、於咸豐五年二月寄信致胡、屬前往會合、胡遂下令蓄髮、一切制度、俱仿太平、且至朱組「昇平天國」、累陷楚粵邊界各郡縣。（見『駱秉章奏稿』卷三、及勞崇光奏報）按朱洪等所稱昇平天國一股、竄據楚粵、至數年之久、與金陵太平軍相聲援。迨咸豐五年底、胡有祿被擒、朱洪英率部由新寧竄回粵西、兇燄始衰。由此足見洪楊起後、當時粵楚各地會匪之衆多、稱號之雜亂、雖與太平軍通聲氣、實則無大關係也。然秘密會黨勢力之大、有逾洪楊、惜無領袖人物、不能化零爲整、遂時起時滅耳。當時湖南永州、曾揭胡等告示、上署『昇平天國定南王胡鎮南王朱』云云。考朱洪英、又名朱勝紅、又稱朱聲洪、爲湖南東安縣人、竄粵後歷久始平。

再記王韜並及張芾

關於王韜與太平軍之關係、余前曾撰「王韜上書太平天国事蹟考」見拙著太平天国史事論叢商務書館出版以紀其事、並略叙韜之經歷。頃讀胡適之先生「跋館藏王韜手册」一文、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三號因考證王韜科名、檢査「長洲諸生譜」、及崑山新陽縣志等書。後附顧起潛先生書、於光緒二十七年編之「崑新靑衿錄」內、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新學榜中、果有王利賓字蘭卿其人、共十三人、王列第三、第一爲朱懋曾積齋、與王自稱爲榜首者不符、惟前三名均屬高第。按關於王氏科名之記載、據所「著甕牖餘談」、其開卷第一則、即記「張小浦中丞師殉難」、蓋紀秦中張小浦芾之軼事、謂任江西巡撫時、值太平軍來攻、親督兵民守禦、相持三月、城卒保全、太平軍解圍他去。後在皖辦理軍務、亦著能聲。同治元年在籍家居、値西北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

不屈被害，大節凛然云云。著者既稱張小浦爲師，則必出其門下。記事後附以短評，謂「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勗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文雖簡略，而有「時」可稽。由張芾之傳記，考其是年曾主試何邑，再檢同年譜錄，亦可得韜之科名。此云「拔冠邑庠」，實稍夸借，或者昔時科場習慣，凡前三名，皆可稱冠於儕輩也。由此並知韜之官名實爲利賓，蓋取易經「利用賓于王」句，表字蘭卿，其晼、韜、紫詮、懶今以及天南遯叟、弢園老民等名號，均後來隨時隨地所改易，以適應環境。按氏享壽極高，清末厠身上海報學，以捧倡妓自娛，而文筆清新，儼然文壇盟主，花国名流。余在滬時，詢之老輩，尚有見之者，謂韜當時只談風月，諱言往事，人間有識之爲長毛狀元云。

太平碑聯

太平天國詩文鈔，及太平天国野史中，所搜太平朝聯語甚多，然亦有不可信與未收入者。當忠王李秀成駐兵蘇州時，軍館中有聯云：是耶非耶，此地不知誰主，得過且過，今生何以爲家。又有直書杜句云：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蘇城衆官民以太平軍入城時未多殺人，並多仁政，皆忠王之賜，乃爲秀成立石牌坊於閶門外，横題「民不能忘」四字，蓋鈔襲胥門外湯文正公斌德政坊之詞也。及同治二年，李鴻章受太平軍之降，克復蘇州，鴻章入城，見牌坊上列衆紳名，且如潘、翁、彭、沈諸閣臣朝貴，均有族人列名其間。鴻章乃遣兵守之，不使拆。實則與名之人，非建坊之人，皆無賴小紳，借大紳之名以媚秀成。鴻章不知，欲按通寇罪窮治，後察其情，亟使拆毁。然吳中人士竟因此恨鴻章矣。相傳後來鴻章爲清流黨所攻擊，即爲吳人主持，而種因於此坊。蓋坊雖毁而仇猶未消也。

忠王部下告示

咸豐庚申十年五月初二日乙未、蘇州收屍局自進貢後得太平軍劉熊二將六字示云、『遵奉忠王瑞諭、給與百姓封憑、俾其各安各室、同爲天國良民、各隊官兵人等、勿許擾入肆行、如有仍然滋擾、拿獲即正典刑』。見潘氏庚申噩夢記上。

報恩坊

余上述太平碑聯與忠王部下告示二則、茲復憶及常熟近出土之報恩牌坊、其牌坊碑發見淸光緖三十一年、今仍巍然屹立、地址在今常熟城南接官亭大街一理髮店門側、邑人因其係太平遺物、俗稱爲「天朝牌樓」可證由沿長毛口吻也。碑石高五呎餘寬二呎餘、碑文約四百字。其稱謂抬頭格式、純依天朝太平法制、考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春、忠王李秀成既克蘇州、乃遣黃老虎等進攻常熟、八月城陷、旋忠王調黃攻浙、改派錢桂仁駱國忠等鎭守常熟、至同治元年、国忠見李鴻章攻吳急、且與同僚不和、乃誘殺桂仁黨以郡城降淸、其經過事實、俱載於「海虞賊亂志」「常熟記變始末」及「守虞日記」諸書、茲不復贅。至建坊動機、雖不無當地劣紳諂媚之情、而秀成之於蘇常、確極力撫慰、不許姦淫掠殺、此在私人雜記及太平文獻、均可證明者也。故序文中有「平租傭之額賦、準課稅之重輕、地方繁榮、人民安樂」等語、亦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意也。今將牌坊碑文全錄於下、蓋聞參旗井鉞、神胄揚奮武之威、剡天弦弧、羲易大行師之義、事取乎拯黎戡暴、功歸於定亂止戈、振古如茲、於今爲烈。況乎胡兒穢亂、醜虜凶頑、竊踞中原、歷有年所。於是我父天兄、大開天恩、特命我眞聖主天王降凡爲天下主、靖茲朔易、振我天威。召將帥以行軍、殲封狼而執訊。爰命忠王榮千歲、式總戎旃、載膺閫寄、丹旗耀野、玄甲爛空、劍氣衝雲、城上之殘虹欲斷、弓挑控月、陣前之畫角齊鳴。鼉鼓騰響而砰訇、蛇矛交鋒而閃爍、飛半空之霹靂、燕山骨而皆積、凌萬仞之嶙峋、踏冰巖而盡白、妖氛掃盡、我勇有餘。然忠王榮千歲、仰副天心、尙承聖算、三方圍合、百道梯攻。溯自庚申春夏之交、奄有蘇浙兩省之地、虞山高聳、並文德之崇隆、琴水冲融、通

武功之振奔、靈貺迭臻、纛群濟至、禾苗布帛均出以時、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平租傭之額賦、準課稅之重輕。春樹萬家、喧起魚鹽之市、夜燈幾點、搖來蝦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爰建綽楔、再泐碑文、軍民頌德靡涯、黎庶歌功無盡、行見海色河聲、齊入元音之奏、琴鳳鏡月、同沾化雨之滋、食德飲和、還淳返樸、仰天恩之浩蕩、用昭示乎萬年。是爲序。」前半雖屬空洞之詞、後半所謂民物殷阜、黎庶歌功、其一片太平景象、絕非普通想像之長毛匪區、按洪楊之役、雖始終於長江流域、而蹂躪最甚者、實僅鄂廣濟黃梅一帶、贛之潯饒一帶、皖之六合無爲等處、其在江浙、時間雖久、而騷擾實較輕、因攻陷時淸兵聞風而逃、從未激烈抵抗、及洪楊衰亡、太平諸將復舉城歸順。故大半得以保全云。

常熟除此牌坊外、尚有錢桂仁之比王府、在今程家巷、半已頹廢、今屬屈姓、考錢先爲受天軍主將（見所遺存卡票）、後與守浙功將陳炳文等俱晉王爵。其王府規模宏壯、氣概猶存。府中有「比殿」、亦太平制、太半燬壞、僅存正殿、柱上盤龍遺跡、多被塗剗、但猶隱約可見。正殿尙保存當日遺物之木屏風、中繪「平陞三級」圖、畫以一瓶插三短戟以爲象徵、左右各畫大象、共分六扇、洵太平文物中之珍品也。聞之故舊、此係原來側面屏風、在正面者繪龍鳳形、早燬棄矣。又據傳聞、各屏風上花紋之紅色、皆以殺「妖」之鮮血塗染而成云云、果爾亦太慘酷矣。另景東街有驕国忠府第遺址、以前猶有大旗槍矛等原物存留、今皆佚亡、即館址亦荒蕪一片而已。

洪楊起時之廣西

嘗讀周天爵致其鄉人書、對於洪楊起事時之背景及當時廣西社會、皆言之甚詳。略云、「廣西地廣、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結土匪而土匪、資其凶燄、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民、不堪其擾、且欲大逐客民、於是仇結互殺。州縣不理其曲直、邪教

乘民寃抑、而蠱惑招誘。以俗好鬼、復設爲鬼神之說、於是一省鼎沸魚爛。自丁未至今、無月不損兵折將、而俱爲諱飾之詞、去年始以寇聞。遂命少穆督師、孰意天喪元老、以李石梧（星沅）繼之、於是一省之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懼、而我反冒巡撫之名、成一贅疣。一言兵、則省城僅有懦劣八九百名之兵、一言餉、則藩庫撥來朝不繼夕、一言官、則通省皆求參不得之官、一言將、則通省皆石郎之將、一言案牘、則皆是被殺被焚之案牘」以巡撫之尊、不能挽回厄運、徒發憤懣之言、則時勢困難、亦可見矣。當天爵自桂林出 武宣督勦、所帶衛兵百餘皆不前、增募勇百名、過石濠驛、兵勇皆泣。知縣劉作肅迎謁道上、天爵詢問守禦備否、對曰「民徙城空、卑職僅備一繩。」反袂大哭。一繩者、備自縊也。淒楚之情、令人同慨。又清軍與太平軍交戰時、天爵率親兵及潮勇數百、坐皮交椅督戰、槍砲彈丸、冒首而過。天爵故示鎮靜、呼侍者進煙筒、侍者敲火、手顫不燃。是役福勇管帶吳貽書陣亡、福勇大潰、天爵雖躍起手刃二人、卒不能止。 李圭金陵兵事彙略、李濱中興別記、

忠王印

太平天国官防、除天王之金玉璽爲正方形外、其餘王侯無論等級高下、均爲長方形、且多係木質。面積則較清廷官防爲大。忠王李秀成印章、最常見者、爲長尺餘、廣六寸許、文中刻仿宋字體曰、「太平天国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秀成。」或爲「太平天国副掌率後軍主將合天義李秀成。」四圍有邊、皆鏤作蟠龍形、官印有名、殊爲創例。除上二印外不常見者、則「同檢」之印、形體稍小、長八九寸、廣五寸許、亦作蟠龍邊、文曰、「九門御林忠殿左同檢。」而又無名。及清軍克復蘇州、收屍局於扛夫身上得有一印、長不過四寸許、邊作夔龍形、文曰、「忠王圖記。」今日所見忠王印章、大概如此。其他則有圓形圖記、中繪花紋、花紋外爲蟠龍形、最外作萬字形、總共三層、內書宋體字「諄諭」二字、蟠龍上嵌「忠王」二小字、聯合讀之爲「忠王」諄諭四字、多蓋

於書函之首頁、尚有一忠王印、體質甚大、惟中間文字已漶滅不可辨識、不知是否與上所述相同也。見故宮文獻及英倫所藏文書

太平軍所燬文物

清朝自乾嘉以後、四海安定、偃武修文、又因以科舉取士、一般士大夫、多喜藏書鏤板。江南本文物之邦、藏書家尤多、太平軍起、因宗敎思想不同、視一切舊籍爲妖書、一見即燬。據「蠻氛匯編」所記、謂「沿江各郡藏書家如溧陽葉雲素、揚州阮文達、秦敦夫、程穆堂各第、皆牙籤萬軸、不啻天祿琳琅、而太平軍所過、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燒茶、甚至襯馬蹄、擦遺矢、斯文不幸、毒於秦火矣。」此皆實事。據予所知、今日國內某某大藏書家、其宋元板皆係彼祖或父當太平軍之役、以制錢若干、「論斤」而買得者、今則片紙隻字、一頁半面、皆價值連城矣。又「隨園軼事」卷六謂有「袁枚恩假歸娶圖」、即枚以翰林歸娶、倩人繪圖以紀其事者、圖上題跋不下數百人、皆雍乾時名流耆碩手筆、允爲稀世之珍。太平軍陷金陵後、圖遂被燬。何子貞紹基「金陵雜述」云、「乾嘉風雅萃隨園、詩畫琳琅紫雪軒、遺塚荒涼無可覓、倉山何處託吟魂」自註云(昔年紫雪軒詩畫尙滿壁今並遺塚無人識矣)。又云、「貞白燒丹有舊邱。張郎觴詠劇風流、三間柏木廳猶在、可惜藏書轉角樓。」自註云「陶谷主人張徽齋藏書甚富今餘柏木廳址。」

除書籍字畫外、則爲古蹟、燬滅亦多。咸豐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平軍舟泊江西省城德勝門外、放火延燒房屋、滕王閣在焉、火三日不息。又金陵之「報恩寺塔」及「妙相菴」均江南最古名勝、寺塔爲太平軍用火藥轟燬。妙相菴以「海棠壁」著名、菴雖幸存、而壁則壞。

曾國藩封爵遺聞

聞之故老云、「天王洪秀全久踞金陵時、咸豐帝引為大憾、英法聯軍之役、帝走避熱河、旋即淹沒。當彌留時、顧左右大臣、謂能克復金陵者、當封以郡王。及曾國藩克復天京、所得封賞、乃一等毅勇侯而非郡王、國藩得旨後、仰天大笑、知滿人對漢族、猶存猜忌、因請即釋兵柄、並命國荃退休。」此說實不甚確。蓋文宗雖有遺言、然當時江甯之捷、論功行賞、皆恭王奕訢與樞臣擬定。唯蕭泗孚李臣典諸人、則據官文奏報增入。按江甯克於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於五月三十日已克外城、國藩奏入、兩宮即與樞臣議封賞、以漢人無封王爵制、且文臣封王大驟、奕訢建議國藩封公、適孝貢讀律、見有文臣不得封公侯條、訢謂雍正間岳鍾琪曾封公、遂議定封國藩為侯、訢復請加「世襲罔替」字樣。蓋清律多祖明制、明律即文臣不封公侯、如王陽明亦只封伯而已。乃以「公」爵析為侯伯子男、分封曾李蕭諸人。說者謂清廷知國藩謙謹、必不受王爵之封、且其凱捷摺中、早有推功諸將之意、按國藩為人謙抑敬謹、於清之爵賞、不特無不滿不心、且以兄弟同時膺爵、詫為異數、於家書中、常誡子弟驕奢淫佚、亦足見其心跡也。至其遣散湘勇、一則恐久握兵柄、功高震主、一則當時諸將、見清廷之封本不甚優、有謂清廷無疑、望湘軍能獨立者、實即表示擁護國藩之意、國藩恐釀事變、藉口湘營「暮氣已深、不堪再用、」亟為解散。此實為國藩特識。又聞國藩克復金陵後、邀集幕僚諸將、開慶功宴、並召優人演劇。當「點戲」時、國藩閱其劇目、欲點綴慶賀太平、命唱「定中原」一齣、固不知是劇故事也。及開演登場、則為司馬懿逼宮故事、國藩大駭、亟止之、亦可證其謹慎之一般也。

洪楊亂後之江南

江浙本為繁富之區、自太平天國建都後、連年與清兵苦戰、先則蘇皖、後則浙滬、皆殘破無餘。城市鄉村、幾無人跡、因軍事期間、雖不欲破壞、而破壞自隨之也。毛祥麟對山書屋墨餘錄、於「甲子（同治三年）冬闈赴金陵書見」一則、目擊甫經殘敝之後、記

之甚詳、謂「自滬至崑、炊烟縷縷、時起頹垣破屋中、而自崑至蘇境、轉荒落、金閶門外、瓦礫盈途、城中亦鮮完善、虎邱則一塔幸存、餘皆土阜。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烟、所見一律。其於宿莽中時露磚墻一片、或於巨流內橫亙亂石數堆者、皆賊負隅處也。兩岸見難孩數千、同聲乞食、爲慘然者久之。餘若奔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皆骨立聲嘶、奄奄垂斃。問之、則云一村數百人、今什不一存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行將盡死耳、其言極慘、不忍卒聽。越日出河閘、過江、浪駭濤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蒼紫奪目、風過時、梵聲隱隱飄至、其所以不毁者、聞僧於賊酋中有故舊耳。泊至燕子磯、雖茅屋參差、稍有市集、亦僅數十家而已。江甯城濠兩岸、纍纍沙中、白骨縱横、想見歷年戰鬭之苦。城中房屋、惟西南尙稱完善、然亦十去四五、東北則一覽無餘矣、偶出聚寶門、見山石高聳處、有營四五座、詢之居人、知即雨花臺、竟不復識其路徑、所惜者、報恩寺塔、千古壯觀、亦歸烏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阿房、盡成灰燼、皇城舊址、蹂躪尤深、行四五里、不見一人、亦無一屋。」以半年之久、難民猶未得安撫、破壞猶未能恢復、十載戰爭燬滅之烈、可以想見、上文不啻一眞實之留影。曾國藩奏有云、「賊近年來、到處殘毁、民盡逃避、即欲擄掠、亦無所得。」又謂、「賊入無人之境、猶魚行無水之鄉。」恐亦太平末年之實狀也。

曾國藩繁榮江南之計畫

江南自經清洪兩軍數年之苦戰後、蹂躪破壞、多有數十里內無人煙者。尤以江甯省城被圍日久、社會秩序既紊、商業亦極蕭索。及城破後、大功告成、然搜殺之餘、善後爲艱。國藩至金陵考察後、即以「繁榮金陵」爲第一急務、至其繁榮之策、一爲舉行鄉試、以招士子之來、一則恢復秦淮歌妓、以增遊人之興。前者人皆誦揚、後者人多譏議。其他則設各局以興辦一切、方存之「柏堂師友言行錄」云、「金陵克服、城內荒蕪、伏莽猶多。而立功諸將士、往往佔據民房、甚或任意拆毁、別自修築者、州縣不能禁也。曾公

乃立保甲局於四門、另立保甲總局、擇賢任之。凡流民來歸、而有佔其房地、毀其器物者、不必控於州縣、但詣保甲局、即時委員辦理。民遂各得復業、盜匪斂跡、半年後、安靜如常。」強佔民房足見清軍紀律之壞。又云、「曾公既克復金陵、立書院以養寒士、立難民局以招流亡、立忠義局以居德行文學之士、立書局校刊四書十三經及五史、以聘博雅之才。故江浙被難者、無不得所依歸。又立普育堂、養婦女幼孩數千人、並立義學、俾令幼童讀書無荒嬉。凡婦女矢志守節不嫁者、立清節堂居之、又設醫藥局、以時施診治。」此皆國藩對於江甯之輯撫與建設。至舉行鄉試、則先將太平天国各王府所存木料查封、以爲修葺試院之用。國藩於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奏疏有云「臣弟國荃查着貢院、大致完好、即創議於本年舉行鄉試、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雲集」。蓋欲藉鄉試以繁榮金陵、其致馮景亭、李鴻章等書、皆注意於此。其意以爲江南罷試十一年、今舉此典、可以振興士氣、可以招徠商賈、且有力者可食其力、有藝者可售其藝、有田宅者、可賃其田宅。又謂、「況考試生或携土貨、或帶銀米、每人以二十金計之、一萬人即添二十萬金、亦所以酌盈濟虛也。」按此舉關係當時社會經濟極甚大。蓋撥亂反治之精神、實基於此。故時逾半載、金陵氣象復盛。惟此次舉行鄉試時、士子欲買四書而不可得、因太平軍目爲妖書而禁燬之也。國藩乃先刻四書十三經、繼刻史記兩漢、又與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其刻費則撥鹽運司所解政規費充之、盡交江甯收存。一時文學復盛。

秦淮新柳

國藩繁榮金陵之策、除舉行鄉試外、則復興秦淮河畫舫。自清洪兩軍據城作戰後、省城荒廢、歌舞早歇、南朝金粉、一洗而空、秦淮亦無復簫鼓之盛。國藩亟命興之、乃以廢舟二、命工改造、編竹爲篷、飾以畫欄、任載遊人、更令於河畔、栽培花柳、於是六代豪華、管絃又沸。何子貞金陵雜述云、「沿河不見柳絲搖、步雨青谿長板橋、丁字簾前猶彷彿、更誰閒話到南朝、」全椒薛慰農有「白門

新柳」記此事云「白門有客惜芳華、棖觸前遊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寫烟花。結伴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再徘徊、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刧後栽。」江山依舊、景物已非、不禁有滿目荒涼今昔滄桑之感矣。當國藩下令規復秦淮畫舫、一時遊人增多、驟形繁盛、時江寧藩司爲李雨亭宗羲、知府爲涂朗軒宗瀛、皆世所稱講理學者、以秦淮妓船漸多、思逐之、一日謁國藩曰、「日來河下甚熱鬧、公聞之乎」國藩知其意、徐答曰、「信熱鬧耶、熱鬧大好、君等第遣人彈壓、無致滋事可矣。」李徐默然而退。號蕉軒感事詩云、「楊柳新栽綠作陰、相公曾此畫船臨、閒情不是耽絲竹、一片蒼生同樂心。」實道出國藩心事。後國荃督兩江、下令禁止、石頭山水、又復寂寞。舟人數百、焚香哭於丞相祠堂。長洲朱孔彰作詩詠此事云、「改得長龍作畫橈、秦淮未禁弄笙簫、當時曾見舟人哭、一夕涼風咽暮潮。」長龍、即國藩戰艦舊名也。薛慰農聞國荃下禁娼令、寄以詩云、「六朝金粉久荒涼、才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國荃見之一笑而罷、然其胸襟識見、不逮乃兄遠矣。

李秀成供狀之「十要」「十誤」問題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詞被刪最甚者、厥爲「招降十要」與「天王十誤」二段。據曾國藩批跋秀成供狀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諛頌楚軍者刪之、閒言重複者刪之、其宛轉乞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者、亦均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眞。」余意以爲招降十要、天王敗亡十誤、正可以覘秀成之識度、曾氏刪之、極爲可惜、惟招降之策、主勿多殺粤人、必詆及滿軍、十誤之論、必慨乎清廷、此或所以被刪也。又書肆中有「紅羊佚聞」及「太平天国軼聞」二書、上載有「十要」「十誤」、其文樸質、不亞供狀、幾不能辨其眞僞、細審來歷、謂有孫某、其先人曾佐曾氏幕、當時見李原稿、因手錄之。又謂

蠹蝕過半、參以己意足成之。顯爲海上小說家所虛構。若果原物、則雖殘缺、何必潤飾。所云十要、十誤、大槪皆「今本供詞」所有、蓋秀成因當日環境與地位、其十要十誤之策、決非外人所能面壁虛構。按此十要十誤之論、不特後人重視其文、當時淸廷、聞國藩已删去、亦曾下諭追究。案閱據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十、謂「諭旨有云、曾國藩咨送李秀成供詞一本、昨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均已覽悉。末段所載、該逆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言招降事宜有十要、洪逆有十誤、均歸刪節、飭將原供仍詳細抄錄咨送軍機處等因。查李秀成原供、摭拾數萬言、雖多可信之處、而自詡戰功、與各路軍報不甚符合。其中反覆重沓、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命。臣謂該逆斷無赦理、江西湖北各賊股、亦斷無憑該逆尺書全數就撫之理。是以將其支詞妄語槪行刪節。奉諭旨查詢、茲將其十要十誤、及其他語補抄進呈、以備考核。則國藩補呈之十要十誤、今日尙藏於故宮淸軍機處檔案內無疑。惜余在平檢閱檔案時、未曾獲見。惟據國藩刪改秀成供詞之情形、（見拙著「太平天国史事論叢」中「忠王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詞辨疑」）則此次所補抄之十要十誤、是否秀成原文、殊屬疑問。惟當時旣展轉抄錄、則此策尙存天壤、亦未可知、是有待吾人之發現。至少軍機處所藏補抄本、當可窺其大略也。

向榮與金陵鎭江揚州之軍事

余前曾撰「烏蘭泰與洪楊」一文、述淸軍在廣西追剿洪楊情形。時分南北兩路、烏蘭泰領南路、向榮督北路。淸廷因永安久攻不破、嚴責向榮、並屢次處罰。後太平軍順江東下、向榮率師尾追、於江寧外立江南大營、琦善則率黑龍江馬隊及陝軍北軍立江北大營於揚州、以成犄角之勢。惟當時世人多視江南大營爲勁旅、以琦善軍不過牽制之師、而淸廷亦以恢復大江南北責之向榮、所下上諭、非常嚴厲、足見淸廷紀綱猶存、威信未墜、故得削平大敵、復號中興。如咸豐三年五月辛酉諭云、「自逆匪竄踞金陵、

揚州、鎭江以來、疊經降旨令琦善向榮迅速督兵克復、並嚴防逆匪分竄之路。乃至今兩月有餘、該大臣等各擁重兵、未能收復一城。以致另股賊匪由安徽竄至河南、重煩徵調。琦善向榮均係獲咎之員、經朕棄瑕錄用、若再不知感知懼、尅期收復三城、坐使賊勢蔓延、勞師糜餉、國法具在、該大臣等其各懍之。」此論對琦向二人而言、詞意均頗嚴峻、足見清帝忿懣之情。同月乙丑諭軍機大臣、「向榮統領重兵、株守金陵城外、日久未能克復。而賊匪由皖入豫、安慶、滁州、歸德等處相繼失陷。現在直、隸開封、勢甚危迫、各路精兵、皆在金陵、鎭江、揚州三城之下、以致不敷調撥。正中賊匪牽掣之計、思之不勝憤恨。……向榮經朕累次赦罪錄用、自當奮發天良、勉力圖報、若不能攻克金陵、何顏對朕、總當一氣辦到底、不可半路又歇、逆匪迅除、共享安樂、不能因向榮一人之高興掃興、愛辦不辦。從前在廣西時、賽尙阿優容寡斷。不能用汝之力、勿謂現今可用故智欺朕、朕非賽尙阿比也。」此論則單對向榮而發、較前尤嚴厲。可見當時清軍戰守之情勢。因太平軍直趨河朔、清軍精銳、皆在江南、且多屯於堅城之下、無法抽調、不特只爲遠水不救近火已也。惟清帝獨責向榮、殊未公允、蓋彼時僅江蘇境內、即有欽差大臣及督撫等將帥多人、號令不一、榮以提督繫膺督師之命、雖紹江南大營、實際則只能指揮其部屬、並多牽制、責以不能攻克金陵、勞師糜餉猶可、若以鎭江、揚州兩大城池亦責其恢復、則實强所難能。且揚州乃江北大營所在、駐有欽差大臣琦善、焉得亦責之榮。又金陵爲太平天国「天京」、兵精糧足、固不待論、即鎭揚二處、因爲名區、太平軍駐有重兵、今日讀「揚州禦寇錄」及「揚城殉難續錄」二書、即可知太平軍攻守之完密、決非老弱腐敗之清軍所得攻入也。故以後不祇三城未能收復、而江南北兩大營亦且敗潰、向榮憂憤以卒、和春自殺、張國樑敗亡、何桂清逃走、皆與清廷督責嚴峻有關。尤以有此數論、屢謂「國法具在」、「朕不姑容」、榮即不憂憤死、亦當自殺、然東南大局、更因此無法收拾矣。故向榮、國樑之死、關係甚鉅、上之詔諭、又爲之張本、宜論史者重視之也。此外尙有二論、更使榮懍慄、同月

丙寅諭、「朕連日望報甚殷、乃據向榮許乃釗報到、仍係小有勝仗、並未攻入省城、殊深焦急、北路勁兵多在大江南北、若不及早克復三城、又有何兵可以派撥接應、豫省統兵大員仍復徘徊江上、貽誤之罪、將誰屬耶、」江浙本身已甚危急、而清帝猶時以恢復三城爲望、奚啻夢想、上下隔閡、由此可見。是時向榮因不勝清帝之責、三城又不能復、乃「自請治罪」以冀稍解、並可塞責。乃得旨更厲詈謂、「汝所請治罪亦係汝之取巧故智、勿謂朕不能看出、有廷寄硃諭、皆是誅心之論、不知汝知警否、總之、若能迅克金陵、則汝功最大、前罪都無、若仍吃緊時、巧爲嘗試、則汝之罪難寬、朕必殺汝、懍之。」（諸諭皆見東華錄）措辭之峻、未之前覩。咸豐帝素稱剛嚴、其對大臣、多寡恩刻薄、如戊午科場案之於柏俊、以相國而遭斬首、所犯罪並非大逆不道。洪楊起後、疆吏將帥之被譴者、無省無之、余嘗欲列一表、其數量必可驚人、或爲歷代所未有。余以爲咸豐帝之性情剛毅、喜用重法、[illegible]以雍正、觀其親書佛經、字體挺健有致、亦足徵其性質焉。

太平首事諸王軼聞

關於太平天国首事諸王、如洪楊等、其歷史軼聞記之者甚衆、惟多展轉抄錄。據施叔恳所記、其說頗異、可備一格。彼謂楊秀清曾爲優伶、習武伎、謀勇兼備。韋昌輝乃廣西監生、尤多謀略。蕭朝貴、馮雲山則皆湘黔大盜、勇悍善戰。石達開曾爲永安書吏、自號「小宋公明。」蕭陣亡於長沙後、其子溯嗣、稱小西王、金陵城破、江寧將軍即爲溯所手戕。其記天京內鬨、洪楊自殘之情形、謂秀清謀篡、索天王璽於洪、昌輝素忠秀全、與楊戰不勝。呼於衆曰、若輩助楊秀清請殺我、如助洪氏、則不失爲忠臣。衆皆助昌輝戮秀清。而石達開素與楊善、守寧國、昌輝召至金陵將殺之、謀泄、達開夜縋而出、走四川以叛。施乃咸同時人、曾目擊太平軍之興亡、雖所述不免有傳聞之誤、然不無根據、故錄記之以存疑。謂石達開乃秀清黨、頗似、因自秀清死後、達開即不受天王節制、且自樹一幟、

另闢疆土。太平天国經此破裂後、勢力分散、至後遂漸趨於滅亡。

江南大營崩潰時之情形

咸豐時清洪兩軍之戰役、清軍最勁之旅、厥爲向榮所部、故清帝責以規復金陵。後榮建江南大營於天京城外、使洪楊雖建號金陵、而不得安枕席。然當時向榮部衆、其較他軍能戰者、則全因薪餉優厚之關係。其後部隊日增、餉源支絀、乃不能不減薪欠薪、於是將士譁然、兵心萎喪、一聞交戰、故爲敗績。後榮爲挽回軍心計、申明仍發原餉、亦無功效。蓋後來大營之崩潰失陷、實與軍餉有直接之關係也。今日官書紀大營失陷之情形、述洪軍如何勇悍、清軍如何苦戰、據故老相傳、皆係僞詞、謂大營失陷、實當時清軍因餉譁變之所致、太平軍不費一矢而驅逐之、官書所謂「崩潰」、實最適當之貶辭、乃自己潰散、殊非戰敗之故也。據施建烈紀縣城失守克復本末、其庚申十年閏三月十六日記云、「江南大營雪雹交加、軍譁餉、大營失」。略謂、「三四五六年間、大營勇額五六萬人、積欠月餉一百五十餘萬之多、何桂清初蒞任、至大營犒勞軍士、諭以按月搭補欠餉三成、時江蘇布政使王有齡工榷算、月入增百三十萬、添募丁勇五六萬、共十餘萬、給餉無缺。旋有齡擢浙江巡撫以去、然糧台須按章給餉、遂致不敷、和春復憒兵勇爲餉要挾、坐營門大聲訶斥、責急戰、說未畢而五萬餘人皆散」。所記甚明、是江南大營之潰、純爲餉糈、因後繼軍需無有齡經濟才、和春復不善撫藉、遂使十萬之衆、立時瓦解。此後蘇浙即相繼全部爲太平軍所據、蓋大營之潰、實予清軍以最大打擊也。又當時清軍勇將張國樑聞大營兵潰、急由江北回丹陽收集潰勇、被太平軍圍困苦戰受傷（腰脅皆中刃）以平日爲太平軍畏恨、自知不免、乃策馬投河、人馬皆溺死。國樑死後、軍心更餒、東南半壁、益不保矣。

太平軍與鴉片

太平軍屢次攻擊上海之失敗、完全爲外交問題、即英人援助清軍是也。而太平軍與外人交涉之最大障礙、則爲鴉片煙之運銷關係。因太平戒律、不特不准吸鴉片、即旱烟(黃烟)亦絕對禁止、如東王寵信女校書傅善祥、即因吸黃烟而被枷禁者也。當時英人在中國之利益、厥爲暢銷鴉片、倘一旦禁止、則印度政府必受重大影響。迨北京條約成立、英人得到運售鴉片之條約允許、於是更彰明援助清軍、掃蕩太平、常勝軍之組織擴充、半基於此。當時太平詔旨及東王忠王等言論、對於鴉片皆深惡痛絕、且聲言佔上海後、必嚴行禁絕、英人始知與太平軍不能合作、並視太平軍爲障礙物矣。此在當時英人藍皮書及在華官吏之往來函札中、皆可見到。然太平天国雖嚴峻禁止、至末期其部下亦有吸鴉片者、足見其紀綱廢弛。據金山顧深「虎穴生還記」載、謂、「余下船見一賊衣服華麗、藍緞裹頭、橫臥吸鴉片。」又、「余隨賊所至、至一船中、有兩老賊在焉、年各望七、對臥吸鴉片。」爲各書所無、實關重要、足徵太平軍末年失去精銳驃悍之氣之主因。至於上海之變、「小刀會」首領劉麗川、雖見客時、仍臥吸鴉片、名義上雖屬太平軍、實際另一支派、更不必論矣。可見太平後期暮氣之深也。

太平天国之新年

「太平新曆」雖與陰曆不同、而其過新年之習俗娛樂、則與清時舊社會大同小異。蓋洪楊崇奉耶敎、又一切政俗皆以反清爲原則、乃取陽曆陰曆之各一部、製爲「太平新曆」、實行於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凡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無閏年閏月、性質實近於陽曆。其日期與陰曆相較、相差不過數日、改革頒行之後、嚴厲執行、不似十年來國人改遵陽曆之難也。據胡君長齡「儉德齋筆記」云、「有於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賽神者、謂之私過妖年、鄉官例得責而罰之。二年、歲在癸亥、賊則謂之癸開、民間契券、亦必遵用、否則鄉官偵知、將不勝其訛詐。」上記長興之情形、可見新曆施行、已及於窮鄉僻壤。又無名氏「金陵癸甲摭談」

云、「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旦、金陵城中女館着裙相慶賀、僞女官覺鎖去、或伇或枷目爲妖。牌尾亦有慶賀爲賊所覺、均被伇。時賊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是凡太平軍區域以內、絕對禁止人民過陰曆新年、而「太平新曆」新年、則放任軍民歡娛、一如舊曆新年之熱烈情狀。

至太平軍過新年之情形、據談云「咸豐四年正月初七日、賊以爲元旦日、天大雪。黎明誦讚美詩、聲震天地。賊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揖、但曰高陞而已。」過年作祈禱、頌讚美、乃遵耶敎慣例、久居太平軍中之沈懋良「春夢花筆記」記之尤詳、謂當除夕日、由春官頒布「除夕祝文」、遠近一體遵照誦讀、實則耶敎之禱拜禱告詞也。其「祝文」云、「小子某（太平天国自稱「小子」、「狗官」即如清室之自稱「臣下」「奴才」等、非普通百姓所能僭稱。百姓稱外小。）率領衆小子外小等跪在地下、禱告天父上主皇上帝老親爺爺、救世眞聖主天兄親大哥、今於某月某日、虔備茶果燈燭、酬謝天恩、懇求天父天兄時賜聖神化醒天下萬郭（按即國字）臣民、早日回心。共同讚美天父上帝獨一權能、祝福小子等百戰百勝、無災無害、有衣有食。託救世眞聖主天兄基督、贖罪功曹、轉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神靈、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亞孟。」乃改禱告詞而成、鄙俚可哂。除夕日各地首長召集軍民作禱告、讀祝文。至次日新年、大家作禮拜、誦讚美詩。在天京則各王向天王行禮、復依官階等級互相叩賀。並演劇娛樂、賭博助興。汪堃「盾鼻隨聞錄」謂、「某年、東王楊秀清府第造成、於除夕張燈設宴、男伎女樂數百人紛集、邀聚各王歡飲取樂。忽火焰飛騰、各王疑官軍埋伏攻城、俱登城瞭望、不暇救火。燒至天明、尚未盡熄。王娘三十餘人逃出、女傳宣等燒死不計其數。」此實太平新年中之慘劇。其他各地亦演劇聚賭、軍政長官夫人更綵衣艷裝、遊巡街市。李圭「思痛記」記當時地方情形云、「賊中度歲、亦行賀禮、衣鮮衣、往來街衢。頭目或衣五色短衣、首纏紅黃綢、乘馬、五七人一起。馬前各有舉僞銜旗者

一人、擎紅黃傘者一人。馬後隨小賊一二人、進門必齊喊升官發財。見館目則上前一跪、館目答跪、僞職較大不答跪、略一蹲地。種種賊相適足噴飯。頭目之婦、所謂貞人者、亦多窄袖艷裝、不挽髻、用綵綫結辮盤額上、抹粉塗脂、乘馬得得行。有小賊一二人在轡首護持之。往來稱賀、全不爲怪。賊嗜賭、有所謂「扛子」實者、鬨聚徹夜不息、平時或示禁、度歲則弛、故大小街巷幾無一處非賭扛子實者。」上述爲杭州過年之景象、即忠王李秀成駐節之所、作者乃當時歸王鄧光明部掌書先生、皆耳聞目覩、足見太平軍過年禮俗、與舊日社會、無所分別、只服色雜麗、時日不同而已。

又顧深「虎口餘生記」記嘉興平湖太平軍過年之情形、除所禱禮拜外、並如清制地方官吏乘馬遊春。略謂、「元旦日一號、乃我清正月十二日也。各各雞鳴而起、即到天福堂、（按即禮拜堂）整備敬天福禮、燃大燭如臂、猪頭三牲、大菜八簋、四海味、糖食八碟、威儀更加整肅、先打鑼鼓三通、點了百子高升、然後朗誦、誦畢又打三通。舉向老劉稱賀、口呼老大人高陞。劉亦遜謝、口呼大家高陞。然後各散。三日內除清晨敬天福外、惟打鑼賭博而已。此即太平軍中新年團拜之景象。至官吏遊春、較之滿清府道、尤爲嚴肅繁華。謂午刻忽聞外面鑼聲喧天、鎗聲震地、或曰可出看麻天安（陳玉書）遊街、見第一隊大鑼四面、軍健馬牌五六十人、各執皂旗。第二隊五六十人、各執鳥鎗、連環施放。第三隊馬牌八對、黃傘六頂、龍鳳黃旗兩對、蜈蚣旗四對、步伍整齊、人聲寂靜。第四隊俱是馬隊、居首頭戴黃緞繡龍兜、束以金抹額、上綴紅絨球、身穿黃緞繡龍褂、黃綢馬衣、足蹬五色繡花鞋、綿鞍銀鐙、按轡徐行、年約五旬左右、方面大耳、三眼鬚、橘皮臉、兩旁耳而目之曰、此即首魁麻天安也。隨後或黃箭衣、或藍箭衣、或黃緞褂、或紅綢褂、或黃巾、或紅巾、足上俱是五色繡花鞋、則皆文武軍政司、宣傳、參軍、及義子等、可謂作威作福矣。」與李圭綵衣遊街、大致相同。形容詳盡、有如演劇、直所謂好不威風、好不殺氣。按太平體制、純爲誇大狂、雖官職極小、而排場則甚大也。其述拜年之情形、謂「

午後各館頭子來往拜年、或親來、或遣兒子來、俱用名片、絡繹不絶。賊中拜年、直身不跪、不叩首、不作揖、凡三跪即爲禮畢、留茶而去。館中羣聚賭博、敲鑼打鼓、吸煙閒談、轉瞬之間、已過三日。」殊與舊日過陰曆年無異、足資參考。

除新年爲太平軍之狂歡節外、次爲天王及首事諸王誕辰、以及獲大勝仗、亦大舉慶祝、惟僅限某地域某部分、不似新年之普天同慶也。如各王生日、亦極閙熱、習俗亦重送禮、同僚所屬、饋物不絶於途。並舉行考試、以爲紀念。女官送禮尤盛、例以糯米製成糕餅。上元吳家楨「金陵紀事雜錄」云「糕菓攢成百壽形、銜前新選女娉婷、今朝誕日開筵宴、競把黃金鑄壽星。」自註、「李秀成生日、女館送禮、俱用米糕做成百壽圖式。僞丞相蒙得恩送美女六人、各僞侯俱送金壽星、僞指揮以下、俱送銀壽星。」觀此則太平朝之舉動奢豪華麗、實較滿清尤甚。各王生日及天王所頒節慶、均固定之日、倘有臨時慶賀者、則爲軍隊攻克大城、前方捷至、后妃宮監擇吉朝賀、最盛者爲忠王李秀成攻下蘇杭一役、宮中諸人、欲得天王歡心、大舉慶賀。全城火樹銀花、極盡奇觀、天王且登太平門、受諸王朝賀、蓋太平軍以蘇杭爲東南重鎭、重要不下金陵。且蘇杭得後、與天京犄角之勢成、太平江山、遂增鞏固、固値得盛大慶祝也。

太平革命烈士紀念碑

洪楊由金田起義、至建都金陵、首事諸人、死傷甚衆。及後遣師北伐、十數萬人、無一還者、領兵大將李開芳、林鳳祥等、亦不屈殉難。迨楊韋兩王內訌、太平首事諸王、除天王洪秀全、翼王石達開外、遂無存者。秀全乃於金陵立碑紀念、皆係太平天国首事諸人、有如今日之革命先烈紀念碑。此實太平朝之重要文物、一般史家均未注意、甚可異也。據「江南春夢菴筆記」載、謂天王洪秀全鐫石碑一座、以紀念死難諸烈、因太平天国宗教習俗、以人死爲上天堂、故於碑上親書橫額「天堂路通」四大字、意蓋祝諸烈

士均上天堂也。碑上列小字書各人姓名、爲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體王袁振發、信王秦日綱、奮王羅大綱、彰王林鳳祥、經王曾立昌、進王羅道南、祥王吉文元、豫王胡以洸、開王李開芳、撫王朱錫琨、信王廖敬年、欽王吳如孝、璉王馮遇隆、烈王曾天養、齊王范運德、會王黃益芸、英王陳玉成、愍王洪大全、元王曹天秀、共二十二人。此實太平朝之重要文物、惜今日早被毀壞、不獲睹其遺跡。由上列諸人、有數事足資參考。一爲北王韋昌輝、乃與東王同時死者、何以最後死之陳玉成尚得列名、而昌輝反無之。此或當時黨派之關係使然、因昌輝被誅、天王下詔目爲叛逆、豈至後尚未取消叛逆之名乎。二爲其中多人皆太平朝不知名者、其事跡均不可考。又大半皆係追封、如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等、當時均位僅丞相、死難後乃加封爲王也。三爲碑上赫然有洪大全之名、世人有疑洪大全在太平朝並非重要者、據此碑文可資反証。按大全生時、稱天德王、何以死後改謚愍王、與秀清等異、由此可見大全生時之地位、因中國謚法、凡帝王或君主死難者、乃稱「愍」或「哀」、如晉愍帝是也。今秀全追尊大全爲「愍王」、足証大全當時之稱天德王、實另一股衆、另樹一幟、後與秀全合流、非其臣下也。四爲英王陳玉成死事甚晚、可知此碑實建於太平七八年後。上列諸人、多開國元勳、並因戰爭而殉節者。按中國之有革命紀念碑、當以是爲最早。

買賣街

太平軍每至一處、卽在城內立男館女館、非有通過証、不能私自出城、防逃亡也。然因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則另設買賣街於城外、使遠近鄉民、來此貿易。太平軍則抽其什一之利。至買賣街之較大局所商店、皆與太平軍有關者主之、否則必受其騷擾訛詐。「思痛記」一述侍王李世賢所踞溧陽買賣街之情形云「城內爲侍逆巢穴、僞府在焉、賊館甚安靜、居處若無事然、街衢往來與平人等、鄉人蓄髮來此擺攤貿易、各物咸備。城外瓦礫場、搭草屋稱「買賣街」、士倡且爭趨之、蓋自失守、幾及一載、賊酷烈之氣、銷

磨於子女玉帛中、故漸得與百姓無擾。」又云。「赴西外買賣街、有設肆貿藥者。侍逆所蓄伶人、於城外演戲、：約往觀、伶多皖人、壯年長髮、生且多其變童、醜態畢露、余厭之。八日。抗烏鎮地方、烏近兩省三府交界處、市肆極大、絲業所萃、雖爲賊踞、而貿易若承平。」可見當時太平軍區城內、並無若何不安之情、軍民相處、無異尋常。只須蓄髮、及來往受檢查耳。又「儉德齋隨筆」敍長興買賣街云、「其時民賊貿易、都在鴻橋。始則傍岸結茅、繼則砍桑爲屋、凡開設行舖者、必用僞帖、必與人和局頭目合夥、庶不爲賊欺陵。他如西之篠浦、北之環城後漾、近城之上莘橋、雖亦小有市面、然時聚時散、不若鴻橋之輻湊也。米價常在十千以外、新米出糶、價又不過二千。」舊日街市、多在城內、太平軍既以城內爲軍政區、乃在城外臨時組織買賣街（商業區）以利軍民、久之彼此相忘、亦安然無事。非如一般人所想像、凡太平軍所至、即成恐怖區域。此關於太平天国重要社會史料、因特表而出之。

太平天国女探花林氏

近北平研究院吳玉年先生寄來「刼灰集」一冊、中多太平天国史料、其「粵寇紀異」詩八首、尤爲可貴。第七首云、「瑣院深深試小娃、狂教姊妹敍年家、蠻婆艷說登科好、羞對捐生女探花。」自註、「以金陵試院考校女士、有揚州女子已點探花、作絕命詞八首自經死。」既與試且高中探花、又何爲自經、詩中皆未述及。僅云揚州女子而無姓名、據太平天国野史及各筆記所載、太平女探花實江寧林氏。云揚州女子者、或係揚州朱九妹之誤。上詩稱其「作絕命詞八首」、抄本「蠻氛匯編」只載四首、下署「僞探花林氏女江寧人」、可證林氏確係江寧。其絕命詞云、「傳家清白舊書香、十八年來苦備嘗、留得微軀貞潔在、擬將一命慰高堂。髫齡弱弟竟何之、倏忽相逢又別離、更戀重闈垂暮日、朝來鏡裏鬢如絲。果然視死竟如歸、淚洒燈前血染衣、堪羨同懷親伯姊、香魂先化彩雲飛。刼數難逃欲問天、素巾三尺赴重泉、百年歲月終須盡、贏得名全節亦全。」上共四首、有首有尾、似非殘闕、

云八首者、或爲誤傳。據詩所述、則其死實爲被逼欲保守貞潔而自殺。按太平天国由首領以至將帥無不好色、林氏已中探花、蓋自投羅網、欲避免爲人妾婢、其何能免。是科女狀元傅善祥、即爲東王楊秀清妾媵、至後權勢漸大。讀是詩知林氏尚有父母弱弟等、其堂姊亦係被逼而死。所謂自經、詩中亦可證明。惜林氏名字無從考察。由此可見太平軍踞金陵後、婦女死節之衆、此一爲貞節觀念、一爲恐怖謠言所造成、而太平軍人之姦淫擄掠、尤爲主因。此眞婦女史上之不幸時代。又太平天国之男女考試皆係强迫、凡識之無者、均須參加、林氏雖欲不去不可得也。

鄧光明與杭州

鄧光明爲太平軍後來諸王中之悍將、其初爲楊秀清死黨、秀清死後、改隸秀清弟輔王楊輔清部下。迨後忠王李秀成秉軍政、光明復屬忠王、封僚天義、攻嘉興石門杭州諸大役、皆爲首功。攻克杭州後、光明以勇悍封歸王、並負守杭之責。時秀成往來於杭、嘉、湖及天京之間、杭州守將雖爲聽王陳炳文、而光明亦爲大頭目之一。所部約六七萬人、均驍勇善戰。思痛記述光明之相貌與在杭之情形云、「一日歸王下令各隊目分牌面牌尾兩起具册、送往點名。歸逆踞坐大堂、衣黃袍、戴黃綢便帽、年三十許、面白皙、兩腕帶珠寶釧各三四事、帽攢大珠十數粒。前列方桌四、置册籍筆硯、屬官有軍政司者六人、左右坐、有掌書大人者十餘人、列坐其次。先點牌面、次排尾、有一人與侍王「李侍賢」同姓名、歸逆怒其犯諱、立傳其館先生殺之、而降其館之目。一切舉動若演劇然。閱二日點畢、共六萬數千人、牌面居十之七、牌尾中男者居十之二三、女不及千人。蓋欲細核實數、定日需口糧若干。」足見其衣服華麗、聲威煊赫。按太平制度、凡義安福燕豫侯六爵之下、皆有文武軍政司、處理地方政治、王之下則爲六部尚書矣。又記光明在杭州、由四鄉得糧數十萬石、堆於艮山門內、以戶政司梁某管之。是時杭州所屬兩縣令、亦光明直轄、改名監軍、如錢塘仁和兩

監軍。凡一切取予事故，非歸王有票不能實行。亦見光明任杭權勢之大。又青龍街倪司馬館、其中多杭城未死官吏、及清巡撫王有齡幕客、備極磨折虐待，亦爲光明部梁姓頭目。此皆有關杭州地方掌故之珍聞也。

乙丙日記論洪楊

江寧汪士鐸梅村、長於經史政治、爲咸同時江南名士。初被擄於洪楊、後逸出、曾國藩任五省督師時、聘汪爲上賓、參與帷幄。國藩御軍重刑法尙廉恥、即取汪主張、故汪實咸同時中興文人中最重要人物。其文集詩集皆刊行問世。數年前江寧鄧文如先生忽購得汪氏手鈔日記一冊、(近已由燕京大學排印)中述被擄居太平軍中所見情形及洪楊秘史以及社會亂源之所在、識見卓絕、洵極珍貴史料。按汪乃當時名賢、又曾久居太平境內、故其觀察迥別尋常、所記洪楊諸人來歷、亦與各書大異。如評洪楊起事與廣西社會關係、實太平天国前紀之最好資料。謂「六賊中洪馮廣東人、楊賊亦嘉應州人。韋賊蕭賊石賊皆廣西人。洪馮楊韋石不以武名、惟蕭乃劇盜、故善戰。其羽黨秦日綱、胡春、羅大綱、劉滿等、皆在粤西爲盜。蓋其省徧地皆盜、未起事時行者一箱納錢二百、賊授以僞示、乃能行、否則十步之內有流血濺衣之患矣。蓋承平久、孳息繁衍、山中人與徽甯俗同、喜丁旺、謂爲開族。故年十五六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孫、地不能增、而人加衆至二三十倍、故相率爲盜以謀食。又地皆山、爲商賈之所不至、貧瘠甲天下。賊黨自云、至湖南始識有洋錢一物、其苦磽可知也。官其地者知非大勦兵威不能平、否則以激成事端得罪去、不得已姑息粉飾、以官爲傳舍、幸他徙以脫禍。周中丞(天爵)所謂皆求參不得之官也。以之歸罪鄭祖琛、固無不可、恐鄭亦有隱情也。」所論深刻精當。足見廣西在洪楊未起前已爲盜藪、且其地非出大亂不可、洪楊特乘其會耳。所述諸王出身、書末謂、「得金陵來信、楊秀淸乃販木料者、在鄉間爲人治病、秀全不治病、自始即以天子自命。韋昌輝監生、胡以洸武生、陳承瑢、秦日綱皆御車者、不識字。羅大綱

出身大盜。賴漢英測字者、石達開通文墨重文人、從九品也。云云」足補諸王軼事之闕文。按賴漢英曾因攻九江、湖北失利、調回貶入「刪書館、」（即刪改五經四書機關）此處謂爲門字者、究屬斯文、頗爲符合。又統計太平軍裹脅民衆之因素亦極精確。謂、「我之失計、一在永安州、一在使之過嶺、一在癸卯五月後賊全軍北行、城內空虛不掃其巢穴、使根深蒂固蔓延滋長。蓋殲之永安州、僅潯州之賊也。不使過嶺、僅廣西之賊也。過嶺則首招道州、桂陽、郴州之奸民、至長沙則湘東之奸民皆從之。至武昌則湖北之奸民皆從之。（癸卯甲寅間、賊目曾天養至武昌、通城、蒲圻、大冶、興國、嘉魚、咸甯、舊鍾人傑之餘黨十餘萬人來投降。）至安慶而池州之人願爲先鋒、於是鳳壽淮淝之奸民皆從之。至今潯州老賊不過數百、廣西賊合男婦不過二千餘、湖南賊約六七萬、湖北賊約十萬、而池州、安慶、江西、寧國諸賊、合一二十萬、此皆向榮縱之、使得招徠擄脅也。」目光之炬、遠非當時賢俊所及。論洪楊勢力發展之經過、尤中肯綮。說者謂洪楊初起時。以「清軍之力本不足平、因前線將士恐事平後於己前途功名不利、遂一面故縱其勢、一面張大其辭、卒釀成滔天之禍。辭之汪說、頗爲近似。余以爲當時疆吏雖無明白縱敵之事、而敷衍粉飾之罪、則湘粵諸將帥均不能辭也。

老民

世俗相傳曾中太平天国狀元之王韜、實則只化名黃畹上書蘇福省（按當時太平軍分江蘇爲二省、南稱蘇福省、北稱天浦省。）太平軍首領、獻攻上海策。旋爲清軍所獲、以通敵有據、下令通緝。因借外人之力逃至香港、號「天南遯叟」、稱「弢園老民」、曾撰弢園老民自傳、考中國舊俗、只有「遺民」、「天民」之稱、向無「老民」名詞、後乃知老民爲太平天国對讀書有學問人之尊稱、與普通以斯文人作秘書稱掌書大人或先生者不同。按太平天国稱謂、與習俗大異、其意實師周官、以壯丁爲牌面、老弱婦女

爲牌尾、百姓爲外小。老民即屬於牌尾、但頗被尊敬、類似遺民。當太平天国五六年、天京牌尾另館中之老民、被羈名士極衆、如梅伯言、金亞匏、江梅村、其最著者也。梅村自記、謂「（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吳甥栗生、爲余謀於賊目曾天養、得爲老民、給以僞印牌併門牌。上云、天朝恩賞丞相殿左九指揮加一等永統下管長端之澤、所屬牌尾三十五名。」謀於頭目、始得爲老民、可見非普通人所能、想見其難。由此則王韜之自稱「老民」、亦必係居太平軍時、因其富謀略、善文詞、故特尊之爲老民。復以此名不大普遍、外間知者甚少、逃香港後、遂更引用。或藉此紀念與太平軍之關係、亦未可知。

改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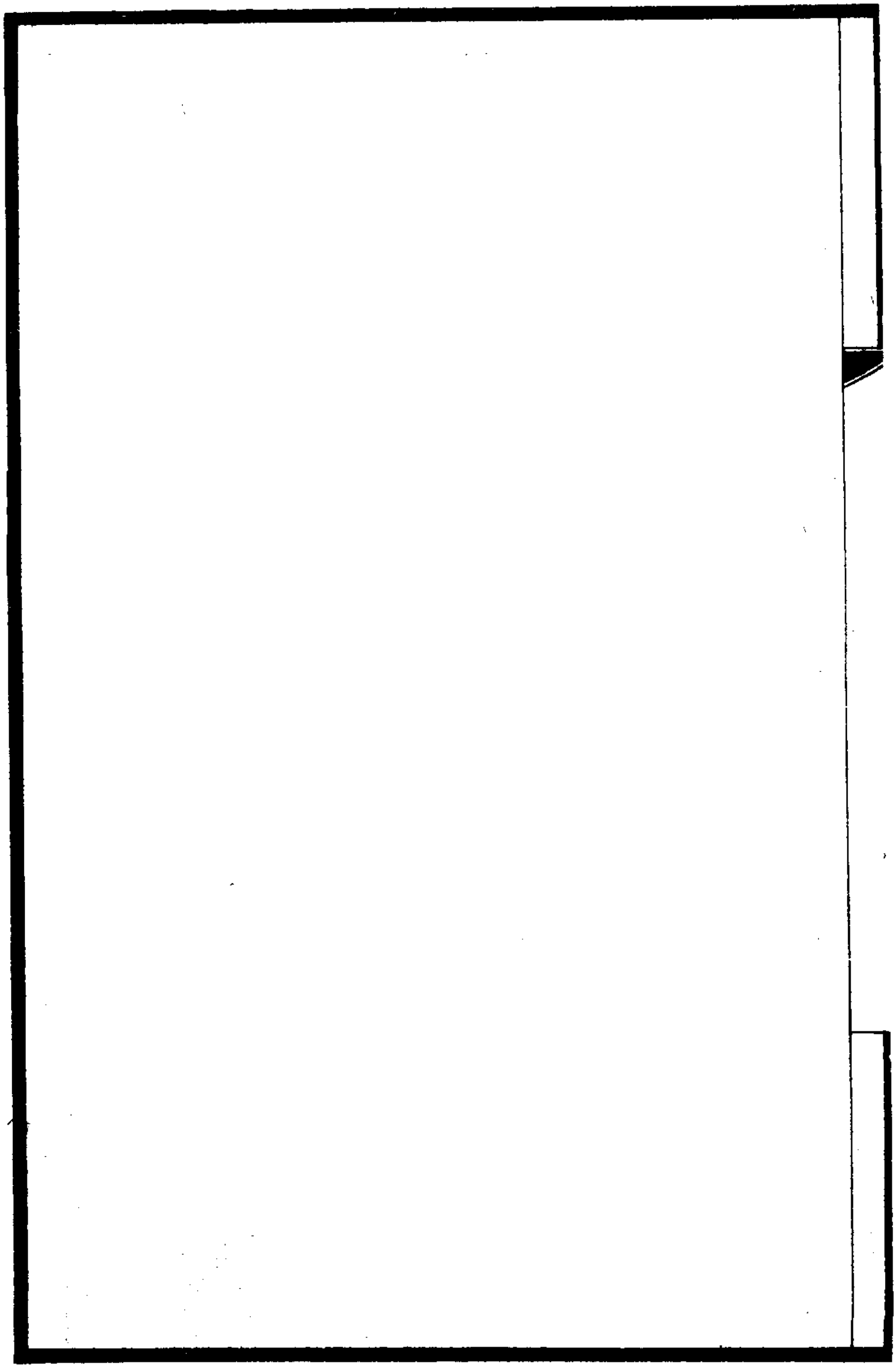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政體、完全取法周官、所定政治區域、（即省區）與宋代大致相同、以省分而爲二、劃天下（全国）爲二十四省。爲、江南、江北、江東、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雲南、雲北、陝東、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燕南、燕北、川東、川西、邊南、邊北、洋東、洋西。無皖、贛、閩、黔諸省名。此爲江南春夢菴筆記所載、考之各書及太平天国詔諭、當時將省區縮小、固係事實、惟省名則多新改、不似上述簡單。如江蘇實改爲「蘇福省」與「天浦省」安徽則以南部改爲「安慶省。」又以直隷乃清政府所在地、改名「北燕省、」在未平定以前、暫稱爲「罪隷省、」若能自動悔過、始改爲「遷善省、」是直隷本改名北燕、而其中又加以「罪隷」與「遷善」等過渡名詞。其意罪隷本於直隷、遷善又對罪隷而言。當時取士試藝有「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隷論」二題。天王且頒詔旨云、「有功當封、有罪當貶、今朕既貶北燕地爲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並貶直隷省爲罪隷省。天下萬国、朕無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稱京。故特詔清胞（楊秀清）速行告諭守城各軍、所有兵將、共知朕現貶北燕爲妖穴、俟滅妖後、方復其名爲北燕、並知朕現貶直隷省爲罪隷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上帝、然後更罪隷之名爲遷善省。庶俾天下萬國同知朔

妖、爲天父上帝所深譴、所必誅之罪人。欽此。」足見省區改名、其時甚早、或與天京同時亦未可知。大概當時凡太平軍區域以內、均已易制改名、如蘇皖其最著者也。勢力不到之處、或仍其舊、或更空名、如雲貴川陝是也、至於上述詔諭、貶直隸爲罪隸、則不過聲罪致討而已。亦爲誇大狂熱之太平朝應有之文章也。

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第二輯

珍籍叢刊

禹刀題簽



太平天国叢書十三種第二輯錄目

金陵癸甲記事新序

近年以來、太平史料、發見極多、專記南京事者、如李小池金陵兵事彙略、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張汝南金陵省難記略等。其他總紀洪楊建國書籍、中間分章談太平軍在金陵者、尙不可勝數。民國初元、國學保存會編輯國粹叢書、中有闕名氏金陵癸甲摭談一種、蓋據咸豐七年映雪書屋刻本翻印者。記洪楊居金陵軼事頗詳、史家視爲珍貴史料、近年來已成孤本。惟不載著者姓氏、前有序文、以天災寓人禍、無時期姓名、不足輕重。末有雞鳴子跋、似革命後重印時增入。中云:「是册不著撰人名氏、閱王氏甕牖餘談云:謝稼鶴所撰、其所記載、得之目擊。」是摭談撰者、爲謝稼鶴氏、且知與王氏同時、而籍貫經歷、仍不得詳。又聞廠肆曾搜得王韜手鈔本金陵癸甲紀事一部、爲友人購去。按紫銓嘗上書太平軍、獻取滬策、爲當時朝野注目、所著甕牖餘談、弢園筆乘等書、記洪楊事眞切典雅、其手錄史料、自彌足珍貴矣。數年前有人發見沈雋曦摭談補十條、得之當時難民口述、載於人文月刊、爲摭談與紀事二書所無。去年余歸自滬汴、適値盧溝橋事起、暑居多暇、中心憂危、乃以蒐羅舊籍、鈔錄史料、聊自遣娛。於書肆拾得吾家稼鶴公金陵癸甲紀事一册、不禁狂喜、書爲紅格舊紙、字亦端秀、取摭談相校、幸爲完璧、其價値雖弗逮「弢園老民」手錄者之可寶貴、亦足

以償宿願矣。考其內容、與撫談實係一書、惟書中分段及太平人物傳之多寡、與撫談微有不同。卷前有芝柏居士附書、蠹郎序文、稱是書爲癸甲紀事略一卷、及名目錄共一册、實係二卷矣。又謂：著者謝介鶴於癸丑春（按即咸豐二年）爲賊虜至金陵、置粮館中、曾與金陵張炳元、構李金麗生、及同志數百人謀內應、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鶴乃以計逸出。因憶陷賊時所見所聞、筆之於書、起自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止於甲寅七月三十日。於是作者事蹟、始可略考。卷後無叙跋、附有續聞二則、其一與撫談補相同。按書中每註「癸甲撫談增入此數語」云云、可見此書乃爲原稿、撫談或係定本也。所載太平人物小傳、此書實較撫談爲多、計撫談所記、共三十二人、此書竟一百四十人、豈校稿時視爲無用而刪去耶。撫談中只鄧輔廷一人、爲本書所無、而撫談無賴漢光傳、其文與本書賴傳相同、或爲手民顚倒錯誤歟？此書記陳玉成仍書原名陳丕成、其他人物、有爲賊情彙纂等專籍不可稽考、而本書詳備者。故此書在洪楊雜記中、實爲極珍貴之資料、惜流傳甚少、學者多不可得。今余輯太平天国叢書、將其重印、次序段落、一切仍舊。以原稿未曾標目、檢閱不便、欲擬目加入、又恐世人譏余好事、未存其眞、致失本來面目。乃以不佞所擬標題、於卷端彙爲目錄、於卷中作爲頂批、殊屬兩便。又卷下目錄、凡人名上有點者、皆撫談所無、以供參考。此書除人物志外、史事、文字、與撫談大致

相同。撫談補十條、僅第一條爲此書續聞所有、餘皆全無、因全附錄於後、以存史實、恐日久散佚、良可惜也。時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射洪謝興堯序於北平交道口寓廬。

金陵癸甲紀事目錄(新擬)

卷上

洪楊死喪制度

沒收船隻

洪楊不即攻蘇杭之原因

設機匠館

以老弱入牌尾館

使人種菜

招讀書爲書使

招衣上蓋印章

改字

以女子負米鹽

修天王東王府

東王病目

富人匿入機匠營

洪秀全	楊秀清	蕭朝貴	馮雲山	韋昌輝	石達開	秦日綱	胡以晄	陳承鎔	黃玉崑	盧賢拔	
李國瑲	楊元清	楊永清	楊德清	韋　俊	石祥楨	曾水源	林鳳祥	曾釗揚	李開芳	黃再興	
羅秘芳	蒙得天	黃超芳	何震川	曾錦謙	曾立瑲	曾天養	白暉懷	陳宗揚	陳宗勝	羅大綱	
竇福壽	曾柏風	鍾芳禮	黃爲正	侯閶伯	曾錦發	胡海隆	林錫保	陳學思	唐正財	陳德隆	
鄭春圃	周勝坤	黎振輝	黃起鳳	何錦瑲	葉輯五	莫仕葵	黃國典	李嚴通	鄭陞福	周才太	
陳桂堂	黃九利	陳丕成	傅學賢	李壽春	賴漢英	劉兆廷	徐茂功	張有勳	潘合孚	韋爾偏	
楊任田	周兆順	曾鴻芳	何辛金	傅少階	胡仁魁	劉盛培	賴漢光	鄧輔廷	黃期陞	侯成身	
賓小壽	吳可億	譚順天	陳讚明	陳棣香	曾衡選	曾永隆	謝應木	陳潘武	段可元	黃爲綱	
黃河芸	嚴玉衡	傅忠信	鄭衡煊	廖錳桂	張朝文	林朝俊	范運齊	陳式武	廖盛富	秦日蘭	
陳國良	黃炳權	黃開元	羅文俊	刁日替	劉文飛	曾永祥	陳釆雲	余文章	黃祖賢	胡復揚	
邱一珍	覃老三	曾亨典	張了超	劉開仁	黃貴濦	覃緯邦	朱得勝	胡鎮海	劉春山	嚴定邦	
楊朝福	武立勳	劉仁富	黃秉祥	陳繼書	吳可典	李　珍	李紅蓮	農世靑	吉　傅	潘蓮來	

金陵癸甲紀事略一卷、名目錄共一册、姑孰謝介鶴作也、介鶴於癸丑春爲賊虜至金陵、置糧館中、曾與金陵張炳元、構李金麗生、及同志數百人謀內應、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鶴乃以計逸出、依今觀察𥃩山趙公於鳳山行館、因憶陷賊時所見所聞、筆之於書、起自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止於甲寅七月三十日、凡賊之逆天悖人、窮凶極惡、及其日夕灰滅之狀、無不略具、而從逆者之蟻攢而蝗聚者、亦可以按名而誅焉、嗚呼、介鶴亦有心人哉、

蒿目時艱、棘心世運、粵匪之變、繁不勝述、赤眉黃巾、旣無此酷、修羅藥叉之賊、怖檮杌饕餮之窮兇、亘古罕聞、于今爲烈、不有紀載、何從徵信、姑孰謝君、含辛茹苦、來自賊中、目擊耳聞、異于局外、投袂而起、振筆以書、匪圖鄭俠流民、直摹地獄變相、覽之裂眦、讀者酸心、罪已貫盈、勢將灰滅、豈有白頭之賊、漸消黠首之畜、小試史才、堪備輶采、發憤而作、難已于言、芝柏居士附書

洪楊兩路至金陵及其人數

勸大貢献講道理

金陵癸甲紀事畧 附粤逆名目畧

謝介鶴著 謝興堯校

咸豐三年、癸丑正月二十九日、粤逆洪秀全楊秀清等至金陵、其陸路分賊營二十四座、每營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五六十人、老長髮賊不過十之二三、餘皆虜諸湖北安徽及各省者、設不關城紮營於城外、賊必疑懼、未嘗不可以少勝多、且賊亦不得任意開挖地道。關城後、南門外米行百姓、齊心殺賊、賊幾敗。不意聚寶門城頭開砲、百姓搖手弗聽、乃散、祁方伯爭之嘔血死。其水路賊船自新洲載勝關上游、夾江泊起至七里洲下游夾江泊止、船雖數千號、究之賊數男子約五萬、女子約二萬、幼童約一萬、且船密排於夾江之中、僞王船泊於中段、設於上中下用船裝載柴草、內藏引火藥、三路縱火、則船不得開、成灰燼矣。老長髮諒亦胆落、勢必奮岸死戰、然散亂不聚、戰亦易敗。其新虜及女弱等、惟有赴水而已、得逃爲幸、乃關城未計及此、可慨也。

賊在城外屢講道理示人、無非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僞王。敎導你們、衆兄弟姊妹好大福氣、將來想福無窮等語。做出無數醜態、而不知其醜、嗣後入城亦然。又詭言不殺人、有先來進貢者給貢單爲記、大隊始不相擾、人半信之、進銀及洋錢米菜猪鷄鴨等、取僞貢單貼於門前、孰意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之多也。

由水西門入城

二月初十日賊於北城地道發砲、城崩、賊爬城、砲又發、石飛起打賊跌落、死傷甚多。賊亡命卽踹賊屍上、接足而登、復為官兵槍砲擊傷無算、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兵力遂單。賊擁至、急調南門水漢西門城頭兵、至北城禦賊、孰知賊大隊從水西門爬城入、開門直進、於是兵賊交殺、屍橫地上、不計其數、大城遂破。

上元知縣劉同纓殉難

上元縣劉公朝服坐堂上、罵賊寧殺己、毋傷百姓、賊不殺、乃急投署溝水殉難。其餘殉難者未及考。城內紳耆衿民闔室自焚、及投水雉經服毒、不計其數。劉公名同纓、江西石城人、道光丁酉科拔貢。

內城攻破

大城破、將軍率官兵守皇城、滿洲婦女幼弱亦登陴助守。次日賊衆至、砲發斃賊無算、賊有增無減、官兵力竭。又連日未食、難抵禦、賊爬城開門入、混戰一日、將軍及闔城皆殉難、婦弱未殺盡者賊驅出城、至河下殺之、棄諸水。

初入城搜殺情形

賊初入城、猶未敢遽入人家、懼有官兵伏藏、路遇人必殺、十二日見人則捉使抬屍、棄諸河、否則殺。數日傳鑼令百姓貿易如故不開張將搜殺各鋪而已擄掠一空、而賊藉查人、又搜索罄盡、其壯者則拖去為聽使、前後衣著黃補寫賊銜、謂之「招衣」、幼童則擄去為假子、或為打扇、打扇乃賊之小僕名、常持馬鞭洋傘及扇隨賊後、蓋賊最愛童子、相與嬉戲而已、幷無所謂童子兵也。其時老病

置弗問、惟不使男子歸已家、歸則謂與女子私犯天條、當殺。于是男子先分館聚處、而賊乃得肆志入百姓家搜掠、無所不至。先是傳僞諭令人進貢給單、使貼門牆、則不入其家、否則搜出銀十兩、金一兩者殺、而稍有貲力之家、咸獻金銀、貼僞單、賊搜物遂以此爲記、得以知其有無也。

秦淮妓

秦淮兩岸青樓、大半搬避、利涉橋北有妓王氏女、不及行、賊適至、逼與歡。女笑迎曰、妾以陋質得侍大王、何修而獲此、顧家有酒饌、盍飲以合歡。賊喜諾、大噱醉、女抽刀殺賊、而後自縊於樓。噫妓猶不屑與賊偶、吾知愧於妓者衆矣。至於從容不亂、尤見其難。此條原本未載、見癸甲摭談。

天王入城

街道既清、于是賊用鑼鼓數百、迎天賊入制府署居之、然此一入、不見其出、蓋東賊以此軟禁、使之自死之意。其僞王娘數十、皆以黃絹蓋頭、騎馬跣足焉。

設立女館

男館既立、賊又趕女子出、不准私住、于是扶老携幼、背行李、悽惶道路、得間投河者無算。賊驅之東、復驅之西、不得哭、哭則爲妖、非鞭卽殺、不得已露宿檐下、越日乃分前後左右中五軍女館、每軍以一至八分爲八軍、軍設女僞軍帥一、統女百長數十、以拘禁婦、其夫與子尋踪至、雖見而不敢交一言、言則爲犯天條、以此受杖及死者甚夥。其時城北幽僻之地、尚有百姓潛伏者、賊以搜物至其處、覺焉、乃驚散男子、驅女子赴水漢西門外、盡殺之、棄諸河。

男女館設逼人敬天父代具黃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夫敬天、人所同也、天主爲邪教、粵逆惑人、又竊天主教之餘似名爲天父降于東賊口代天父言、謂之下凡。愚蠢竊信之繼又悟其詐、又即其詐以詐衆人。且言敬天兄耶穌、耶穌西方之聖人也。西方口外諸國信奉最篤、而辨之甚明。乃粵逆强曰天兄、謂耶穌爲天父之第一子、天賊爲第二子、南賊爲第三子、東賊爲第四子、北賊爲第五子、西賊婦楊宣嬌爲第六女、翼賊爲第七子、餘雖其父兄子孫、皆爲該賊等之弟、母嫂子女、皆爲該賊等之妹。又出南賊所作讚美曰、「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穌、爲救世聖主、讚美聖神風、爲聖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眞神、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神靈、享福無窮、知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人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率衆朝夕誦之。又每茶飯先默誦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上主皇上帝祝福、小子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魂得升天。夕睡朝起、亦誦小子跪在地下、懇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時賜神聖風、化醒迷朦、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感謝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金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準所求、心誠所願。更爲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爲一讚期、街設大旂、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菓品餚點、羣誦讚美、中奏章亦書小子跪在地下懇求等語、而各僞府鑼聲砲聲震耳、將洋綢褂褲付

諸火、謂之繳還天父。老長毛病、亦具奏章、用小子跪在地下等語、着人代求、其言甚哀。

十天條

十天條、賊以禁人、犯則殺人、不能背讀者、輒受仗責。不知該賊敬拜上帝何益之有、七日再拜、得罪無所禱也。爺火華天父名、始避之、繼又不避。父母兄弟離散、從何處孝敬、夫妻相處、亦爲奸、惟逆賊逼奪民女則不犯。謊話賊常有、搶掠賊常行、貪淫賊之本心、但禁人而已。十天條之說、可概見矣。

洪楊死喪制度

逆賊出僞示、死不用棺、用爲妖、香火不設、設爲邪、賊心不禽獸若矣。死爲昇天、爲喜事、不准哭、而東賊子死、淚下如雨、目遂失明。

沒收船隻

賊自上遊擄船隻下金陵、誑謂船戶送到、不留船、許自返、并不必蓄髮、開水手名將厚賞。及金陵城破、盡數驅之入、其願附者易船、不願附者分入諸賊館爲聽使、各船所自有之物、并沒於賊。脅逼城內外之壯者登焉、驅赴揚州鎮江、乘間逃亡者亦不少。

洪楊不即攻蘇杭之原因

東賊使賊衆陷鎮江後、擬即至蘇杭。忽聞大帥向至金陵之淳化鎮、乃大驚、調回大股賊守金陵、蘇杭以是獲無恙。大帥爲東南保障、益信。此條亦見癸甲摭談。

設機匠館

百姓見有揚州鎮江之驅、或自盡、或竊逃、城內鼎沸。賊懼、僞丞相鍾芳禮性稍和平、乃有機匠之招、言爲匠做工則不打仗、且投入機匠之家、凡遇賊搜索、告僞相、輒杖賊追還。於是投機匠藉以伏處

者、約二萬人後有雜行之設、亦如之。

以老弱入牌尾館

周才太僞巡查、性不好殺、見老而無依者、輒憐之、請於賊、議立「牌尾館」使殘廢者守館、老病使掃街道、拾字紙、亦不打仗、於是佯病入牌尾館者七八千人。

使人種菜

賊見菜地、爭貼封皮、卽據爲已有、使人種菜、亦不打仗、故匿於菜園者、亦數千人。

招讀書人爲書使

賊不識字、傳僞令凡讀書識字者、悉赴僞詔書、否則斬、搜出匿者同罪、乃得數百人、使爲詩及對、又試以僞示、合賊式者、分入各賊館爲書使、亦不打仗。

招衣上蓋印章

官兵打仗、有以洋巾紮頭者、賊弗識、及相遇、官兵殺賊、始知、又城中人假賊黃招衣出城、賊覺、於是加僞聖庫印於衣、無則殺。

改字

賊僞詔改書、如聖改正、上改向、至祭祀祖先、俱爲妖、二帝三王俱爲僭、悉改之、改字如國改国、華改花、火改亮、老改考、亥改開、丑改好、卯改榮等類、謬妄費解。

以女子負米鹽

賊所擄湖北安徽米船、泊儀鳳門外、鹽船泊漢西門外、令女僞官持旗、悉驅女子出城、背米鹽入各倉。着童子執鞭驅打、使之速行、謂之「把卡」至昏始息。有路遠不能回館者、或自縊於空屋、或赴水死、或雨後泥滑跌傷至死、餘俱露宿。

修天王東王府

天賊東賊僞府、多毀民居、拓爲其巢穴、封泥木匠爲僞將軍、僞總制、數十人、使率隊做工、又著女僞官分領女子萬人、抬甎挖溝、每日黎明出、黃昏返。

東王病目

東賊淫無度、兼以子死、西賊子又死、悲甚而目失明、弗能視、作天父下凡狀、謂各姊妹、不知敬天父、天父將降病於衆姊妹、今秀清患目疾、代衆姊妹贖病也。於是令女僞官傳各館女子、皆讚美、不能者仗、并傳僞諭、有能醫目復明者、賞以丞相職。

富人匿入機匠營

機匠既多傳僞令、每館要數人出城抬米、及出悉脅使上船、至江西。先是稍有貲者、用銀買入爲機匠、匿勿出。於是搜機匠、并搜銀錢衣物、至是機匠、僅剩五六千人。

楚人反動謀洩被殺

賊之湖南北人、及水營水手、有爲賊逼脅而不願者、約以紅袖裏口爲記、反戈殺賊、議未定。又聚飲於鐵匠館、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謀洩、東賊假天父下凡、執其書按名悉殺之。又誑謂水手汝等思歸乃爾、無罪勿恐、越數日、使無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調入城殺之。

男女館人數

殺賊之謀未泄、人能私自過館、其數尚難稽查、至是賊有門牌之設、以館長出名、統其下、月送冊於僞詔書、以核其數、調往他處、及逃走者、均註明。其時男館廣西約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九百人、湖南約萬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

廣東西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慶約三千人、鎭揚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此夏季人數。

城中壯丁不敷用

城中凡男子十六歲至五十歲、謂之「牌面」、餘爲「牌尾」。牌面半使竄往上游、而逃走甚夥、不敷用、乃取牌尾館之老而健者使上城頭打更、仍不敷用、雖老而病者亦使上城頭打更。於是逃者益衆、而牌尾館人數僅三千人矣。

上元劉知縣柩

賊屢破停柩、獲金、遂至開挖新塚、上元縣署後龍王廟東偏有浮土一邱、縣尊劉公葬是、其僕孫某守焉。賊跡至、疑有私藏、鍤初下頭眩而倒、乃相戒爲妖、弗敢再。噫公之靈不爽矣、亦鬼神之呵護也、此條亦見癸甲摭談。

拆墻尋銀

賊間有於井中及花臺得金銀者、於是凡井中及花臺夾墻仰板悉開挖、或有或無、或但見一缸水者、而金陵房屋靡不拆壞。

以女子挖溝

東門外大營立、賊懼、乃使女子二萬人、每日出城開挖壕溝、送竹簽子、每日路斃者有人、槍子傷有人、藉此逃逸亦有人。

使女子割麥

東門內外麥熟、久未割、乃使女子割麥、又見油菜子熟、使牌尾收割菜子。

發給口糧

賊初入城、發糧無數、來取者卽與之、既有名數可稽、始議每日發米數。男館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

僞銜一觔、四兩、各匠一觔、牌尾半觔。女館湖南以前每名一觔、湖北以前每名六兩。

出城印憑

出城逃走、賊謂之「變妖」、前無稽查、嗣乃用僞印關憑、交於賊僞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爲信。

改用歷法

賊禁用曆日、賊中無能算者、故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不知用閏法、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訛一日、故支干亦遲一日。八月又改月爲期、日爲旦、不准用日月二字、是明明自供朞年日止矣、天心厭亂可知、後仍用日月字樣、謂天父改還也。此二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天王等親發詔書敍述書根由

賊令人抄僞詔書、自戊申起、敍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出馮雲山手、後出曾釗揚、何震川諸賊手、詞用七字句、以話說起、繼以不表且說、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終。而其淫亂邪怪、亦自供不諱。又刻創世傳、蓋竊西方番本也。餘俱天賊南賊自作、惟下凡諸僞詔書、東賊命曾釗揚何震川作。

王號

賊之僞號、必假天爲王號、又加牛鬼蛇神字樣、以爲奇、僞侯號亦然。

軍中官之名稱

賊僞丞相、有正副又正副、分六官、計二十四名。僞殿前丞相四名、僞檢點三十名、僞指揮三十六名、僞將軍及僞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爲定數、每僞總制一、統僞監軍一、僞軍帥五、僞師帥二十有五、僞旅帥一百二十有五、僞司馬六百二十有五、此帶兵僞正職也、餘俱爲僞雜職、僞恩賞係職銜守

城有僞巡狩將軍、帶信有僞疏㕷統制、守關有僞提關指揮。

天王府侍衛

天賊僞府、有僞侍衛九十六名、亦能帶兵、職同僞檢點、餘俱下一等、以天干及二十四氣分名。

侍臣等級

僞左右史、僞侍臣、均職同僞檢點、僞朝儀、僞詔書、僞詔命、均職同僞指揮、僞參護、僞僕射、均下僞指揮一等。此北翼賊之統下僞官、以次下東賊之僞官一等、僞總典官、均職同僞檢點、其次同僞指揮。

軍中僞典官、均同僞總制、僞醫亦然。

老兄弟加功勳

凡賊之僞官、職名雖多、均未足數、徒以誇耀於人也。由永安以前來附之賊、均爲功勛加一等。

女軍官

賊婦稱呼僞侯婦稱貞人、僞相至僞旅帥婦同稱、其下僞稱夫人。另設女僞官、如在僞府者、僞丞相、僞檢點居多。其在外統帶女館者、至僞軍帥止、餘爲百長、館長、俱用黃巾紮頭、上寫僞銜、軍帥以上皆大脚蠻婆、百長湖北最多。

王侯袍帽之形色

賊之僞服色、如僞王帽用龍鳳、馬褂袍靴繡龍鳳不拘。僞侯相帽用鳳、僞檢指帽用麟、袍帶俱黃色、雜職紅色、馬褂均黃色、靴皆紅色。僞將軍僞總制帽爲獅、僞監軍僞軍帥帽用虎、均紅袍黃馬褂、靴黑色。僞師帥僞旅帥帽用彪、均藍袍紅馬褂。僞司馬帽用鵠。有職均准紮黃巾、餘紅巾。

各王府儀制

賊之僞府僞衙、如賊王居僞名「府」、賊官居僞名「衙」。僞府大門用金描畫龍虎、門內不准男

子入、照壁以五彩繪畫龍虎、甬道中有高臺、謂之「敬天父臺」、兩旁掛大鑼數十對、前牌樓三、東西有偽朝房、東賊偽府減少、北翼兩賊、但畫門用鑼、餘俱無。偽衙偽侯畫鳳、偽相畫象、餘貼紅條而已。賊之偽儀制、天賊未見、蓋天賊偽府火起、潛出一次、至北賊偽府、旋亦潛入、平居絕不出、東賊軟禁之故也、

東北諸王輿從

東賊出轎、用黃呢繡五彩、賊從約千人。北賊減三分之二、翼賊又減半於北賊。偽侯相檢點、俱用五彩紅呢轎、旂用方、偽指揮以下騎馬、黃傘、尖角旂、鑼二面、無鼓樂。

太平軍相見禮

賊之相見禮、下一等者跪、不准揖拜、初見早則曰「大人食朝不曾」、夜則曰「大人食夜不曾」、路遇亦然。愛跣足、雖袍帽騎馬亦然。著黃色厚底鞋、喜八音匣子、謂之「鳳琴」、坐馬上、帶於腰間以為榮。

打仗號令

賊之打仗、偽令先吹號角、齊人至北賊偽府聽令。後又改在翼賊偽府。賊頭目一人、持名牌、一人執大尖角旗、率眾立候指揮焉。驅所逼脅者在前、老長毛尾後、敗則跪念「天父看顧」四字、疑為有術誤矣。識其故、正可趁此追殺之。

天試東試

賊各偽王生日、先期進貢院考試、出題如、東王九千秋、眞道豈與世道相同等語。取偽狀元一、偽榜

眼一、僞探花一、僞傳臚一、僞翰林百餘、僞進士數百。一甲職同僞指揮、二甲職同僞將軍、三甲職同僞總制。東賊爲東試、天賊爲天試、餘賊仿此。而東賊僞狀元、幾三日卽逃去、不知所終。

各王生日選民女

賊各僞王生日、必先逼選民女百餘人、由僞丞相蒙得天再選、約需十五人、以進各賊。每次天賊六人、東賊六人、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憐各人勞心過甚、賜來美女也。(按蒙得天或蒙得恩之譌)

天王幼主生日女官送禮

僞王生日、女僞官送禮最盛、用糯米做成各式糕點、列方桌上、或兩三抬、或四五抬、俱係女子、前用大鑼兩面、黃傘一柄、後則女官跣足騎馬、送入僞府。賊官送禮、亦用桌抬進、至日均至僞府陪誦讚美、謂之謝天父。惟天賊僞幼主生日、留飯給銀牌。

東王大床

東賊造大床、四面玻璃、中注水養金魚、窮極奇巧、枕長四尺五寸。

男女館人數

賊糧少、乃議發稻、凡各匠及牌尾婦女皆發稻、其時男舘在前之人、竄上游者半、逃走者半、新附而來者亦半。如廣西約剩千人、廣東約剩二千人、湖南約剩五六千人、湖北約剩萬餘人、安徽約剩二千人、廬州及各府新附者約萬餘人、興國州黃州新附者約萬餘人、各省約剩千人、江西新附者約五六千人、金陵約剩二萬人、鎭揚約剩三千人、揚州新虜回者約四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四百人、湖南約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三千人、安慶約二千七百人、鎭揚及新虜回者共約萬二千人、金陵

約剩九萬人、此冬杪人數、

舊曆新年

咸豐四年甲寅正月元日、金陵城中女館着裙共相慶賀、僞女官拿去、或杖或枷鎖、目爲妖。牌尾間有慶賀、爲賊所覺、亦多受杖、時賊營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太平新年

正月七日、賊以爲元旦、天大雪、未明誦讚美聲振天地、賊亦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揖、但曰高陞而已。

張炳元倡內應

金陵廩膳生員張炳元、倡內應、與大營約、初七初八初九日乘賊慶賀元節、不爲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僞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不意傳信遲悞、改約初九初十十一日、適於初八調陳桂堂至七里洲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城頭無人接應、乃返。

東府演戲

賊初言演劇爲邪教、繼於池州得戲箱數十隻、回金陵乃招優伶演劇、東賊在清涼山試之、喜甚。僞諭搭台於僞府引壁內、以備閒戲、適賊目疾復發、乃止。

東府招女樂

東賊僞諭、朝夕敬天父、男樂在外、須女樂在內、搜逼金陵樂妓進僞府、每賊處數十名、朝夕彈琵琶、以佐讚美。

搜捕偵探

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以爲妖、毒刑逼之、認在大營探報等語、并言以白布爲記。於是賊至五鼓、

吹號角、傳齊各僞衙人等、至北賊僞府前、下木栅搜獲白布千餘塊、卽鎖禁千餘人、三日刑逼無據、令賊官各自取保、但殺數人、乃禁偶語、語棄世、出首、予以職爲訪試僞指揮、由是路遇若不相識焉。

炳元謀內應

張炳元謀內應、因前期未踐、而陳桂堂又調水營、乃出城赴大營、與向帥議定、約齊同志、充買物者、出城至買賣街、官兵扮賣物者五百、如期亦至其處、計相見後、把持城門、接應官兵入城、大隊隨其後。至日適微雨、官兵大隊掌號而來、未及買賣街、而城頭炮發、同志轉至城門、門已閉矣。官兵退、同志乃入城、賊由是疑、遂於東門內接門砌瓜卷容五尺長箭餘、兩頭設大木栅、以鐵索繞匝矣。

內應謀洩炳元被殺

越日大帥令六品軍功四川人田玉梅入城、與同志議、約期至城頭、俟官兵至城下、斬守門及守砲諸賊、開門接應。議未定、炳元意欲於南門再得一路接應、至南門遇陳桂堂之書吏張沛澤者、扭至僞侯黃玉崑衙出首、自言前與炳元同志、紿炳元使得欽差印、乃有據、自後未見炳元、今路遇得以扭至、玉崑刑訊無供、又易他賊訊、備極慘毒、瀕死復活。炳元言沛澤吸食鴉片、我前見而勸之、今挾嫌誣我、賊立搜其館、得鴉片等具。先殺沛澤、復調炳元至北賊僞府、加刑訊之。炳元自知必死、乃認通大營、但我係江南人、非有老兄弟爲首教我、我亦不敢、遂羅織老長毛數十、賊盡殺之、而未叶同志一人。

田玉梅內應謀泄及搜捕各館情形

同志始猶冀炳元得免、嗣見事實將就殺、急與大營計、約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與同志五十人、訂期至東門城頭、斬關接應。至日、官兵聲號起、未及至城上、田玉梅等已斬城門守更守炮長毛賊十餘人、將開栅、鐵索與鎖重匝、未及開、賊聞城外號聲、率大隊賊至、玉梅等不得動手、乃散伏於各館。賊見五十人內有若機匠、及牌尾、與菜園人。乃搜機匠牌尾菜園、果得欽差印三四張、遂鎖禁數百人、又搜各館、得數百人、俱禁於貢院內。賊意欲盡殺之、嗣傳偽諭、如有廣西人館長取保釋去、計殺二百餘人、炳元亦遇難。至是機匠僅存二千人、牌尾館廢。菜園僅存數百人。賊前有招用泥水木匠之令、田玉梅等卽扮泥水匠入爲內應、破封城三日、田玉梅等尙匿泥水匠將軍孫知禮衙內、不意知禮打扇幼童、自投東賊出首、具陳知禮引進玉梅等九人狀。東賊密令賊官訪拏、幸是日城開、玉梅等先逸、但鎖孫知禮、及統下偽總制等數十人殺之。由是收前用關憑、另用冀賊發牌出城、記人數於簿內、入城再查對、而各偽衙書吏、均不許出城。

讚美各王詞

賊有改讚美魂得昇天句、爲功成名就者、東賊怒杖殺之、嗣與天賊議、又易其語曰、「讚美上帝、爲天聖父、是魂爺歟一眞人、讚美天爲救世主、是聖人捨命代人、讚美東王爲聖神風、是聖靈贖病救人、讚美西王爲雨師、是高天仁人、讚美燕王爲霜師、是高天忠人、讚美豫王爲露師、是高天直人。」

後接眞道等語。蓋惟恐外人能誦、得以混入賊隊、故又增易之。嗣將燕豫二賊讚美刪去荒誕不經、伎倆可笑。（按獸即獨字）

東府令女館送老鼠

賊傳僞令、着女館各送井欄圈一個於東賊僞府、不知何用。女子十餘人、輪抬不起、人多受傷。又傳僞令、要每女館送小老鼠數對、臭虫數對於僞府、亦不知何用、眞邪怪也。

酷刑訊剪髮者

賊前搜禁未殺之人、內有因瘡因虱剪髮者、酷刑追問、不得已以通大營對。賊又吹號角傳齊城中人等、驗髮、凡剪髮者盡鎖入貢院。幷傳僞令、如各館尙有剪髮之人、不速送至貢院、查出卽殺。於是各館紛紛送人至貢院、計男子二千餘人。又令女僞官搜各女館、金陵風俗、女子多剪前後髮、賊不之問、亦搜得二千餘人、幼童數百人、禁於貢院。東賊初意將盡殺之、有常大妹者、東賊妾母也、至東賊僞府、擊鼓鳴冤。言其子因瘡剪髮、被鎖至貢院、求釋放。東賊大怒、言因瘡剪髮、事出有因、何至冤屈、乃爾。我之舅尙然、不知冤屈多少兄弟姊妹矣。乃出僞諭、果係因瘡因虱、只要館長去保、盡皆釋放、否則悉殺之。於是保出十之八九、但殺男女百餘人。越日有出城逃逸者、爲賊所獲、卽剪髮人、則怒以火烙火錐逼之、問通妖否、不得已認通妖。僞賊諭凡前剪髮之兄弟姊妹、俱由取保人送至貢院、匿者同罪。於是禁男子於十八房等處、禁女子於兩旁大號筒。每日僞指揮僞侍衛僞將軍等輪

班刑訊、男女除踹槓杖責外、或將手足反接、背置銅鑼、用火爇之、呼慘之聲、不忍入耳。或將衣服脫盡、用鐵鍊燒紅、向脛一盤、但聞油漬鐵聲、肉皆糜爛、痛叫一聲、大半昏絕。或用火箸燒紅、刺入股內、或錐進轂道、亦皆號叫萬狀、類至於死、至弔指跪鍊、猶其輕者。必使自認通妖、又牽扯他人而後已。每日僞巡查送粥一次、潑於石板地上、令人手抓口舔、男子計自死百餘、訊定死罪四百餘。女子在號筒之中、有隨入聽使、見色逼姦、計刑死百餘、自縊百餘、餓斃百餘、定死罪二百有餘。外此男女仍須再訊、請於東賊、東賊本欲盡殺之、轉請於天賊。天賊僞詔言體天父好生之德、但殺兄弟百餘人、姊妹數十人、餘俱再訊。先是凡天賊許可、東賊必不可、天賊欲殺、東賊必不殺、自示權由己出也。至是東賊恐衆頌天賊而怨己、乃出僞諭、盡行取保釋回、謂僅此百人通妖、諒亦難逃天父手段、其無人保者殺。計殺男女二十餘人、餘俱放出。

北門橋設五市

賊見人逃走、皆由出城買物、又見買者之多、冀於此取利。乃立五市於北門橋、不准人出城買物、并不准在各街買物、悉歸五市。嗣因五市價踊貴、老長毛不便、又議罷。

傅善祥之文學韻事

女簿書、東賊逼取民女識字者充之、以代己批判、有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餘歲、自恃其才。東賊聞之、選入僞府、凡賊文書、皆歸批判、頗當賊意。由是賊僞官均尚文、有不合善祥式者、輒批罵、恃寵驕

傲。屢言老長毛狗屁不通、忤東賊。乃借善祥吸食黃烟枷發女館以禁之、猶欲復用也。嗣善祥病自爲文呈東賊、言素蒙厚恩、無以報答、故盡心代閱文書、夜、不意爲妖魔迷矇吸食黃烟、又蒙開恩、不加重罪、原擬釋放再圖報効。詎知病患不起、恐難覲慈顏、謹將某日所賜金戒指兩個奉繳、以表小妹之意無他、幸爲垂鑒。東賊閱之、大驚訝、即釋枷、使僞國醫往視病、愈善祥得隨意往各女館、無所禁、遂不知所終、或云逃去。

朱九妹謀刺被殺

善祥得罪、女簿書無當東賊意者、有人以九妹聞、搶九妹入僞府。九妹朱姓、湖北人、年二十歲、有姿色、能詩文、爲賊虜、依於廣西某女百長館中、百長憐愛之、凡東賊選識字女子、屢隱而不列九妹名、至是東賊大怒、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謂某百長當五馬分屍、其衆女官及衆百長均杖二百、傳衆至、跪於東賊僞府前。問九妹識字否、對曰否。問百長匿爾否、亦曰否、乃林九妹三百。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立殺某百長、挖其眼、割其乳、然後剖其心、梟其首、謂出天父意、所以警衆也。適大風雨、乃免衆責、九妹遂入僞府。月餘、九妹覔砒礵入、勾結僞王娘、將以鴆東賊、謀泄、東賊怒、乃假天父言殺九妹、幷殺同女館者九人。

繡花館

賊王帽由繡花女館做進、有女子以穢布作天賊東賊帽襯、糞壓之。同館姊嫌出首、東賊怒、令點天、

女館分類造冊

燈示衆、點天燈以帛裹四肢、漬油綁於竿上、以火燃之、幸其時女子受鞭杖以昏絕、拖放樹下、醒乃自縊、遂殺同館知情不舉者七人。

東賊怒女館之累、欲殺已也、且賊糧不足、令女僞官傳僞諭、城中姊妹、悉於翌日五鼓各背被一條出聚寶門紮館、計使女子出城。旋於城門口點名、凡有夫與子在城內者、令返館、餘俱令出城、將盡殺之也、且得以恣意搜掠女館剩物。僞諭出閤城譁然。棄孩提於河內、及投水自縊、計四五百人、街市男女、往來紛雜、或送衣物於男館、或取衣物於女館、號哭之聲動地、泥木停工、奔赴女館、禁不能止、勢將內變、北賊翼賊懼、議請於東賊、急於各街口傳僞諭、言東王愛惜姊妹、必不肯使盡出城、就死、不過派大脚姊妹出南門挖濠溝而已。是乃女官傳令錯訛也、鎖僞女官數十於東賊僞王府、將殺之、繼又言將杖之、城內稍定、次日傳僞令、凡姊妹俱要赴小營聽講道理、有一名不去、搜出斬、至則分四色旗、令有夫與子在城內者、立黃旗下、其夫與子打先鋒遠出者、立紅旗下、孀婦處女立白旗下、其夫與子變妖逃走者、立黑旗下。其時立紅旗下者最衆、黃旗次之、黑旗下亦有一二千人、以聽言不清、誤立其下者、於是僞侯立上臺講道理、言昨日非女官傳令之訛、皆爾新姊妹聽令之訛、應斬、姑赦歸、各照所立旗色造册、送女巡查毋緩、講畢乃散。後造册亦不及稽查、置之而已。

東王與外人之交涉

五月、洋人至東賊不准入城、乃自入城、書問東賊、言爾我同教、何以爾分男女館、爾言天父下凡、請問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見。如此類者數十條。先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東賊媚以銀數十萬、囑勿打仗。十一月又至、勸和。東賊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書候東賊。東賊使糞賊與黃玉崐閉戶三日、作僞諭答之、不知所言。

男女館人數

東賊連接湖南北安徽各賊回書、言所到之處、米穀俱無、乃改議發米數。男子牌面每日每名發米半斤、牌尾四兩。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發米六兩、湖北以下、發米三兩、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則殺。其時男館逃走者多、新附者少。如廣西不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約三千人、湖北約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各省約數百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不滿萬人、鎭揚約三千人。女館廣東廣西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鎭揚約萬人、金陵約八萬人、此六月人數。凡言人數、皆就金陵城內外論也。末二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立喫飯館

賊另立「喫飯館」、僞令凡兄弟願打杖者、許自報名歸館。其時報名賊約三四千人、不數日驅出城、與官兵交仗、敗回、賊閉城弗納、又出仗、爲官兵殺死十之八九。此條亦見癸甲摭談

男女館改

賊僞典金官、率衆出城、自言奉令打先鋒。僞守城官疑、搜其身、各懷金數百。乃鎖白東賊、東賊大怒、

裝通嘉興私藏金銀

閉城搜各僞典官衙、凡有金者、鎖入貢院。內有搜出大脚蠻婆扮男裝者數十。因搜女館、又得男扮女裝者數十、又搜得有孕者數十。於是殺打金匠及各僞衙二百餘人。其男女易裝及有孕者、亦盡殺之。

使婦女守城

賊衆少、且東賊多疑、於是使大脚蠻婆上城頭守城。又使挑糠出城、使隨打仗賊後。以備塡塞濠溝之用、適官兵大獲勝仗、殺長毛五六千人、大脚蠻婆、或殺死、或就擒、賊自此氣餒。蓋紅單船業將上下江路攔截、賊懼故有此一仗也、此七月三十日閏七月初一初二日事。

續聞

天京糧缺使男女出城割稻

賊糧不足、於閏七月二十七日、赶女人八九萬出城、至鄉圩割稻。藉此逃脫者數萬、而斃於水暨餓死、及爲强暴所擄、不從而死者、亦不計其數。餘在上新河立館、賊仍朝夕驅禁之、旋移入城。

城中男館、於閏七月亦不發米、悉使出城割稻自食、人多逃散。

男女自由婚配

十二月賊令各僞官、每人取婦數名、許其自擇、不從死者甚夥。幷聞城內鬼多爲祟、賊懼甚、雖白晝不敢出門、午後卽各閉戶。此條亦見癸甲摭談。

洪秀全

附粤逆名目畧

噫、盜賊之起、蠱惑愚頑、輒假天意、其言之者、未識所由來也、欲使人預知而不惑、必實指其名、顯著其罪、俾無所隱而後可、附粤逆名目略、

洪秀全僞太平天国僞天王、廣東花縣人、現年四十三歲。面闊鬚長身癡肥、稍知盲辭筆意。初至廣西挾拆字法及命數、徧蠱鄉愚、武宣桂平人惑之尤甚、道光戊申己酉歲、秀全自稱天父第二子、又以天父下凡附揚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俾傳誕語、蓋天主邪教也、復竊其餘似邪且怪矣、往來平茶山、欺誘頑民、潛謀不軌。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僞號太平天国天王、時賊黨纔二三百人、搶掠近處鄉鎮、官兵圍正急、將就擒。適廣東股匪楊元清、范齊運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勢遂猖獗。咸豐元年辛亥、秀全竄入永安州、官兵圍之憊甚、乃有男行女行之禁、值湖南郴州賊李嚴通作亂、爲官兵追剿、亦相附、始突圍出、男賊僅存二千餘人、女賊衣男衣得脫者不滿三千人、遂擾桂林一帶、竄至長沙、此壬子年事。先是湖南多股匪、官兵分剿、自是悉附秀全、計二萬人。又招得掘煤洞蠻子數百人、始有「龍口」、一說、龍口、挖地道也。故長沙以前、尚未能破城、至長沙始用此法、城幾破。幸官兵救護、斫死蕭朝貴、賊乃退。乃至武昌、遂驗此法、當武昌未破、湖南股匪逸回十

之七八洎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乃喧傳天父天兄之語不爽、轉相附焉其時粵東西約二千餘人、楚南約萬餘人、新擄岳州約三萬餘人又各省約數千人。次年新正、沿江直下、於皖江一帶、又擄數千人、水陸并進、官兵無阻之者。故不逾月至金陵、又用龍口法、遂破金陵城、時癸丑二月初十日也。進城殺掠一空、居制軍府、毀居民、拓益其巢穴、僞號王府、周圍幾及十里。性淫、逼取民女約五六十人、僞政府以內皆女子、惟用男子守門。朝夕念讚美、鑼數十面以惑衆。飲食由僞典廚進。秀全自入賊穴、未見其出、蓋東賊楊秀清權重、似軟禁之者。天賊一子八歲、又一子新生、賊傳八歲者、係東賊子。

楊秀清僞東王九千歲、廣東嘉應州人、遷於廣西潯州武宣縣鄉、現年三十二歲、而窄青白色、目常疾、鬚微黃、身短小、目不識丁、多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鄰、耦而耕、天賊洪秀全密結之、妖言爲天父第四子、天生爲軍師、故僞號左輔正軍師、僞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睡未醒、賊夥至不及避。乃假作天父下凡狀、謂賊夥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同胞妹、當易姓楊、蕭朝貴爲貴妹夫、我命秀清臥爲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臥、爲天下姊妹贖病也、同胞兄妹、同臥毋害、衆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直以牛鬼蛇神煽惑亡命。數載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與天賊倡亂、漸攬天賊權、自廣西至金陵、悉聽其指使、故僞諭皆署其僞號、天賊尸位而已。金陵城破、初住皇城將

軍署。東門外大營砲子、輒落瓦上、大驚、滿營鬼常夜哭、居不安、乃徙於漢西門虎貢倉前街長蘆鹺使何宅。亦毀民居拓益之、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掘爲池、前街、街也、易以牆、其僞府內外及飲食、與天賊等。惟性最淫、逼取民女不滿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僞號王娘、每夜八女輪宿。賊目稟事、交女僞簿書、蓋逼取民女通文墨者爲之、計數十人、意出東賊、批由女簿書。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某甲某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爲神、故又自號勸慰師聖神風。殺必請於天賊、然天賊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故嘗假天父語、杖天賊四十。又殺西賊父北賊兄及東賊兄楊元清妻、以示威。其出也惟至天賊僞府、或登城、他勿往也。出則賊衆千餘人、大鑼數十對、龍鳳虎鶴旗數十對、絨采鳥獸數十對、繼以洋綢五色龍、長約數十丈、行不見人、高丈餘、鼓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輿至、輿夫五十六名、輿內左右立二童子、拂蠅捧茶、謂之僕射、輿後僞相、及衆賊官等百人從焉。又繼以龍如前狀焉、行乃畢。每日早坐僞殿、僞相一人、僞尚書二人、僞承宣二人、僞指揮二人、以次侍見、論賊事已、僞國醫補天侯進診脉、次以哈宋二醫復焉、視已、各擬方進、乃退。蓋東賊素弱、宣淫無度、常病將就死、少緩者、留待獻俘也。子一、亦善病。

蕭朝貴、僞西王八千歲、廣西潯州宣武人。年最少、身長多力、與東賊鄰、嘗幷耕。天賊愛其勇、與東賊

同密結之、故僞號右弼副軍師、僞稱西王八千歲。其妻宣嬌、與東賊私、甘受東賊愚、假天父語宣嬌爲天父第六女、巳爲天父壻、爲東賊貴妹夫、轉誇耀於人、而不之恥。東賊僞詔僞諭、皆附列其名、得意甚、所至無弗亡命爭先、其虐尤毒。永安困、首突圍出、至長沙飛登城陴、傷數鄉勇、卒中槍子、爲官兵所斫無算、成肉泥焉、亦慘殺報也。逆賊等轉謂天父惜其勞、接上高天享福、共加慶賀以惑衆。天賊又加其僞號爲雨師。先是永安分男女禁、除天賊及東西南北翼賊外、凡男女私、雖夫婦必斬。而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賊衆覺語西賊、西賊與東賊遂同議斬其父母以警衆。西賊轉謂人曰、父母苟合、是犯天條、不遵天令者、不足爲父母也。噫、其頑迷如此、狗彘不若矣。子一五歲、至金陵痘發死、宣嬌遂入東賊僞府。

馮雲山僞南王七千歲、廣西潯州桂平人、年三十餘。面陋身中、初讀書入文學、與天賊接、恨相見之晚、遂相與密結。造僞書惑衆、愚頑信爲神、蓋衆賊非鄉愚及傖竊暨優伶修足剃頭諸色、忽見所造十天條僞太平軍目、僞太平禮制、天父詔書、皆謂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僞號前導又正軍師、僞稱南王七千歲。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所有僞諭、悉出主裁。迨永安突出至桂林、在途爲大兵亂砍死、逆賊等亦謂上高天享福矣。天賊又加其僞號爲雲師、無子。

韋昌輝

弟一十九歲、襲僞職備數焉、其妻妾亦爲東賊所據。

韋昌輝原名正、僞北王六千歲、廣西潯州桂平人、現年二十九歲、面窄黑黃色、微鬚身長瘦、性奸很、稍識字、家務農、衣食尚足、曾納監、天賊等密約作亂、遂惑焉。妖言爲天父第五子、故僞號後護又副軍師、僞稱北王六千歲、自金田倡亂、率賊出隊、賊中事無鉅細、悉出其令。金陵破、入城住中正街李宅、內有園亭、故毀民居尚少。至是凡欲言於東賊者、必先告之爲轉達焉。事東賊甚諂、輿至則扶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語、猶言學問淺也。其兄忘其名、與東賊女兄爭宅、東賊怒、欲殺其兄、發北賊議罪、請以五馬分屍、謂非如此、不足以警衆。凡賊取物、請蓋其僞印爲信。其統下僞相、僞承宣、僞尚書、稍有權。其僞參護、僞典輿統下、共約千餘人、東賊以此疑忌之、故分其權於翼賊。天賊又加其號爲雷師、其出也賊從減半於東賊、無龍。其飲食亦朝、夕由外傳入、逼取民女十四人、亦僞號王娘子一七歲。

石達開

石達開、僞翼王五千歲、廣西潯州武宣人、現年二十三歲。面略白、鬚微黃、身中、性較和平、家稍裕。天賊等欲爲亂、苦無貲、聞翼賊富、與南賊密訪之、妖言達開僞天賊第七子、當爲王、僞號左軍主將、僞稱翼王五千歲、翼賊遂信而惑焉、願以家貲從事、而胆最怯、率隊日少。其諂事東賊、與北賊等、東賊

藉其貧倡亂、其恕其行事。癸丑五月、安慶再陷、秋、東賊命翼賊往守、翼賊稍易東賊苛制、皖民少受害、東賊聞懼其得皖人心、趣之歸、調燕賊秦日綱往替。詭言北賊勞心甚、使翼賊代北賊事、藉分北賊權、翼賊亦不得專制於皖。時翼賊統下、新虜甚多、僞相僞承宣僞尙書僞參護僞典輿約計二千人。當金陵城破、居大中橋劉宅、未毀民居。自安慶回、爲狐鬼祟、乃移於上江考棚、并前安徽道王宅、及邢園居之。天賊亦加其號爲電師。其出也、賊從又減半於北賊、其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民女七人、亦僞號王娘。然每次逼選民女、東賊與翼賊、翼賊輒辭而後受一子幼。癸甲摭談增每次數語。

秦日綱僞燕王千歲、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面中凹、黃鬚、身中、業豆腐。首從東賊倡亂、自金田至武昌、先行貼僞示者。初爲僞天官正丞相、金陵城破、入居中正街董宅。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虜安慶民女、僞號貞人。十二月、因翼賊得皖人心、加日綱僞號眞忠報國頂天侯、使往代翼賊守安慶、少變翼賊所行。然新虜亦二千餘人、東賊以此忌之、乃調羅大綱往替。日綱歸、東賊分取其統下僞將使等爲僞東參護、僞東典輿、以少其衆。甲寅五月、東賊聞湖南及黃河賊爲官兵破滅、欲使北賊前往、又恐北賊去而不返、乃以日綱爲僞燕王、僞稱千歲、天賊又加其僞號爲霜師、使代北賊上游之行。去後、因紅單艇船在三山營上下冲擊截殺、乃率衆急返金陵。揚帆直下、至烏江爲紅單艇船擊

沉無算、獲其僞印及帽、意其死矣。嗣知燕賊落水、逃往和州、其僞貞人、至是改號爲妃子一四月生。

胡以晄

胡以晄僞護國侯、廣西潯州人、與天賊交最早。其妻爲女僞丞相、在東賊僞府、故東賊使守廬州。甲寅五月、東賊思竄河北、授以晄爲僞豫王、天賊又加其僞號爲露師。將使往河北以通南北糧道、旋聞六安州爲官兵克復、削去僞王號、調往蕪湖、復以他故取至金陵殺之。調往數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陳承鎔

陳承鎔僞興國侯、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金陵破、爲僞地官副丞相、後授僞侯、不識一字、賊大小事、俱由轉達、可笑之至。

黃玉崑

黃玉崑僞衞國侯、廣西潯州人、約四十餘歲、翼賊岳也、居鄉稍知文字、自金田倡亂、賊之僞制僞令、半由玉崑定。初爲僞左檢點、後授僞侯、凡賊訟事、俱經判斷。甲寅四月、燕賊牧馬某甲坐門前、見東賊同庚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未及問、又送付玉崑、意欲玉崑加杖。玉崑謂既鞭可勿杖、轉相勸慰、東賊叔愈怒、推倒玉崑案、訴於東賊、東賊怒、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僞興國侯陳承鎔、僞燕王秦日綱聞之、亦相率辭職、東賊大怒、鎖發北賊杖日綱一百、承鎔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馬分屍。玉崑杖後、夜投水、救起削去僞侯、爲伍嗣使入翼賊僞府、辦理賊事。嗣使句係癸甲

據談增入。

盧賢拔

盧賢拔僞鎭國侯、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東賊妻兄也。陷九江廬州等處、俱亡命爭先、授僞侯。嗣與其妻私有孕、東賊怒其犯天條、削僞侯爲伍。

李國瑲

李國瑲僞補天侯、廣西人、初貿易藥材、於庚戌年從賊、遂爲僞國醫。至金陵、加僞丞相職。東賊病、各擬方、俱由國瑲選用。故東賊目疾雖係哈性醫愈、而功歸國瑲、授僞侯。

楊元清

楊元清係東國大宗兄、僞丞相職、廣東嘉應州人、約三十餘歲、與范連齊等同一股匪賊、衆約三千人。庚戌年八月初十日倡亂、爲官兵追剿、竄入廣西。適東賊等於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起事、遂附東賊、認爲宗弟、其妻爲東賊僞王娘役使。至湖北其妻言夫妻分在兩處、不及阿叔尚能夫妻同處。東賊聞之、怒其出怨言、殺之、元清遂不復用、

楊永清

楊永清僞東國三宗兄、元清弟、僞丞相職、約三十餘歲、嗜酒不問賊中事。

楊德清

楊德清僞東國七宗兄、元清弟、僞丞相職、約十七八歲、尚不預賊事。

韋俊

韋俊、僞北國宗兄、廣西潯州人、僞丞相職、隨北賊至金陵、東賊使守九江。

石祥禎

石祥禎、僞翼國宗兄、廣西潯州人、僞丞相職、約二十餘歲。性好强、好勇、善待下、多得亡命賊、曾陷漢

口武昌等處。東賊使守漢江、甲寅閏七月、又使竄東壩、官軍敗之、退至金陵、爲官兵所殺。甲寅數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曾水源

曾水源僞天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約二十餘歲、居鄉、家稍裕、性和平。凡東賊事代批代行、每晨見東賊議事者。甲寅閏七月、東賊使往蕪湖、悞期、削僞職。甲寅數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林鳳祥

林鳳祥僞天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劇盜也、從賊爲先鋒。破金陵、東賊使竄河北、至直隸、累爲大兵追敗、退踞連鎮、復被攻破、擒送京師、凌遲梟首。自直隸句下均係新增。

曾釗揚

曾釗揚僞天官又副丞相、水源之侄、約三十餘歲、口歪而斜、性奸刻、稍識字、副水源理東賊事、并修僞詔書。

李開芳

李開芳僞地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作盜數載、從賊倡亂、最亡命。金陵陷、東賊使與林鳳祥竄河北。至直隸、累爲大兵追敗、退踞山東之馮官屯、復被攻破、擒送京師、凌遲梟首。自直隸句下均係新增。

黃再興

黃再興僞地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身矮面陋、凡翼賊事代批代行、每日見翼賊議事者。

羅秘芳

羅秘芳僞地官又副丞相、廣東嘉應州人、自稱文童、約三十餘歲。身癡肥、先在州應童子試、爲槍手。

蒙得天

庚戌年爲賊所虜，賊甚重之，防其變妖，變妖，猶言逃走也。凡北賊事，代批代行，每晨見北賊議事者。蒙得天僞春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逼逃民女，皆由得天先定，有藏匿者，則率僞巡查僞將使往搜焉。

黃超芳

黃超芳僞春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初爲北賊僞尙書，見人不知所措，但問旁人曰，彼何人也而已。

何震川

何震川僞夏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自言廣東茂才，略知文墨，初爲僞左史，東賊試取爲僞探花，性褊急，凡僞詔書，半出其手，屢爲賊試文。

曾錦謙

曾錦謙僞夏官又正丞相，廣西潯州人，自揚州回金陵，至七橋空紮營東成，爲大兵所敗，燒燬壁壘，不能居，東賊乃使竄河北，至黃河爲大兵抬槍所傷，潛逃至廬州，創甚幾不起，東賊又使之安慶養傷，聞至今不能行也。

曾立琯

曾立琯僞夏官又副丞相，廣西潯州人，自揚州回金陵，東賊使竄河北，至黃河爲大兵所撓敗，入水死。

曾天養

曾天養僞秋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性和平，得賊衆心，癸丑七月，東賊使陷饒州，瑞昌，及守黃州，甲寅三月，竄入岳州，即留守，後爲官兵所撓敗，殺之，賊衆歸韋俊。後爲數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白暉懷
陳宗揚
陳宗勝
羅大綱
竇福壽
曾相風

白暉懷僞秋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常與石祥禎竄陷各處。甲寅閏七月、在金陵城外、爲官兵所殺。

陳宗揚僞秋官又正丞相、廣西潯州人、常爲東賊僞承宣、輪班東賊僞府居頭門偏屋。其妻爲東賊女僞承宣傳事出、遂入頭門屋、得私焉。後爲東賊妹所覺、又通其妹、繼又欲通其僞王娘、妬奸事破、聞於東賊、大怒、時宗揚已爲僞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僞作天父下凡、指出拿回并殺之。

陳宗勝僞秋官又副丞相、宗揚弟、自揚州回、東賊使竄河北、爲官兵所敗。又使竄湖南、又敗、薙髮逃至岳州、東賊使何辛金取回殺之。

羅大綱僞冬官正丞相、廣西人、初爲股匪之一、得衆賊心、故賊爲大綱用者多。稍有謀略、而無武藝。自附東賊、屢爲賊先鋒、尙不過於虜掠。所至易破、至金陵後、東賊使陷鎭江、即留守、嗣調守安慶等處。（癸甲摭談稱其極亡命、最猖獗、凡賊窮蹙時、皆以大綱往、而大綱至、亦不過身先率賊拚命而已、與此互異。）

竇福壽僞冬官副丞相、廣西人、居鄉業木匠。金陵破入城、凡修造皆由福壽管領、授僞職。

曾相風僞冬官又副丞相、廣西人、金陵破、爲僞指揮、加僞秋官丞相、與賴漢英同竄江西、官兵防守、城不得破、東賊削其職。甲寅春、東賊聞湖南賊又爲官兵所敗、乃授僞冬官又副丞相、使往接應、嗣使燕賊往安徽、又調回使尾燕賊後。

鍾芳禮

鍾芳禮、僞殿前丞相、廣西人、居鄉貿易錢米、天賊屢至其家、芳禮獻錢米。故至金陵、初爲僞侍衛、旋爲僞恩丞相、總理機匠雜行。

黃爲正

黃爲正僞殿前丞相、廣西人、初隨天賊南賊往來平塞山、誘惑愚頑者。故至金陵、爲僞丞相、副理機匠。

侯閶伯

侯閶伯僞殿前丞相、廣西人、總理魚塘菜園地。

曾錦發

曾錦發僞殿前檢點、廣西人。癸丑理賊中大小事、極亡命、至儀徵三汊河、爭先、爲官兵砲擊死。

胡海隆

胡海隆僞殿前檢點、廣西人、副黃玉崑理賊事。初玉崑理賊營事、及加僞侯、乃以海隆分理賊事、轉達僞侯僞王。

林錫保

林錫保僞殿前檢點、廣西人、由僞點硝授僞檢點、因海隆事繁、以錫保同理其事。

陳學思

陳學思僞殿前檢點、廣西人、初爲賊中僞糧官。竄揚州、困於城中、數月逃回、授僞檢點。現守安徽。

唐正財

唐正財僞殿前檢點、湖南人、爲糧船水手。自湖南從賊至金陵、總理水營事、授僞指揮。癸丑冬至湖南岳州、及湘潭、擄木料船隻數百、挾逼水手二三千人返金陵、遂授僞檢點。甲寅春東賊使與陳宗勝竄湖南、爲官兵所敗、退回安徽、往來長江一帶。

陳德隆、偽殿前檢點、廣西人、守鎮江、聞為官兵所傷、退回金陵。

鄭春圃、周勝坤、皆偽殿前檢點、同副羅大綱守鎮江。癸甲摭談作鄭春潤

黎振輝、偽殿前指揮、廣西人、約三十餘歲、極亡命、在湖南為官兵槍傷一目、猶不自悔、至六合又為官兵所敗、幾死、逃回授偽指揮。甲寅閏七月、在金陵城外、為官兵所殺。甲寅數句係癸甲摭談增入。

黃起鳳、偽殿前指揮、廣西人、自揚州逃回、授偽職。

何錦瑲、偽殿前指揮、廣西人、自揚州逃回、授偽職。

葉輯五、偽殿前指揮、湖北人、前在武昌、以星命度日、至金陵、為黃玉崑書使、嗣為偽提中關指揮、因與賊意不合、改偽職。

莫仕暌、偽殿前侍衛、廣西人、性奸很、好杖殺人。

黃國典、偽殿前侍衛、廣西人、魘而刻。見女館有孫女飯其祖父者、國典怒其犯天條、枷而杖、逼使供認。

李嚴通、偽殿前侍衛、湖南人、郴州股匪、為官兵追剿、遂至永安、附東賊。時東賊正困、得嚴通乃出。

鄭陞福、偽殿前侍衛、廣西人、由偽糧官加偽恩丞相、授偽侍衛、人稍和平、得賊衆心。

周才太、偽殿前侍衛、湖南人、粗知文墨。至金陵爲偽巡查、議立「牌尾館」、使老病殘廢者居之。嗣授偽侍衛、東賊使赴安慶等處。

陳桂堂、偽將軍、廣西人、初爲偽總制、守東門、謀內應、獻門。嗣調水營、授偽將軍、遂變心、仍魔於賊。

黃九利、偽將軍、廣西人、超芳之侄、由偽總制、保授偽將軍。

即陳玉成

陳丕成、偽將軍、廣西人、年最幼、不滿二十歲、最亡命、得衆賊心、統下賊常千人。

傅學賢、偽東殿尙書、廣西人、約四十歲。初爲偽丞宣、繼授偽恩丞相、又爲偽尙書。性極刻毒、凡用火烙火錐、皆由學賢始。

李壽春、偽東殿尙書、廣西人、與學賢性相等。

賴漢英、偽東殿尙書、廣西人、原籍江西、前爲偽夏官副丞相。東賊使竄江西、因省城未破、東賊疑之、遂削偽職、今復爲偽尙書。

劉兆廷、莫士興、侯謙芳、吉成子、盧盛才、李鳳敬、侯成福、皆偽東殿尙書、均廣西人。

徐茂功、偽北殿尙書、蘇州人。先在湖南貿易綢緞、病未走脫、爲賊擄、以畫當北賊意、授偽職、仍以病辭。

張有勳、僞北殿尚書、湖北人、僞翼試探花、甲寅六月、東賊使爲湖北僞試副掌試官。

潘合孚、僞翼殿尚書、安徽望江人、邑庠生。癸丑十月、自投賊爲賊主稿、故授僞職。

韋爾偏、僞翼殿尚書、廣西人、雖迷朦不醒、而理賊事、尚無大權。

楊在田、僞翼殿尚書、湖北人、僞天試翰林、自求爲僞尚書者。

周北順、僞翼殿尚書、湖北人、甘心從賊、爲賊謀事者。張炳元羅織之、賊殺北順。

曾鴻芳、陳奇志、皆僞東殿承宣、廣西人。

何辛金、僞北殿承宣、廣西人、二十餘歲、最亡命。隨北僞至六合江西窺我水營、爲官兵所虜殺。

傅少階、僞殿前詔書、湖北人、僞天試會元。

胡仁魁、僞殿前詔書、湖北人、僞天試翰林。

劉盛培、僞詔命、湖北人、自言庠生、欲逃、賊禁出城、故未得逸。

賴漢光、僞殿前右史、廣西人、在湖北始附賊、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

鄧輔廷、由湖北附賊、爲僞右史、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見癸甲摭談。

黃期陞、僞朝儀、廣西人、賊講道理、半出期陞。癸丑十月、至貢院傳人聽令、曰、爾等幸有天王、天王爲

天父第二愛子、救爾等世人、爾等俱要報恩。報恩若何、打杖殺妖、是第一報恩事也。現在無妖可殺、無以報恩、細思爾等有女、各要獻貢天王、毋匿、匿則殺。閉目仰面說來、亦若不能止笑者。

侯成身、賓小壽、皆僞侍臣、廣西人。

吳可億、譚順天、皆僞總聖庫、廣西人、加僞恩丞相、各擁黃金數千、他物稱是。

陳讚明、陳棣香、皆僞副聖庫、湖北人、由湖北典鋪爲賊虜、禁不得出城者。

陳潘武、僞總典買辦、廣西人。其統下欲逃者、悉縱之、以他人補數。凡裕逃者、皆投統下、現加僞恩丞相。

段可元、僞副總典買辦、廣西人。亦加僞恩丞相。

黃維綱、僞總典聖粮、加僞恩丞相、廣西人。初爲僞東殿承宣、以其爲東賊姑丈、故加僞恩。

黃河芸、僞出聖糧、爲綱侄、最迷而不悟者。

嚴玉衡、僞出聖糧、廣西人。本劇盜、好搜索衣物。然亦常與人衣物、以要結衆心。

傅忠信、僞出聖糧、廣西人、本爲剃頭、以叔學賢、乃授僞職。

鄭衡煊、僞出聖糧、湖北人、住安慶。

廖發桂、僞入聖糧、廣西人、東賊使竄河北、至山東、爲官兵所殺。

張朝文林朝俊、皆僞入聖糧、廣西人、住安慶黃州、亦加授僞恩丞相。

范運齊僞又正入聖糧、廣東人、初隨楊元淸作亂、繼附東賊。甲寅七月初一日、在金陵東門外、爲官兵所殺。

陳式武、廖盛富、皆僞軍中聖糧、湖南人。式武本毀匪、極亡命、屢受賊杖、有投誠意。

秦日蘭、僞典鉛、爲日綱兄、加僞恩丞相。

陳國良、僞典鐵、廣西人、原係打鐵匠。

黃柄權、僞典機匠將軍、廣東人。由金陵附賊、機匠之設、自炳權始。

黃開元僞典機匠總制、湖北人、二十餘歲、優人也、賊愛之、使爲僞典柴薪、得出城。凡逃逸者、半爲開元鎖回杖責索物獻功、甚至喪命。嗣爲僞典機匠、其仇人供開元通妖、遂五馬分屍。

羅文俊刁日替僞舂人、廣西人、皆米舖舂米之徒。

劉文飛曾永祥陳釆雲余文章黃祖賢胡復揚邱一珍覃老二皆僞東參護、廣西人。

曾亨典僞北參護、廣西人、性嗜酒、亦很毒。

曾天養韋俊石祥禎白暉懷黎振輝等事

張立超劉開仁黃貴憑皆僞典天輿、廣西人、立超右手爲官兵傷去一指、而亡命如故。

覃緯邦朱得勝胡鎭海皆僞典東輿、廣西人。

劉春山僞國醫、湖北人、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

嚴定邦僞東試翰林。江西人、由湖北附燕賊爲主謀者。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

楊朝福僞翼試狀元、安慶人、東賊使往湖北漢口爲僞正掌試官。

武立勳僞天試狀元、和州人。東賊使往安慶爲正掌試官、因出五經題、賊怒目爲妖、降爲伍。

劉仁富僞典天廚、梁用潮僞典東廚、皆廣西人。

黃乘祥僞巡查、廣西人、理女館試、稍存寬緩、惜無助之者。

陳繼書、吳可典、李珍、李紅蓮、農世青、吉傳、潘蓮來、皆僞巡查、廣西人。

續聞

曾天養在岳州、爲官兵所殺、賊衆歸韋俊。曾水源於閏七月東賊使往蕪湖、誤期削僞職。石祥禎東賊調回、使竄東壩、爲官兵所敗、退回金陵城外。閏七月、官兵殺之。白暉懷黎振輝亦爲官兵所殺。原本

乙卯三月、東賊死、是日城內、盡用白。掩埋東賊後、凡從事者皆殺。翌日東賊叔僞稱如東賊、果如所聞、毋乃倖逃顯戮耶、抑天心厭亂、故速之死耶、或者詭計懈我軍心、亦未可知。見癸甲摭談

附錄金陵癸甲摭談補

松隱沈嶲曦補

東王死

續聞乙卯三月、東賊死、是日城內盡用白、掩埋東賊後、凡從事者皆殺、翌日東賊叔僞稱如東賊、果如所聞、毋乃佯逃顯戮耶、抑天心厭亂、故速之死耶、或者詭計懈吾軍心、亦未可知。

江寧戴型甫名其仁、道光丙午副車、工岐黃術。咸豐癸丑二月、江城失守、困於圍城。甲寅秋、賊匪糧缺、有出城割稻之令、藉得約齊眷屬老幼十六口、同日逃出、居鄉兩載。丙辰春、賊復擾及各鄉村、不能安居、因於五月間避亂至松隱、年已七十矣、爲補綴數條、皆所目覩也。

湯雨生絕命詩

湯雨生都督、（貽汾）毘陵人也、僑寓金陵紗帽巷、致仕家居、賊陷城日、正襟危坐、題絕命詞一律、「死生終一瞬、節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藁葬何須恨、平生積罪尤」。并囑家人曰、吾世受國恩、正當盡節、如救吾者、即爲不孝、遂投池死。

女官裝飾

僞女官皆大脚蠻婆、入人家逼婦女歸館、每館廿五名、立一牌長監之。蠻婆搜擄各人家衣飾手扣金銀玉鐲、盡帶手臂。身穿上色花繡衣、或大紅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滿街挑抬物件、汗濕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其醜。

賊擄衣物毀棄書畫

賊入人家、搜掠什物、最愛金銀首飾及綢緞上色衣服。其餘布衣及舊細衣、皆抛棄滿地。至古器古書名人字畫、皆不識、或擲破、或撕毀、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

禁畫像祭祖

人家冠帶影像、目爲妖、抛擲滿街、祖先木主則燬之、可惡已極。

令江南女子放脚

賊蠻婆皆大脚、驅婦女出城當差、謂江南女子脚小無用、有喪心獻媚者、爭傳僞令、着其放脚、婦女皆去脚帶、赤足而行、寸步

維艱、足皆浮腫、行遲又被鞭打、呼號之聲、不絕於道、嗣有還進僞王娘、知其苦狀、言於東賊、禁乃漸懈。

東王大床

東賊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貯水養金魚、窮極奇巧、枕長四尺五寸、一日晝寢、玻璃水洩、淹及賊身、蠻婆急呼、東賊驚醒、不知所措、急下床、僞背因徧傳衆醫看視、可發一噱。僞國醫李俊章、廣西人、開藥舖、稍通醫理、始爲僞檢點、嗣爲僞丞相。按此條紀事已載

東府診病情形

甲寅春、加爲僞補天侯、館於評事街胡宅。陷城後、徧察城中有名醫生十餘人、羅致館中。每人黎明、率醫生數人、同至東賊僞府診視東賊病目、每日必須服藥、其僞王娘等有病、則隔幔出手令診、不望不聞不問、以次輪診、但憑切脈立方、以第一看第二看爲記、甚至十餘人、何能淸記、殊謬。

虐待幼童

僞典砲將軍李俊昌、國醫之弟也、性殘刻。有書吏湖北宋姓、幷其幼子在館、偶有小過、打幼子二百、宋怨之、因遷僞天官丞相處。一日有小僮逃出、宋見之問、以鷄姦難受故逃。宋即揚言於指實指揮稟東賊、即挈俊昌下東牢、國醫爲之謀、威迫小僮供係宋姓指使、宋因被殺。

僞督內醫黃惟悅、性殘刻、妄作威福、凡在城醫生、每朔望必令至其館點名、有不到及遲到者、以一日起例、遲一日則加打一百、故醫生多逃出。有廣西醫蕭性忠、年幾六十、知其事、與之爭論、不合、互相毆打、反爲伊讒於東賊、打至四百、蕭因棄醫不作。

見人文月刊第三卷二期

粵逆陷寧始末記新序

是書初見其名、頗似洪楊據金陵事、考其內容、乃紀咸豐庚辛之際、太平軍攻破浙江海甯經過情形。海甯居錢塘江口、爲杭州門戶、亦軍事要區、此書乃邑進士陳錫麒撰、共計四卷。卷一「失守始末」、紀咸豐庚申辛酉二年事、痛述地方被蹂躪之慘、與淸軍之騷擾、及太平軍之殘殺。卷二「克復記」、起於同治元年壬戌至二年癸亥、中述洪軍攻守之堅、遠非淸兵所及、倘非太平會王蔡元隆倒戈、海甯實不易克復。卷三「誅奸記」、因海甯之失、乃因副將張邦威獻城降敵、而書吏俞和長復獻糧冊戶籍、故太平軍能按冊而索、於是全縣無論貧富、不拘城鄉、皆無幸免矣。卷四「殉難烈士錄」、在本書中篇幅最多、足見官民死事之烈、其抵抗不屈被殺者尤衆、并可證浙東民性、較他處爲激昂、不似蘇杭之柔靡也。綜觀是書、因作者即身與其難之人、故敘述眞切、文字亦佳、前有著者自序、不知已否刋行、余遍詢南北、未見刻本。當居滬時、閱杭州城站復初齋書局目錄、見列是書、初以爲記江甯事、而其價値至十金之昂。因託杭友貶値代購、寄至則紅格寫本、薄薄一冊、書口印有「金鑑堂寫本」五字、不知是否著者堂名也。（按光緖末葉會稽董金鑑氏、輯有董氏叢書、會稽海寧、均屬浙地、不知是否即董氏所鈔、）書中間有佚訛、乃爲校勘、又隨筆附以眉批、茲特排印、以廣流傳、免文化商人視同奇貨、至分段格式、略

爲變動、以求醒目。因付印倉卒、余之批註、一仍其舊、或有供學者之參考也。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日射洪謝興堯序於北平。

粵逆陷寗始末記原序

金鑒堂寫本

咸豐庚申、粵逆犯浙、辛酉二月、陷海寗、予於逃亡流離之際、懷念鄉邦、遭未有之浩刼、良深感慨、乃有「海寗失守記略」之作。今寗邑克復、浙西諸州縣、亦次第平定、共樂承平、予始挈家人歸里。昔日河渠、蕩爲寒煙、街市通衢、則傾成瓦礫、今猶半在荒煙蔓草間、恢復爲難、滿目凄凉、慘不忍覩。嗚呼、誰負其咎耶、事有不能緘默者、乃重爲采訪、并赴各市鎭、查勘詳情、即以失守記略擴而充之、名曰「粵逆陷寗始末記」、而使後世之人、有所警惕焉。

賜進士出身直隸天津北河同知陳錫麒襄逵撰、

粵逆陷寧始末記

海寧陳錫麒襄逵撰　　謝興堯批校

失守始末

吾邑東南瀕海，前明倭寇擾城外，不知兵者幾二百餘年矣。庚子，夷人攻乍浦，一艦駛入尖山口東防同知某欲率衆乘船追擊，時因沙淺，艦即退去。癸丑，粵逆踞金陵，咸視寧爲桃源徙焉。

咸豐庚申二月，賊犯杭城，距邑百里，夜西望火光達旦。七晝夜，一卒急走至，言杭城破，衆未之信也。既而潰卒屬於道，難民踵至，益衆，居民大驚。城外奸民乘機相聚作亂，有匪二百餘人，以郭店水德菴爲巢穴，製備軍械，號召黨徒，四出刦掠，徙避者輒邀刦，民頗患之。募團戒備，而匪聚益夥，乃密謀鄉衆，選擇勇壯數百人，以黃昏時持長桿短棍，突至菴所。賊方聚食，乘其不備，縱火焚之，匪爭逸出，擒獲爲首頭目十餘人，並搜出白巾數百，解獻州牧周公理素，不慧不能獄，民易之，聞警避去。適段臬司光清、王水師邦慶繞道寧紹求援，至令擒付王千總錫馴會訊，略詰數語，謂此白巾賊，當以叛逆論，乃督斬之。

七日，杭城復，人心稍定。

三月望、金陵大營潰、賊由丹陽破常州、陷蘇州、襲嘉興。

七月、張將軍玉良攻嘉興、駐守於三塔灣、兵潰、疲兵紛紛過長安鎮、而賊已混雜其間、乘而掩至矣。

二十四日、彭太守毓橘率平江勇至、塹城壕、戒樓櫓、以備堅守。

廿五日、潰卒數百人負火箭諸器馳至、拒之、皆賊伏也。偵有備而逸、官軍尾至長安鎮、詎賊已間道蜂擁而至、團民防守於莊婆堰、正待接戰、而鎮已縱火殺人、萬人奔擠、洶洶有聲、官軍懼、釋仗走、而死傷過半、秩序大亂。但聞燒屋奔塌聲、捉人呼喊聲、殺人呼號聲、慘情萬狀。至夜火燄張天、尸骸枕藉、街巷皆滿、河中尸積如浮瓜、民房付劫灰者十之四五。黎明賊即下鄉屠掠、虔劉殆遍、至二十九日始退去。

二十六日、吳副將再升一軍出臨平、賊還遁、吳副將遂軍石門。馬總兵德昭軍長安鎮、米興朝軍平湖、嘉興屬之王店鎮、則民團與鎗船守之。

八月、平湖海鹽相繼陷、賊及王店及屠甸寺兩路、合犯硤石鎮、團民拒之、潰、焚戮甚慘。東南湖自橫港橋迤彩霞橋、市廛民舍、無一完好者。次日賊退、遺屍徧路。

未幾、彭太守往援衢州、馬總兵進駐城內、兵勇騷然、桀驁甚、入市攫物、或夜强宿民家、墓道松柏、遠

官方如此

近皆爲薪。時役民擔負。無士庶。鷄豚蔬果。奪掠一空。

十月初四日、一卒往石亭村强奸婦女。爲村人所戕。衆兵焚其村、戮數人而縶者猶累累也。紳民無敢校。絜家人避之。

十二月以糧不繼、幾作亂、幸有義民張是清等、倡議捐貲助餉、未釀大禍。

辛酉正月、馬總兵調富陽、而以副將張邦威代之、張卽賊犯大營時、首先潰者也。

作者身與其謀

當是時、嘉屬之王店鎮已款賊、錫麒建言必速守硤石鎮、以遏嘉興海鹽之路。蓋硤石爲海寧之門戶、而海寧又爲杭城之門戶也。與蕭茂才迺甲作書、介甘太守斌上撫軍、撫軍檄副將扼守硤石鎮。副將率衆往度形勢、詎至夕復返、而副將之胆怯無能、賊已窺知乃尾之先踞硤石鎮、與海鹽相成犄角。

二月初四日、賊乃自硤石鎮犯袁化、居民駭避、燬屋數十間、戮三十餘人、擄掠殆徧而去。

土棍作鄉官

十八日又至袁花鎮。分居民房。設立僞卡。里中無賴。從賊爲鄉官。敲詐逼勒。無所不至。土匪乘之。駕船刦掠。士紳殷富。輒被擄以勒贖。居民盡棄家而遁。

硤石鎮賊並分掠斜川、焚郭店及新倉舊倉諸鎮、已繞出石門、吳副將一軍、已落後矣。

作者去矣

描寫當時賊氛歷歷如繪亦史實亦文筆也

十四日、賊縱三萬人衝吳副將營、潰退臨平、賊進至長安鎭、平江營候選訓道彭兆梨、拒戰於鎭之雙孏橋、死之。鎭遂陷。賊乃縱火焚掠、人民幾無噍類。時駐鎭州判宋君昭綸、有循聲、撫軍以前州牧張君用錫不任繁劇、檄州判攝州事、履任而勢已不支矣。

十八日、賊撲州城北門、小東門、大東門、沿及西門、城外皆賊踞、市廛爲灰燼。南門而海民皆渡海避赭山下、舟不可得、壟斷者、又困阨之、老弱負襆被、晝夜號泣於洪波駭浪側者、不可勝計。

十七日、錫麒知事已不可爲、以一葉舟挈家人渡海南。

次夕余欲歸視廬墓、而隔岸火光已燭天、烽烟數十處、高出占鰲左右。逸出者告曰、某某爲賊斃、某某自盡、某日某時、賊至某某處。又聞彭太守之姪兆梨、及吳副將蓋臣俱戰死、又相泣如醉如迷者數月。疑月係日字之誤、焉有哭數月者、

九月、蕭山陷、與家人謀歸死、艤舟曹岸埠、於淒風苦雨中、夜望火勢鬱攸、與波濤相上下、南則蕭山之賊燄方張、已達紹郡、百里間如炬、歷歷可指也。北則海寧之火、忽燀忽潛、蓬蓬然、薨薨然、猶未熄也。西則火光絶熾、江水沸騰、火雲蟲蟲間、如有神號鬼哭聲者、賊必由西興渡、直逼杭城也。東望惟鱉子亹深黑水氣瀰漫而已。外此奸民仇掠、或十里、或五里、火光時亦不絶、許農部楣、曹茂才宗建、

蔡元隆駐育嬰堂

聯舟夜坐、相與淚下、聽炮聲轟轟、與妻子咨嗟飲泣、聲相繼續、如是者輒達旦。

越日雨霽、數舟北來、疑之、至則手持器械、戒勿動、舟人急挂帆馳、不里許、所泊三十餘舟、被掠婦女、有躍入海者。余五舟逸出、被追六十里、越海寧過望鄉樹、隱隱不得泊、淚下如霰、蓋爲盜掠者、虎威軍、即駐海寧張副將兵也、嗚呼、如此將兵。而託付以全城重責。焉得不失。悲夫。

次日余抵餘姚縣之高王路、又爲匪人紿、不能出、十日鄉團謝氏以三百護之、至餘姚。

十四日、餘姚陷、乃由慈谿達寧波、晤沈同年兆元、亟詢桑梓一事不得悉、言其一妻一妹、於去年七月殉難長安鎮甚烈。

越日、沈同年促使行、偕吉農部諸家附舟至上海、聞杭城絕糧、餉不達至。

十二月初旬、有蔣姓者逸出、言杭城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陷。海寧兵勇洶洶入民家、搜箱篋巨細取之。

十二月初一日、擄掠尤甚、有少女卒據姦之、哭聲嘷滿城。

初二日平明、蔡賊元隆入城、駐於育嬰堂、羣賊奸掠無不至、慘毒甚。蔣姓聞變出、惶惶無所至、遇張副將禩頭下馬來劫之行。見其叩蔡賊甚恭。互交還筆札、蔣始恍然於献城之故矣。

是歲冬奇寒、大雪、朔風凜冽、珠米薪桂、殺傷凍餒而死者、道相望也。城市及各鎭繁華。均付一炬。祇斷垣幾堆。破屋數間而已。嗚呼、海寧焚掠之慘毒、爲千年來所未見、寧人何辜、遭此浩刧耶。

匝月後、王都司錫鼎至、被脅逸走。

又月餘、賊與張邦威不甚信用、張亦逸去、至是全邑俱陷。

著者曰、當賊初陷平湖王店、夫使張邦威早軍硤石鎭、以扼其鋒、與吳副將藎臣一軍聯絡、互相救援、賊未能糜爛海寧、杭城之勢不孤、餉道猶可達。卽使不能支矣、力戰捐軀、可告無罪於百姓、何至乞降於賊、而賊又不甚愛惜之、不爲萬家尸祝、而爲萬夫指罵、亂臣賊子、何裨於己、其明正典刑也、死不足惜、獨如百姓何哉。是歲又以海塘大壞、占鰲塔幾將入海、潮來時水高二丈餘、城外水深數尺、沿塘居民、田廬漂沒者無算。嗟呼、寧邑鹵瘠民貧、以蠶桑爲業、兵戈之刧未終、魚鱉之災又至、哀此窮民、亦何不幸而値此浩刧耶。

此段極重要，足見太平軍防禦工事之堅，非清軍所能望其項背。可與汪士鐸乙丙日記合看，並可見元隆實太平勁旅。

守嘉興之榮王廖發受亦欲降清軍，因與元隆不和，乃戰死，此

克復記

壬戌二月朔、蔡逆元隆既入寧城。乃僞稱王。擁兵踞守。而邑之長安鎭、爲南北衝要之地。遣賊酋隆恩泰屯踞鎭之胡令公廟左右。環造營房數十間、賊數千守衛之。瀕河繚以石垣。高約三丈。築虹橋爲北門。向壩爲南門。厚可馳馬張幕。設立砲台、（可與嘉興永安長樂炮台合閱）樹旗幟、築瞭望台、高五六丈、戍鼓刁斗聲、徹夜不絕。西廣福橋高築石壘、橫以樹木。東廬家橋亦如之。其餘大橋悉折燬。以絕往來。兩壩設卡收稅。遇有形跡稍可疑者。即斬以徇、人畏之如虎、不敢偪視焉。

奸書俞湖字和長號五田、城陷卽獻征册、漕賦倍加、需索尤意外。歲大飢、石米十餘千不可得、死無算、音耗亦不易達聞。

五月、王都司錫馴至新倉舊倉等處、聚衆攻賊、而終以衆寡懸殊、爲賊所敗、各村大爲荼毒。

是歲冬、海上盜數萬人起、西北數百里毘連太湖、時出刼掠。

癸亥冬、平湖海鹽俱下、藩憲蔣益澧攻杭城、而海寧爲杭垣屏蔽、並爲規取。蔡賊知事不可爲。而又與杭州賊陳炳文齟齬。乃委介前署都司王錫馴率所部乞降。願攻嘉興杭州以自贖。

蔣公本奉命招撫、乃先遣署杭州府陳思熺、署海寧州廖安之往覘。自率親兵及副將劉樹元所部、

與元隆與陳炳文之關係恰相反可見太平後期軍事無人統率之混亂情形

幷水師各營。于十二月十七日馳赴海寧小嘶渡。審處定。蔣公知安之膽略可任。請牧海寧、遣西渡。

二十四日、蔣公與王錫馴、及蔣都司益堅、輕騎造僞府、蔡元隆乃降。

二十七日宜軍入城、收復海寧、時甲子立春日也。

稱益澧諡可考此書之時間甚重要

今日所見漕糧券與所記相符今猶有存者誠不虛也

鑄像誅奸記

咸豐辛酉、粵逆再犯浙江、分股擾海寧長安鎮。平江營統領彭兆梨中伏戰死。厥後統領虎威軍副將張邦威獻城降、（此處或佚一副字）將吳藎臣死。奸書俞和長以咸豐十年冬、漕花戶册獻諸賊首逆蔡元隆因其誠信任之。令佐僞監軍按戶收銀米。倍其數、賊給收據、式若串票。今猶有存者。故凡吾邑被賊誅求。雖僻地窮村。零星小戶。無幸免者。歲大飢逾額即斬、百姓死無算、非俞和長獻册媚賊、賊何由按戶誅求、慘毒如此其偏也。至蔣果敏公收復州城、俞奸書始挾册來歸、遂充庫吏、今邑之紳民、念彭吳二公死事之烈、環叩邑侯李公、上其事巡撫劉公、據情奏

朝廷、允吾民之請、建立專祠、表忠也。事宜勸懲並行、將獻城獻册二逆、鑄像跪列、以昭炯戒、使闔邑婦豎咸知忠可敬、賊不可從、衆志成城、共樂萬年有道之天下、此都人士所舉手加額者也。是役也、董其事者人繁、例不備載、俞逆家貧殷寔冠一邑、絕無有得賂袒護之人、於此見吾邑之尙氣節也。

此篇所記人物有前後倒失之弊如沈璜朱國珍等凡與守城有關者均當置於卷前應依其人之重輕爲次第

殉難烈士錄

潘貽穀字稻孫、敏慧多才、甫冠補弟子員、嘗佐錢泰吉司訓、輯海昌備志。粵逆陷城、急奔文廟、將投泮池、適遇賊目楊文貴、命其黨曳之、欲屈以筆札、抗聲罵賊、賊怒殺之於靈星門。

張書中與其弟書志俱從九品銜、住長安鎮。粵逆犯浙、襄辦民團保衛鄉里。辛酉七月廿五日賊至、書中與弟率團衆在附近之草菴前與賊戰、衆寡不敵、力竭被戕、事平、聞於朝、邮贈鹽知事。

周咸堯業賈於長安、素有膽略、臂力過人、庚申七月賊入長安、咸堯以鐵椎殺二賊、俄賊蜂擁來、咸堯與鬥、力竭與其夥許鶴天同時被戕。

潘鶴齡廩生、粵寇至、與弟麒齡集鄉團禦賊、轉戰至楊家莊、力竭而死。

朱泰源字德生、開塾訓蒙以自給、性嗜飲而迂、每興酣高談雄辯、鬚髯戟張、醒則恂恂如一語不能出口。辛酉賊入硤石鎮、或勸其他徙、不應。十一月十二日、賊突至、脅其降、泰源瞠目大言曰、余清白吏子孫、肯從賊耶、賊怒縛之、罵不絕口、被戮數刃而死。

郭元石字鯨秋、號葭村、居城內、有才名、父純祚、庚申被賊殺於修川、元石枕戈飲血、思殺賊以報父仇。辛酉冬、賊逼城下、元石謂人曰、吾縱不能提一師一旅、手刃數賊、獻父靈前、以報吾不共戴天之

仇、獨不能奮三寸舌以痛罵之乎。迨城陷、罵不絕口、遂遇害。

李鍾杰字點溪、歲貢生、住長安鎮、粤逆起、與陸世彥何榮華剏辦團練、壬戌八月賊至鎮、殉焉、其子積順亦死之。

潘德星字松墅、監生、通達世故、慷慨好施、戚族有貧乏者、周䘏之。嘗游天津、襄理鹽務者十年、辛酉賊圍州城數月、守城客兵有違令者、輒請於張副將嚴禁之。旋兵與賊通、城遂陷、客兵積忿引賊至德星門內、拷掠備至、伸勁受刃死、年七十有三。

朱士楷字浦雲、監生、邑之凌仙沚人、家饒於貲、以所居鄉僻多盜、乃召鄉人設立民團、習拳棍以爲保衛。辛酉聞粤匪警、召衆宣誓自守、三月廿一日賊自王店至、士楷鳴鑼糾衆、拒戰於盧家灣、以寡不敵、身受四鎗死焉。

都客料字梅生、候選從九品、素住長安、庚申秋、賊之鎮、被虜迫降、不屈遇害。

蔡孔長安鎮人、庚申爲賊擄、脅負物、不從罵賊、賊怒、先戕其手足、而罵不絕聲、刳腹而死。

徐芝畦、庚申被賊擄、賊洗足、囑汲水、芝畦大罵曰、吾豈爲若役耶、賊交刃殺之、兄畫堂国學生、亦同時遇害。

太平軍亦知籠絡士大夫

陳芸台年已七旬、設館訓蒙以自給、庚申秋、賊至、開門延入、自踞上座、與之宣講聖諭、賊怒刮其舌而死。

徐邦基、曾任海寧海防營鹽平汎把總、庚申秋、城陷、罵賊不屈、刃頸而死。

沈綸聲、庚申秋、被執不屈、賊割其左耳、罵不已、賊怒縛而沉諸河、遂斃。

鄒鵬、舉人、候選訓導、爲邑之長安人、癸亥罵賊被戕。

朱國珍字選之、邑之袁花鎭人、自幼刻苦讀書、年二十補博士弟子、文譽日盛、家貧設館授徒。辛酉、賊踞袁花、設計牢籠名下士、鮮不墮其術中者、而尤屬意於國珍。知其貧乃遣使餽粟五斗。國珍厲聲罵曰、若輩無恥、偸生苟活、余讀聖賢書、寧食若輩粟耶、摽諸門外、絕粒而死。

曹鏡棠素以孝聞、癸亥六月初十日、海寧賊自太倉敗回、過泥橋大肆焚掠。鏡棠負母陳氏徙避、適與賊遇、陳氏連被三刃、踣於路側、遂擄鏡棠去、閉於祝家橋僞館中。鏡棠念母心切、乘間逸出、行不百步、賊覺追之、被四鎗、臨死猶號其母而罵賊云。

章啟楨、邑之東鄉人、素有膽識。辛酉冬、賊焚掠各鄉、啟楨鳴鑼糾衆逐之、既而賊大至、衆懼奔散、而啟楨獨殿後、乃被執不屈、綁大樹上、亂刀戕死。

朱繼曾字來三、性至孝、母病嘗刲股以進、而母終不起、哀毀逾恒。辛酉城陷、繼曾以母棺未窆、恐被焚毀、將欲葬其母、而賊猝至。識繼曾爲文士、以甘誘降、繼曾厲聲曰：余讀聖賢書、豈從汝逆賊耶！賊乃逼以威嚇、而辱罵愈甚、賊怒亂刀交下、身被數十鎗而斃。賊舉火焚其居、火三舉而風三滅、母棺卒無恙、咸謂孝思所感云。

丁裕高住城內雙忠廟巷、事親至孝、父病危篤、刲股和藥以進、病因愈、咸以爲孝感所至。辛酉冬、城陷被擄、矢志不屈、被戕於小東門外之新橋坑。

管森家邑之路仲里、雖業賈而有膽略、賊至以店板擊賊、傷數人、俄賊大至、森與夥友許某同時被戕。

沈璜字渭漁、號秋湄、其先本蘇州王氏、前明王文恪公十世孫也。父景伯任布政司理問、其母舅海寧候選縣丞沈簡餘無後、以景伯承之、遂改沈姓、而爲寧人。璜少有才幹、倜儻風流、不屑於功名。董本州局事者二十餘年、頗有功績、由軍功升候補湖州同知。粵逆犯浙、巡撫王有齡札與湖郡趙景賢會辦浙西軍務、保至江西簡用道、不就。時杭城失陷、州城被圍、璜督率兵勇、親冒矢石、急建西北兩門月城、以備固守。辛酉十二月初十夜、猶與統帶平江勇吳蓋臣論守城事宜、翌日虎威軍副將

張邦威献城、城遂破。賊首蔡元隆入城時、璜已受傷、請死不顧、爲從賊所逐、至郭溪死於途。

汪淦字洵芳、號古梅、候選從九品、家居長安鎭、事親至孝、嘗刲股愈繼母王氏疾。庚申七月、賊突至、曳之行、淦佯爲足疾、賊遂以矛亂刺其股、血流滿地、雖不死而兩足從此躄矣。辛酉十月、賊又至、乃强步至河干、隔水指賊大罵、賊以洋鎗轟之、凡三發、中其一、傷甚、乃自投河而死、子聘三因救父被賊鎗洞腹而死、慘不忍覩。

孫承慶字萬卿、諸生、業米爲生、時蘇常等處相繼失守、道路梗阻、米價騰貴、積粟者皆居奇貨。承慶曰、寇將至矣、留以資賊糧、寧平糶以惠貧民、聞者韙之。後自禾郡失陷、出入恒以刀懷袖中、寢則置臥旁。其弟見而問之、曰、吾將以義殉耳。辛酉春二月、賊氛四逼、家人勸之逃匿、不聽、迨賊至、承慶引刀自刺其喉、鋒鈍不能深入、賊奪而擲之地、曰、孫先生何自苦乃爾、蓋與承慶素相識而陷於賊者。俄賊踵至、縛之而索金、承慶瞪目厲聲大罵曰、汝輩叛逆、當天誅地滅、吾豈以金資賊耶、遂遇害。

汪立誠字松筠、監生、庚申七月、賊由石門犯長安鎭、遇賊不屈、立時被害。弟思誠、字蓉坡、候選從九品、避匿鎭北、聞兄死、意圖乘夜奪屍、爲賊所執、不屈死之。事平、聞於朝、得旨旌卹。

徐義松字魯橋、本住城内雙仁巷、庚申賊犯浙、避亂於洙泗濱、創辦團練、習武藝以自保。辛酉二月、

賊四出焚掠、義松率團衆與戰、衆寡不敵、力竭被執、不屈死之。

沈友規字貫齋、居硤石鎮、庚申八月、賊至鎮、欲脅降不從、且厲聲罵賊、賊怒割去一耳、見其暈仆、乃棄去。妻楊氏、伏草莽間、疑夫被殺、卽躍入池以殉。迨友規醒、痛妻亡、即將一子四女、拋擲池中、已亦投水死。

黃學揆字仲芳、住長安鎮、訓蒙自給。庚申賊至鎮、被虜脅降、學揆瞪目罵曰、頭可斷、從賊不能也。賊怒、寸磔其身、死狀甚慘。

楊振武生、膂力過人、具有膽略。辛酉冬、賊至其家、振以佩刀殺二賊、賊遁去。振擬避匿、而賊已邀數十人先至、各持器械、振奮力與鬥、力竭而仆、賊以亂刀碎其屍。

黃永潮字振揚、本住城內、亂起避居北門外之石井村。辛酉賊突至、永潮持矛與賊鬥、以左腿受傷而仆、被戕於田間。

蔡才年字愼初、業賈、略有貲產、惟任俠好施、家漸落。辛酉冬、賊突入其室、索金、才年厲聲曰、吾豈以金資汝賊耶、乃持菜刀與鬥、賊怒焚其居、才年奮力逸出、不百步、被賊追獲、投於火中死。

粵逆陷寧、烈士殉難者數千人、皆欲列舉、采訪爲難、以予調查所得、除將或擊賊而死、或罵賊

被戕、有事跡可稽考者、各列小傳於右。但知姓名而無事寔可稽者、載其姓名於下、以傳其人、不致湮沒、亦聊慰忠魂於萬一耳。

周珠生辛酉春被擄不屈死　嚴福辛酉夏被擄逸出賊覺追之　查有品監生辛酉冬賊至赴河殉難　張遠威字仲達辛酉春被擄不屈洞胸死　陳聯榮諸生辛酉夏竄賊被戕於烏鵲橋堍　朱成三辛酉夏被脅不屈投河死　胡連元辛酉冬賊突至其家連元與弟連芳奮力抗拒力竭俱被殺賊并焚其居　李敦辛酉冬被擄脅降不屈死　吳鳳高新倉人辛酉冬竄賊被戕　何家榮壬戌夏被擄思逸賊覺以刃洞胸死　杜求凝監生年六十一歲賊至其家索金求凝曰余有金亦不貲賊賊怒縛柱以洋鎗轟斃洞胸而死　俞克成字也愚諸生辛酉冬城陷自縊而死　唐裕昆辛酉冬賊至被擄不屈以刀砍死　朱孝檍海防營書記辛酉冬城陷竄賊不屈遂遇害　陸崔如辛酉冬城陷特刃與賊戰力竭遇害　許龍生辛酉秋受刀傷死　蘇元耀監生賊至與妻祝氏子瑞增孫釗一門殉難　程月槎庚申秋竄賊不屈投河自盡　陳雷鳴業賈於硤石鎮庚申秋與弟一平俱竄賊被戕　李岳元性至孝庚申秋賊至恐傷其母僞從之後奪刃殺賊而力不敵遂遇害　鄒如海住長安鎮庚申秋竄賊被殺　韓敘才作工自給庚申秋賊至奮力拒敵被殺　朱勝華辛酉春賊至其家索金不遂一門六口俱被殺死　翁文和業賈於長安鎮辛酉被擄不屈遇害　徐鏡天辛酉春遇賊與妻葛氏女潤章幼章依投河死　查有銓字梅坪住寶花鎮壬戌冬竄賊被殺　潘玉林住小東門外辛酉賊索財不得殺之　錢景起辛酉爲賊所縛以剪刀自斷其繩而逸賊追急乃躍入河而死其弟景明亦於同日遇害　許大辛辛酉冬賊逼令運米不從支解死狀甚慘　王大楨業醫辛酉冬竄賊被支解死年已七十餘　沈錫章辛酉賊至索物不遂殺於家　李春福辛酉春賊脅不從被洋鎗轟死　楊秉熙辛酉城陷指賊而罵罵舉投河死年已七十餘　張世慶辛酉竄賊被刺斷喉而死　董二桼工辛酉賊掠其村不屈自縊於桑間　沈大壬戌夏殉難於長安鎮　鄭祖慶辛酉冬城陷殉難　許如潮字步三庚申春遇賊被害　吳通正庚申竄賊被殺　汪超辛酉城陷不屈死　郭純祚監生庚申秋與子附生陰瑜俱殉難　王

五堂辛酉賊至不屈遇害　周起華庚申被擄罵賊洞胸死　徐巽五辛酉冬城陷被擄不屈與弟同源俱被戕於小東門外　曹力品辛酉賊至其家方品奮力抗拒與姪鳳聲均被殺

韓應監生庚申秋遇賊赴水死　倪鈞庚申賊至家索金拒之賊怒以刀砍死　王會同文童尋母遇賊受傷赴水死　倪維生辛酉春賊令引路不從被戕

張山監生被殺於長安鎮　顧仁山庠生庚申春遇賊唾罵賊怒追之乃投海死　周珩從九品庚申秋賊至其家脅從不屈受傷死　周清遇賊不屈遇害　陳

斌辛酉冬城陷與妻俱自縊死　徐文慶業農辛酉賊至執田器殺賊被害　張椿壽上同　楊文標辛酉被擄罵賊自投河死　朱象山辛酉賊至被執不從賊以

刀貫其胸死狀甚慘　張廷元州城陷不食死　林子芳上同　陸秉洪辛酉賊至鳴鑼糾衆禦敵被殺　裴元勳郭溪人辛酉被賊穿喉死　周藍田辛酉冬城陷舉家男

女八人同殉難　鄭秉乾州城陷指賊唾罵被焚死　沈金三辛酉冬賊至鄉村擄掠遇賊于田間手勦斃一賊以衆寡不敵被洋槍轟死　潘義辛酉城陷被擄不從戕於富家橋境

郭大章庚申秋賊至家同妻王氏子世其俱投河死　杜士琛八品軍功率團禦賊受槍而死　管春芳庚申被擄不屈被害　宋成立庚申秋賊至被執　徐餘慶

辛酉冬糾衆禦賊力竭被殺　張是森住小東門外庚申秋一賊至家索金是森以鐵錐擊死之俄賊黨擁至與妻陸氏子正堂正揚俱被殺並焚其居　金大福壬戌夏殉難于長安鎮　尤

五福上同　金洪元辛酉冬以農器擊賊被戕　楊合方上同　沈又山上同　李維上同　張才福上同　查人翔字貢九諸生辛酉春

遇害于袁花鎮　查元熊字彥升辛酉冬被執不屈死之　朱若耕監生庚申秋遇賊被戕　陳掄木諸生素貧文名辛酉城陷殉難　祝志發字義初庚申秋被賊戕于小東門外

周進先邑之西鹽倉人庚申罵賊被戕　朱順三庚申賊至猶在田間耕賊令引路堅不從賊怒以刀夾其首頸斷而死　陳澄舟辛酉罵賊被戕擲屍于海　許鴻賓

字少坡辛酉殉難　朱炳生壬戌遇賊不屈投河死　王皐辛酉冬城陷罵賊賊釘其四肢於城門呼號終日而死　高名士庚申秋遇賊不屈被焚死　徐杏山六十二歲

辛酉冬城陷殉難　王文華住袁花鎮庚申被執不屈死　王耀炳文華子年十七見父被殺乃指賊大罵賊怒割其舌又砍其頸傷重而死　查元鈺諸生辛酉秋與妻何氏殉難於長安

鎮 高其偉訓蒙自給辛酉冬罵賊被戕 祝志良字仲煨辛酉冬殉難于東門 朱昆田辛酉冬城陷被戕 張尙熙同上 孫凝貞同上

朱六喜同上 裘厚林辛酉城陷憤極而死 蘇建辛酉被執投河死 顧秀芳同上 馮景榮辛酉賊至與門賊以火鎗洞胸死 陳延生

同上 費鐙監生辛酉冬罵賊被賊鎗傷投河而死 張成立 馬克嘉 孫自芳 陳亦珍 張克成 張嘉謀 孫

季良 羅傑 龔瑞珍 張克昌 陳亦然 李建業 黃永嘉 金可錡 張四大 柳靑雲

張收兩 張以光 金可鎔 金可礪 金可斷 郝祖隆 姜思渭 金大剛 金大刀 吳

汝修 章晉錫 李義 邱五大 楊凝寶 陳明高 孫仁三 黃高 曹啓相 許關年

許友源

以上三十六人俱小東門外人辛酉冬賊圍州城集衆抵禦力屈被害

張永福 黃杰 陳世善 陳世昌 高惟善 石有玉 王烈 郭步雲 錢永嘉 周大

可 張可用 張永義 楊永仁 于可振 于自求 郭宗林 韋斯祥 呂亦璜 陳自立

陳大典 張永禮 范嘉謨 范嘉仁 范嘉禮 范嘉會 范嘉義 范嘉修

以上二十七人俱州之北門外人辛酉冬城陷集家協謀殺賊事洩均被害

朱幼山 陸春芳 孫子卿 曹秉和 金自謙 夏慶童 高士會 許堯相 許克昌 何維

榮 馮 華 吳 二 楊永仁 徐書生 章秉福 曹巧生 曹敏和

以上十七人俱住西門外辛酉冬糾衆禦賊戰敗被害

癸丑中州罹兵紀畧序

洪楊遺將北伐、乃太平天国一大事件、而專記之書闕如、只姚憲之粵匪滋擾南北紀略、及鄔西埜叟蠻氛匯編二書、記其始末。洪軍北伐路線、由安徽蒙亳直趨豫境、旋佔歸德、圍開封、復分南北二股分竄晉鄂。故太平軍在河南、事蹟最多、而今日除地方志外、毫無紀載。余前曾撰太平天国北伐史第二章、即太平軍在河南略述梗概。去年余任教大梁河南大學、有李明懸君於汴城西棚板街購得舊稿本一册、中有癸丑中州罹兵紀略一篇、余乃借閱、并錄副焉。原鈔本係舊紅格紙、著者爲陳善鈞氏、自稱古越、蓋會稽人也。當時旅居汴西鞏縣、身歷目覩太平軍在豫事實、其經過俱詳書中。按原稿本署「瑞麟山人集」共一小册、前卷皆雜文、後爲罹兵紀略、因未付梓、故無序跋。篇幅雖極簡略、然物以希而見貴、本書始於洪軍入豫、止於竄晉、文字樸質、敍述眞切、自有其價值在也。讀此短篇、凡太平軍攻豫史蹟、即可明瞭、其有裨地方掌故、猶在其次矣。

民國二十七年季春蜀北謝興堯序於北平、

癸丑中州罹兵紀畧

陳善鈞遺作　謝興堯校

粵匪之亂、始自己酉、其初僅在桂林各屬縣搶掠、及踞永安、圍桂林、破全州、其勢大張、武昌一失、裹脅愈衆、賊氣愈熾、遂至不可收拾。順流而下、以致九江、安慶、南京、相繼失守。武昌與豫省唇齒、當失湖南之衡州時、（壬子臘月初間、）豫兵盡調湖北防堵、及失武昌、（壬子臘月十二日也、）全豫震動。雖賊有先取南京之謠、然賊情詭譎、或東或北、勢難逆料、故豫省東南之避亂者、咸向西行。維時余館葉縣、（省西三百里、）故將何仙舟眷屬接來暫避、（仙舟爲余內兄、時館武陽、）陳少鶴亦欲來葉、而意未決。（少鶴爲余襟兄、時就藩館、）乃於癸丑四月、力辭藩館、出就密縣、以避亂焉。豫省向有捻匪、爲地方害、如南陽、汝甯、歸德、陳州各府屬、即在平時、每逢冬令、必聚衆四出摽掠、惟不敢公然與官爲敵耳。及亂捻匪愈多、勢亦猖獗、歸德搶刦尤甚。太守陳公、（名介眉、山東濰縣人、）禦之嚴、癸丑春、剿殺無算、漏網者因以挾讎。乘粵匪犯蒙亳、前往煽惑、引以西來、直犯歸德、城中無備、遂於九月七日失守。除陳太守、陸中丞、在永城防堵、（中丞聞賊來迎擊之、戰敗退走柘城、逃許州整兵馬、）及商邱令漸闕而逸外、其在城官員同時被害。葉縣距歸德五百餘里、十一月始得傳聞、猶疑未確、不料竟長驅而直進也。初九日陷甯陵、踞睢州。初十日占杞縣。十一日過陳留。十二日已至省東之太平崗矣。（距省十八里、）是數天雨大雷電以風、賊之野處者、皆被雨而殭、火器盡濕。十三日黎明、陰霾甚重、賊在城

南、掠村莊之桌椅、高疊爲臺、對南門而祭霧。詭言一經設法、則城門自開、城上不知、但見南面白霧瀰漫、料係賊壘、連開數砲、傷賊頗多、賊不得利、乃竄朱仙鎭。其有在城邊遊奕者、皆被兵勇縋城追殺、及生擒無算。問何以不攻城、皆云見城上有紅臉大漢、高立城頭、手持大刀、指揮兵將、飛下城來、以是驚竄。人以爲關帝顯靈、信然。賊至朱仙鎭、盤踞二日、十六日至中牟、十七日至鄭州、十八日至滎陽、十九日至氾水。鄭州之失、余於十八日始知、度賊已西來、鞏縣斷不能保。即十九日將眷口同仙舟眷屬、先送至城南五十里之鄉間暫避。地名東作村。其時城內逃難者、絡繹不絕、車輛甚缺、意謂明日得車、再移行李。不料賊勢狓猖、二十日巳刻、竟至鞏縣矣。余素畜羸馬二匹、至是留以備急、聞賊已過老犍坡、距城十八里、即挈侄孫商齡乘馬逃避。尙有同硯二人、因無代步、未克遠行、乃命赴城西四里、依嚴靜軒焉。先是表侄嚴靜軒、及弟湘圃、於五月十二日、挈眷出汴梁來鞏避亂、余爲稅居於城西四里之鄉。靜軒此來、道途泥濘、車行迂緩、十八日始抵鞏、不爲賊匪追及、眞幸事也。鞏縣彈丸之區、城及肩高、兼多塌損、而且連年被水、城內居民極形寥落、萬難拒守。滿謂賊旣西來、必將西取洛陽、蕞爾之鞏、斷無停頓、何期賊至鞏邑、竟不西行、即在氾鞏搜覓船隻。於二十二日、在氾水口、陸續渡河、無如船少賊多、賊來九軍、每軍詐稱一萬、其實所稱一萬者、只二千五百人耳、加以裹脅、以故二十八日、尙未渡盡。旋被託善西

將軍、領兵數千、在汜追剿。（征調來豫之兵、適至豫、聞賊西竄、故追及之、）賊未及渡河者、尚有千餘人、不敢北渡、折回鞏縣、且聞偃師亦有官兵、難以西走、遂越鞏縣南山、向東南而竄密縣焉。余既避亂東村、日令赴城偵探、知賊盤踞在城、未敢少動。不意六月初一日巳刻、村人大亂、皆謂賊已來矣、探之果然、初不知乃官民截回之餘賊也。村中扶老携幼、紛紛逃去、余家內眷、足不出戶、豈能奔走、小阿、且已距城五十里矣、避之不謂不遠、居之不謂不僻、乃料賊斷可不來之地、而竟來焉。是余等皆在刼之人、即再避亦不能免、與其死塡溝壑、莫若共死一方。藏獲輩及伊等之家口、（皆因亂戚來相依、）亦均舍生赴義、願與存亡。於是一門三十三人、相對涕零、坐以待斃。迨半時許、村人來言、賊已去矣。蓋村口有三叉路、賊至此停頓片時、遂南而去、故未進村。一門歡洽、共慶重生、實乃邀天之福、苟或不然、余家無噍類矣、危乎險哉。驚魂稍定、即於初二日遣人進城、探視余與仙舟宅、除賊匪蹂躪外、餘皆被土匪搶掠一空、不特細軟全虛、即竹木瓦石之器、亦均搜括無遺、忍哉。十五年經營辛苦、盡付東流、可勝浩歎。賊既竄密、深爲少鶴憂、越數日得信、乃知賊匪於初三日至密、少鶴得信遲、於先一日旁晚、僅携眷口徒步出城、赴鄉暫避、留一僕居守。賊至、被擄一人、受傷一人、（後經過回、傷亦旋愈、）及初五日回城、則家中所存、全歸烏有、蓋不下萬金云、惜哉。此股賊匪雖屬敗竄、而餘氛尤足蔽日、初四日竄新鄭、陷長葛、圍許州、逼臨

潁、過郾城、西平、確山、羅山、而入湖北之麻城、僅遺二百人云。大股北渡之賊、於五月二十四陷温縣、二十六日攻懷慶。太守余公、（名炳燾、浙之山陰人、）與河內令裘公、（名寶鏞、直隷人、）攖城死守。不數日、即有欽差大臣勝公、（名保、湖州人、）山東撫臣李公、（名穗、陝西人、）督帶北直勁旅六萬、將賊三面圍困。該賊深溝高壘、爲久困計、蓋知懷郡殷實、且產火藥兵器、誓必得之。雖城內守嚴、然已破城三次、（賊掘地道、用火藥、將城轟倒數丈、）若非官民一體、協力同心、并力死拒、則斯地已早爲賊有矣。賊圍懷慶九十日、疫死逃亡者不少、後漸不支、於八月二十九日、竄濟源、而入山西之垣曲焉。城內無糧、已食黃豆、再圍三日、則不可問矣。覃懷之不失、實有天意焉。賊之入豫境也、計失府城一、州縣城二十、雖逆賊尚不嗜殺、而其間之家破人亡、不堪議思。即余與少鶴仙舟之家、雖未遇賊、而家室已空、殆有甚焉者、其堪設想耶。刼運方興、塵氛未息、居是邦者、大深杞人之憂、天不厭亂、爲之奈何！此所以憂愁幽思、而不能已於太息也。旅窗無事、聊抒顛末、以誌一時之驚恐云。（古越紫庭陳善鈞書於芝田之夢蓮書屋、時癸丑重九後四日。）

庚申避亂日記序

是編乃趙偉甫先生遺著、原名庚申日記、後改庚申避亂實錄、按本文體裁、逐日記載、故仍以日記題名爲是。原本有批、稱是編叙難民瑣尾流離、當局張皇僨事、鉅細畢呈、極爲眞翔云云。考此書所記、乃咸豐庚申十年、太平軍陷江浙之經過情形、而其關鍵、則始於江南大營之崩潰、起於二月安吉廣德失守、止於七月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攻略上海、按日記錄、足供參考。不特可見清洪兩方軍事之勝負、尤可知當時社會之情形、其於清軍將帥之貪鄙庸怯、至東南糜爛、尤多憤慨。卽一般推崇爲清軍勇將之張國樑、亦無恕詞、謂張以寶玉玩物、賄賂和春、致士卒解體、爲他書所無。又記總兵粵人張威邦、屢戰屢敗、大營東北、因此不守。按太平軍起、當時地域觀念極爲重厚、如小刀會起事於上海、卽係閩粵人。威邦後守海甯、以粵人故、遂降洪軍、陳錫麒粵逆陷甯始末記、記之極詳、中有鑄像誅奸記一章、卽爲威邦而作也、亦足證舊日社會之地域關係矣。此篇末記李秀成攻滬軍至法華、龍華、幷貼示租界、以及清吏登陴固守、可與拙著洪楊逸史參閱、更可明瞭昔日之上海矣。著者身經亂離、見聞眞切、由其憤懣之文字、卽知所受之苦痛、所記蘇常滬杭之軍事社會狀況、頗多史料價值、要爲研究近代史、及地方掌故者所不廢也。二十七年戊寅初夏五知序於北平、

庚申避亂實錄

趙偉甫遺著　謝五知校訂

二月九日甲辰、六姊自安吉逃來、始知賊於初三日破廣德州、安吉與之鄰壤、居民不敵、一鎮聞信已去、城又破壞、無可守之禮。

十一丙午、得槐亭書、知安吉於初八日失守、得槐亭營中初一日信、大營甚得手、下關唾手可得、投誠者數千人。

十二日丁未、瀛士自吳興逃來、聞長興緊急、蘇撫徐有壬調水師長龍船援吳興、有木瀆背口札營防湖之說。處甥已返、述逃出情形、言見二賊兇健異常、鳥槍僅二枝、輪放已不絕聲、躍登舟、賊槍子著蓬背、簌簌如雨、賊將至先數日、署中雞鴿、踴躍自死。

十四日己酉、風沙蔽天、自初間至今十許日、凄風苦雨、間露日色、晶白無光、宛然癸丑春賊初至時景象、寒冷異常、風如潑水。友自吳興歸、言吳興城中、訛言安吉賊並未至、來者不過逃兵土匪、旋已散去。李定泰已帥兵進紮梅谿、十一日至西倉橋見兵紛紛潰下、急詢、知李鎮軍已大敗、主兵不知下落、吳興府縣、皆率兵勇巡城、又少頃、婦女隊出、旋傳賊已至南門、余至撫軍處問信、云吳興尚未失守、李鎮軍潰兵千餘在城中。金陵大營調兵五千往援、明日可過蘇州、提督鄭魁士防守宜興之

杭州城被陷之前夕

張渚鎮堵東壩來路。總兵張玉良紮常州、以防宜興有變、捻匪於初一日破清江、大肆屠殺、漕帥聯英、河帥長庚、退至淮安。

三月朔日乙丑、日赤如血、午後霰、夜又霰、寒如臘九、是日聞杭州於二十七日失陷。先是某自省城來、言十八日賊初至時、諸城門驟閉、城中男女數十萬露立雨中、冀城門或開、街衢推湧如潮、一輿至值百千、然駕肩輿而出、無不擠碎、輿中人傾跌、頃刻如泥、行人足不得著地、死者不可勝計。城中乏糧、土匪紛紛思變。至二十七日、賊乃以城外積棺疊架、登城遂陷、此後淫殺之慘、思之肉戰。

初四日戊辰、浙人來言、十九日黎明、賊先鋒約五百人、到杭州北關、穿大街行、揮手令居民閉門、言大兵已到、市衆爭閉門。賊遂直撲北關欲入、適湖南寶勝營方至、識是賊、大呼閉城、賊亦不攻、即撤城外民居墻石、立成一壘、守之。至巳刻、二隊至、約八百人、申刻三隊至、約千人、晚間大股八千餘人畢至、大肆淫掠、連搜三日、即移營湖上之寶石壽星山。二十四五日、羅撫募勇縋城、燒城外民房、寶勝營官陳炳元以杭州四面皆水、清波門依山麓易攻、自願紮營城外守之、羅不允、二十七日黎明、賊果以地雷轟清波門、城遂陷、守兵尚數千人、紛紛潰走。前臬署繆梓所募湖勇四百人應賊、視賊尤惡、城中居民數萬、聚守雄鎮樓柵。將軍瑞昌率駐防千餘守滿城、與賊相持、勝負尚未決、援兵水

師曾秉忠遣弟秉高帶砲船二十艘、在武林門外、不敢登陸、江南大兵調往。總兵張良玉在湖州、副將向魁星五在長安壩、皆未至。賊在城者亦僅二三千人、其前隊已於二十四五間南至富陽、故兵單不能陷滿城。賊至時、武林門外居民脫者甚少、年少壯者擄脅、老者殺之、婦女受汚、仍不免死、焚舟數千艘、人油浮水面如畫、慘毒如此、不忍更聞矣。

初五日己巳、聞張玉良已入杭城。

初十日甲戌、自杭來者言、張玉良初至杭、前隊攻艮山門、門閉躍而登、賊聞張至、潰不可止、城遂復。賊退回餘杭山中、杭城居民十死六七、血流街衢盡赤。屋廬多成焦木、横骸塞途、賊至三日、即下令完守、出兵窺吳中、使張遲數日至、城不可得而問之矣。

十一日乙亥、嚴寒大雪、季春氣候如十二月、七十老翁未見斯異、天垂肅殺之象、兵禍恐不如是而止、夜有白光互天、末爲三歧。

十六日庚辰、夜見白虹掩月、上長丈餘、横亘而直、晶晶有光。

二十五日己丑、聞十八日官軍復長興、賊回廣德。先是賊屠長興之前、正月十八日、縣城自震、産羊千餘、皆人耳。民家鷄犬、每夜西向號啼、凶徵如是、官民罔察、其及宜矣。

三十日甲午、登萬年橋、望西北氛氣、紫赤高及半天、凡賊蹤所及、恒有斯氣、聞是日賊犯宜興、溧陽甚急。

閏三月朔日乙未、日暈紫赤、天象昭然、知者言巢湖鹽匪、勾通建平等處之賊、焚掠冠村東安等處、郡城設守尙嚴。

初四日戊戌、張軍門玉良、統援浙軍、回援常州、濟餉啟閘、舟行不間。

初十日甲辰、賊迫大營後路甚急。先是賊自浙退、遂犯建平東壩、擾金壇溧水、復由溧陽窺宜興、爲大營調防之總兵劉季山、及水師管帶記名總兵曾秉忠擊退、遂縱掠旁境、常州大震。時升任浙撫藩司王有齡方至常、總督何桂淸留之、藉其親軍自衞。數日援浙統軍張玉良、回援過常、何復奏爲蘇常總統、俾助城守、而王赴浙任、大營調援總兵馬得昭亦至。初三陷句容、大營運道中梗、欽差和春札調各軍回救、何督故不遣、大營急不得已、遣張威邦分勦句容、勢寡不敵。金陵老巢復出突圍、日夜接仗、天久雨、壕墻易壞、軍心騷然。常城各門、俱張玉良兵站墻、砲械粗設、何督先劾浙撫羅遵殿知守不知戰、守近不守遠、今凶鋒未及、而惶惑自失、但擁兵自衞、視羅尤甚、人無愚智、皆非笑之。

十九日癸丑、大營敗退、急至總局聞信、始知十四日賊攻大營後路急、十五日雨花台以西四十餘

營皆潰、傍晚雨雪冰雹交至、城中賊出撲老營、方拒守間、後路賊數萬突至、遂大潰。欽差和春輕騎至江干、登船得免、十六日暫紮鎮江。

二十一日乙卯、聞大營營務處文案委員賈君歸、談大營敗潰事竟日、節錄如下。本年正月、我軍圍江寧急、逆首洪秀全四出求援、令各股由池州進攻徽寧浙境、以牽官軍、爲圍魏救趙之計。俟大營調援空虛、即俟隙進兵、此檄爲我所得、時方克復洑州、絕其水道、官兵雄盛。先是、去年賊帥韋志俊、率五千人投誠、餉無所出、江督何桂淸、皖撫翁同書、浙撫胡興盛、相與推諉、徽防京卿張芾、管皖南事、遂以委之。徽餉仰浙豫、二省最貧、張不得已、僅准留千二百人、餘無所歸。賊首李世賢誘之、逐相率而叛、從池州犯寧國、寧防提督周天受不能救。正月抄連陷涇、旌德、寧國、及浙境。二月中、又陷安吉、以至杭州。江督何奏請以巴里坤總兵張玉良爲援浙總統、三月初突入杭城、賊敗遁回原路至廣德、遂北陷建平。時提督鄭魁士守宜興、總兵劉季山守東壩、鄭兵掠民間、江督恐釀亂、咨調劉鎭與鄭換防、方各拔營、而賊至東壩復被陷。月之二十二、破溧陽、擾宜興、及常之西境、江督大恐、急調張玉良回援、遂奏以爲蘇常總統、留常協守。閏月初三日、賊破句容、初六日西至淳化、去大營後二十餘里、和春素不能服其下、軍政盡出總統帮辦張國樑、張威望爲江南冠、氣漸驕、家世粵人、祖其

和張交賄

大營清軍約五萬人

鄉甚力、下多不平之。翼長提督王俊、主款差營務、婪索無厭、大小二百、每營按月納賄、自二百金至百金不等。去歲江蘇籌餉五十萬、爲新勇口糧、總統以三十萬與新勇、二十萬與翼長及各營務要津、由是謗訕充塞。總統恐和知之、遂以寶玉玩具爲賄、和亦欣納、上下蒙蔽、士卒解體。及賊至、總統置諸將不遣、而令數餉之總兵粵人張威邦帶四千人往、再戰敗績、大營東北皆賊踪、而和張方共議九洑州功次不決。十二三四日、賊沿江由上關斷官軍長流、人心恇懼、總統復遣張威邦、及失守句容之粵人梁克勛、往札頭禦敵、士益解體、無戰志。是日總統見和乞和移營鎭江、和不允、下令走者死、營總寧夏都統多廉、執刀守營門、營中自幇辦文案等皆不得出。夜三鼓、賊焚孝陵衛營、火光四起、翼長王俊親兵斧營門而出、合營隨之。和持洋槍自擬、其下奪之、扶掖上馬而奔、一日夜至高資、時兵勇五萬餘人至者纔十一、火器軍械皆盡。和之走、賊至張總統營、張戒衆槍不發、俟賊麕至合擊之、遂得路出、其管下軍械獨全。

三十日甲子、傳聞丹陽昨晡被陷、和春已退至常州。

四月初二日丙　、夜望火光、天半如絳。聞閏月二十九日、賊攻丹陽、我軍出八成隊迎戰、至午大敗、城遂陷。和欽差率各軍潰退常州、三十日三鼓、總督何桂清托言赴蘇調餉、遂遁、邑紳公呈請留不

可、衆復往跪香、何揮親兵鎗傷數人乃退。賊是早已至奔牛、蘇常總兵張玉良、大名總鎮兵馬得昭禦之、賊勢張甚、何既走、張馬諸兵亦皆潰。初一日縱火焚城外民房、火日夜不絕、張馬兩軍之敗、死者三千餘人、血流入河如瀑、故兩將皆喪胆云。

張玉良部應敵與白頭軍

十七日辛己、凌晨弢甫來、知蘇州於十三日陷。先是弢甫奉蘇撫徐札、招義勇軍二千人、分常武、武定、與前募胥共三軍、尚未點名發械、而賊已于初六日破常州、初八日到無錫、張玉良一戰即潰、至蘇州。和春張國樑已死、幫辦許乃釗方遁居蘇州、力言於徐撫、勸納張兵助守、商之於弢甫、弢甫言張兵不足持、徐惶惑無定見。署蘇府吳雲與許意合、力慫恿之、遂納其計。十二日張玉良率勇二萬人進城、分紮閶胥盤各門、其勢洶洶、情不可測。徐覺其異、大慮之。是日晡、賊由滸關焚掠而東、前鋒及城、城中猶恃張不恐、不知是夜、張已扁舟獨遁。十三日黎明、其下三江兵勇、開閶門納賊、白布裹頭、先賊焚掠。蘇撫徐有壬自刎、家人死者七人、藩司蔡映斗縋城遁。辰刻賊帥忠王李秀成疑中有伏、調其兵出城、張之兵勇亟邀留之、遂又入城、城中紅頭白頭、交織於路、挨戶搜搶、雖窮巷小家、無一或免。白頭者、賊今歲初有是令、凡降人以白爲號、三江子弟、率爲賊先馳云。初賊十一日過無錫

降人以白爲號

時、張兵已約降、先至蘇獻城、十二日忠王下令攻城、其衆見壕河寬廣、相顧失色、十三日方飽食攻

城、城門大開、遂下令紮筏渡河、衆皆踴躍、頌天王福大。又言汝家老張已死、僅一小張、復爲我用、尚誰敵我。張三月中復杭州、功震江浙、民間無不尸祝之、不圖一敗至此、今又扁舟到杭、東南半壁、殆不盡不止、民庶之塗炭、至斯已極。

十九日癸未、聞賊陷長興、湖州大警、沿途士民吹螺聲嗚嗚然、意不可測、是日晚已聞湖州砲聲、午夜賊已渡至王江涇。

常州失陷情形

二十六日庚寅、遇常州人朱某、知常州失陷甚詳。賊於初二日晨薄城、官吏盡走、獨民團尚攖城不下。初六日午後、攻小南門急、統帶團練五品銜曹禾督民兵放砲拒敵、砲炸傷數十人、城遂陷。賊怨常殺其人多、大肆屠戮、嬰孺不免、皆曳至北門外弔橋、受刃死者不可以數計、血凝橋面、厚幾尺、周城數十里內焚燹殆盡、天乎吾常多讀書好善、愚民亦柔懦無悍風、胡爲慘酷一至於此。曹君夙忠義、與余交厚、官紳既盡、獨効死不去、城陷之日、賊恨之、剮剔而死、公私塗炭、慘不忍聞。是夜放舟至滬、舟行十餘里、風逆潮至、夜望西南兩處、火光燭天、舟人告余、此嘉興火也。

蘇官吏逃滬

二十九日癸巳、早至西坂口、候潮而行、謝炳主薄爲余述上海情形甚詳。蘇松太兵備道吳煦、募洋兵助守、每日費萬金供給之、洋人守三日復罷去。外人爭言洋人已和賊、合省大僚、惟巡撫徐公有

常城失守始末

王、署臬司朱公鈞死難外、餘總督何桂清、蘇藩司蔡映斗、寧藩司薛煥、糧台總司查文經、暨道府等皆奔逃至滬。有居沙船爲航海計者。何督於前月三十日賊未至常時、行署懸牌、欲至蘇督餉、夜三鼓開城、斫傷籲留紳民數人而走、到滸關、蘇撫遣人拒之、何遂至常熟、將渡江到通州、會薛煥查文經到滬、遣輪舟迎之。至俱摺言常州賊急、臣恐糧台有失、故督率總司爲退守計。復拜疏劾徐撫失守之罪、知者皆不平之、浙撫王有齡與何最昵、聞有書勸其自盡以謝天下、置不答。在滬向洋酋借兵恢復。酋股掌玩弄之、卒無成約、而何禮之不少怠、其所爲令人齒冷。先是有謠云、江南若遇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門關、妖讖應徵如此、亦可異矣。

五月初二日乙未、遇鄉人得下路賊耗甚確、二十五日(四月)賊大隊始至八斥、平望守兵、迎戰大敗、陸兵泅水脫走、水師亦盡散、當夜到嘉興、二十六日焚北門外居民、二十七日焚東門六里街、前鋒不指杭而東走、復燒離城四十餘里之新芳寺、椽無剩、此吾二十六夜所見兩處之火也。是日馺甫爲何督要去主筆墨、生死之際、不盡泫然。

初八日辛丑、吾常金君瑞庭來道城陷始末甚詳、頗與傳說者異、金全家殉難、伊爲賊擄至吳興、冒死脫走、且泣且道、咽不成聲、同人無不淚下。瑞庭言：初二下午賊至時、城中官紳先一日去、僅一總

捕通判、一縣丞在城、城中精勇三百餘人及民丁皆結盟固守、有言降者立磔之。是日水軍統領記名總兵曾秉忠以家屬在常城、令箭開小北門近取、須出而賊騎五十餘突入、民勇閉城截擊、盡殲之、益固守不下。初三日賊射書城中誘降、言常城以二十萬犒師者、當越城不攻、東往無錫、若不願降、可開東門出走、誓不相殺。城中獲書置不答、時連日大雨、民兵攖城固拒、晝夜立雨中、不退。先是逃將張玉良、馬德昭、建議燒民房、盡擇市肆焚掠、附城者返不及、賊得潛身其內、開墻成砲眼、坐而攻擊、我兵槍砲皆不能及、勢漸危、日夜望救不至、夜中婦女投環溺井者三日夜無慮數萬人。初六日賊急攻彈丸如雨、陴者不能出頭瞭望、賊遂縛梯登城、南北門一時皆陷、大隊入城、居民猶巷戰不已、賊縱戮一日、凡在街巷者皆死、闔家自盡者不可勝計、四品銜舉人趙起、闔家投池死。初八日金即爲賊脅迫至無錫、十一日始得脫、城初陷時、金投水已氣絕、爲賊救甦、言初溺時、飲水數十口、無甚苦、及將至百口、覺膚膜寸寸欲裂、痛極欲死、遂冥無所知。

十四日丁未、蘇撫署委員馮某來、爲言何督事、令人髮指、茲節錄之。何任封疆大吏、平日養尊處優、威福自專、一旦有事、昏憒庸懦、貽害萬民。初僞丞相胡依光、僞指揮黃宗清率賊五千攻蘇、先有州民某向富戶派銀千餘兩、買辦緞布、赴賊營餽賊。九日有騎馬賊五六人、餘賊百餘人、往附城十餘

里之廣平堡、公平買賣、遇見乞丐、每人給數百文、詭言破城後、秋毫無犯。十一日夜間、賊衆大隊至、合城鼎沸、居民騷動、次日聞張玉良兵大隊至、十三日晨、忽內應之賊、放火接應、（此即指張玉良兵勇、）賊乃乘勢攻陷、徐撫殉死。先是、徐撫在西門城上、督兵堵禦、聞賊已進城、率兵巷戰、手殺十餘人、左股被創、力竭自刎。城破後、某已送吳隆表、免其一死、賊令署理游擊事、二竹板前導、代賊巡街。時何已聞耗、遂急逝平湖、乃上疏劾徐、不知已殉也。何由平湖洙涇、又去德勝、沿途大吏留遮不聽、蘇臬司朱鈞、有冒死上何一摺、有云「公上承國恩、下理萬民、當應激發天良、敵愾同仇、上以報國、下以保民、否則一念之差、萬死莫贖、自貽伊戚、悔之晚矣。」朱臬司使非殉于難者、則已參罷矣。又云賊在吳江出示云、清朝皇帝、非亡國之君、其臣皆亡國之臣、目下杭州尚未歸天朝、爾民且無蓄髮、俟杭州破後、大事已定、再用天朝制度、庶不致以勝負反覆、有累爾等云云。又在彼點糧總造煙戶冊、下等人納口賦、每日三十五文、中上漸加、又設立小票、每張二百五十文、有票許赴各處貿易、塡明地方、不得踰越界限。其兵鋒所及、東至楓涇、洙涇、接連嘉善、嘉興、西至太湖、民團多被陷落、吳江東鄉沈氏、蘇州永昌徐氏、皆大族出貲拒敵、四月餘援絕糧盡、俱不能支、沿江盡爲賊有。江南僅存上海、寶山、川沙、南匯。署督薛煥、局促一城、恃外人爲命、前以賊退松江之事、冒功奏報、賞加頭品頂載、署藩司

上海道、賞二品頂戴、大事不復可問矣。

二十四日丁巳、弢甫來將赴崇明、偕吾鄉人吳君世謙、吳君從賊中掌筆劄、從亂脫出、言賊破常事、與前有異、記之。

洪軍入常補記

四月初一、張玉良兵勇焚民房縱掠、總督何桂清走、合城文武盡走、紳士在團防局者、弢甫為首。是日賊至城下窺探、合城公議出兵登陴、有張玉良長勝勇百餘人未出紮營城上、不許民兵登城、衆知其意叵測、不聽。初三日、城中各柵俱閉、以防內變、將午之際、長勝勇作亂、思奪門迎賊、民團盡殺之。日晡、邑人張世侯以偽令箭開小北門欲出、衆磔之。是日大雨如注、守者衣襦盡濕、城上水沒至足踝、衆皆面無人色。初五日、賊急攻、城中訛言、天寧寺僧衆與賊戰、又言鄉兵至城外、實皆無之。城中燭盡、守者露立四晝夜、無處分更調者、衆疲倦欲死、俱知事不可為、婦女十死五六。初六日、勢益殆、城中死者亦益多、浮屍蔽河、自溺者擾屍而入。午後、賊先登小南門外湯姓屋、東西北一時俱陷、賊入數萬人、從民屋上奔走、有如平地、居民凡在城下逃者、皆被害、死三萬餘人。賊縱火焚街巷、凡寺院神廟皆盡、惟城北天王堂獨免、以有「天王」二字云。

忠王攻滬紀略

六月十五丁丑、偽忠王遣貼示於租界、約三日內到滬。至二十九日、由法華龍華焚掠而進、城中戒嚴、蘇撫薛署臬江守西門、署藩吳守南門、餘各分汛地登陴、每城均有英法兵助守。

七月初二甲午酉刻、賊至城下、外人於城上以三槍斃其二人、次日法人焚東門南門沿城民房、搜廣潮人殺之。租界隘口俱樹柵設砲、馬路口外兵持火器、賊由此過赴城下、彼此不問、亦莫測其意。是日賊至益衆、城上望見僞忠王麾蓋、指揮攻城、英法兵開砲禦之、水師懸砲桅頂、向下遙擊、賊旗織行列甚密、砲中之、散如圜圈、三合三散、遂奔退數里。英法遣通事來言、已與賊和、准其今日進城。署臬司江公淸驥字小雲、仁和人、挺然曰、貴國與賊無怨、若入城惟有迎戰、不勝則死、何問爲、且逆徒禽獸之屬、與之和、恐非貴國之利也。通事旣去、旋復來言各大人言甚是、我絕不與和、今日必令退盡、下午賊果盡去、始知其以言嘗我、非江公正色答之、滬不可守矣。

越州紀略新序

是書不署撰著人姓名、只下書古越隱名氏著、前後無序跋、實身與難之邑人所著。按越州即今紹興、清爲府治、山陰會稽即附郭邑、位於杭州錢塘江之東南。是書乃紀咸豐十一年太平軍攻紹興事、至同治二年春始克復止、凡記五十旬事、於淸洪兩軍之戰爭、及太平天国之典章制度、與夫社會情形、莫不詳盡、誠太平別史中之佳構也。據書中所記、洪軍於十一年九月二十五先陷蕭山、蕭山越之隣邑、位錢塘江口、在軍事上極爲重要、故於二十七日陷諸暨、二十九日會稽郡城卽被攻破。時守越者、爲知府廖宗元、曾守湖州、稱保障才、城破後、及道銜郎中何惟俊皆死之、其餘官吏團練使王履謙、山陰令莊鳳威、會稽令邊厚慶、及佐貳員弁、在局紳董、皆棄城走、都閫哈錦青見俘於賊、越數日而逃亦得脫。人民爲死於戰爭者、自陷而復約十萬人、死於貧病、燬於焚掠者、亦約萬家。社會民間、所失衣飾財物、合之三邑、共計白金五千萬、或尤未止、蓋自古以來之大亂矣。太平軍守之者、爲忠王李秀成部下、始稱主將、繼稱來王、名陸順得、優伶出身。其下又有周文嘉、姚克剛等。來王陸某、李圭思痛記亦記其人、蓋太平軍勇將也。據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賊酋名號譜、陸順得官銜、爲殿前斬惡留善頂天扶朝綱來王彩千歲、名字下註、同治三年竄浙江孝豐、或淸軍克復越城

後、復竄往他處、而始終皆在浙境。周文嘉則後封甯王、同治二年、屬守蘇州、太平軍八王部雲官等以蘇降清、李鴻章誘而駢戮之、文嘉即八王之一也。惟姚克剛不可詳考、此書文字簡練、記載翔實、所記社會演變情事、尤多卓見、如述太平官制、徵稅局卡、足見洪楊之社會政策、所謂天朝田畝制度、均田復古者、皆未實行。其記太平軍在地方之施政情形、謂五旅一師、五師爲一軍、軍師以上爲監軍、山陰一、會稽一、皆土著爲之。於是寡廉鮮恥者徒、紛紛從賊、儼然衣冠者流、亦復爲一軍一師、不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鄉官設局稽戶口、立門牌、牌皆有數十百金不等、貧民不逮、并責富民有田者、令輸租畝入三分、民家租額、皆定於局、各戶赴局買票、數十百錢不等。商家藏鹽者皆禁、據爲已有、別立官曰鹽師帥、亦名鄉官、然越州蹂躪、較善於他郡者、又未始非鄉官之力也。按太平官制、分朝內、軍中、鄉官三種、鄉官以土著爲之、由衆公舉、自兩司馬以至監軍、每縣一監軍、卽知縣也。可謂實行人民自治矣。又自來皆以洪軍嗜殺、只忠王李秀成在蘇常、較爲和善、（常熟有太平天国報恩碑、即頌揚秀成德政者、詞句懇切、誠非盡屬諛詞、）而是書亦有然、鄉閭之擾、初不甚害者、未始非棄城不守之故也。末又稱謂城中餘百數家竟未動、村墟亦有未至者、會稽之北鄉爲尤善、豈冥冥之中有數存耶、足見不抵抗者亦不甚殺。以古越之地處衝要、水陸交通、而城鄉竟有毫無恙者、可知官書傳聞之誤、遂以太平軍若洪

水猛獸。卽是書所記、花綠紅頭各軍之虜掠勒贖、賊所未及者、官軍盡之矣、可見官軍較賊尤烈。吾人故非多疑好辯、蓋百世以下、信史爲難、詳讀是書、卽可想見當時之情狀。書中除叙述戰爭外、著者尤注重於政治社會、能見其大、洵爲史才。又關於浙江各地紀太平軍史事者、如毛淦之記遂安、陳襄逵之紀海甯、何德潤之記武義、許瑤光之記諸暨等、皆以紀事本末、載洪軍所據地方之攻守與軍政、要不逮此書之精警也。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射洪謝興堯五知序於北京寓廬。

越州紀畧

古越隱名氏著　謝興堯校

流寇之亂、始於黃巢、橫於張李、尾其後者、則所稱僞天王洪秀全是也。道光三十年、洪賊擾粵西、竄湖南、出湖北、江西、據江寧、安徽、旋陷蘇州、而浙水東西已成累卵之勢。咸豐十年來、又自嘉興延及海寧諸邑、自徽州流入金嚴諸郡、而所稱官軍者、刼財女外、無他技、於是吾越殆岌岌不可復居、然猶幸其未至也。時浙撫爲王有齡、小有才、喜自用、而未能當大事、吾越團練使、爲副都練王履謙、亦師仲尼之未學軍旅者、新郡守爲廖宗元、曾守湖州、稱保障才、其履任也、以礮船四十艘來、下車伊始、所謂新政者、繞城掘壕、按畝派捐而已。計東南喪亂、至此十二年、吾越富民、歷年輸餉、力皆不逮、而南望諸暨、西望蕭山、又皆與賊逼、當是時固所謂危急存亡之秋、非名世眞才、不可爲也。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守江礮船、自富陽載群盜入蕭山之臨浦、越三日遂陷蕭山。時守越之師、在外則礮船四十、內則郡守親軍五十、沙勇五百、謝敬之姚江勇稱黃頭者千、此外則團練局之肉食諸公而已。城門啓閉猶恒焉。礮船則具蓬舟爲坐臥地、藏女子武士有蓄髮者、不知其爲兵爲盜、又恃有郡守、近郊肆掠。九月二十六日、作橫於北門、遂激民怒、集衆鬥殺數人、因數十人、太守出責償賚、於是舉所斬長髮示之、遂飽毒手、都閫哈錦靑、團練使王履謙馳救之、始免。而船人殲、親軍沒矣。城市監

於礮船意盜賊溷迹廛肆、夜燭搜匿徧衢巷、旣竭、閩練使請閉城詰奸、誓衆共守、比曉門猶洞開、於是民之有力而遷移未盡者、皆去。二十七日、諸暨陷、有敗軍來、次常禧門、其將稱胡再生、索糧於局、亦不知其誰何、夜城之西火光亘天、達於曉。二十九日、西門猶啓、辰刻、三賊入自西郭、又及大逵、然爆竹數聲、而城中賊已無算、姚江勇與戰於局、戰於市、又戰於五雲門、皆敗。太守知不免、死於署、團練使王履謙、山陰令莊鳳威、會稽令邊厚慶、及佐貳員弁在局紳董、皆棄城走、都閫吟錦青見俘於賊、越數日而逃、亦得脫。自是以後、金城十仞、湯池百步、爲賊所據、凡五十旬而始復、然鄉閭之擾、初不甚害者、未始非棄城不守之故也。賊入城、姦殺燼市肆、財物器用、不取者毀之、拆寺觀廬舍爲僞宮、徵工匠窮繪事、搜篋具實土以高城、毀銅佛鐘磬之類作戎器、呼官爲妖、搆木架七級、置門扇於上、以爲臺、名「望妖」、賊藪外與山上及城皆有之。自號天朝、鑄太平天国錢、其僞官国王以下、有天將、蘄將、主將。其僞爵六等、曰義、曰安、曰福、曰燕、曰豫、曰侯、其下又有尙書、丞相、司馬之屬、不具舉。其統吾越者、爲僞忠王李秀成、其守之者、始稱主將、繼稱來王、爲優伶陸順德、其下又有周文嘉、姚克剛諸賊、亦不具舉。以期爲歲、無節閏、其教爲耶蘇、有天父天兄之名、七日一禮拜、此則與泰西諸国相同、所謂天主教是也。脅民爲盜、有文者、稱先生、司筆札、有膂力者、入行伍、幼而美者、爲龍陽君。掠

女子以自妻、其不妻者、妓蓄之、并處一宮、名「姐妹館」。諸家藏書、置諸糞穢、不知惜、其細事不可殫述、要其所爲、皆盜賊之無賴者也。十月朔、出掠於鄉、名「打先鋒」、會稽爲盛、山水皆至、燬屋宇、擄財賄無算、刧子女以千計、其不及者、北則馬山以北、南則攢宮以南而已。若東關道墟平水諸村、兵燹爲重、然方五十里中、死不過千人、廬舍亦完好者衆、惟近城二十里、露積皆奪之、此尤虐耳。龕山鄉民、糾千人逐賊、入稽山、賊皆逃、競取財物、轉爲敗、直路以南、於是燬、狂童或揭於賊之門曰、有老妖、於是又縱殺、頒白叟、積屍載途、城中耆舊、略可盡矣。賊掠鄉十日始歸城、於是千村萬落、量力入貢、賊乃出示安民、令蓄髮。設軍師旅帥、司馬百長等僞官、旅帥司五百家、司馬百長屬之、五旅屬一師、五師屬一軍、軍帥以上、爲監軍、山陰一、會稽一、皆土著爲之、於是寡廉鮮恥之徒、紛紛從賊、即儼然衣冠者流、亦復爲一軍一師、不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鄉官居於鄉、爲賊設僞居、稽戶口、立門牌、牌皆有數十百金不等、貧民不逮、并責於富民。有田者令輸租畝人三分、民家租額皆定於局、各戶赴局買票、數十百錢不等。曩稱富人、重爲刻剝、名曰「大捐」、千金萬金亦不等、不受者、械繫之。商家僑寓之民、砧斧尤亟、商人藏鹽皆禁錮、據爲已有、別立僞官、曰「鹽師帥」、董其事、亦名鄉官。凡賊所需、鄉官率奔走、恐後爲賊壽、鶴鹿皆生致以獻、此非越產、不知何自來也。鄉官既得賊勢、鄉官

者、又仇於鄉官、由是各報私仇、橫行鄉曲、衣錦粱肉、同於素封、飢寒苦况不知矣。然越州蹂躪、較善於他郡者、又未始非鄉官之力也、抑亦土不甚瘠耳。賊又於山水要隘、設卡設營、大小不一、營或數千賊、或數百賊、卡數十賊。如柯橋錢清皐埠等爲營、東浦璃渚陡亹鯉浦東苑馬山等皆爲卡。約共計之、數不下五千、名似守備、其實皆斂財耳。郡民自遭焚掠、桀黠頑蠢之類、又於賊去後、及亡人未歸之先、竊其餘物、有家徒壁立者、益無以爲生矣。營卡既具、肆無大小、皆有賦、商賈往來重其稅、甚者并奪之、居與爲鄰、禍尤烈焉。旋奉僞令、令各配偶、於是私藏女子、公爲賊婦、城中數大姓、皆以女妻賊、貧而有姿首者、輒慕效之、其父兄儼爲椒房、途人側目矣。賊初自蕭山來、假爲官軍、故山陰道上不甚害。十月杪孝廉楊鳳藻自龕山舉義討賊、名「白頭」、三戰皆捷、至錢清而敗、其衆旋潰。於是怡峰陶里諸村、賊盡焚之、而龕山亦畏之不敢望。樗里王氏子散家財、募兵以抗賊、卒亦敗、蓋所謂相時而動、量力而行者、皆未有能焉。歲暮大雪、匝五日、平地及尋尺、同治元年元旦、始開霽、天無纖雲、晴日萬里、望治者相賀。然苦寒湖海皆凍、舟楫具廢、負擔者履冰而行、貧無家者、寄宿枯櫓、僵且死以千計、是皆賊殺之也。賊稱秀才爲「秀士」、二月行科舉、舉秀士、令旅師各貢三人、既而會試之。首題爲:「進貢基篤、盡弟道、恭敬[illegible]（賊作魂字）哥、永榮光」、其荒謬類如此。且有鄉官以求典試、不

得爲恨者。時諸暨包村、有包立陞者、集衆擊賊、亦號「白頭」、已隔歲、歷三月、屢挫賊鋒、賊乃東調寧波、西調杭州、南調金華、集大隊與抗。所經平水留宮諸山、輒恣意殺掠。賊雖衆、與包戰皆敗、敗則走、且火故、璃渚以南、炊烟幾絶、棲鳧盛塘亦不免、向無包生、詎有此乎。包生盛時、有異軍白頭起平水合嵊之馬氏軍、誅卞賊屢戰皆勝、繼與馬氏忤而敗、衆皆逃、賊遂火山村、數十里皆燼、旋燬墳墓、改田疇、築壘而戍之、民重困矣。平水既動、龕山復起、既而皆不能勝。初、楊氏之戰也、逐賊望其壘、涉濠而迫之、足於機傷數十人、後者不能救、於是敗、再舉亦如之。五月大雨、西江之塘壞、湖水暴漲、田禾皆淹、僞官令有田者輸錢以修之、費不過五千緡、而所斂逾十倍、時道途隔絶、商賈不通、米每斗値千五百、餓莩不知數、是又賊殺之也。賊又以包村故、來戰者相繼於道、擾民居無休息。包生親軍二千、客師二萬餘、有古塘陳翽雲者、衆亦數千、與爲犄角、既而如嵊古塘滅、賊以數十萬圍包村、相持六月、大小數十戰、斬賊目千、傷卒不勝計、嗣以食盡潰圍去、所遺老穉及避難相依者、合萬人同時皆盡、此豈其罪也哉。向使春夏之交、賊衆未集、直擣郡城、事且成矣、豈不惜哉。然浙江喪亂之後、閩若豫尚能高枕者、實恃此區區一旅爲之牽制、不敢遠涉。既觀察張景渠甯波之捷、雖以借力於英法、而賊在當時、實有不能兼顧之勢、不然、亦無此易也、功亦偉矣。自秋徂冬、觀察又假英法合官

軍連復餘上、傍收新嵊、又敗賊於娥江東岸、既遂窮蹙於越、先是諸暨頭民何文慶聚黨數千、爲敗攻取甯波、及新嵊諸邑、至是由海北敗入會稽、所經嘯噲道噓東關傖塘所穴攅宮上籠、雖不至靡有孑遺、而百姓之東奔西走、女哭男啼、亦既不堪耳目。是時賊防東軍爲守城計、出東門壞宮室、縱橫里許、掘塚平之、毀城中墓、取其石、並集淹柩、以增城陴、枯骨皆受禍焉。十月以後、官軍有布興有之航勇、張其光之廣濟勇、屯曹娥東關、黃頭屯譚村、英法諸軍稱綠頭、紅頭、花綠頭各、俱未至。仲冬十月八日、黃頭渡江衝馬山卡旋歸、二十日城中出賊千、連營海塘重卡馬山北鄉、頗若難居、而竟無恙。二十五日、黃頭復渡江敗賊、斬數百級、遂次馬山、襲賊、稱謂打先鋒、奸民附之、一絲一粟、幾於盡取、蓋不特雞犬之不安也。初黃頭名長勝軍、統之者、爲餘姚練長、員外郎謝敬、約士卒頗如法、自餘復上英人誤師期、敬沒於馬渚、改黃頭爲信義軍、換人統帶、紀律不復如前。明日花綠紅頭進棟樹渡、舍於蜒浦、掠如黃頭。又明日、舍孫斷、二十八日黎明抵城下、其總兵法人爲勒伯勒東與觀察合統諸軍、傍午攻城、總兵自傷於砲、遂退師。嘉平三日、逐隊北渡、賊乃出北門殺遺民、熄舍宇又燬於西門頹垣壞屋、一時蕩然、時觀察抵譚村北鄉、强半薙髮、大與賊忤、自遭難稱奇險者、以此爲最。七日總鎭法人德克碑與觀察復渡軍而南、大隊屯三江、前隊屯陡亹、分隊屯馬山蜒浦馬鞍又分

艇勇屯童塔、有荼火之觀、而殃民實甚。中外軍合萬餘、共營於民居、責饋食、儉者敗其氣慨所不免、然知府王維圻之綠頭、莊鳳威之勁義勇、雖雜處故無害。若花綠紅頭及黃頭亂房帷、發藏笥、異物用物細大不捐、任負所弗勝、奪民舟以載之、不受者力脅之。劫子女勒贖、得金無算、所信所宿壞亂尤劇、惟焚者鮮、於盜爲勝。若布民艇勇、故爲盜、乃無論、自是而賊所未及者、官軍盡之矣。越數日漸次附城圍五雲門、及昌安迎恩三門、月既望、有賊二千、自南來、據離渚似將爲援亦不動。二十五日遣賊八九百來守郡城、遂分股出稽山、自禹陵渡香爐峰合、何文慶縱掠東路、分官軍之勢、薙髮者刃之蓄髮者擄之、而高材捷足有不免焉。二年正月、官軍始攻城、築臺西北隅、位騎砲而擊之急、未克、而外盜已由鳥盆山東堡西堡、上窟下窟、攢宮偷塘、焚東關曹娥。張其光以兵少不能勝、布民軍與城賊舊相識、貸以火器、而僞遁、於是道墟、顧渚、嘯唫火光復接、積倉亦盡、童塔布民、分軍適奉檄自海來援、舍舟車浦助賊劫殺、烈炬橫天、終夜不能息。五日賊乃走樊江立營臯埠、明日莊鳳威始赴陡亹、請救於觀察、假綠頭四牌勁勇三百名民兵數千、分二隊東西夾擊、入其壘、越二日又敗之、賊乃遁、於是被難諸村得安堵、而已無堵之可安。賊既不得於東、旋繞山出山陰、自柯橋而北、分擾蕪林山南下、方橋楊家隆馬鞍山及瀕海諸落、凡十餘日、晝則烟夜則火、無一刻息、於是又分黃綠

頭壘次攻戰、始得凝靜、而官軍所餘賊又盡之矣。二十六日有鄉民自城逃歸、黃頭獲之、始知賊出稽山已久、爰入城括遺物饜而告于總鎭、於是統大隊入城、遂據以爲功、五越合水陸十一門官軍遞增而圍之、所遺者稽山耳、而賊去已久、竟無人知、使鄉民不見獲、不知其何時入也。又數日始出西門、進攻蕭山、而賊已併柯橋錢淸諸營、次第遠颺、時諸暨復、吾越八屬肅淸、告凱焉、豈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乎。

聖天子湛恩涵海、惠澤均天、特降詔書、脅從罔治。僞官無控訴者、皆免、而官軍欲飽私橐、顧借罪而傾其家、然亦適足當之耳。得城後、法師索犒師白金二十萬、急不可得、賄通士萬金、始許十萬、而調停其間者、實蝕二萬、於是取城中遺粟幷米及賊所藏器用玩好、使貪紳售而與之、不足取房舍完美者、責其主出金以自買、賂盈歎疾矣。軍士又乘間取、莠民踵其後、灰刼所遺、戶牖既罄、賊遺婦女又刼於軍士、不納者貨之、其値以姸媸爲斷、軍中谿壑、庶幾其盈乎。二月既望、中外軍皆向西拔隊、守城者不過數百、瓦礫齒骼、掃蕩漸淨、民歸者漸夥、曩時列肆、亦將有千百之一二、蓋不勝彼都人士之慨也。吾越比年來、人情日媮、相競鮮美、有過蘇杭、今已自陷而復、民死於賊者可十萬人、死於貧病者、燬於火者、亦萬家、所喪衣飾、合三邑計、以白金五千萬猶未止、可謂大亂矣。然城中餘百數

家、竟未動、村墟亦有未[illegible][illegible]嵊之北鄉、爲尤善、此豈冥冥之中、有數存耶、抑偶幸耶。官紳殉難者二人、其一廖宗元、一則道銜郞中何惟俊。匹夫匹婦有駡賊而死、不從而見殺者、以不甚悉、姑不載。余見其亂、復覩其平、因卽耳目所得、縱筆書之、雖有所遺、其略可見、後之覽者、得毋有廢書而三歎乎。

儉德齋隨筆序

是書專記咸豐十年二月、至同治元年九月、長興被太平軍佔據事。因非官書、且係見聞、故敘述眞切、足供參考。間及湖州軍事、可與湖防私記諸書、互相發明。是書雖收入邑乘、及叢書內、而單行本尙少、人亦不知其乃專紀洪楊史料也。余以其記載、除述當時戰爭外、並可見彼時太平軍佔領區域內地方社會情形、如鄉官、貿易、納稅、風俗諸端、以及太平官制。凡有關政治、社會者、言之極詳、頗多可取。且其篇幅不多、因爲校勘重印、亦欲便史家之研究而已。民國二十七年春、五知識。

儉德齋隨筆

長興胡長齡少杏甫箸　謝五知校

咸豐十年二月初三日、廣德失守、警報至、在城附郭居民、大半逃避鄉間。浙撫羅遵殿遣衢州總鎭李定泰往四安、相機戰守、定泰於初七日過長興城、軍容甚壯。知縣徐之鑑請其駐札四安、定泰避重就輕、徑赴梅溪。初十日、賊由安吉抵梅溪、定泰督兵迎勦、戰一晝夜、兵敗歸郡。十一日夜、副將周天孚由甯國敗回、身受重傷、而駐紮四安之兵、亦潰、紛紛來城、城中驚惶。其次日午刻、逆首僞侍王率衆數萬至、是時文員武弁俱云出城招募、無遇難者。惟舉人王允嘉遣其子挈眷行、遂閉戶不出、爲賊所得、即於是日投水死。曾題絕命詩于座右云：既無兒女情、又少英雄氣、長髮雖猖獗、一身自來去。亦可謂從容就義者矣。賊據城三日、遊騎四出、耑事擄掠、極遠不過二十里、蓋尙恐鄉民之相助爲守也。十六日始選精壯數百、撲湖城、道呂山、呂山博徒吳鶴、率其鄰二十餘人、持械與鬥、自辰至酉、羣醜大股咸集、鶴乃負其母以遁。先是郡紳趙景賢總辦湖郡團防、聞警求援于蘇、蘇兵適於是日至、因賊有呂山之阻、郡城得完守。且賊至皈發、不能近城垣。十八日退歸長興、由是長興之東門不啓、然四鄉愚頑、尙有斂錢市豬羊魚酒進貢者。自派貢之名起、而寓居殷富、無一不被其逼勒、

甚至縛其夫以脅其妻、烙其父以劫其子、必使盡出所藏而後已、其異于遇賊者幾希。三月十一日、西南山鄉義民、密約攻城、不期而會于合溪者幾十餘萬。城西紫金橋徐氏宅、賊據爲西卡、十二日夜、衆積薪焚之。賊有自樓窗投以金鐲銀餅者、哀號乞命之聲、約三時許。十三日晨抵大西門下、城中未施槍礮、甯天和子含章以巨石擊破城門、與數十人入、猝遇賊騎、後者不前、含章遂被害。餘衆究未經訓練、見敗而奔、被要截而死者、二千餘人。然賊亦畏義民之衆、不敢久居、於十五日去城走。走之後知縣徐之鑒自郡回衙、確查陣亡忠義、設壇於東嶽行宮、招魂致祭。二十日、新委知縣陳徽章接之鑒篆、爾時城中積米尚多、山鄉人民張世觀請設團防、即由郡局給予鈐記火藥、招集鄉勇數百人、亦皆西鄉人也。四月中旬、警報又至、徽章申禀請兵、兵未至而賊于十八日由宜興來踞城邑、即分兵走北塘、寇擾湖郡、民船避難者、咸集於大蕩漾中、半爲賊所得。時蕭道憲鴻慶自福建率兵來湖防勦、路與賊遇、親自督戰、鴻慶陣亡、敗卒二日不得食、歸郡城、守者疑之、不納、姑縋食與食。食畢賊至、敗卒爭先致死、城中兵繼之、遂獲大勝、賊首僞輔王幾死於礮。二十五日仍由小沈瀆夾浦退去、縣城亦于是日空。景賢廣勸四鄉多設民團、皆各給與軍火旗幟。五月十九日、賊由宜興竄至長興、即經各團於六月初五日擊退。九月二十日、賊率水師礮船、自宜興來、衝散夾浦民團、佔踞

夾浦。僞侍王李賊、亦由餘杭等處來、佔踞長興、水路各匪、合攻郡城。幸郡城雄師早集、賊不敢逼、屯踞多日、仍退回長邑。時景賢已奉　命統帶水陸諸軍、派湖防水師管帶伏波軍江振聲、管帶興德軍韓文魁、管帶清克軍易國祥、各帶所部水陸兵勇、自湖郡由虹星橋、呂山一帶進勦、賊乃由四安遁去、遂于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收復縣城。自是各營分紮縣城內外。景賢以夾浦爲郡城門戶、水陸要道、飭各營赴駐夾浦、築立營盤。長邑設四團局、東有陳橋、南陽墩等局、南有呂山弁西王障等局、西有合溪北都界青峴嶺等局、北有夾浦、吉祥等局。營局齊心、互相救應、故宜興水陸各賊、屢次進犯、靡不受創而去。嗣以賊有礮船、景賢令各營增設水師、且令民團各置槍划、槍划利于汊港、較礮船爲便捷、賊之礮船、不敢深入內港者、槍划之力也。四月間、賊匪又由四安竄據城邑、悍擾西南山鄉、經夾浦營局及各局民團、整隊攻勦、賊由四安退去。五月初九日收復縣城、賊退後、景賢以長興城垣、屢爲賊竄、令各團分段拆毀、業經派定丈尺架木繩索畚挶鍬鋤畢備、事關軍政、莫敢阻撓。邑生潘汝昌致景賢書、力陳自壞長城之不可、景賢悟、乃止。九月十八日、溧陽僞統領水師胡先奎、帶領礮船三百餘隻、由太湖至夾浦口、排泊左右、開礮攻擊、並陸路賊匪、紛來撲卡。營局併力抵禦、且以新塘口爲夾浦後路門戶、隨派礮船防守。我軍與胡逆相拒六晝夜、衆寡不敵、水陸交困、不得不

乞援于湖。援師于九月二十四日辰刻至新塘、未刻自新塘敗歸夾浦。水卡甫開、而賊船隨敗卒潛入、抄夾浦後路、陸地賊匪、亦乘勢泗水過卡、前後夾攻。我軍殺傷過半、力不能支、突前卡而出、退歸湖郡、胡逆遂據夾浦。數日之間、將所掠人畜器用、用大船由太湖載送宜興、絡繹不絕。並有另股賊匪僞襄王于夾浦失守之日、由陸路竄陷縣城、佔踞城內。本地奸民、附依賊勢、迫脅各鄉、無所不至。惟西鄉民團、恃其地險、仍于排旗嶺等處設守、徧置滾木亂石、幷削逕尺竹釘、塗以毒藥、插于平坦處、以故賊不得上。先是西鄉奸民錢有來者、于賊之初犯長興、即願爲之鄉導、至是獻計于賊、使諳路徑者數十人、覓途縱火焚民居、民團各趨顧家室、遂爲所乘、殺戮之慘、幾至不遺種類。是時各鄉難船、及各局槍划、俱避于東鄉漊港一帶。十二月間雪深丈許、太湖及漊港皆冰、人行冰上如平地、間有步行至東西洞庭覓食者、而郡城之圍、遂自此不解。

其次年爲同治元年元旦雪霽、民望其蘇、正月初旬後、錢有來受僞職常天侯名號、來漊港煽惑槍划、遂與潘順天等三十六人、結盟謝漊。潘順天者、南陽墩團局之統帶槍划者也、令驅難船歸長興、船給號旗一面、取錢三百、其不願歸者、焚之。於是敲冰之聲、晝夜不絕、而船至太湖遭風被水撞碎者、亦十有二三焉。自是槍划悉化爲匪。仍于南陽墩改設僞人和局、其頭目受職有差、且各佩桃

子式銀牌、以示光寵。大約賊之爵賞、以義、安、福、燕、豫、爲五等、如潘順天之始爲濁天豫、繼爲濁天福是也。其上于五等者爲主將、又上則爲朝將、爲天將、天將而上則王矣。其次于五等者則爲侯、爲丞相、爲檢點、爲指揮、爲總制、爲監軍、爲軍帥、爲旅帥、又次則司馬百長矣。此皆謂之「朝官」。若屬官則屬于王與天將者、有僞六部尚書、仍竊吏、戶、禮、兵、刑、工名目。屬于朝將、主將、與義者、有文武經政司各一。屬于安、福、燕、豫、及侯者、有文武軍政司各一。其他名類甚夥、雖久爲賊擄者弗詳也。僞人和局惟潘順天之謀主錢順蘭不受職、自謂一旦賊去、可以智免。然威福自由、嘗以一言之怨、殺其族叔錢本于演戲之場、宜其卒不漏網矣。肅清後、祇將潘順天、錢順蘭二逆明正典刑、其餘概從末減、亦朝廷寬大之恩也。方潘順天等受職之初、尙懷疑懼、密遣心腹致書郡城、約以槍划裝載米糧、于水戰接仗時、乘機交納、惜爲軍帥局所得、其事遂寢、而外來之匪未之知也。五月初三日、郡城陷、據郡賊首僞堵王、以郡城無糧、縱匪黨各處焚掠、浹旬之間、所殺長興難民、以千計。其幸而脫者、亦俱無隔宿之糧。迨驚魂稍定、城中僞襄王暨夾浦僞天將、均出榜安民、按戶給與門牌、索錢五百至二千不等、以有鄉官爲之、視其肥瘠也。遂將長興分爲二段、西南一帶屬陸段、城中僞襄王領之、東北一帶歸水段、夾浦僞天將領之。潘順天所率之槍划、悉聽夾浦驅使、凡有攻擊、出力尤多、深爲賊

作商須領憑帖　米價　食人

所倚重。各路賊匪來擾長興者、多畏避之、以故南陽墩附近村落、祇受科派之苦、罕逢焚殺之災。其時民賊貿易、都在鴻橋、始則傍岸結茅、繼則砍桑爲屋。凡開設行鋪者、必用僞帖、必與人和局頭目合夥、庶不爲賊欺陵、而每日所抽客商之釐捐、則概歸人和局收取。他如西之篠浦、北之環城、後漾、近城之上莘橋、雖亦小有市面、然時聚時散、不若鴻橋之輻湊也。米價常在十千以外、惟新米出糶、價又不過二千、若農人以船爲家、每船不過裝載三石、而難民之無錢市米者、雖明知極賤、仍以茹草爲生、故道殣恒相望也。山鄉之民、大都筍草雜進、據云得鹽尚可不死、然鹽亦難得、往往數十里不見人烟、有自廣德賊窟逃歸者、過管埭飢甚求食、遇老嫗于危樓之下、招之使入、但見七八病人、共圍一爐、給以粥在大釜中、比啓釜、則清水沸騰、而老嫗已持劈柴巨斧擬其後、蓋欲烹是人以供食也。幸老嫗力不勝斧、舉發稍遲、是人得以釜蓋相拒、因而獲免。更有某嶰殘人、失其姓名、殺子熟烹、給其妻以獸肉、妻思覓子分甘、則實告之、妻乃托故以逃、此則山鄉之慘更甚於水鄉者也。總之避難于水鄉者十存六七、避難于山鄉者百無一二、蓋水行可以多帶衣米、而老弱疾病亦得附與俱行。陸則惟強壯者、力能携米斗餘、而奔走馳逐之時、則又枵腹而不暇舉炊也。自五月至十月、人和局令各村增設槍划、一時木料昂貴、則取材于棺、故凡棺之美其材、而未葬者、大半爲所敲毀、而

太平新曆嚴厲實行

尸皆暴露焉。賊之年月每年十二月無閏、每月三十日無小、故有于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賽神者、謂之私過妖年、鄉官例得責而罰之。二年歲在癸亥、賊則謂之「癸開」、蓋以亥爲支末、故拘忌而諱言之也。民間契劵、亦必遵用、否則鄉官偵知、將不堪其訛詐。五月中旬、驚傳外匪將至長興括糧、於是有船者爭先解纜、冀脫危機。豈意郡城之匪、已至東路之橫山橋、宜興之匪、已至北路之蔣埠橋、兩路夾攻、難船止在二十里中、自相撞擊。而在境賊匪、水陸二隊、則亦畏其聲勢、但能作壁上觀。斯時櫓聲哭聲、遠近相應、無人不自分必死。忽見槍划十餘、穿難船叢中而過、云濁天福自溧陽回、今將往擊橫山橋括糧之賊、未踰時果經擊退、而其駐紮於蔣埠橋者、亦不擊自逃。逃時尚遺肉

人肉之價

肆數處、所賣悉是人肉、大書人肉每觔錢二百文、按之當時肉價、止得其半耳。自是槍划益橫、賊之信任槍划益專。九十月間、外省克復之所餘匪、蹌踉來湖、槍划始知官軍勢大、急思變計求生。而是時夾浦僞主將何三、亦與潘順天等約、謀以夾浦往蘇納降。機事不密、民賊皆知、十一月初、城中僞襄王以拜會爲名、殺何三於接見之所、傳示各鄉、謂爲懷貳者戒。正在安撫、忽北卡飛軍迅入、不知何自而來。僞襄王疑是槍划爲變、急從陸路歸城。其實僞烈王江賊黨自他邑無地自容、適由夾浦經過、遂乘機以襲取也。是時驚傳僞襄王將出城括糧、各難民船、俱欲由小湄遁往他鄉。又驚傳湖

城僞堵王亦將由小湄至長興括糧、各雞船且前且却、進退維谷、撞擊一夜、至次早知是訛傳、始漸散歸。其夜潘順天等各以槍划護家小、由新塘等港投奔洞庭西山、西山早經克復、統領楊某焚其船而遣之、于是流離失所、竟與難民等矣。僞烈王據夾浦之次日、令鄉官招集未出之槍划、仍于南陽墩設局、改入和爲「保衛」而抽捐納糧、則如故也。三年正月、官軍聲勢大振、信息愈急、賊每向鄉民探信、且有賂以重賞、冀將來得藏民間者。其采辦之匪又多于半途薙髮而去、而僞保衛局乃設粥廠于鴻橋、收養難民、若謂局之設也、所以保民、而非以衛賊也者。于是賊膽愈怯、賊禁愈嚴、有偶語者勿論民賊皆誅、故凡市面所在、無日不挂數人頭也。五月初九日、蘇軍果由洞庭西山抵夾浦、僞烈王江賊死子矛、餘亦盡殲、陸路諸卡、盡收入城、僞保衛局鄉官、邀請鄉耆、詣夾浦軍前求爲鄉導以免死。統領郭松林但許其職司文報而已。十一日、郭松林等以陸師攻破上莘橋諸卡、賊乃據便民倉城爲壘、外壘深濠、與縣城爲犄角之勢。十四日北路官軍由後漾進據金蓮山、（山爲我邑之北邙、城內外半皆厝棺于此、葬者固多、未葬者亦橫斜皆是、官軍之軍是山也、疊棺爲城、故事事駭易、迨徹營後、子孫來認祖父遺骸、方向都易、莫可誰何、惟棺蓋及前和書字者、尚可自信、然亦顛倒衣裳、甚或爲礮擊碎、有不忍正眼相視者矣。）金蓮山者、偪城而高、城中虛實、悉在目中、賊勢自此愈窘矣。二十四日黎明、官軍畢集、各統領於西門外五峰山巔桴鼓督戰、兵臨城下、便民倉賊壘、不攻自潰。惟在城餘孽、死力相拒、我軍死

于城下者、屍積成堆、卒用大礮轟破小東門城垣數丈、官軍冒煙衝入、賊乃開南門逸出、復被伏軍要殺殆盡、聞僞襄王亦死亂兵中、遂于午刻克復長興。然郡城未復、每伺官軍稍遠之處、輒出肆焚掠、特未敢逗留時刻耳。六月初旬、賊暗遣匪黨數千、散布長邑、或駕小船、與難民雜處、或扮商人、借宿行舖、或充客鄉難民、依寺觀棲止、或稱被擄逃出、乞食鄉間、將出官軍之不意、盡驅難船歸郡城、爲增兵增糧之計。幸有石灰船數隻、於初九日黃昏時分、以爭船埠致鬧、一時訛傳官軍捉船、聲騰徧野、散布之匪、誤謂已經發覺、各不相顧、連夜回郡。其不及逃回者、反被難民所獲、想亦天心悔禍之故也。蓋自七月二十七日、我師克復郡城、餘匪由四安逃散、官軍於九月初一日拔盡、長興然後得安。

儉德齋隨筆一卷、胡長齡少杏撰。外祖少杏公光緒六年恩貢、少穎悟好學、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治古文得曾南豐之傳、從楊黼香先生遊極得心授。晚年於詩經之學、研究極精、然生平不務人世名、著述甚尠。修近蒐集其詩文、悉心什襲、寥寥無幾、所著隨筆八卷、亦佚無存。此章專記粤冠擾長興始末、乃全豹之一斑、幸當年載入邑乘、据爲故實、得以永垂不朽、稗史實信史也。修因節錄成卷、刋入長興叢書、以廣厥傳、末始非掌故家之談助也。

已未嘉平既望外孫長興王修謹跋、

干王洪仁玕及小天王郵王昭王供詞序

同治三年夏、曾國荃以地道攻破天京、太平天国主腦人物、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護小天王突圍出。秀成爲曾軍所獲、被殺後、有供狀行世、爲太平文獻中之重要史料。干王及小天王擬竄粵楚、至江西爲沈葆楨部將俘禽、審訊口供情形見於沈之奏疏。當時幷仿秀成例、刊印寄贈各方、而至今不見供詞原文。去年旅滬、與友人簡又文君、創辦逸經、研討文史、幷刻意搜求太平史料。當時曾回譯七十年前上海字林西報出版之「華北先驅週刊」(Morth China Herald.) 所載一八六五年七八兩月刊載之「干王洪仁玕親供」簡君費力雖多、而譯去譯回、眞意全失。後徵求得南昌退廬主人胡氏所藏木刻本干王供詞、幷附有幼主、郵王、昭王等口供、蓋即葆楨所刻原本也。因重印發表、以資考証。按仁玕爲太平天国後期領袖、器度學識、遠邁諸王。此供述洪楊起事本末、及建國之典章、制度、洵太平文獻中最有價値者。因除仁玕外、殆無人知之也。平生著述、除普通詔諭、多經其手外、重要者有資政新篇、英傑歸眞二書、皆經當時欽定頒行。其被獲情形、沈葆楨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奏、謂於廣昌石城之交、部將席寶田追擒干王、昭王、石城縣令曾繼勳亦督團練、搜獲洪秀全兄郵王洪仁政、即前與韋志俊據湖北省城之洪國宗也。至幼主被禽情形、同年十月

初三日沈奏謂、九月二十五日遊擊周家良得之荒谷、幷得李秀成次子李其祥、解省訊供。至審訊各土後之評論、於干王也、十月十三日、沈之「訊逆酋供情摺」謂、洪仁玕老奸巨滑、實羣凶渠魁、洪秀全謀叛之萌、該逆實慫恿之。己未太平天国九年而後、僞政歸其掌握、流毒江浙、幾無孑遺、雖戮其所言、一味夸張悖誕、而賊中事蹟、則顚末甚詳。其親筆供單、同所作詩句、幷簽駁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軍機處云云。以清吏口中之老奸巨滑、夸張悖誕、卽可見仁玕之氣概、及至死不屈之精神、身作俘囚而尤吟咏、其成仁取義、尤不愧革命人物之風度、眞耶教之信徒矣、是供紀秀全之宗教信仰、及起事前之生活、足見秀全思想之來源、此與太平天国立國精神、極有關係也。惜供詞末後、稍有缺佚、必與清軍將帥奏報不符、或有其他防礙、故爲删去、與曾國藩删削李秀成口供、目的手段完全相同。見拙著太平天国史事論叢。幼主供詞、稱秀全爲老天王、沈奏謂該逆潛入荒山中、蟠伏四日、飢甚、有白衣人與以餅、受之遂不見。又兩日乃下山、詐稱湖北人張姓、入唐姓民家、爲之割麥者四日、唐姓人令薙髮促之歸、輾轉道中兩日、茫然不知所往、乃就擒。臣察看該逆頂髮剪斷、僅留數寸、目望視口操粤音、於僞宮中瑣屑謬妄之狀、言之甚悉、其爲僞孽無疑。於邮王、昭王謂、同日奏洪仁政蠢然一物、於賊中情形、不甚了了。黃文英貌甚英鷙、質之干逆、邮逆、均稱確係其人、其言洪逆內政之昏亂、各

曾擁兵自衛之情形、頗有條理。按文英即堵王黃文金之弟、均太平驍將。幼主於十月二十日、仁玕、仁政、文英三人於十月二十五日、先後處死。幼主與文英供詞、多述被禽經過、足供參考、仁政供極簡略、僅資談助、無關重要。惜仁玕簽批秀成供本、不可得見、其詩句此本亦無、或以其妄謬而删去也。英文本中雖載入詩句、但譯回爲艱、尚有待於發見也。按仁玕秀成二人親供、雖詳略不同、其爲太平本身之重要文字則一、特重印於此、以廣流傳、且錄當日奏報、及審訊情形、藉資考證焉。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蜀北謝興堯五知序於燕京、

干王洪仁玕口供

洪仁玕等著
謝五知校

現年四十三歲、廣東花縣人。自幼讀書至二十八九歲、經考五科不售、習經史天文歷數、遍遊各洋避禍、實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義、各憲嚴查、不能家居也。辛亥年遊廣西、到潯州圩、寓于古城侯姓之家四十餘日、不能追隨我主天王、不遇而回。癸丑遊香港、授書夷牧、甲寅由上海洋人不肯送予進南京、其上海城內紅兵不信予為天王之弟、乃在夷館學習天文歷數、是冬返回香港、仍習天文、授教夷牧。坐火輪船四日到港。吟詩一律、「船帆如箭鬥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鰲。四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尚嘈嘈」。一連四年在香港。己未年、洋人助路費百金、由廣東省到南雄、過梅嶺、到饒州蔡康業營。八月內與天朝輔王在景德鎮打仗敗、棄行李一空。由饒州到湖北黃梅縣、知縣覃翰元請予醫其姪頭風之症、得有謝金。在龍坪辦貨物下江南、於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蒙我主恩封福爵、二十九日封義爵加主將、四月初一日改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予因初到、恐將心不服、屢辭未蒙恩准。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難、聊托恩蔭、以終天年。殊我主恩加疊疊、念予苦志求名、故不避朝貴、特加殊封。予自受以來、亦祇宜竭力效忠、以報知遇之恩。己未冬、與忠王議解圍攻取之策、悉載前帙。

辛酉年、出師徽浙、催兵解安省之困。四月交兵數萬與英王統往黃州德安一路、因與忠王會剿失約、章王在桐城敗績、遂致安省不能保、而北岸陸續失陷。予因衆軍將機錯用、日夜憂憤、致被革、皆由章王林紹璋內外陰結而務財用私、設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肯將國庫以固根本。又章王奉命催糧不力、衆只留爲實自之用、遂敵人買通洋鬼、攻破蘇杭丹常等郡縣。京糧益缺、而京困益無所恃。殊我主於癸亥年恩錫顧命、囑扶我幼天王。予于此時三呼萬歲後、不勝惶恐流涕、恐負聖命遺託。于去歲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圍、身歷丹陽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憚于無糧、多不應命。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臥病二旬昇天。京內人心望援不至、本欲棄城、而李鴻章揣知其意、於六月轟開京垣而入。我幼天王與大臣忠王等萬有餘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廣德州。君臣大會、喜悲交集。因湖州糧乏軍單、恐難建都立業、故議到建昌撫州等處會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會翼王扶王等大隊。殊至□□聞□□又至□□、又予因前承詔旨顧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嘆予在石城隸也、實不力黑夜驚營、君臣失散。此誠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趙宋文天祥敗放五坡嶺、爲張宏範所擒。傳車送窮者、亦只知人臣之分當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難與天抗也。予每讀其史傳及正氣歌、未嘗不三嘆流涕也。今予亦祇法文丞相已。至於得失生死、付之于天、非吾所敢多

述也。本藩與老天王原是五服宗港、巷里相接、長年交遊起居、頗有見聞而知者。我主天王長予九齡、予只知其天亶聖聰、目不再誦、十二三歲經史詩文無不博覽。自此時至三十一歲、每場榜名高列、惟道試不售、多有抱恨。丁酉年聖壽二十五歲、在廣州領卷考試、由學院前街轉至龍藏街、偶遇一長髮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未號書名、敬賚遞獻而囑云：「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言罷飄然而去。我主持回試館、喜與衆友談論場內詩文、無暇規覽。殊此科揭榜不售、心中憂憤、在舟吟詩云：「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等待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回家果得一病、不省人事。三月初一日病篤、乃召父母伯叔及王長兄王次兄到伊御榻垂淚云：「今予必不久人世、有負父母兄長教育大恩矣。」蓋予魂遊天堂、目見無數天使、身穿龍袍角帽、在路傍陳設禮物迎接。予魂到一所、見是金磚金瓦、輝煌無比、張挂文字、盡是規銘寶訓。予親讀後、卽有二三天使剖換衷腸。又有老婦携予到天河洗浴、囑云：『不要與衆人頑弄、致汚己身』云云。有頃、見一位金鬚黑袍高大老人、賜一劍、垂淚對予云：『吾召秀全來此、令爾知天下人盡是我生我教、盡是食我食衣我衣、卽眼所見耳所聞、都是我造的。卒無一人知恩謝恩、反將我所造的物認做木石偶像之恩。世人何無本心一至于此、爾切勿效之』」囑畢、即命予放胆行之。既所見如

此必不生矣。」述畢此情、忽生驚恐之狀、而王長兄次兄以爲其神困憊、乃放倒御榻上。此時我主又見一龍一虎一雄鷄來至榻前、遂又翻身起坐榻上。衆人祇見愴惶若此、未知所見如何也。及曉、鳥語喧嘩、乃吟七絕一首：「鳥向曉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龍虎將軍都輔佐。」吟後忽東窗紅日射入御床、遂一身痲木、毛骨悚然、卽昨夜臥不能起之病、亦不知消歸何處矣。應驗「身照金烏」一句詩也。此時匍匐起來臥室、見父親及鄉鄰族老人等俱云：「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錢糧歸我食、天下百姓歸我管。」並述天父如何教導等語。衆人不知所謂、咸以爲癲狂也。一連四十多日、所言所行都言打江山、殺妖魔的話。衆尤不知所指耳。此時吟詩云：「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又吟劍詩云：「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東南西北效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至四十餘日、性靈復元、默然靜思、慨然大志、以爲上帝必不我欺。所到結交、以誠以信、坐立行止、肅然以身正大人、戒盡烟花酒僻等事。凡舉監縉紳人等、各皆嘆其威儀品概、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東西兩粵富豪民家、無不恭迎款接、拱聽聖訓、皆私喜爲得遇眞命天子也。在龍母廟毀偶像題

詩云：「這等斷非神、愚頑何作眞。太平天子到、提醒世間人。」又題日詩云：「五百年間眞日出、那般爝火敢爭光！高懸碧落烟雲捲、遠照塵飛鬼蜮藏。東北西南勤獻曝、蠻夷戎狄盡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擅貞明耀萬方。」又因土人說六窠廟十分靈顯、主詢其信堪輿、打死母親以葬、且出入喜男女和歌、得道爲神云云、故題詩斥毀云：「舉筆題詩斥六窠、該誅該滅兩妖魔。滿山人類歸禽類、到處男歌和女歌。壞道竟然傳得道、龜婆無怪喚家婆。一朝霹靂遭天劈、天不容時可若何！」又聞甘王廟日夜顯身、廟祝不敢親在廟內奉祀；土人有敢議者、卽行作祟其家不安、必得禱祝方止、且降迷童子、攀知縣門門、該知縣許以龍袍纔肯放去。我主偕南王馮雲山行二日到象州、親臨該廟。然人人稱說該廟靈赫、乃入廟拆其眞衣木像、題詩云：「題詩草檄斥甘妖、該滅該誅罪不饒。打死母親干國法、欺瞞上帝犯天條。迷纏男婦當雷劈、害累人民定火燒。作速潛藏歸地獄、腥身那得挂龍袍。」又見有吹吸鴉片烟、勸戒詩云：「烟鎗卽砲鎗、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

又時將上帝造化天地山海萬物、令人知保佑大恩、俱出上帝也。蓋人生天地、眼無三光之明、及五行之火、雖泰山湖海亦不見。其眼光非由己光、是天之光扶助也。鼻之呼吸、刻不能不與天氣相通；若半刻不呼、必死無疑。口食之米菜等物、耳通之風聲、性靈之降、自維皇上帝、無一不是上帝保佑

世人刻不能少、何世人忘本瞞天、不識生命之源、反說自己本事得來？何其被妖魔菩薩迷懞在此？卽古聖賢雖有功德于人、不獨念伊功、且當實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學堯舜孔孟之德、獨冒爲其徒可乎？常將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衆人而衆人心目中見我主能驅鬼逐怪、無不嘆爲天下奇人。故聞風信從、且能令啞者開口、瘋癱怪疾信而卽愈、尤足令人來歸。故于癸卯、甲辰、戊申、己酉、等年、與南王往返粵西數次、俱有樹立。至庚戌年、因來人温姓富豪欺人、與士人爭鬥、而貴縣知縣准士人與來人相殺起衅、卽有張家祥、大鯉魚、陳貴蘇三相、李士魁等寇、打鄰刼鄉、相率爲禍。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團聚一處、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卽依例逐出。故該搶食賊匪被官兵逐散一股、卽來投降一股、惟恐天王不准、故嚴守天條規律、不敢秋毫有犯。天王勞心、卽將博白、貴縣、象州、金田、花州、如來扶主等隊、俱立首領、偏以軍帥、師帥、旅帥以下等爵、男女有別、雖夫婦不許相見、故所至無不勝捷。且有東、西、南、北、冀、五王爲之謀猷。有李開芳、李開明、林鳳祥、羅大綱、陳承瑢、秦日光等爲統兵之將。一時風雲會合、非人力所能爲也、且東王蒙上帝降托、能知過去後來、令人欽服之至。且東王能代人贖病、至耳聾流水口瘂流涎、二月餘之久、衆有疑爲廢人者。殊後有一日卽開口病愈、每有所言卽驗應。而西王蕭朝貴蒙天兄降托、卽能大獲勝仗。故當

時所戰克者、皆西王蒙降托之力也。又細推其在金田起義之始、固由歷年神跡所致、乃衆心堅如金石。又因當時拜菩薩者、忌惡拜上帝毀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衆、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貴縣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搶去耕牛十、餘兄弟迫殺至該村大勝。該村人演戲旺其菩薩、又看戲人自驚、自相踐踏、該村數千家從無人敢欺各、被十人打勝。又博白鹿川等處團聚數千兄弟、路經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迫團聚數千到金田。此時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州、迎接聖駕、合到金田、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次則移蹕到大黃崗數捷。次則移蹕到東鄉、象州、轉至武宣。閏八月初一日、入永安州、鎮守過年。壬子春、棄永安到新回一路艱險、屢戰屢捷、到桂林圍攻多時不克、棄圍過湖南等處、大招士馬、一路士民樂從、秋毫無犯。攻全州下之。南王馮雲山中砲昇天。一路勢如破竹、因伊未在陣中、不能細述。又發西王大隊直攻長沙、而秦日綱陳承瑢等陸續進發前隊、正在大獲勝捷、破進外城、攻圍正急、而內之士民亦目見張惶搬遷。殊西王在敵樓上裝束異常、窺伺內忽被流星砲彈中傷昇天。而天王東王卽速催兵前來接應、幸得保全無事。乃在河心孤州、用誘敵伏兵計、勝捷溺死淸兵不計其數。乘勝棄長沙不圍、直搗益陽、殺褰妖頭、獲舟數千、得古人遺下紅粉不計其數。渡湖到岳州、下武昌。乘勝席捲、聲勢甚大。

此時兩湖兵將望風歸順、在天王萬壽前破漢陽武昌。祝壽後、即發兵虛攻黃州、得而不守、撤兵回省。而江南陸建瀛得聞此消息、即離南京城統兵尙遊。田家鎭接仗數萬兵將一鼓瓦解、孤身回南京、閉門固守。癸丑二月、天兵到南京、由儀鳳門攻入、不半月而平定。即發兵下取鎭江、上取廬爲運漕鎭守、安慶、復湖北、下揚州、後乃發兵掃北。雖所到以威勇取勝、究係孤軍深入。數月之間、北京日夜戒嚴、各有准備、覆沒忠勇兵將不少。此後幸東王律法森嚴、兵勢迭有興屈、雖以遠征、甲寅、乙卯、大破何欽差。丙辰年、破東門向榮。是年七月、東王昇天、北王亦喪。丁巳、翼王遠征、國政不能劃一。戊午年乃封陳玉成爲前軍主將、李秀成後軍主將、李世賢爲左軍主將、韋志俊爲右軍主將、蒙得恩爲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稍可自立。惟被張家祥四面築長城圍裹京都、僅通浦口一線之路、車運北岸糧米以濟京用。己未年、予由粵東到天京、我主天王念予少有聰慧、陞封各爵、繼封英王、忠王等、各有奮興之志。忠王三次而口畫策。予曰：「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旆自救、必獲捷報也。」乃約英王虛援安省、而忠侍王即僞裝纓帽號衣、一路潛入杭湖二處、因忠王隊內貪獲馬匹、未得入城、即被緊閉城門、復經開挖地壠攻入杭城。惟口口城未破。料圍京之清兵撤動。此刻重在解京、不重在得地、忠王即約侍王由小路

回師。後果大解京圍、英王破頭關而入、侍王破燕子山而入、忠王兜殺句容一帶。三月二十六日解圍。四月初一日登朝慶賀、且議進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閩浙、獨忠王從吾所議云：「爲今之計、自天京而論、西距川陝、北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買置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枝、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爲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乃蒙旨准、即依議發兵、覺爲得手。及取蘇杭等郡縣後、英王如議進取蘄黃、忠王由吉安府繞取興郭州等縣。殊忠王憚于水勢稍漲、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於解救安省、遂失前議大局之計。後雖得杭州等郡、而失一安省、爲京北屏、大有可虞之勢、殊忠王既撫有蘇杭兩省、以爲高枕無憂、不以北岸及京都爲憂。故予行文曉之曰：「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爲中洲漁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云有蘇浙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諒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長江者、古號爲長蛇、湖北爲頭、安省爲中、而江南爲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中既折、其尾雖生

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聞也。後忠王覆以「特識高見、讀之心驚神恐、但今敵無可敗之勢、如食果未及其時、其味必苦、後當凛遵」云云。此後口妖買通洋鬼、交爲中國患、無非力所强爲謀之耳。

（下佚）

幼天王郵王昭王原供

洪福瑱供：我廣東人、自少名洪天貴數年前老天王叫我加個福字、就叫洪天貴福。登極後、玉璽於名字下橫刻眞主二字、致外人叫洪福瑱。現年十六歲、老天王是我父親。他有八十八個母后、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就不准我與母親姊妹見面。老天王做有十救詩給我讀、都是說這男女別開不准見面的道理、我還記得幾首。我九歲後想著母親姊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時偸去看他。老天王叫我讀天主教的書、不准看古書、把那古書都叫妖書。我也是偸看過三十多本、所以古書名色也還記得幾種。從來沒有出過城門。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衆臣子扶我登極、拜了上帝、就受衆人朝賀。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權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詔旨都是他們做現成了叫我寫的。以後我就叫幼天王。我四個妻子都叫幼娘娘。六月初六日五更、我夢見官兵把城墻轟塌、擁進城內。到了午後、我同四個幼娘娘在樓上望見官兵入城來了、我就望下跑。幼娘娘扯住不放。我說下去一看就來、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忠王帶我走了幾門、都衝不出來。到初更時候、乃假裝官兵、從缺口出來。纔出來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覺、尾後都被截斷了。到廣德州只賸數百人。就約堵王等分路來江西尋康王侍王。沿途節節打仗、不計其次。到那日

到楊家牌、我就說官兵今夜會來打仗、干王們都說官兵追不到了。三更時候、四面圍住、把我們都打散了。官兵追得緊、我過橋丢下馬來。他們把我扶過嶺。官兵追到、我與身邊十幾個人都擠下坑去。官兵下坑來、把他們全數都拿去了。不知何故、單瞧不見我。我等官兵望前追去、獨自一人躲入山裏。藏了四天、餓得實在難過、要自尋死。忽然有個極高極大的人、渾身雪白、把一個餅給我。我想跟他去、他便不見了。我將餅吃下、就不餓了。又過了兩日、下山到了唐姓人家。我說是湖北人、姓張、替他割禾、他給我飯吃。他那裏有人剃頭、我就順便也剃了。住了四日、唐姓人叫我回家。我就走到廣昌的白水井。問人說是在建昌的路。我怕建昌有官兵、就回頭。有一個勇說我是長毛、把我衣服剝去了。又走到瑞金地界、就有一個勇叫我替他挑担、我說不會挑、又回頭走。到石城地界、就被他們把我帶到營中。唐老爺待我甚好。我的話都告訴他說了。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與我無干。就是我登極後、也都是干王忠王口他們做的。廣東地方不好、我也不願回去了。我只願跟唐老爺到湖南讀書、想進秀才的。是實。

據洪仁政供：廣東花縣官祿㘵人、年五十三歲。老天王是我堂弟、我比他大一歲。向在家看牛、因拜兄弟房屋被宋姓燒了、後同天王到廣西、下天京、封我做國宗。叫我同韋十二守湖北省城。在武昌

住五年。兵權是韋十二掌管。後來失了武昌、將我收禁。虧石達開等保奏、說怪不得我、方纔放我出來。又念我是堂兄、封我做邮王。我只替他管衣服、管廚房、兵事須問干王、我不知道。是實、

據黃文英供：廣西博白縣人、年二十六歲。十歲父故。十三歲母故。都是靠王兄撫養。王兄就是堵王黃文金、是叔伯哥子、年三十三歲。我十三歲同哥子跟天王到天京。我只替我哥子管家務、管錢糧、並未管兵。我哥子打了多少好仗、奪了多少地方、前年纔封堵王。去年七月三十日、忽然封我做昭王。我叫哥子與我奏辭、未得遞進。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哥子派我帶七百人到廣德州收卡、給有王印一顆。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從前的東西南北四王翼王、現在的干王執掌朝綱、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執掌兵權、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聽王會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與邮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纔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王印是有分別的、三等以上的王印、雙鳳雙龍；若我及恤王的印只有雙龍、並無雙鳳。我的印在徽州丢了。這廣豐解來的印、雙龍雙鳳、是刻好未發與我的。湖州出來時、勢頭尚好。自我皇兄病死、甯國墩軍心就都散了。天朝的事越做越壞。若我王兄立了多少功、要奏一件事、還要轉兩道手纔到干王手裏。干王准奏纔奏上去。那忠王也是

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侍王又呆板得利害。我看來、那裏有個能成事的？我到石城、因廣東老奪兩湖兄弟的馬。我勸給還他、被廣東老戳一矛子、我告訴干王、伊也沒法。我後來也丟了馬、脚走壞了、所以被擒。那天朝我是不願跟他了。我是無用之人、投誠也無用處、放我回去也無可歸、只願死了。心中就是掛着兩件事。我王兄撫養之恩未報。他生前轟轟烈烈、病死時干王怕官兵知道、來挖了屍、不用棺木只用破棉絮包他埋在水溝裏頭、口中啣些金葉、手上有個玉鐲而已。我心中萬分難過。我子六歲、不知死活、也只得由他了。是實。

太平天国丛书 第三辑

太平天国丛书

谢兴尧辑

金

百年久夢太平天，不在夢中在眼前。忽見太平詩有史，一回讀罷一潸然。

謝興堯先生屬題

新輯太平詩史

息侯金梁

太平天国叢書十三種第三輯目錄

卷上

記事詩　浣月山房詩集卷三

臨桂　龍啓瑞

國家世神聖、邊氓樂耕桑、誰知七葉餘、羣醜恣跳踉、撥厥所始禍、乃自姦民倡、微小不復治、浸淫成巨創、雖曰天意然、人謀胡不臧、我欲陳此書、痛哭安能詳、隱默失不言、世誠無由彰、試將董狐筆、託為萋斐章、事實詞不隱、來者鑒為常、憶當殷阜日、兩粵通輿航、魚鹽逐貨利、水陸誇豐穰、招徠羣不逞、聚此為池潢、僞託耶穌教、竄遠來西洋、黠桀誘愚魯、禍福親祈禳、濤鬱染番俗、采風知客強、語邪信者衆、積漸成姦萌、是時邕管閒、巨盜方要降、張加培以連勝官兵七次、而招降、粵西羣盜之橫始此、文無三面仁、武乏七擒剛、遂令竊鉤輩、藉口紛披猖、張固帳下兒、梧郡巨盜張釗、綽號大頭羊、本廣州夷人滋事時巡撫徵軍、飾防堵梧州所用壯勇頭目、陳亦田間氓、陳亞潰、武宣東鄉麻介人、當道臥猛虎、洪水鬣長鯨、頗憐鄭夫子、輿疾來出防、青山荔浦地、卷旗走、乘勢封羣羊、陳亞潰敗於荔浦、擒於桂平、道光三十年事、金田煽妖火、劍及潯之陽、舟師未訖濟、水賊矜陸梁、臨陳忽易帥、機宜失倉皇、招攜弱其黨、作計安能長、鄭中丞罷職後、而繼之者、遂招降大頭羊、因阻潯江水路、與金田賊通聲氣、招徠以弱其黨、亦事勢不得不然、蜀將有向寵、四捷入粵疆、提兵西北來、謂宜隘其吭、德量慚子儀、雄略非武襄、向矜已受人、與雲貴諸鎮將、及副都統烏蘭泰不和、復不用鄉兵引導、故累及於敗、事機遇難再、奇功墮大黃、咸豐元年正月、向軍與賊戰、賊詐敗、預壅溪水、俟追急決而灌之、向軍大敗、二月二十八日、大黃江之戰、賊焚輜重、走武宣、官軍如速追、可盡殲、向懾於前事、遲二日拔兵進、賊已至東鄉立營矣、有自

賊中出者、言賊去大黃時、其頭目皆哭、自來受官軍挫衂無如此役者、惜緩追之、而使其勢復熾也、痛惜林文忠、將星隕閩漳、天若遺此老、鼠賊安足當、長沙本書生、齊帥尤老傖、跋扈與乖庢、調劑難爲雙、憂國志莫展、誓衆神已傷、以死勤王事、蓋棺鬒若霜、是時武象間、如蜩螗沸羹、朝議用重臣、勁旅揮天狼、神機發健銳、賜劍來紫光、謀士既坌集、勇將亦軒昂、建旂出都門、煒煒何煌煌、妖星倏退舍、天威驚肅將、賊至武宣、擾及象州、中平、羅秀等處、聞賽相督師至桂林、乃退還桂平之新墟、當日如樂此軍威、統帥進駐潯州、親督諸將、則烏向兩師、不敢不和、士卒無不用命、殄滅鼠賊不難矣、丞相古視師、何必親戎裝、恨無李愬將、勝敗羣觀望、既少司馬法、又非調和良、譬之麟與鳳、焉能觸不詳、鬱鬱雙髻山、矗立天中央、其石若虎牙、其道若羊腸、負嵎作後戶、新墟爲前堂、緜延數千里、土穴叢飛蝗、是時烏與向、二將稱觥觥、蜀將勇自任、攻堅必擒王、精兵五路入、狐兎魂已恇、轉戰出風門、去險得康莊、咄咄都護營、羣帥胡方徉、穴中鬭已困、壁上觀尤瞠、羞憤成忮刻、勇決亦周慞、向自任以麾下卒、及武宣鄉勇頭目劉孟三等攻雙髻山賊巢、請統帥持烏都護各鎭將自新墟攻其南、五月初一夜、向以精兵五路入奪山隘、遙從風門坳出、與新墟各營相去不數里、諸帥忌向首功、莫肯策應、終不能克、六月蒸火雲、炎歊散沙場、朝食行十里、未至飢欲僵、鳴砲聲轟雷、擊鼓音彭彭、彼賊甚狡獪、伏匿疲我兵、或出數百人、兒戲不成行、坐此持三月、將謂絕盜糧、遙遙七校士、計期歸神京、倏於閏初九、烽燧驚濛江、蕞爾無外援、倘知與城亡、愧此愷子官、臨變猶慨慷、署州牧吳江、水竇來援師、後矣空踉蹡、官村復敗衂、喪斧嗟彷徨、烏軍以城破之後日抵永安、向則因新墟追賊太銳、又不用土人鄉導、誤陷賊伏中、軍械

全失、擴不能軍、故其援永安也獨後、是所謂官村之敗也、向之襄師失律、未有甚於此者、

大軍赴陽朔、知非願所嘗、委重北路師、縛絝親禰襠、潮州募健兒、日用糜千鏹、諒非素節制、飢咐飽乃颺、東勇尤狡黠、與賊爲弟兄、更於陣前立、土音操其鄉、苞苴互相投、烟焰和茫茫、東勇於陣前、以白鹽洋烟拋擲與賊、賊以白鏹報之、點放空槍、不著鉛子、烟焰中彼此來往、習以爲常、濛江有張魯、張釗守濛江、實通賊接濟、此疾實膏肓、齎寇乃爾力、頓兵虧吾芒、烏帥軍其南、近賊頗撞搪、如何兩庨序、未覩合圍方、攻城闕一面、奇謀探智囊、惜哉仙迴嶺、四竄如鹿麞、賊據永安數日、官軍不能克復、遂定計鈇昭下古來冲一面、誘賊東竄、賊果由是踏官兵營盤而去、

于時建星中、城烏鳴且翔、官軍入永安、追奔何必忙、黠虜委輜重、及其羸與尪、殺人數千餘、流血波道旁、謂言當大捷、献俘堪鋪張、謂擒洪大全解送京師、實非賊中要領、兵勝不貴驕、銳進須能量、悍然都護軍、一往徒佷佷、高崖墮賊伏、敗竄如頹牆、是時月十九、毒霧風沙揚、咫尺不見人、間以深林篁、下有百丈溪、上有千仞岡、將卒自顛隕、血肉盈溝坑、桓桓四將軍、斷脰歸天閶、二月十九日、大洞之敗、官軍大潰、賊遂從此北竄、其日大霧、咫尺內不見人、向固不欲行、烏自以其軍獨出、向不得已、牽率從之、四鎮將邵鶴齡等皆歿於陣、

彼賊禍始烈、此竄飄風狂、囊非向老力、焉得還金湯、烏軍繼入援、已及城南廂、開門無夾擊、中股血染韁、雲慘將軍橋、敗卒爭逃藏、向於二月二十八日、從間道疾走、先賊一日至桂林、烏後賊二日至、二將不和、集此不相應、烏以孤軍進、至南郭將軍橋、與賊戰中槍傷股、遂回陽朔殞焉、賊退犒楚師、筐篚羅酒漿、衆情脫水火、大帥輕寇攘、遂令全州

士力竭爲國殤、聖朝二百年、忠義報始償、世俗論成敗、何異聾與盲、猷骹兩孺子、馬足汚鍞鐺、賊由桂林竄全州、州牧曹燮培留赴調軍於之湖南都司武昌顯以鎭筸卒四百人竭力固守、城中男丁登陴、婦女煮粥、和松脂、以沃墜城之賊、賊忿甚、穴地道攻之、城遂陷、官幕及楚兵四百人無一降者、民間男女殉難者尤衆、先是桂林解嚴後、向以病不能追賊、檄劉長清余步雲二帥率兵勇萬餘人去、逗留全州境阻賊、十里而軍、曹牧以血書求救不肯應、卒亡二州者、此二人實使之然、虎兕既出柙、攫搏靡不戕、江湖潰隄垸、橫溢恣澗滂、承平馳武備、文吏矜趨蹌、州縣營其私、剝削資逢迎、是以強寇至、無人執斧斨、念此堪痛恨、吾詎非冠裳、緬昔芽蘖初、易除若苞桑、初但一令力、立致死敲搒、繼亦一旅功、兇燄安得橫、金田八百耳、翫寇自貽殃、先年馮雲山、韋振、胡以洸等、皆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數月、府縣及大黃江司、莫肯究詰、使其漏網、遂起事之始、則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金田村、紳民集團練欲往勦捕、具公揭於道府、請委員督親、道府莫爲應、委員夫馬不時給、遂藉口不去、賊聚黨至萬人、團練撒手、不可爲矣、上行下則效、風旨承巖廊、始禍者誰子、厥罪彌八荒、所恃吾皇聖、憂勤感穹蒼、宵旰志乎民、詔書語蒼涼、是以傾危間、得此方搘撐、嗟爾在位者、覆轍鑒毋忘、顧彼尸位人、厥後難熾昌、詩人戒靖共、正直神所康、鄙意懲禍本、外此知未遑、語質不顧怨、但願聽者明、澄潔儻有日、吾其釣滄浪、

粵氛紀事詩

海虞學釣翁撰

粵西萬里日南天、伏莽于今已十年、吃菜事魔渾不管、中丞德政臥治便。

獨秀峯題壁詩注、鄭夢白中丞、治粵有德政、而周敬修制軍、則言其茹素念佛、迨徐制府劾奏彌縫粉飾、李石梧制府、又劾其遷延徇庇、見幾不早、除惡不盡、曠官貽悞、咎無可辭、得旨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李制府

潛內、有廣西賊匪、萌孳於道光二十三年之語、

兵戈滿地肆窮凶、有客登臨獨秀峯、題壁詩成三十首、淚痕應比墨痕濃。

獨秀峯題壁詩、或云庚辰三元前江寧方伯陳蓮史繼昌所作、

半年賊踞永安州、袖手何曾展一籌、遏必隆刀鋸也未、合教先試相公頭。

大學士賽尙阿、奉命統師剿賊、賜遏必隆刀、便宜行事、師久無功、

天南毒瘴楚中流、圍釋長沙陷岳州、可怪南州徐孺子、據梧讀易太淹留。

徐廣縉以欽差大臣接辦軍務、由梧州抵衡州、遷延多日、長沙解圍後、始至省城、逆匪已乘虛攻陷岳州、長驅北竄、直至武昌見之邸報、

統師兩就檻車徵、潰卒逃官惜莫懲、翻笑謝公展齒折、兒曹破賊意驕矜。

賽尙阿徐廣縉先後逮問、

擁旄而上剿兼防、盡撤藩籬返建康、畢竟懦夫無立志、殃民悞國豈尋常。

陸制府建瀛、奉命爲欽差大臣、溯流西上、扼守九江上游、與張芾籌備防剿、帶去餉銀四十萬兩、未至九江、賊已迭陷九江安慶、揚帆東下、制府盡撤沿途防兵、於正月十九日退回江寧、二十九日賊至城下矣、傳聞城陷後、在小營前身受六創而死、制府字立夫、故云、

江南江北綠楊多、要聽行人蔽芾歌、飛絮化萍春未老、半飄海角半淮河。

逆匪東下、漕督楊殿邦駐守瓜州江口、蘇撫楊文定駐守江寧、追陸建瀛回省、楊文定退守鎭江、旋奏擬在常州駐劄、有旨勿再退守、爲江南士民所笑、而楊文定竟統舟師駐江陰、常州紳士以屢次讓土棄民、赴向督前軍前籲控、移檄催督、其時廣艇夷舶甚多、始移營前進、賊於二月二十三日陷揚州、楊殿邦退回淮安、未知復至邵伯鎭、於四月十一日卸篆、

聞說狂徒襲漢陽、武昌旋踵又淪亡、縱然一死前愆蓋、却愧奇男子姓常。

常大淳由浙臬移節湖北、復調晉撫、候代未行、賊至城陷殉難、

江州建節際時艱、骨貴成神碧血殷、浪擲帑金三十萬、魂遊應愧到鍾山。

蔣中丞文慶、城破被害、得旨賜卹、城中糧台、有餉銀三十萬付與賊手、是以有該撫不先布置之諭、

攘奪商民千百艘、揚帆東下趁風高、可憐諸將捐軀命、潰卒回鄉不諱逃。

壽春鎭恩長、福山鎭陳勝元、遊擊王紹麟、先後殉難、營弁某某及逃兵若干人、正月抄旋歸、間游市廛、或詢以如何打仗、則云未見賊兵、思及上冬徵調臨行、邑侯犒以制錢二百及棗子兩枚、瓣香一函、取早早回鄉之讖、堪資一咲、

虎踞龍蟠古帝居、一朝賊至歎淪胥、歷年五百當遭刼、始信神僊語不虛。

金陵城自明高皇攻取定都之後、靖難師至、獻金川門而入、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宏光遁去、錢謙益等出降、垂五百年、未罹兵火、陸制府自梁山回省、示諭鄉民、勸勿遷徙、民亦倚爲長城、詎料賊兵正月二十九日、即至城下、二月十二日被陷、官紳士民、慘遭塗炭、此今上所以有南望增悲之諭也、

城名鐵甕脆非堅、兵燹重遭祇十年、追想昔時登眺處、刼灰餘燼已無烟。

鎮江郡城鄭成功擾後、道光壬寅被英夷殘破、甫逾十年、又遭兵燹、城內士民、罹於鋒鏑、跳免十之八九、賊踞省城、二月十八日分兵駕舟東下、二十二日失陷、雖僅空城、時廬舍器物、携將不去者、尚多、賊始至攔地壞垣、繼則縱火燔之、惟府署及巨室棟宇、留以居處、未毀、

銅章墨綬困賢才、城與俱亡劇可哀、亮節千秋疇媲美、文王臺與鳳凰臺。

上元令劉公同纓、江西石城人、丁酉拔貢、前權吳縣篆有政聲、省城陷日、衣冠坐廳事、賊至、諭以大義、賊以爲好官、甫見第二人退而自裁、賊殮其尸而瘞之、此城中逃出者所述、至將軍自刎後、賊割去首級、道府皆遇害、織造亦殉難、餘官未知下落、則句容丹陽兩邑所探報也、

麥黃時候接姑娘、唱徹童謠未易詳、更有俚詞供一噱、郡城情景足傳揚。

陽湖童謠云、大麥割、小麥黃、吹吹打打接姑娘、姑娘不是吳中客、買個馬兒過長江、馬兒不吃長江水、打個鐵籠籠馬嘴、又有俚詞繪述蘇垣遷徙情狀、

荷笠奔馳援桂林、豈甘規避負初心、祇今金印懸于肘、臨事知機恩過深。

向督師名榮、字欣然、由行伍洊擢四川提督、簡調廣西辦賊、欽賜巴圖魯名號、賊圍桂林、從六人荷笠奔馳、兩晝夜而至、登陴守禦、得保危城、已見獨秀峯題辭詩注、後以規避被劾、遣戍未行、上念將才難得、降旨停遣、有究屬老于行陣、臨時尚知機變之諭、旋復提督銜、又授湖北提督、欽差大臣、督師援剿江南、示諭士民、言九江任事之初、賊已揚州先下、大兵無船尾追、不能迅速、以致趕救不及、即能見

原於萬姓、究難無愧於寸心等語、三月十九日、奉頒新鑄欽差大臣關防、清漢篆文之中、鐫清書年月一行、

將軍天降石頭城、鐵騎縱橫掃賊營、翎管烟壺黃馬褂、駢蕃錫賚奬忠誠。

向督師統兵於二月二十三日至淳化鎮、旋薄省城、連獲勝仗、殺賊無算、盡掃賊營、恩賜白玉搬指、翎管、綠玉煙壺、并賞穿黃馬褂、

飛來蛺蝶大于輪、顯示兵機若有神、料是南華老仙伯、助誅蹻跖膾肝人。

四月十七日午刻、金陵城中飛出一大蝴蝶、來至署蘇撫帶辦軍務許信臣乃釗閣學大營、盤翔不去、闔城驚異、閣學遂與督師爇香禱祝、以爲金陵可克、即飛進城、如有奇禍、則伏不動、祝甫畢、此蝶竟進城、以爲神示也、

滔滔洪水汛神州、豈是殷頑欲抗周、刻木無靈遺孽幼、爵封贖病幾時瘳。

逆首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自稱太平王、賊黨楊秀清、蕭朝貴、乃伊姊妹夫、爲左右軍師、稱東王西王、馮雲山、韋正、劉得中、稱南北中王、秦日川、王逢開、爲左右翼公丞相、其次胡以曉等、爲侍衛將軍、正副先鋒有差、或云洪秀全已死、遺孽甫四齡、屬楊秀清保輔、晉封嗣病主、未知何所取意、前曾刻木爲洪秀全像、行軍攻城、每於像前擲杯珓取進止、自向督師大兵至金陵、所示不驗、怡制軍示中云爲熙朝之妖孽、污勝國之門楣、蓋指其詐稱明裔、而曾毀明陵之事、其詐冒可知、

每飯喃喃必唪經、舉投匕箸寂無聲、一絲一粟民膏血、上帝應辭聖父名。

賊每飯必唪經、食時不倚桌、不登股、肴饌盡一器、再食一器、椀箸俱寂然無聲、其經首云、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蘇、爲救世聖主、云云、耶蘇爲西洋教之祖、詢諸奉西洋教者、則云無此經、亦無此儀、惟所持十戒不同者二、

按秦日川即秦日綱王逢開即石達開胡以曉即胡以洸或傳開之訛及鈔錄筆誤抑或本係原名亦未可知

僞歷傳來僞詔張、公然順字貼門墻、紛紛送款甘從逆、藉寇兵還賫盜糧。

賊由九江東下、皖省各處、紛傳僞詔、官府告示、止用短牒、不寫咸豐年號、稱賊爲西兵、西騎、甚至紳士脅其令長、預造煙戶冊、欲俟賊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冊納印者、有門首黏一黃紙順字者、有箕斂銀錢糧米食物餽送者、聞有某處餽物甚微、而有生姜山藥、併裝一桶、用黃紙糊之、賊嘉而受納、揚州餽銀若千兩、由江壽民送去、蘇州劫餽銀、爲向督師遏截遣還、遂與楊署督聯銜勸諭練勇需餉示內、敘及此事、揚州仍遣茶楚、江壽民既媿且懼、雖經而死、至若僞詔、指斥聖朝、閱之眦裂髮指、而又鄙俚可笑、所造僞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將地支丑卯亥、改爲好榮開、更不足道矣、

馬首高桃句一聯、唾餘拾得耀新鮮、笑他自認爲流賊、三百年來衣鉢傳。

前明流賊趙風子犯順、有雙旌繡作、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今賊亦効之、僅易混沌爲堯舜二字、是伊甘步明代流賊之後塵、而又冒稱明裔、直堪絕倒、或云賊中無藝能之士、信然、

戰無不勝逞凶鋒、將士都從背後衝、惟有一人常識面、呼他妖怪莫相逢。

京口被掠難民、或與賊以烟酒相周旋、賊亦肯傾款曲、問以每戰必勝、操何術使然、答言所遇官兵、但見其腦、未見其面、何必有甚法道、惟畏向督帥、稱爲妖怪、因見面未見腦耳、

拜上收來新弟兄、前驅執父總捐生、傳籌削竹頹齡事、童子援桴又擊鉦。

賊擄民人、擇強壯者、勒令降順、名曰「拜上」、每二十四人置兩司馬、一人領之、質其妻女以防逃逸、與官兵對仗時、派充頭陣、首當鎗炮、或云賊不殺人、不殺之有甚於殺也、年老亦二十五人一起、日給二食、派削竹籤、及擊柝等省力之事、十五歲以下童子、給以紅衣袴、令其百十爲羣、鳴鉦在陣、㕧呼助勢、旄倪不遺、慘酷極矣、

星眸雲髩面朝霞、生長深閨始破瓜、姊妹名花同落溷、更無遺蛻玉鉤斜。

賊擄婦女、亦各二十五人聚居一處、日給饔飧、傍曰「太平天国新姊妹舘」、戶外竪牌、凡男子至牌下、無論賊兵、及本城親戚父兄、即斷其足、然賊首選二十四人以充下陳、不中選者給配散賊、名曰「開親」、則傳聞賊奉

之數、最戒淫邪、亦誕妄耳、又將三城婦女、驅迫入舟、互易其處、有三十二人連袂投江而死、

撲朔迷離醉眼揉、錦衣王號逞風流、狡謀枉自營三窟、猥寄婁豬亦可羞。

賊皆紅巾纏首、短衣跣足、兵則胸背各縫布一方、前寫「太平」後寫「聖兵」其貴者帶風帽、服平袖長袍、亦穿短卜尖靴、女賊不梳頭曳裙、其妖童十餘、紮繡花紅巾、月青洋縐長衣、天青大呢珍珠毛短褂、紅縐套袴、綉花袴帶、貌皆俊美、賊中甚寵愛、恣所欲爲、被脅難民、始至望之、莫辨男女、賊中多空媒嘖丁、三城之內、悉掘地道、以爲潛逃之計、賊首往來三城、假巡警爲名、不常厥居、賊婦召妖童孝淫、亦不之禁也、

多張告示諭民家、衙署欽差也押花、布匹紗綢同捕網、自然有果結琵琶。

鎮江城內外多貼告示、無非妄語、其尤可笑者、衙署欽差大臣羅諭、爾自本大臣、臨你鎮江、一切買物給價公平、今並諭爾該鄉民等、凡虎豹熊羆雞兎鷹鸛鴿雀、以及五色綢紗綢緞布疋、奇妙寶貝物件雜貨等項、有能捕網者、送到西門口即買、給價公平、決不短少、各宜遵辦云云、

江濱古刹晉梁餘、灰滅烟消僧盡誅、堪歎如來高丈六、却緣懷寶破金軀。

賊所過之處、見僧道即殺、將佛像剖腹、取其金寶、金山北固山梵宇甘露寺、俱付一炬、萬歲樓爲列朝勝蹟、亦成焦土、

効忠紓難休遭燔、血食南徐姓字存、禦患捍災難自主、二千年後喪其元。

賊於神像、無不毀壞、或昇置城堞、亦紮紅巾、插長桿燈籠、以疑我軍、鎮江府城隍神、士民以紀信附會實之、賊至決其首、擲諸門外、

淮陽髡賈逞豪華、服食園亭互對誇、此日除圍還煬灶、暫時勞苦莫咨嗟。

賊在三城、凡民之年壯而以不會打仗辭者、派施煬灶、擔水除穢、擊柝諸役、巨紳富賈、亦冒稱庶民、厠身其中、苟延殘喘而已、惟能書算者、入寫字局、衣服飲食、優加精美、但不許擅挾金銀、蓋防其逸去耳、

黃褂緋袍被體新、指揮如意樂無垠、鄉閭萬戶同瞻者、道是衣冠隊裏人。

鎮江有曾任職官者、身穿紅袍、在北門城頭指揮如意、士民無不識之、又一士爲賊司會計、積蓄得穿黃馬褂、並不知賊不可恃、有此閒樂之意、見杏山外史「難中一聞見錄」

鬼曾練熟賊披猖、何事情投遺籠筐、天遺剖瓜成間隙、鬼能効順賊終亡。

三月十九日有火輪船一隻、駛進焦山門、其時廢艇正當打仗、夷船並不相助、經過瓜州而去、是晚艇師大勝、生擒數匪、搜得夷官與楊賊之書、內有前次上海厰船、我國未知、今始知覺、特駕火輪船來、與你商議要事、母得驚[illegible]總有益於附等語、四月初七日、有委員探報、火輪船至江寧、與賊往來、請酒、賊送金銀、夷送嘯布火炮炮子、賊見西瓜炮、不知何用、將刀劈開、烘死賊匪二十餘人、賊怒殺夷使一人、餘二人逃回、因此返目、火輪船用火箭燒燬賊船三百餘隻、另有四月初一日、鎮江人信云、前日賊遣小頭目、長髮賊四人、短髮十餘人、駕東牌子船、載銀四萬兩、牛羊雞鴨綢緞等、又一錢四百千、共八色、送至瓜州火輪船、夷目通事、傳言連人船概收、將各匪捆下、并船開至圓山關大營、俟向督帥令下定奪等語、情節先後未符、究不悉其實在也、

傳來警報沸如羹、琴鶴無留官署清、假使顏淵居陋巷、簞瓢收拾亦胥征。

賊至江寧、警報迭傳、蘇垣各官署、或將眷屬貲財遷運出城、始而富商巨室捆載沉重籠箱、繼則單寒之家、亦挈其瓦缶繩床而去、吾儕二月二十六日子時、訛傳賊來、閤城鼎沸、次日清明節、自昧爽至午、遷居鄉僻者十有七八、但不如蘇垣之甚耳、倪方伯良燿家眷、寄居杭城、爲黃中丞宗漢所劾、方伯具摺申辯、以探訪老母爲言、得旨是何居心、若是巧詐、又於陳請緩征地丁錢糧摺內、欽奉　硃批、附之家眷搬往杭州、先爲紳民之倡、與言及此、廝吏之貽誤匪淺也、

招來廣勇近千人、小隊居然似一軍、禦侮未曾先作賊、囊街五百化青燐。

蘇州太守鍾殿選、招募廣勇在署訓練、以備緝捕、詎知其先行搶掠、爲糧船水手擒獲十一名、鍾太守索回六名、其五名由局訊供處斬梟示、同彩竊匪首級、亦不問也

僧院尼菴丹飾門、遙聞賊至絕驚魂、甖瓴壜塞煤塗壁、悶殺伽藍又世尊。

吾虞城中如寶香菴、金李菴、以瓴堵砌、從旁門出入、四月望間、盡行撤除、

坤輿常靜本安便、屢震誠由陰盛偏、眞武成方能除疫、其然或曰豈其然。

壬子歲十一月六日壬子戌時地震、癸丑歲二月十四日己丑午時微動、或云天鼓鳴、三月八日壬子子時震動更甚、午時又震、十七日辛酉戌時又震、蓋賊勢披猖、用兵之際、陰氣太甚使然、乃有郡城刊傳說帖云地動恐行時疫、擬用眞武湯療治、余謂附子能回垂絕之元動、如人病至於微陽將絕、其陰氣斷乎不盡、今之大地屢震、陰固有餘、陽氣未嘗不足、若因尸氣鬱蒸、致疫傳染、概指爲陰、微陽氣絕、驟投辛熱之品、恐未合理、旋見江陰月峰氏說帖、亦力辯其謬、

急來抱佛暫時醒、多誦仁王護國經、堪笑緇流畏兵刼、也曾六月斷羶腥。

吾鄉紳士崇信釋氏者、因地震列布公啟、聚資延僧、在方塔寺持誦仁王護國經、兩邑尊據詞出示、三月十五六七、四月初六七八等六日、合城素食、

竹槍白棓又燈籠、五夜環巡深巷中、煙館妓樓多寂寂、月明無犬吠花叢。

正月杪、迭聞警報、我虞城廂各圖、咸集義勇防衛、余居西南四圖、公議雇本圖壯丁卅二人、分爲四班、每夜八人、持木棍竹槍、隨同值夜之家長、幷率丁勇一人、地方一人、徧歷途中巨巷、廻環巡察、或獨值一宵、或二家或三家、同值一宵、需費四緡有奇、自二月初六夜起、三輪而過、已歷兩月、或有借費抽除者、遂減去壯丁、另定章程、較前樽節矣、

鹺綱政令本森嚴、此日沿街叫賣鹽、艇繫聚沙塲後港、假官恫喝肇猜嫌。

兵驚之際、淮鹽紛至、肩擔背負、公然沿街叫賣、每斤二十上下、三月二日迎春門外塔基橋、來船十八隻、初更時鄉勇請逐、隨有某氏子率衆操京音而喝之、居民隔擲瓦礫、蓋惡某氏子也、而梟徒俟認捻捕、開一

賊解維而去、鄉勇疑其抗拒、鳴鉦集衆、闔城惶駭、午夜始定、

禁煙節後至端陽、軍報傳鈔日日忙、幸有將軍大樹在、漫評賊勢費猜量。

丹陽陳令之壼寄眷虞陽、自二月十四日、探聞省城失守之信爲始、以軍務情形、間日馳報觀察、因而城中士庶、僕僕向道署探聞、迨四月下旬、已寂然、其句容、溧水、陽湖、江陰、無錫等縣及各委員探報、多由蘇垣傳鈔、

此外或商賈家信、或士庶寄音、紛至沓來、無日無之、眞僞莫辨、隨見傳錄、腕爲疲也、

衰翁學釣向湖邊、把卷微吟意惘然、盼到金陵奏凱信、再拈餘事續前編。

長歎歌

（誌潯變也、有序。潯變起咸、事歷十有五載、頭緒紛如、雖多附會、實錄[illegible]、只修誌設局、四郡紳耆、咸皆親歷其事、能道首尾、足補輶軒、然其中城壇之興廢、忠烈之姓名、與夫盜賊之起訖、實有不能悉諸中懷者、暇爲概歎、形諸歌咏、累冗之辭、[illegible]所[illegible]詳、[illegible]覽之第、覽者知誌、姑錄存之。）

天戈掃蕩極海州、十年妖氣尚未收、約計生民死過半、何處不聞鬼啾啾、吳會剪爲戎馬地、江南江北埋枯骴、癸丑以後更猖狂、豫皖樹遍長髮幟、京畿門戶數二東、（山東一名二東）千里烽烟衝斗紅、休養日久難設備、蹂躪一過廬井空、河朔不來雙親王、（僧王）易水滹沱亦戰場、外患未寧內憂劇、經略三省孰勾當、（故宮保盛前爲三省經畧）西南狂風煽腥臊、回犵種落肆貪饕、逐臭赴羶應類[illegible]、廿載何曾釋征袍、（回匪於陝甘雲南等處擾亂而起、滇擾數年、實由於回土不和之故）老生坐歎歸時數、下元甲子物生蠹、不觀太白經粵西、請君試聽潯變賦、亂之初生羊觸藩、亂之又生火燎原、胡天未靖殘殺氣、致舞干羽成侈言、我於驚定論禍始、戎首大半隸潯水、珠江艇匪泊鬱江、荼毒甚於僞闖李、（廣東艇匪李文茂等由梧擾潯州）中有髮逆猖金田、矯語未肯攫桑梓、竄入立山逞夜郎、（永安爲古立山）重勞國相示鞭弭、雄兵百萬疇坐擁、乘隙益縱妖言聳、當年軍門落後塵、鐵鑄桂林成荒塚、（髮逆庚戌年在潯北金田起旗、咸豐元年入永安、二年踞桂林、向軍門先期築之克保全城）討叛太守不去潯、皖南大節孰與臨、碧雞灘頭銘武烈、驚滔如聞鶴唳音、（道光二十八年、艇匪大頭羊等以拉參勒擄結會盟、前太守李孟羣字鶴人設法除之、金田會起、又以兵勤出境、後升安徽巡撫、尋歿於陣）南宮捧檄紫水來、戰鼓未鳴鼙鼓催、十日頓成金湯固、伐謀何郎亦壯哉、（前守劉體舒字雲岩、由鬱林調升潯州、時貴縣三合會起、軍七過內

（勇以陷潯、東勇何貞潛白太守、洩其謀、賊遁去、）驚心艨艟飛如電、豕立狠嚎環四面、求援不至拋血書、中秋糧絕城內變、（咸豐五年八月十七日、陳開李文茂等陷潯城、縣令李慶福以血書請援不至、城乃陷、）人情洶湧叩南門、筦鑰追問何處存、賢令甘付東流水、孰向江濱泣孤魂、（太守劉體舒服毒自盡、縣令李被匪繫於舟、罵賊七日、碎屍投於江、）歿後猶議通賊叛、千古冤獄何難斷、城破亦死守亦亡、絕無回感成讞案、況復囚繫歷七日、呵詈鞭箠經千百、肢解骨紛屍不留、皎皎心迹光竹帛、（潯城陷、有傳以爲邑令暗與賊通者、因被議、豈知公旣通賊、何以登舟、即宜釋之、且厚款之、乃不出此、百端酷辱、繫之數日、不爲稍屈、賊乃斷公之尸、附之江流、此中情形、被擄婦孺、皆親見之、然則開門通賊之疑、不待辨而自明矣、）小醜得隴更望蜀、轉蓬揚帆毒更毒、不有司馬屯烏江、武林早隸典鬼籙、（平南李令諱載文、字潞帆、先署馬平、以擒賊升同知、調署平南、李文茂等既陷潯城、復趨平南、李令帶勇紮烏江禦之、）血戰大坡傅廣文、擒賊七百來助君、胡乃截斷西歸路、監軍空典鷸鵝羣、（練總傅清揚、生員、擒首逆胡得礦等七百餘名、皆殲之、聞李令紮烏江、拼命救援、賊斷其歸路、張梟憲奉調來潯、紮於思靈山腳、亦來迎勦、事不濟、退守平南縣城、）失落如雨馬跌脚、倉皇移守觀音閣、殺退鯨鯢紛又來、忠肝義胆非小弱、銜人重圍背生門、捐軀三日面如昨、天喪斯文嗲前功、滿腔心事誰寄托、（傳練總血戰數十場、意在縣主感知己也、完節之日、滿腔心事、寄託無人懸夫、）大呂黃鐘歎淪歿、泥塗何人收白骨、（時練總黃嶓官、呂文耀等、歷著戰功、亦殁於陣、適值江水發漲、一時難以收屍、）司馬仰歎失右肱、悲痛成疾神恍惚、（李署令、）城陷計在七月杪、查典死鬼皆餓殍、烈烈邑宰張睢陽、虎臣同殉尤矯矯、（賊困數月、城內紳民、多有餓不能支者、失城後又屢戰不堪、餓殍相枕籍、賊追李令從之、不屈乃寸磔之、同殉者、有參遊曾廷相等數人、）遞數丙辰二月中、中留（武宣）撫勇肆勾通、內變重結三合會、解圍難尋妙計攻、法堂挺身完大節、觀察

敢自詡明哲、六年丙辰春二月、右江兵備道黃輔相、與邑令茅本惠同拒賊時有內應、二公知之而不敢發也、俱殉難、旋得旋失不可爲軍門一戰驚復轍、時軍門督兵武宣、賊來傾巢、惠軍門力戰不勝、去之、石逆皆踵江陵還、率黨十萬逞兇頑、挑戰不利趨劍閣、殘局看收謝東山、同治元年、翼賊石達開、以邀買衆心、見疑於東賊、不自安、率黨數萬回武宣、大肆焚掠、又欲攻擾四川、時代理令謝紹江拒之、石逆走四川、尋爲川兵所獲、傳首黔粵兩湖、以示衆、將軍奮臂擁天兵、旌旗招搖蔣字營、拉朽摧枯生機轉、歡騰士卒壺漿迎、同治二年蔣統憲帶兵迎勦、左突右衝、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是李賊竄貴州、最後一場起平天、長髮餘黨苦糾纏、賺賊適爲擒賊計、再世伏波奏凱旋、同治初髮賊餘黨貴匪鳳、即黃三等、復據貴縣之平天寨、時貴城陷、縣令李嘉年去之、前升憲劉督兵圍攻、數月未下、乃遣副將陳本憲登寨樓說之、鳳識其詐、即拔所佩刀迎劈之、陳亦取佩刀刋落已左手二指、以自誓、鳳頓足者再、謂陳曰、死亦甘心矣、兩人攜手入大營、當命正法、餘黨盡散、潯屬悉平、統以戊申至癸亥、自道光二十八年、至同治二年、兵燹已歷十五載、廓清況又踰數年、臚陳巔末皆實在、竊議江流煞氣多、半毓生人半妖魔。到今肢體已灰燼、城垣依舊聳嵯峨、忠烈祠宇煥千古、義塚孰築干擔土、行路感泣拜墓壇、擁如旋螺觀如堵、同鄉徐觀察先署桂平、到任後、即檢殉難紳民數百口、分爲三大塚、碣在園紳士、年年祭掃、迂儒往往附會多、請君試聽潯變歌、就中一語能勘破、結會當以謀叛科、戢暴預爲安良計、不隸編甲豈容他、君不見王文成公撫贛江、鄉約十道息驚尨、未粵藤斷二百歲、未聞崗猺擾此邦、停筆三歎無限感、侍兒再報午鐘撞、

（錄自魏厚菴潯陽隨筆）

獨秀峰題壁詩作者攷

九知

獨秀峰題壁詩三十首、爲紀咸豐初年洪楊起事粵西時最早且最有價值之詩史。世人雖讀其文、惟有二事不可詳考、一爲地址、一即作者姓氏也。按獨秀峰非在郊野、乃在廣西省城貢院、詩則題於壁間、頗似游客題詩於旅店也。至此詩作者姓氏、其先期（若咸豐初年至同治）均署無名氏、如咸豐初年明心道人「髮逆初紀」、汪堃「盾鼻隨聞錄」。稍後則所記姓名互異、其詞並絕無一相同者。按詩中記洪楊圍攻桂林之事甚詳、於當時清軍將帥、地方官吏、深致不滿、嚴痛譏評、因避忌諱、其不署名、固無足怪、毋寧當然。與此詩同時之記載、「髮逆初記」僅記其名、略謂、「獨秀峰詩三十首、乃藉筆墨以報恩怨之匿名揭帖。」對此詩有徵辭者、只此而已。次爲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則云、「獨秀峰題壁三十首、海內傳誦、其人嘗出仕、聞尚有盾鼻隨聞錄及金陵陷後事、要皆不免譏刺、然自是寔錄。」以「隨聞錄」與此詩爲一人作、則汪堃矣。此或因堃所撰盾鼻隨聞錄、曾錄此詩全文、且皆譏刺、李氏遂誤會此詩爲汪堃作矣。而無名氏輯「粵匪雜錄」、所錄海虞學釣翁「粵氛紀事詩」第二首云「兵戈滿地肆窮凶、有客登臨獨秀峰、題壁詩成三十首、淚痕應比墨痕濃。」自注云、獨秀峰題壁詩、或云庚辰三元前江寧方伯陳蓮史（繼昌）所作。」按陳氏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狀元、籍隸廣西臨桂、觀詩中「解組歸來」句、確似可信。迨後張心泰「粵遊小志」卷八藝文中亦錄此詩全文、惟仍註「無名」。上皆與此詩之並時紀載、署無名者多、間有著姓名者、或稱傳聞、或謂「或云」、均未決定、不特後世讀者莫衷一是、蓋在當時亦不得其眞名也。

近年以來、因此詩本身之史料價值、注意者尤衆。數年前余閱某黔人筆記、略謂、「洪楊一役、南方城池鮮完全者、惟桂林巍然屹存、久而不破。時圍城內、有張戟臣孝廉、柳州府馬平縣人者、目覩其事、作爲獨秀峰題壁三十首、膾炙人口云云。」惜余

未得其書、僅鈔此叙。 友人簡又文君得河南信陽柴蓮馥家藏此詩手鈔本共二十九首、又謂撰者爲「周貽徽翰林」、更各異其人、愈滋疑竇矣。

由上諸說、已至數人、且無一同、歸納爲表、略如、

咸同時此詩撰述人之傳說、	清以後之傳說、
無名氏、 汪　堃、 陳繼昌。	張戢臣、 周貽徽。

此數人中究屬誰作、皆無其他文獻、以資證明、只陳張二氏、籍隸柳州、較爲近似、然又二人、且僅傳聞孤証、要亦不能武斷、則不能不從事於新史料之蒐采鈎稽也。

近見太倉汪曾武鶴龕所編纂之汪氏「述德小識」、謂此詩爲其本生祖少文公題讖、除錄此詩外、並略記其事云、「少文公在粵西省匪勢正熾、公登獨秀峰、時大局已不可收拾、作紀詩云云」(中爲詩文)末稱「公於危城陷落之秋、信筆作此、亦可見當時軍務大凡矣。」 汪氏謂爲先人著作、當非虛妄、攷之所稱少文公之經歷、官粵西二十餘年、亦正相符。汪氏除此書外、尚有「平陽雜錄」、「外家紀聞」二種、均寫印而非刻本、因流傳甚少、故時人多未注意也。

據「述德小識」所紀本詩作者汪少文先生之宦程、大約謂、於咸豐二年、髮逆倡亂、粵西郡縣半爲淪陷、少文由杭州茶引批驗大使任、調署廣西新寧州、正當艱鉅。少文於三年春束裝就道、僅攜一騎一僕、取道江西湖南、間關千里、半載抵桂林。桂撫勞文毅公崇光一見奇之、以其不避險阻、忠勇有膽略、可寄軍事、乃檄署南寧府同知、會土匪寇柳城、桂林戒嚴、遂留辦軍務、故少文雖命署新寧等邑、實則留省並未赴任也。

小識又謂、少文檄署南寧、未至而南寧陷、改署柳城縣、時土匪亦圍攻縣城、少文擒斬匪首喬老苗等、餘黨潰散、城賴以安。由咸豐二年至四年、少文均在柳城、時各地土匪會黨蠭起、至五年夏、命討潯州土匪、改攝馬平、以軍功保升同知、並加二級、巡撫勞崇光益賞器其才略。 咸豐六年春夏、廣東匪黃文初等回竄柳州、黨勢甚盛、勞以少文前在柳城、馬平、剿辦會匪、所向皆捷、特保少文攝右江道、兼署柳州府事、時所屬城邑、多爲匪踞、故少文雖由同知保升府道、實則命其收拾殘局也。 自六年至七年、東匪黃文初復攻柳州、圍城甚久、卒因糧絕被陷、時少文已卸道府篆、率楚軍赴援、以柳城失守奪職。惟先後擒賊帥呂亟和、及擊退太平天国石達開黨衆、克復雒容、柳城、永寧諸縣、敘功復原官、命署永寧州事。 是時桂撫勞崇光去職、繼之者爲曹澍鍾、一反勞之所爲、凡勞親信、均劾罷之、布政司蔣益澧、及少文、其最著者也。少文因紳民挽留、又以匪氛尙熾、令其復任、名曰「代辦州事」。 至咸豐十年、少文由永寧調署義寧、巡撫曹澍鍾亦解任、以張凱嵩繼、又調少文署蒼梧、潯州各屬土匪大起、張檄少文譯辦軍儲、以功保知府、賞花翎。此後仍浮沉粵西、歷任州縣、因保全地方、顧卹民生、嘗與大吏齟齬。以文武兼資之才、僅往復於州縣之途、比之左宗棠、江忠源輩、以秀才談兵、竟至大顯者、誠有幸有不幸也。

同治八年、少文督辦鬱林州釐務、十二年調全州釐務、迨臘月十七日病沒於任。當時論者、謂粵西自洪楊起事後、匪黨蠭起、其出入戎馬、歷膺繁鉅如少文者、未之有也。少文經歷大致如上、謂幼時即喜吟咏、有「復初齋詩集」、因亂散佚、存者今僅此詩而已。 按太倉「趣園」、自明以來、即係世族、觀上記載、此詩作者汪少文氏、雖非粵人、而旅桂二十餘年、身經亂離、與聞軍政、因此詩內容詳實、亦非局外人所能道、則是詩之爲汪氏撰題、毫無疑義。又由本詩第六首自注、有去年今年二語、攷之當在豐咸壬子二年也。

桂林獨秀峰題壁二十首

〔一〕孤峯卓立聳南天、憑眺關河意惘然、四境風遒傳鼓角、萬山雲暝接烽烟、邊氛未靖勞宸慮、上將無謀致凱旋、多少不平懷往事、登高握筆恨難捐。

〔二〕李花撲後又楊花、洪浪翻濤水一涯、事西自李世賢李元發平後、洪秀全楊秀清圍起、青白旗分千隊列、紫金山險萬重遮、洪由桂平紫金山起事、干戈潦草常滋蔓、歲月因循屢及瓜、賊起已三年、試向潯陽江上望、虎狼到處已無家。海州□屬人民□□無存、

〔三〕羽書飛報蹴塵紅、瘴海鯨鯢繫聖衷、金幣遠勞須國帑、先後發餉四百萬、紫泥新詔起元戎、林則徐制軍、張必祿軍門、由家奉命來粵、觀梅和靖先歸道、林公至廣東已卒、銘斗桓侯未奏功、張公到粵即卒、太息將星沉兩地、賊氛疊起望無窮。

〔四〕聞道周郎善用兵、將軍小李亦知名、周撫軍天爵、(敬修)李欽使、星沅(石梧)先後奉命來粵、千行坐擁心原壯、一戰歸來胆已驚、好勇無謀花亂陣、周撫軍勇極、好布梅花陣、潛師不出柳藏營、欽使李星沅駐營柳城、不敢赴省督師、膚功未奏飄然去、縱賊歸山耻聖明。周公引疾還家、李公疾終戎次、

〔五〕三年岑雨未班師、戎事彌縫愧主知、餘粟更從天府運、使旌重見相公持、賽中堂尚阿奉命來粵、絕無韜略誅蠻寇、空有貔軍振鼓旗、中堂帶有禁兵不少、如此大權歸獨攬、寶刀何日靖邊陲。中堂臨行、上賜遏必隆寶刀、大小將弁、聽其號令正法、

〔六〕劍影刀光列從官、重重帷幕獨盤桓、圍棋自許爭先着、飛檄忽傳失永安、固壘深溝容賊據、缺牀破斧轉心寒、孤城在望無人近、半載甘從壁上觀。去歲辛亥閏秋、賊據永安、我兵隔水爲營、遙對七月之久、無一人敢至城下者、

〔七〕春風春雨又花朝、戰伐經年壯志消、大帥何曾籌上策、單于昨已遁深宵、壬子二月十五、賊棄永安而去、封章連日稱收復、中堂屢報克復、城郭無人感寂寥、賊去永安、城內盡成焦土、雞犬俱無、最惜羣師隨四鎭、模糊身死報當朝。賊駐峒川、其地淪絕、四鎭強兵使行、全軍覆沒、四鎭亦死、

〔八〕件食名眞宰相同、持籌莫展笑群公、達人知命身先退、達都統洪阿引疾而還、巴客登場曲便終、巴都統清德畏葸引疾歸、至平樂而死、望似姚崇同寂寂、姚廉訪來粵兩年、爲上特賞、毫無建樹、才稱嚴武亦空空、嚴觀察正基、因周敬修中丞保薦、不次超升、在粵亦無所聞、天邊更有飛來鶴、辜負君恩獎許隆。鄒鶴鳴中丞、由府尹開府桂林、上御賜詩有寄寵賚鄒才濟忠之句、抵任來、才具渺渺、惟終日張皇耳、

〔九〕頻年旌節駐南關、團練規條到處頒、中丞專講團練規條、告示遍給各屬、幷令官紳、往勸依辦、浪擲黃金招壯士、節賑募勇五百、一日犒賞、動輒數百金、空憑黔赤禦諸蠻、四境守兵全無、以團練爲可恃、高談鎭靜全無備、二月廿七日、賊逼六塘、幕中有勸張示居民、中丞翻議緘、故作鎭靜、臨事張皇莫濟艱、廿八日賊將抵省、中丞登陣、已束手無策矣、看爾腸肥兼腦滿、一腔塵俗未能刪。

〔十〕榕城雉堞隱迴環、二百年來莫叩關、誰使雄師班馬嶺、馬嶺要隘、向有守兵、忽然撤去、任敎羣盜據牛山、賊至即以西門古牛山屯營、訛言半夜聞風起、羸卒六塘帶月還、廿七日中丞遣兵往救六塘、中途見賊、黑夜棄甲而還、獨立城東看癸水、讖詩應向

古碑刪。古詩有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

（十一）角聲吹起萬山寒、賊勢潮來湧巨觀、象鼻雷鳴爭擲砲、龍頭近日遍招團、賊在象鼻山頂築砲賊至事急、龍翰臣殿撰、遍令居民登陣、誓師不少登陣哭、臨渴方知掘井難、幸有將軍天上降、葵心向日報平安。賊至荔浦、向軍門知賊撲省、遂由賊後趕至荷笠而來、僅率六人、晝夜枵腹奔馳、形容瘦憊、抵省布置守禦、人心始安、

（十二）單槍匹馬走連宵、耿耿精忠答聖朝、范老甲兵真腹滿、武侯心事共琴焦、孤軍聯絡張旗鼓、層堞森嚴靜斗刀、更有偏師思直搗、橋頭痛絕霍嫖姚。賊抵文昌門外將軍橋、烏都統率兵三百直搗、力戰中槍亡、

（十三）火光燭照滿城紅、負郭閭閻一炬空、廿九日城外民房燒盡、疑陣縱橫參婦女、每次賊戰、間有婦女擁後、戰聲遠近雜兒童、賊每攻城、兒童吶喊助陣、梯雲取月空成夢、賊屢架梯、攻城不勝、走電轟雷莫奏功、三月廿七日賊用呂公車攻城、我軍用火藥稻草擲車中焚之、遂奪其車、賊勢披猖開夜宴、笙歌儼在畫樓中。城外得月樓、賊每張宴笙簫雜錯、我兵遙望而已、

（十四）困守危城共枕戈、綸巾風度自安和、向軍門主守不戰、雲車夜駕排鸞鶴、賊每攻城、據云有神光護之、露寢宵寒宿鸛鵝、軍門號令極嚴、城上晝夜不聞譁息、臨陣不嫌名將少、論功當讓楚軍多、賊圍城一月、楚兵竭力保守、遂護全城、邊隅無限簪纓集、何日才能奏凱歌。

（十五）儒生從未讀兵書、請戰殷殷計已疎、中丞不講武備、立意出戰、以致安徽兵三百一戰全沒、出岫無心虛發火、官兵距賊甚遠、空放槍炮、

臨江厲目早迴車、(鄒中丞見賊即退、)危場偏有音懷我、(每戰我兵與賊必通言語、)餘勇何曾買自余、(余提軍風清、奉命來援、行師遲滯、畏葸不前、)

一望草根纏白骨、馬前憑弔亦欷歔。

〔十六〕堂堂練局敞朱門、別有三峯屹立尊、(朱伯韓侍御、總辦團練、設局於家、謙桂舫鄒善甫朱述之三孝廉附之、氣象昂然、)禦敵何曾王虎勇、

持籌祇欲效鯨吞、井蛙閫坐官私語、穴蟻聞羶晝夜奔、堪歎重圍城下日、旗槍收拾渺無痕、(練局門首旗槍羅列、賊來之日、畢拾淨盡、)

〔十七〕團務無需仗還鄉、省垣門戶慎維防、文人各受登壇拜、(城中紳士登城防守、各分七段旗、)稚子權教禦侮方、(梁夫不足、寬時孩兒補充、)

桂管營屯看比翼、花名輪轉似迴腸、(居民守城、按戶抽丁、日夜更替、)青錢贏得毛詩數、半入民夫半入囊。(民夫每日給錢三百、董事者虛領、)

〔十八〕度支隨處置糧臺、用似泥沙亦可哀、當道幾曾償實用、掌官各自積私財、憑空樓閣由心造、

依樣葫蘆任手裁、(粵西報銷已有成案、)最惜帑金千萬出、薄書虛冒一篇開。

〔十九〕簪纓半是牧猪奴、氣趾高揚類總殊、貂尾裝新誇整肅、馬蹄聲急聽糢糊、上台薪水多虛給、

捷徑功名競共趨、若問奇勳何處紀、街頭終夜亂喧呼。

〔二十〕募民十萬繫巾紅、名號衣冠迥不同、(各路壯勇來援、聚有數萬、皆繫紅帶、)未遇賊鋒先氣餒、縱抄民物轉心雄、

各勇渡河搶掠民物殆盡、江湖盜賊成都會、投誠巨盜、故赴省垣、田裏桑麻到處空、附近鄉村、各勇搶盡、辱及蛾眉渾莫禁、椎牛邊望奏膚功。各勇在城姦淫婦女、上莫能禁、中丞連日備酒、犒賞戰功、

〔二十一〕宵深鈴閣自焚香、中丞每夜焚香上禱、困守愁城沒主張、退賊但知懸賞格、中丞有退賊者、即賞萬金之示、逆詞翻敢附封章、賊射僞示入城、中丞竟持入奏、重兵自衞皆貔虎、幽谷頻遷避犬羊、中丞畏居節署、移榻新安會館、笑倒無才眞肉食、安排遺表奏當陽。

〔二十二〕東薪如桂米如珠、城郭重圍費轉輸、蠹蝕每多肥案吏、狠奔到處捉民夫、練丁城市通交易、壯丁所掠民物、開市售賣、良賈居奇較寸銖、省城物價、貴至十倍、最愛風流京兆尹、理煩才調重當途。張月卿刺史籌辦守城用物、頗著賢勞、

〔二十三〕百金懸賞遍傳呼、內寇纍纍各被拘、糧台出示、拿獲內奸、賞銀百兩、連日拿獲十餘人、自有荊榛應剪棄、偏多薏苡訟寃誣、榕城斗擊傳宵柝、茅屋燈燃晃夜珠、城中居民排戶燃燈、徹夜防守不懈、萬戶千門同守望、邊隅何日靖萑符。

〔二十四〕春歸漸近熟梅天、固守圍城衆志堅、匝月環攻多失計、薰風微動又經年、聲傳幾處聞班馬、血染前途誤杜鵑、妙絕敵人潛渡去、諸君猶作枕戈眠、四月初一日、賊渡江去、無有知者、

〔二十五〕碧蓮峯裏擁旌旗、賊去賊來坐失機、陽湖有山、名碧蓮峯、擁得精兵甘遠避、縱他羣盜合重圍、中堂擁兵數千、遠駐陽朔、坐視不救、登樓王粲空悲賦、化鶴丁仙早退飛、王少鶴主政隨營、毫無表現、急於北歸、惟終日塡詞而已、丁心齋主政守存隨營、知事不濟、托故而退、聞道

按丁守存即後來押解太平軍首領天德王洪大全晉京者

桂林烽火息、兒童笑指相公歸。賊退十日後、中堂回書、

〔二十六〕賊來袖手竟無謀、事後爭功轉不休、薦牘濫邀新翠羽、封侯爭說爛羊頭、苞苴贏得書中考、瓜葛聯來重上游、更有朱門安坐守、高官五品耀同儔。朱朔盛(琦)孝廉、賊來之日、閉門不出、事後竟以五品官保舉、

〔二十七〕蔓草遷延去更難、永安城破又興安、黃金不少衝關賊、黑夜先逃守土官、縱有援兵皆畏縮、最憐民物盡傷殘、倫敎執法無私曲、應殺商羊剖肺肝、興安商令、賊未至棄城而逃、遂致失守、事後亦僅革職而已、

〔二十八〕天南要隘劃全州、賊衆聯帆據上游、部伍同心支半壁、爾曹大義著千秋、潮南伍都司帶兵數百、解餉來粵、事畢過全、曹理村刺史留之、慨然助守、同死於難、糧空連日皆枵腹、城內糧絕、兵民枵腹、猶能固守、婦女幫助、用桐油煎粥、澆賊、斃賊甚多、賊亦痛恨、城破無人不斷頭、城外舖戶緊接城垣、賊暗在屋中擲窩以火藥塞窩、燒燬州城、城破盡屠居民、遙指蓬萊離萬里、劉郎觀望轉優游、劉長清帶兵數千赴援全州、駐紮太平堡、離城三十里、坐觀不前、曹公噬血書告急、坐視不救、哀哉、

〔二十九〕諸公拖紫荷君恩、濟世無才負至尊、河畔乘輿懷鄭伯、鄭夢伯中丞祖琛治粵有惠政、過慈愛、然游優寡斷、亦是斯人、天涯芳草感王孫、孫渠田督學使粵西軍務、曾勸奏賊臨城下、局外籌畫、時深感慨、狐憑鼎力常空餒、謂吳鼎昌方伯、建辦糧台、猿倚勞心競進門、謂勞崇光方伯、事主招安、賞盜爲官、聞道徐陵新捧檄、蠻疆端賴固籬藩。徐仲竹專軍廣綏、新奉來粵之命、

〔三十〕解組歸來隱敝廬、鄉關擾擾更愁余、承恩未效涓埃報、感世眞同燕雀居、家室無依勞轉徙、

干戈未息致欷歔、長歌聊當窮途哭、誰採芻蕘達帝除。

太平天国戰役詩

壬子十一月六日南省解圍出小西門書感八首（按、壬子、即咸豐二年、南省、即湖南長沙）

范子齊

（一）捆沙破鐵出西門、瞥眼繁華杳不存、一岸頹垣朝壁壘、孤城斜日照營屯。釜魚喜見湘流活、突豕誰闌越界奔、回首碧湘街上路、凄然人血醮泥痕。注、南門外碧湘街受害尤慘、

（二）西望蚩尤尾倘開、三年軍火費糧台。徵兵共諒承平久、募勇何曾制勝來、注、有制勝軍、蠭蠆有時還斂毒、注、賊假施仁義、鱷魚到處卽成災。注、湖勇經過、焚掠一空、姦淫無忌、眞堪痛恨、感懷閩海元戎死、致嘆征蠻少將才、注、林少穆先生若在、斷不致此、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矣、

（三）粤人相慶楚人愁、風鶴遙驚逼戍樓。注、賊有過湖南之訊、大損國威亡四鎮、注、賊出永安、竄荔浦、只七百人、烏都統令四鎮窮追、全軍陷沒、差强人意守全州。原注、曹慶都司武昌顯、檄赴桂林、道出全州、賊至、即入城、協曹刺史激勸百姓、男婦老幼、登陴死守、賀蘭罪案千秋在、注、劉提軍大營、相距十數里、坐視不救、周處精靈萬古留、注、城上僅鎭筸兵四百、與賊鏖戰七晝夜、殺賊千餘、城陷、全軍盡沒、鄙亂不遺、此是戰功眞敵愾、數奇死應不封侯、

（四）黃沙河界建鉛鈐、注、黃沙河、楚粤分界要地、防水無功慘自淹。柳子廟前鯨浪沸、注、柳子廟在永州對岸、賊至時、漲大水、不得渡、繞走道州、連陷寧遠、桂陽、郴州一帶、睢陽城上虎符嚴。注、張靜山觀察、防堵江華、檄回永州守城、賊至、有備、危而後安、老漁欲捕慳罾網、注、先是觀察請重兵扼駐全州、制軍不允、新婦能炊欠米鹽。注、永州兵勇不上一千、保障此方有天幸、不慚琴鶴著清廉、注、同時郡守徐、邑令胡、暨觀察守城、皆以廉明得民心、

(五)遙溯郴江處處灘、上遊福地竟燒殘。神仙化鶴原無恙、古佛施身本不難。（注、壽佛蘇仙神像盡燬、）客路飄蓬逢歲暮、家山有雁寄平安。見聞鄉里誅求急、却爲輸團未入官。

(六)避寇軍門慘不驕、大旗落日風蕭蕭。從軍雖欲功名遂、不戰焉能殺運消、對壘賊魁如貸虎、（注、賊帥偽西王、偽）請纓人盡插雙貂。九重近日憂宵旰、空倚擎天柱一條、（注、所望破城者、僅向軍門一人、然而難矣、）

(七)聖靈赫濯豈能欺、天聽遙遙未卽知。圍勦但張三面網、尾追都是一盤棋。鴻敷遍野傷鳩聚、羊質羞他冒虎皮。不是輕量是公論、前賢月旦豈容私、

(八)轟擊連旬困一城、特頒霖雨慰蒼生。（注、聞廣督徐、奉命來楚、城中加額相慶、）兵如救火偏持重、寇已突圍未啓行。莫怪杞人談國是、從來殷浩負頃名。洞庭北下湘波闊、且放漁舟和道情。

錄「見山草堂詩集。」

太平天国史詩補

同治進士　李愼侯遺稿

避亂

(一)萬里起烽烟。生民苦倒懸。從軍憐爾輩。（聞賊擄人爲車、不從者殺）破虜憶前賢。大將身先死。（林則徐未至廣東而死）貪官尙計錢。受恩須報國。好唱凱歌還。

(二)賊勢漫猖狂。民心固武昌。百軍能拒敵。三月敢持糧。（賊屢攻武昌不下、復圍三月去之）妖氣驚楊子（逆賊楊秀清妖術惑衆）

童心笑陸郎。（陸建瀛奉詔破賊而彼則過之即逃乃得下行）此行如破竹鼙鼓動漁陽

（三）共仰張公德安危係匪輕。論才方鼓篋。好勇亦知兵。保赤民人感。嚴威盜寇驚。可憐次暮角。愁起玉關情。（張邑長以捐納作宰材兼文武入邑以來頗洽民心方出示諭武因亂而議時與太守擬共議守城之策參將欲閉城張公未可小民乃得遷移出城偶有虜搶若隨即懸頭示衆以是奸人不敢乘機竊發而百姓皆安誰謂得非張公之大德也）

（四）春至氣猶微。他鄉客已歸。（溯汛四百自漢鎮回）直教千里下。未解九江圍。自古興亡感。伊人保障非。（時來紳淦京口協鎮類曰京口保障）漫云士卒勇。無力解弓衣。

（五）車馬走城東。黃墟路早通。（時兩人五伯避居東鄉黃墟村）倉皇先擇地。慘淡不因風。吹角雲翻黑。飛塵日掩紅。蘇遊暫託足。（時避居有鄉藏游村）無策免從戎。

悲亂

妖氛自東來。大力獨振拔。破竹勢飛騰。吹毛力險猾。風急旌旆捲。江勇波濤殺。隊隊戎裝勇。層層鐵刀鱗。雷霆擊千鎗。馳騁穿七札。轟天炮傾動。震地人搖扎。馬官退偃蹇。兵車走嗙軋。執殳斬旄纛。投爺少礮矸。連空城郭隳。棄地甲齒斷。勇士悉遯逃。姦奴爭呋嗗。尸橫田黍迷。血溢野草滑。笳鼓日紛紜。刁斗夜擊戛。空城入虎豹。盡室皆貐貏。狂寇數加倍。（賊至處以擄人爲先）大軍十去八。賊首裹黃巾。（賊之大小以裹首之）

（綱分五色黃者爲上）逆黨披絳幭。說經得妖術。（每日聚衆說經云天父之書以投降爲主）散髮無禿髯。（賊不薙頭）姊妹愧英豪。（女衆率呼爲姊妹城有姊妹館）弟兄眞瓢瓠。（賊衆率呼爲弟兄有新老之別）積土既堅强。（巡城一座）巡城加嚴察。搜妖走狂犬。（賊呼我兵爲妖）帥衆奔狡猘。舳艫接淮泗。（大江中賊舟自金陵直接淮揚）塵土驚垢坋。映原火爍旗。蔽野雲連轄。割據任摧殘。縱橫恣剝刮。山埋食狐狸。水葬飽鼉蝟。金玉肆焚掠。戈矛煩磨刮。伐木不聞鶯。登嶺偶鳴鷄。天父時朝拜。（每日朝拜天父）義子嘉娼妠。（以後秀年少者名爲義子其中情有不忍言者）屢戰兩死傷。靈誅誰翦殺。楊花任飛揚。（賊黨楊秀清）蔓草雨除揠。陸郎（建瀛）計先失。餘子目徒眂。空亭怯唳鶴。扁舟豈釣鯛。（賊至時皆頭舟而逃）嗟夫若輩者。徒安未建劫。

春日雉皋懷一百韻用杜公秋日咏懷元韻示笠樵

熙朝宏郅治。丕冒普疆邊。子惠沾羣姓。寅衷賀億年。唐虞徵玉燭。輪貢接輪船。蘊藉風薰若。霑濡雨沛然。陰陽歸變理。化育妙推遷。纔著帝圖頌。欽呈王會篇。石言蒙鬼域。碑讖兆司圓。（壬子閏賊警到處破土得碑若預定）有時亂者、禍孽沉冤獄。（賊以劫獄起事）妖霾熠觸天。馳驅絕朔漠。兒戲失東偏。漾漾翻洪水。滔滔訝潰川。死綏弢盡伏。禦敵磬虛懸。銕錯看鎔甕。（鎮城名鐵甕）紅誰擲卜錢。頑苗矜譎詐。烈竹動哀憐。氛氣侵雙闕。輿尸蔽九泉。六鈞嗤爾晚。七札令君穿。疲乏皆創病。征徭詎息肩。戰兢潛雀舫。（當時將官有入漁舟逃去者）攖擣擬烏員。（拒敵者名色而已）愧作京江保。（合城送參鎮京江保障直額）慘成溝壑緣。庚郵聲寂寂。（衙署無人）午夜話便便。（遷移入夜）虎踞南陵

地猨噴。北顧烟。遄車宵月後。泛宅暮村前。守節稽韋粲。同根仰謫仙。癸丑避居游鄉，鄉皆李姓胡笳桑里徹。楚角
梛營傳。春杜松繁繞。冬塘浪淺溪。此邦何久處。他族實相煎。居蘇遊一載、盜賊時警、乃移金沙、振翼蜂辭桶。偸安蟻附
羶。金沙剛競渡。瓊醴强登筵。隱迹羞隨豹。飢腸誤笑鶡。睽車占蹇難。觀過受師悛。軸轉別機杼。珠探
忘鐙鋋。居閑以會文賊爲樂辛勤工屢詳。甲第俾行權。術陋韜鈐讀。心拘筆墨攣。新交誇結契。舊念快都蠲。莘
野期招聘。磻溪憶蒐畋。神龍嫌尾大。狡兎想毫全。撫事悲優孟。依人感仲宣。射雕雖絕技。屠狗類名
賢。積樂場三萬。消愁斗十千。烹茶閒述古。對弈怯饒先。檄報投城急。軍排逐陣翩。土崩從荷戟。瓦解
不聞絃。丙辰夏象營潰散、吉帥亦自刎翙雁防遭弋。游魴懼入筌。籠中將或是。源裏本非焉。俗謂金壇如囊裏、恐無處可遁、懷橘難堪
庇。復移南鄉崑崙橋之陸家村麏幢旆欲旋。悽愴偕骨肉。澒洞訴蒼元。橡杉穨荒寺。枌榆蔭郭田。儘敎滄海變。那見
碧波漣。季夏大旱、河水枯涸、田中車水頗費躊躇杯酌葡萄美。盤推苜蓿鮮。滹沱欣走馬。堤岸枉停舷。欲貿舟他出、而水涸不得動、卻暑揮
紈扇。烘霞奪彩箋。轆轤機已朽。碌碡纜停牽。黎庶災殃遍。英雄境遇邅。窮途終淚灑。赴國任軀捐。鉅
鹿纔槍櫂。秦庭涕泗漣。戈修圍壁壘。七月逆賊至圍城儆響震嵩瀍。臆臆臨家室。賊至村中、因偕父母兄弟等隨房主人逃走、徬徨
度陌阡。牛逢驚電掣。率連偕行男女十餘人、時於牛逢暫憩、而四面之火光直逼、鼠竄駭雷鞭。擔負攜羸弟。余時肩負重物、仍攜母妹弟等、娉婷惜女
娟。裹終虞作蛹。蛻殼可同蟬。姊妹魂俱瘁。椿萱力早緜。虧恩嘆僕婦。時一婦乘亂竊物他竄、刺脚坐鍼氈。窄梗

資鳩杖。（時以竹杖持行）華清落翠鈿。幸逢困贈粟。休羨屋如椽。（時至土山村，陸續煮飯奉候，意在此村棲止，而村臨大路，村人亦遷居矣。）更鼓忽催逼。衣冠慚倒顛。（時五更復由土山起行。）網羅幾被獲。（時逆賊亂竄，余幾被獲。）錮疾恐難痊。傾跌徑留蔓。焦楛池少蓮。顏回胡落落。指點屢拳拳。（時幼弟於岐途幾失落，余至一處，每指點人數。）路險奔封豕。淵深救困鱣。（行三十里至潘家村，亦陸續也，幸可暫安矣。）原堪托茅屋。暫喜釋蒲韉。塵積奚嫌汗。涯寬僅滴涓。（取水之地，一掬而已。）舂糧尋杵臼。（余時攜斗米舂碎作粥度日，或丐食。）咬菜覓畦塽。（日尋菜根作羹。）破膽狐狸叫。嚙膚蛟蚋纏。（夜無帳。）著肌增瘵癧。鋪簟但橫眠。（睡無床，以晒稻簟鋪地下橫眠幾人，而地係土地，高低凸凹，不復安枕矣。）塗炭竟頻墜、冰山豈得堅。歐陽亦籌策。舉止尚詳研。（時老父憂不得免禍，余四出訪尋生路，遇臨村歐陽生，亦無計可遁逃。）跼蹐烽常起。（村外一望，四面皆火。）繫縲鳥莫翮。壁橋得消息。棣萼免戎旃。（時各處訪問四伯鑑弟等信，聞已由壁橋買舟至常州。）夏末蚩尤現。秋看北斗纏。陸郎勉返駕。張帥靖劉虔。（時無他路可走，仍返陸村，冀此處賊人已去，未必再至，不意明日張師至而圍解。）孰意滅諸羯。遙知敗兩甄。議和殊魏絳。斬伐勝高駢。檢物空箱篋。遺書剩簡編。攻城思再陷。買棹計誠專。（時賊將復至，乃僱舟由常州渡江。）霜飽園開菊。（九月至邵伯。）帆飛箭脫弦。居無邵伯戀。憩想太州禪。（在邵伯耽擱數日，太州因船擠不行，復在吳表兄處暫住十日。）漂泊勞提拔。艱危自解詮。多情容託雉。駐足等趨燕。（去歲至如皋，時先在殿揚處借住一月，後方擇南街之邵府。）過隙直鞭駛。乘槎漫效騫。良朋（笠樵）適邂逅。好景總游延。故老徙嗟嘆。蛟螭妄吐涎。迎曦比朝露。殘夜恨啼鵑。直使瘡痍迫。何時奏凱旋。棲遲忍摧折。汲引鮮厓佺。斫地劍曾舞。濟河裳莫褰。刀圭需藥餌。活潑愧魚鳶。緘口防讒柄。微吟卽禍愆。門牆桃李豔。雕

琢珷玞鐫。聒耳黃鶯叫。當階綠草芊。蒼茫步兵哭。狂瘦沈昭孱。晚達馮唐感。皇都問選銓。

痛定篇

錄秋蟪吟草

金和

正月二十七、居人走相報、謂有奔馬來、江警今在告、負郭千萬家、入城附堂奧、如牛得火警、似蟹在籪躁、明夜城外喧、次第賊可到、九城先已閉、守陴各安竈、我亦登城看、始見賊花帽、是時賊尙稀、城下肆舞蹈、轟然鳥機發、却作厲鬼倒、晦日朔日間、環城樹大纛、紅衣而黃裳、遂集如毛盜、城中尠勁旅、況賊攻之暴、乃招市兒兵、徒手助鼓譟、從此盼外援、北望費祈禱、天昏低欲頹、十日雲不掃、惟餘砲火明、萬鳥避而噪、夜夜城中民、煮粥上城犒、

二月初九夜、砲急不容瞬、遲明繞城呼、賊自北城進、北城地臨江、隧道賊暗濬、城根失憑依、一角砲自震、砉然若阺隤、險步賊乃趁、是時守城者、尙欲彌其釁、囊米積如薪、畚土實諸櫬、所崩恃補苴、功頗奏之迅、入城賊數百、大半亦飲刃、誰知他城兵、得賊入城信、一倡百和逃、奪命自蹂躪、西曰清涼門、蕪蔓略不潤、近南有矮城、其差將及仭、萬賊攻方環、忽見解嚴陣、遂以雲梯登、諸山斗合燼、督師來自東、巷戰以身殉、其餘數十官、先後死其印、狠虎從炰烋、街市漸充牣、刀鎗極天鳴、走避駭覷覰、吾鄉屋太華、必受賊問訊、奉母急移居、蓬茅各牽引、閉戶不敢眠、夜聽鼓角振、

賊既全入城、我門更深閉、不知門中人、今所處何世、遑問他人家、朝夕底作計、中夜猛有聲、火光極天際、俄頃數十處、處處借風勢、屋瓦一時紅、四方赤煙帝、心揣賊所爲、錢命萬難貰、母呼坐近牀、兒女各牽袂、阿嫂將一繩、繫婢還自繫、謂死亦同歸、神定都不涕、門外賊鳴鉦、梟語音反厲、驅人往救火、不許道旁憩、相顧愈狐疑、將無賊夢囈、忽聞扣門來、乃是西鄰壻、一一爲我言、始知火根柢、

日來賊科財、按戶如責稅、賊黨復私掠、先據最高第、囊橐罄所有、褫及婦衣敝、錢盡更捉人、隨意犬羊曳、苟有稍忤者、一刀以爲例、
故爾素封家、或則縉紳裔、與其遭僇辱、束手以貨斃、不如早焚身、自甘灰燼瘞、其餘熗縊溺、往往毅魄逝、裹尸鮮柳棺、葬者血盈眥、
汝居幸獨陋、賊過不屑睨、
初十至十九、略定殺人性、打門喧相傳、賊亦有賊令、令人占口籍、書年與名姓、老弱可從略、意在壯者勁、大半署爲兵、加僞號曰聖、
其舊操何業、及時許更正、苟所甚需者、則亦隊伍併、惟男與女分、不得室家慶、賊婦實掌之、違者致禍橫、我姑避其鋒、斲肌自投穽、
江東大如海、差巽聶爾鄭、往從數親知、南北脚力競、黃昏不敢歸、直待月懸鏡、平明又出門、東食西眠竟、有時驟遇賊、所賴目適病、
單福與張錄、隨意我爲政、亦嘗受賊拘、尺寸手無柄、賂之復得免、始信錢勝命、置身如此危、卒不爲賊詗、
二月二十三、傳聞大兵至、賊魁似皇皇、日或驚三四、南民私相慶、始有再生意、桓桓向將軍、仰若天神貴、一聞賊吹角、即候將軍騎、
香欲將軍迎、酒欲將軍饋、食念將軍食、睡說將軍睡、老母命近前、推枕手彈淚、謂有將軍來、死亦甘下地、縱遭玉石焚、獨勝虎狼寄、
七歲兒何知、門外偶嬉戲、公然對路人、說出將軍字、阿姊面死灰、撻之大怒詈、從此望將軍、十日九顛顇、更有健者徒、夜半誓忠義、
願遙應將軍、畫策萬全利、分隸賊麾下、使賊不猜忌、尋常行坐處、短刃縛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舉燧、得見將軍面、命即將軍賜、
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
金陵百萬戶、平居如儉荒、豈知崑崙山、中有萬寶藏、賊能竭澤漁、毒網彌天張、朝令徙一巷、暮令遷一坊、次第驅其人、似隊叱犬羊、
其人既已驅、返身上其堂、井竈庖廚厠、楣檻屏柱牆、一一揹之爛、惟恐屋不傷、盆盎鼎豆壺、几匱廚椸牀、一一撞之碎、惟恐物不戕、
然後謀飽橐、首還白與黃、有錢或萬貫、有珠或一囊、有薪或千里、有米或百倉、珊瑚翡翠玉、海中之奇香、灼灼目不識、棄在塵土旁、

羅綺錦繡段、紅閨舞衣裳、鐵髏衣十重、山鬼跳太陽、閧然鳥獸散、頃刻荊棘場、吾固謂此賊、不稱星天狠、實破敗五鬼、天使來披猖、

居人夜潛歸、無聲淚浪浪、

三月二十八、有賊扣門急、我先出門外、去賊十步立、其旁一人者、善氣似可挹、稍稍前問訊、家乃楚夏邑、城中販麥來、被賊苦拘執、千里驅相隨、燬鶴雙翼戢、詔我啓厥戶、毋貪蟄蟲蟄、逦日括婦口、一一豚入苙、今已至此方、豈免駒盡縶、有婦性和柔、賊畀爵一級、此方所經營、意在澤鴻輯、汝宜速作計、戚里廣招集、故廬仍可居、庶幾便樵汲、況汝有病人、衾榻亦所習、當斷若不斷、黯黯閉門泣、坐待賊搜掠、臍噬悔無及、彼賊皆蝮虺、枯菀在呼吸、我聞感其言、不覺欲長揖、往告鄧家婦、附處約三十、當關施闌幕、藩籬略修葺、妻兒躊閭語、聲尙通嗚唈、老母室內眠、我遂不得入、我有然諾友、業織錦重襲、其家賊所蹔、逋客伯而什、且往從之謀、盟似賁車笠、脫身寄朱家、觴豆都仰給、朝去市糖粉、貴抵羊乳汁、雞子與菰莧、聊當紫蕈拾、踵門遙遺母、餐飯冀加粒、歸眠複壁中、夢醒被池溼、將軍遲不發、賊愈得意鳴、一軍將北旆、一軍將西旌、居然據蝸角、豕突思長征、前所得健士、逃歸半空營、城中更選人、萬千立取盈、凡在工商賈、按冊尋其名、初猶作狡獪、各以羸老更、賊見皆唾棄、唾棄爲不精、擾擾十數日、賊亦知其情、乃爲搒搴計、中夜雷交轟、篠錄臥榻側、牽去如春醒、或則假他役、賺之出嚴城、授棘江上岸、載以空舟輕、甚且要諸路、隨處施長纓、纍纍綏頭千、歸紡庭前楹、監守網愈密、語即蛙目瞠、有亡則荒閱、同室巢俱傾、偏伍既略備、命爲前驅兵、其前楚北虜、其後楚南黥、最後數粵賊、高騎司鼓鉦、日必窮足力、次第相告偵、苟有返顧者、速殺尸前橫、飲泣操戈矛、安知幾許程、猶幸所至潰、賊自馳先聲、偶遇王師怒、萬死無一生、捷書則曰賊、某日先登爭、臣等獲大勝、此勝敵克勍、可憐蒼與赤、遂作鯢而鯨、九泉哭呼天、豈復達　聖明、我雖棲喬柯、一日常數驚、身無蟬翳葉、路恐受醢烹、老母聞其故、手書斯勸行、

六月二日紀事

將軍剗日封鯨鯢、大睡忽得人提撕、更不深守處女閨、初時頗聞兵怨詆、謂我一戰身則虀、重賞安見信有覩、且靡日餉河滿腿、誰
以性命爲稗稊、儻欲狂寇庭全犂、除非有羊乳自羝、將軍畏兵虎畏猊、衝冠一怒恐噬臍、驕兒愛子言笑睽、阿媚敢弗謀饞餚、先期
大享聊止啼、軍帖火急一卷批、牛羊豬魚鵞鴨雞、茄瓠葱韭菰菔藜、桃杏櫨芍菱藕梨、酒醴粉餌油醬醯、五日購物車接蹄、六月乙
亥明猶黎、將軍夙起列羽蜺、命所親卒馳駃騠、傳箭代速千營齊、繞營三里借竈炷、釜甑不足雜瓴甋、疱人累及民家妻、咄嗟而辦
髮未笄、百饌顧勾奴充奚、流汗被面洗面醯、卓午大宴山之蹊、銀刀雕題相招攜、厮匿濫進齒特齯、若囝若崽羼韘觿、狙猨雀躍紛
排擠、布地作席瓜分畦、窮廬洞徹渠答刲、渴驚一呷酒一椑、餓猊一咽豚一蹄、如坻立剗如淮澌、須臾腹飽酣顏霓、抹額緩縛衣妥
褆、腦後各杙螺髻笄、螳臂半露文身黧、僊僊胡舞學白題、孰爲巴瀘孰羯氐、歌聲不辨鴃與鸝、淫哇雜遝下蔡迷、公然趙女行提提、
花帽利屣長袖袿、箏琶勸醉柔玉荑、最後將軍曳文緹、循行親執雙偏提、酌其隊長呼曰緊、諸君勞苦鄉夢睽、賊不足畏胡吹鼙、幸
爲我盡剿兇犀、孳穉罔赦卵與麛、書功上上行析圭、琛賚聽汝塞壑谿、家人慎勿多勃谿、乃致自潰黃金隄、此酒可當盟牲刲、生死
交顧諸軍締、切之和之惟汝嫛、言畢亦酹紅玻璃、萬夫一諾天爲低、歡嬉拜謝日已西、明日之日吹大蠡、人人刀劍膏鸊鵜、勵矛淬
戟劁雙鞞、盾鼻上索矢飲鎞、洗鎗雷動鳥避棲、韂神紅燭光騰奎、饔飩分覓乾糧齎、更鎖鐵幕脂綠騠、旌幢搖搖皆皂綈、黃昏陣過
揚狂鼙、傳聞此戰惟鳴鼙、環城四面分衝梯、苟有一人顏慘悽、返走半步生難徯、軍法所在霜威淒、誓不令賊誅重稽、將軍方絡入
蔡騾、崇墉危坐藤蘿萋、露布已壘千赫蹏、入告庶慰天心懠、一時驚喜徧旄倪、譬積陰雨看虹霓、道旁望頸延蝤蠐、榎鋤擬捉獸脫
踶、香花迎祝將軍禔、夜不敢寐朝陽躋、捷音杳甚秋瘠蜥、日中纔聽怒馬嘶、但見泛泛如鳧鷖、兵不血刃身不泥、全軍而退歸來兮、

金陵雜述三十二絕句

何紹基

清同光時、名書家何子貞紹基、有金陵雜述數十首、中叙太平天国之亂、及清軍收復金陵時形、並自書之、名詩名字、殊稱珍品、惟此眞跡、後不知落在何人之手、今年新正遊故都廠甸書肆、於無意中得此詩拓本、乃亟購回、不特其詩有關史實、字亦飛舞圓潤、允爲何書之絕品、因錄之以供談掌故者之參考、詩中凡關於淸朝及太平天国軼聞、而編者意未明者、則畧注釋焉、編者

衰頹休笑老蝯翁、歲晏猶能意氣雄、風雪一天山兩岸、高吟直送大江東、按蝯翁即子貞號、

鄂州試上火輪船、震耳風濤廢食眠、兩晝一宵飛似鳥、中關欣遇酒如泉、

薄遊訪古到江南、聞說天留妙相菴、秋海棠空僧去盡、池亭非復舊精藍、注妙相菴秋海棠壁最勝、今壁已毀、餘壁亦非、蕭賊(按即蕭朝貴之子小四王也)改爲御花園、

當年兩叟重儒林、講藝鍾山與惜陰、橫舍荒餘無寸甓、回思諸論愴人琴、注壬寅居此與潘少白胡少鶴兩先生談藝最密、

夫子宮牆無處攀、秦淮仍作泮池環、何年禮殿重修復、兩廡頹垣夕照殷、注洪楊亂後、文廟僅餘兩廡、紅牆半壁、

光除兩害力能殲、竟肯低心事畢佔、想見讀書據危石、摩挲特上虎頭巖、注周孝侯讀書台逸跡、

沿河不見柳絲搖、步向青溪長板橋、丁字簾前猶彷彿、更誰閒話到南朝、注秦淮河惟長板橋尙在、

屹立鍾山閱廢興、雞鳴古埭亦崚嶒、全荒十大功臣廟、未敢椎夷到孝陵、

閒居好事鄴園汪、葱軍春深處處香、纖腕妙題餘駐鶴、於今亂石不成行、注鄴園石峰上刻顧橫波駐鶴兩大字、不可復見、

乾嘉風雅萃隨園、詩畫淋漓紫雪軒、遺塚荒蕪無可覓、倉山何處託吟魂、注昔年紫雪軒詩畫尚滿壁、今並遺塚無人識矣、

兩夜談詩邢醴泉、復交令子得姻連、慘聞父女全忠孝、舊地重經一泫然、注余相識邢醴泉、復交子尹、以女妻吾六姪、杭州爲賢遜再陷、父女皆自盡、舊地重經、挽以聯語、

名園無處問隨邢、十里煙蕪草不青、步上青涼山上去、歸然留得翠微亭、注青涼山上翠微亭如昔、

貞門燒丹有舊邱、張郎觴詠劇風流、三間柏木廳猶在、可惜藏書轉角樓、注陶谷主人張徵齋藏書甚富、今餘柏木廳址、

縱觀金石墨緣堂、大隱歸來兩夢涼、曾爲牡丹花一醉、更無人識晚香莊、注蔡友石丈晚香莊、昔年牡丹最盛、有墨緣堂石刻、

萬竹園中聚鷺鷥、翩然飛向海天涯、他年城郭如重到、剩有冷清水一池、注鄧家萬竹園、鷺鷥聚焉、昔子久中丞在家、余間日必携兒姪來憩、

瓦礫叢中仄徑橫、芒鞋半日已摧殘、心憐廢井頹垣裏、多少陳人骨未寒、注西園鳳凰一帶、殘毀最甚、

鈎魚台畔舊行窩、都下怡怡共歡歌、二十三揮手隔、且治池水盼庭柯、注壬寅春夏、與子敬子愚兩弟奉母居釣魚台行館、大孫錄學始生、今屋宇一新、園景未改、

衙門倉庫總成泥、街巷畢名問尚迷、年數列一都建府、入城官吏得雞棲、注太平天國賊臣多封列王、今官吏皆以僞府爲衙署、

南樓高矗入雲霞、四面江山壯觀誇、俛瞰空壯闊、炊煙濃處幾人家、注西門城樓新葺、堞雉闕、

六代流風到有明、欲憑佛力鞏皇京、報恩寺塔成焦土、畢竟堅牢是石城、注報恩寺全毀失、

可歎么魔太昧機、負嵎何計避霆威、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注偽天王洪秀全府遺址中飛鴿極多、

向帥遲回孝陵衛、曾公竟逼雨花台、從知胆略殊高下、坐看堅城力戰開、注沅圃中丞直住雨花台、人人危之、竟以成此大功、豈不偉哉、按、向帥指欽差大臣當時主持江南大營之向榮、沅圃即曾九國荃、國藩弟也、

城上神威礮萬斤、枉資劇寇挫吾軍、後來地道終殲汝、智勇深沉第一勳、注南門樓上有萬斤神威將軍礮、

潛刳龍脖許誰知、制勝從來貴出奇、一體軍民呼九帥、元侯兄寫紀功碑、注沅圃行九、人皆稱爲九帥、駐軍南門外雨花台、乃由東門龍脖子挖地道入、破賊闕、滌相爲紀大畧刻石、

銳師飈發起潭州、提挈羣才忠勇謀、郭李范韓難比並、固應拜相更封侯、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次第克復、實滌生節相之全功、

爵督來敷有腳春、直從草昧出經綸、金陵王氣今銷盡、爲掃繁華返樸醇、注中丞成功後、即乞假歸湘、滌侯來辦善後、庶事草創、力任艱鉅、

風雪爭將健筆降、沉沉院鎖靜無嘩、武功初奏文場啓、士氣騰歡上下江、注江南鄉試以十一月舉行、距克復僅四閱月、可云奇快、令將放榜矣、

相公懷抱海天寬、節院論文靜不寒、席帽聯翩羣彥集、一時舊雨接新歡、注連次招飲、坐客莫子偲、程穎之、汪梅郎、歐陽小岑、李申夫、李梅生、皆吾寒暄舊交也、

四十年前歷下談、江南薊北酒懷酣、分襟灤祉才如昨、雪夜江南話濟南、注彭雪湄邀住朱履菴屋、

海內設碑幾舊交、不堪兵火卷蓬茅、半椽樓座塵囂裏、古意槃囷寄小巢、注楊石卿寓采霞街一小樓、向携帖畧盈篋、

僞府俄成考古廬、鞠鞫者碩共稽居、謂宜刊罷船山集、偏梓人間有用書、注太平天国僞恭王府、今爲書局、現刻王船山遺書、歐陽小岑、程隸之、楊見山、湯衣谷、汪梅郎、莫子偲、皆在局中、

刼灰集紀亂詩篇

合肥　陳雲章

是集煨燼之餘也、余咸豐三年癸丑、避亂山中、懸歲大飢、備嘗艱苦、感時紀事、得詩四卷、八年戊午七月、城復陷、流離更甚、十月過葉孝廉彥懷館、留詩他往、未十日賊破馬鎮軍營、延燒村落、詩卷遂失、今忘其大半、錄其可以記憶者、因以刼灰名之、亦借以紀亂云爾、

紀亂雜詩

荒村竟夕報嚴更、嘯聚紛紛每夢驚、誰著繡衣誰秉鉞、胡教海內不聊生、

未安營壘未成行、輕敵全軍立覆亡、一死何堪言報國、守陴痛哭慘誰償、

北門夜半賊齊攻、巷戰依然不奏功、嚼齒苦心

誰、與訴張巡雖死恨無窮、（哀江中丞也、）城中四鼓賊披猖、城外援兵在睡鄉、曙後偵探空縱馬、昇平何日報君王、

大營近事紀聞

自昔從軍苦備嘗、而今最樂是戎行、歌姬勸酒優伶拍、戰壘紛紛作戲場、　柳營看菊競相誇、城陷渾忘已及瓜、休怪道傍人冷語、將軍留取宿根花、　帶裘輕緩不知寒、人自顚危將自官、天子猶虞常野宿、禦冬蒙古帳新頒、

十月初一大兵克復廬郡喜而有作

寶刀血濺五更霜、譙櫓齊燒夜有芒、淮蔡城開人盡赦、崑崙關奪宴猶張、中興方叔宣戎政、江左夷吾蓄智囊、（王子固內應之功爲最、）十萬貔貅知報國、不徒雪恨爲江郎、

饒歌甫唱復堅城、鯨穴旁搜野亦平、仇在鬼雄心不死、廟成賊黨祭宜生、（先是土匪吳小眼佼助賊攻城、至是擒獲、生祭江公、）軍張吳魏交兵地功冠江淮破虜營、尙有欃槍須痛掃、何時建業水重清、

粵寇紀異（幷序）

賊之肆行、本不堪言、而粵寇尤甚、盾鼻緣載之詳矣、詩獨以八事、係以八絕、名曰紀異、皆前古狂賊所未行者也、末及廣西巡撫鄒祖稞者、誌縱賊之由也、罪惡主剌、與竹枝嘲謔不同、以質之知詩者、

變更歲月易支干、妄臆矜奇畔憲時、蓂落蓂生雖不見、安能唱月爽盈虧、賊以三十日爲一月、無大小、無閏月、改丑爲好、

明明日月孰能傷、自絕胡爲太悖狂、鼠輩不聞如李闖、猶尊聖裔拜誠惶、賊謂孔聖爲不過秀才、當考四等、四書中只四海之內皆兄弟二句明白、

揮指羣凶仗木人、狂言囈語枉天神、九龍帳裏渠魁臥、天不終容自在身、衆賊自洪秀全僞宮、[illegible]木人前、洪常不見、居於[illegible]吸食鴉片、不時暗傳神語以惑衆、

僞號標錢鑄未成、古錢搜取浪相爭、太平兩字同何與、況是梁亡值太平、賊鑄錢不成、搜取古太平錢、佩腰、競相誇耀、

未諳閹割血徒腥、僻妄匆匆擬掖庭、梟獍何嫌非種雜、兒童無罪死宮刑、閹割兒童、死者無數、僅存七百、

女官編館女郎愁、掩泣無言作楚囚、酷吏羞爲多少事、不如彼婦忍爲優、設女官亦有軍帥、旅帥、百長、司馬之名、婦女盡驅入館、

瑣院深深試小娃、狂教姊妹敍年家、蠻姿艷說登科好、羞對揖生女探花、以金陵試院考校女士、有揚州女子已點探花、作絕命詞入首、自經死、

紛紛蠻女鬭戎妝、宛學吳宮教戰狂、淫婦披猖優孟技、雄雌誰得辨蕭娘、賊有蕭三娘、自領女寇數百人、又云蕭係優旦、飾爲婦人、雜遝女中、

刼換紅羊自有年、幾人作賊幾人全、黃巾青犢猶前事、不見熙朝靖白蓮、

戒殺人偏致寇深、大臣佞佛是何心、焚身斷指難償孽、枉念慈悲鄭祖琛、鄭佞佛誦經、賊甫叛時、爲官捕獲、鄭謂官多事、釋之、

多帥克復廬郡、甫及一月、將有陝西之征、感而賦此、

登壇飛將果無雙、幟拔堅城建大幢、稺子歡騰尋故里、城中小兒隨送歸里、健兒凱奏作新腔、寇氛漸息長淮路、狗逆就擒、苗亦懾、露布兼傳滬瀆江、李少翁駐節上海、嘉定青浦克復、東陝羽書何又至、令公到處虜宜降、

狗逆傳首廬郡、詩以誌喜、

狡兎今番窟盡搜、渠魁况是落刀頭、難償江左堆骸骨、卻喜城闉挂髑髏、淮蔡那容元濟據、崑崙終待武襄收、我知賊胆俱寒裂、聽取鐃歌唱不休、

濡須舟中紀事十首　惜心書屋詩鈔

達縣王正誼　筱荃

(一)淘盡英雄一水流、濡須東下裕溪頭、干戈白日傳烽急、杭簟淸宵聽雨愁、浩刧頻燒灰未死、殘棋爭着局難收、滄桑轉眼無陳迹、太白何曾賸酒樓、采石磯太白酒樓燬於賊、

(二)霧重雲寒百物摧、似聞守令變輿臺、安慶金陵聞有變姓名役于賊者、衣冠毀裂生何貴、粉黛飄零死亦哀、金陵鎭江婦女賊婦主之以二十五爲一館、多不堪其虐而死者、南國鶯花從此盡、北門鎖鑰是誰開、浦口守兵二千人、賊至以四騎出覘、一騎死、全軍棄營而走、賊遂上擾淮鳳、全家一樣成灰土、枉把金珠買賊來、揚州江都民醵金十餘萬、賂賊卒不免、

（三）賊行千里不齎糧、穿縞休疑努末強、三楚烽烟連水陸、六朝城闕失金湯、（金陵城大而堅、官軍以雲梯地道百計攻之不克、）司農有策捐輸急、（經費不給、天下勸捐、）破敵無期轉運忙、（軍中缺餉、已三月矣、）寄語江南諸將士、王師何以答壺漿、（江南居民往往以蔬菜等物饗官軍、）

（四）庸庸誰可寄干城、二百年來享太平、萬里黃巾馮走險、一時白面盡談兵、聞風半晌無人色、破夢中宵有礮聲、幾竭軍儲空賞鬥、欲將功罪問諸營、

（五）請罪書回便敘功、五千貂錦仗元戎、（掩敗爲勝冒功濫賞、不可紀矣、）潰圍往日愁淫雨、（賊每衝雨而出、官軍袖手、）助逆今朝怨順風、（賊乘風上下、往來自如、）儘有書生能殺賊、（勝闈學保戰頗力、）豈無猛將已成翁、（陳提督金綬、年逾七旬、）新塘夜夜飛螢火、一院瓊花隕故宮、（揚州婦女殺淫殆盡、）

（六）沿江處處說兵單、千里連營一戰難、（分兵設守、處處單弱、）守土無才官賂賊、（賊犯儀徵、民擁官拜賊、並爲設席款賊、賊番燬而去、）惑人多術賊稱官、（僞詔有丞相檢點、監軍司馬等名目、）招來捻匪何曾勇、（土賊以數十百爲一捻、俗稱捻子、撫爲鄉勇、仍肆淫掠、遇賊即潰、）傳到漁家也議團、（巢湖漁戶、亦聯爲團、）却笑上書村學究、孫吳滿紙給誰看、（廬郡諸生多上書言兵事、而切實可行者絕少、）

（七）土匪縱橫粵匪來、是誰焚掠費疑猜、（賊所至、土捻大起、焚掠尤酷、）民危早已空城走、賊過惟聞動地哀、偃水浮梁漂木筏、（官軍以木筏塞金陵七關、賊至被焚、）跨山蘭若付烟煤、（沿江廟宇、皆被焚燬、）鄭卿不忍萑苻盜、太息當年起禍胎、（賊起廣西、巡撫

祖環謀不用兵、逮至流毒天下、

（八）不能深入歎無兵、困守眞愁李北平、賊陷鳳陽、巡撫李鐵梅調兵未集、僅以二百九十人守定遠、敢恨周郎忘遠略、周侍郎敏修以五百人守宿、兵少、不能禦賊、只聞向寵有先聲、向忠武公軍金陵城下、賊甚畏之。九江南去連湘水、賊舟上犯九江、江西等處、五鹿西來接汳城、賊以一股破宋窺淚、白首可憐妻子累、側身天地望神京、妻子在京乏食、

（九）四月清和二麥登、流亡未復又開徵、舞文吏本穿窬盜、被議官如遇院僧、軍事棘手、皆以罷官爲樂、家富始知財是累、紳富團練捐輸無能免者、鄉愚亦以殺爲能、團練首事往往擅殺、三軍過處租全賜、回首中原萬馬騰、

（十）議戰添兵更議防、爭傳賊勢太鴟張、生來敢信胸無胆、死者惟聞背有創、五技能飛爭鬥鼠、六州鑄錯已亡羊、氛埃一[illegible]東南滿、旗尾舒舒破夕陽、

右詩錄自吾蜀先輩達縣王公正誼惜心書屋詩鈔、乃刻於中州路河李嘉績所輯之「懷潞園叢刊」、據李君叙言、謂王公舉道光戊子鄉試、咸豐末官農部、同治改元、授河南按察使、至己巳解組歸里、詩文遺集刻于巴中、地僻尠覯、特輯刋舊錄云云、按詩中所述氏於咸豐初年曾遊江淮南北、目覩洪楊之事、於淸軍將吏之庸懦無謀、深致慨歎、其第六首末句、謂廬郡諸生好談兵事、致胡潛「皖北洪楊戰禍記」下卷風鶴小草、即載桐廬士人所上當時將帥之書、較他處爲盛、足與上詩相發明、又末首「死者惟聞背有創」、雖舊日戰爭、大半如此、而頗有風趣、査館選錄咸豐九年己未科、有四川達縣王正璽之名、

或係原名而正誼或爲後來改易也、是科狀元即孫壽州家鼐、吾蜀尙有閬中王寅亮、華陽岳維翰、竟至三人、較前後二科之一二人者、猶盛事也、戊寅夏夜射洪謝興堯偶記、

杭城紀事 庚申

黃燮淸

傳聞捷報過錢塘、誰信潛師出禹航、（賊於二月初陷廣德、據長興、進攻湖郡不克、遂由餘杭徑犯杭州、勢甚疾、）可有指心王武俊、（嘉協魁、紹駐祝俱戰死、杭走王協免、）苦思擊賊段涇陽、（臬司段出城募兵、）軍門上策惟淸野、（賊抵武林門、我軍縱火淸野、民舍一空、）部曲連屯每亂行、立馬吳山形勝去、（自葛嶺至萬松嶺、盡爲賊據、）羣公應變太倉皇。

金牛湖上豔陽辰、鶯燕樓臺入戰塵、三月桃花紅犯雪、（三月初十日大雪、南方僅見、）兩堤煙草碧成燐、（湖上焚掠被害極多、）可憐佛國同羅刹、（城外叢林、半爲賊毀、）何處仙源結比鄰、畫舫珠簾零落盡、杜鵑嗚咽弔殘春。

達官眷屬半神仙、鼓枻浮家去渺然、萬戶脂膏留待賊、十門鎖鑰苦防邊、（賊於二月十九日抵城、十門盡閉、紳富無得脫者、）佩環零亂珠沈浦、羅綺叢殘玉化煙、（婦女挾貲登舟、冀城開即遁、逢賊至、皆赴水死、河水爲之不流、）恨水茫茫流不竭、有誰噀血籲蒼天。

三衢重鎭擅威名、保障全吳在此行、光弼鞾刀思將種、景隆紈袴墜家聲、屯師不進翻徵餉、臨敵無攻尙縱兵、（鎭軍李兵貴梅溪、尋由湖州進援杭州、留嘉興數日、兵勇滋害、百姓苦之、）回首鳳凰山色好、當時父老望蜺旌。（前屯鳳凰山演習軍陣、官民頗倚重之、）

森嚴節鉞鎭江湖、咫尺烽烟偵探誣、賊離城十里、探稱勇潰、變起腹心姦早伏、卜者王道平爲賊間諜、匿書城數年矣、以書敗露、民共殺之、軍無犄角勢先孤、諸軍俱納城中、赤心報國和衷少、白面談兵衆論殊、十萬生靈同浩劫、被難者九萬七千有奇、疆臣定識誓捐軀。

亡命屠沽氣燄張、一時應募備戎行、窮搜玉帛驚雞犬、虛擲金錢豢虎狼、都轄所募復勝勇、皆兇悍不馴、白晝剽掠、釋甲盡更紅抹額、倒戈翻試綠沈鎗、賊由清波門緣城而上、勇即大呼城陷、須臾盡變賊裝、臨免反噬嗟何及、一死模糊事可傷。都轄爲勇所戕、

棘門兒戲漫論兵、賴有將軍細柳營、背水奇功爭死地、撼山威令抵長城、大呼振臂孤軍奮、力戰同心散局撐、二月廿七日黎明、清波門陷、賊長驅入、諸軍潰散、獨滿州營不下、將軍瑞督兵堅守、屢戰屢捷、民兵又列柵自固、爭殺叛勇、賊雖得城、不能定也、夜半神鐙看破敵、挽回殘劫奠蒼生。滿營燈火相望、終夜不絕、僉謂有神助云、

桓侯甲杖走驚雷、矛馬先登毒障開、赤幟精神寒賊膽、皂旗威望重邊才、總統張於三月三日抵艮山門、前鋒二十餘人拔幟先登、賊遂遁、狂瀾突捍錢江弩、焦土猶溫炬灰、可惜餘氛殲未盡、更行飛將鼓行來。賊遁泗安、時大股猶據長興、

武林後紀事詩 辛酉十一月廿八日杭城再陷、聞見所及、爲補之、

黃燮清

嘉禾郡邑半淪亡、東浙傳烽入暨陽、饟道難通江上下、危城孤峙賊中央、飢疲苦扼豺狼噬、羅掘應窮鼠雀糧、間道吳興頻破敵、可能乘勝援錢塘。嘉紹甯郡俱陷、饟道遂絕、浙西惟湖州紳士趙竹生景賢、屢敗賊、而兵力止能自顧、未暇救杭、

提臣勢位例專征、親統諸軍援浦城、萬衆一心爭避舍、五旬兩潰未交兵、浦江乃越之門戶、饒軍門兵潰、賊遂由浦入越、會稽甲楯終難保、吳地山川豈獨撐、越中梗絕、賊乃專意於杭、卷旆西來全局去、恰思退守戀餘生。軍門越中屢潰、乃回杭城、

浙軍屢挫久難支、曾乞臨淮一旅師、隔歲募兵先濟饟、臨危入援苦愆期、中丞於前歲奏調李觀察元度、募兵來浙、旋因楚境辦賊、秋抄抵浙界、杭圍正急、竟不及援、夢魂猶切雲霓望、書札曾傳義烈詞、觀察來書、詞極慷慨、揮扇渡江何日到、夕陽零落戍樓旗。

長龍戰艦狎黿鼉、八槳飛騰迅若梭、城上飢羸炊白骨、江中拉索鬬青蛾、錢江長龍礮船數百號、不能擊賊、杭城危急、其將弁猶攜妓、徵歡、災黎痛哭無家別、江中無船、時復被掠、壯士歡吟得寶歌、預計海門歸路穩、可憐咫尺有風波、城陷時水軍皆滿載出海、至尖山遇風覆、溺百餘船、

桓侯矛馬試春風、上巳吳山樹戰功、張總統玉良、於前歲上巳克復杭州、一自金閶單騎遁、重開玉帳萬夫雄、禾城不復難辭譴、自蘇州兵潰至杭、仍督師攻禾州賊、尋又敗回、柳浦臨危獨効忠、杭城圍急、總統於城外血戰、旋中礮亡、馬革沙場誰比烈、將才已冠浙西東。

經營守禦困郊圻、舊日循良衆望歸、王中丞有齡、自蒞浙垣、守禦極周密、馬謖不誅軍律漫、孟明屢用感恩稀、中丞御將寬而用命

者少、時艱但盡孤臣力、糧罄猶支兩月圍、九月廿六日被圍、中丞督將士登陴、日戰□前援俱絕、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一死光明完大節、西臺濺甲涴沾衣。中丞遣橐、先期遣使縋城出、諷意悲憤、許與城共存亡、

杭城辛酉紀事詩選錄

張蔭榘　吳淦

嗚呼、艱於杭城之亡、而歎軍政之失、未有若是其甚者也。庚申之變、無論已、辛酉主軍政者、奮發有爲、以珍冠自任、乃其始不愼、選將帥、師屢挫衂、陷城益多。其繼不挽守禦之要、寇日逼日近、束手坐困、其弊則由於積糧不廣、敎士無素、以致闔城兩月、軍情瓦解、遂潰散而不可救。當是時、城中將士、非不多也、然自提鎮以至游都、無籍白督戰者、是時不身先士卒矣。禦寇不接仗、但索鄉民食物、且强佔婦女、或與搶仗、惟遙施鎗礮、是兵不遵紀律、不死其長上矣。審書約戰、逆投賊警、是將不能馭下、轉爲下諜矣。信賊詐降、遽失警卡、是將不能防寇、反爲寇愚矣。甚至擄米之諭、出自軍門、則將縱兵也。投賊之響、敵自亂軍、則兵判將也。處危急之秋、而法不嚴、令不行、情不洽、氣不振、欲城之克保、豈可得哉。嗟乎、士大夫韜略未諳、修攘經濟、一旦任艱鉅、臨患難、慮淺識闇、有才不克用、所罷者惟私人、有言不克從、所信者皆下策、張皇補苴、動失機宜、大事以去、斯民何罪、同遭荼毒、至是而以一死塞責、不已晚乎。悲夫、杭城三十萬月、死者不知凡幾、其幸存者、皆室家毀棄、骨肉影零、蹈水火、冒鋒鏑、九死而一生、漂泊天涯、託身無所、庾子山之賦江南、不足比其哀、少陵之哭江頭、未能喻其慘矣。錢塘張君矩卿、吳君鞠潭、夙負儁才、並罹斯阨、間關險阻、流寓滬上。爰以所見所聞、作紀事詩百篇、直言無諱、不知闕如、垂涕而道、傷心何極。昔者備員杭城、曾與庚申之難、作詩六十首、皆紀實事、要未若辛酉之禍之烈、亦未若二君之作之慨切而悲壯也。是詩也、告哀擬之雅歌、傳信寫於史筆。後之君子、當軍政之寄、扶危戡亂、倘其以此爲龜鑑哉。同治壬戌孟冬、七上黃鶴樓散人桐鄉陸以湉撰。

可與越州紀略參閱

鵓鳩山下起烽煙、早遣元戎快着鞭、定料師行猶裹足、暨陽城裏鼓填然。賊由浦江下窺諸暨、饒軍門廷選統師救援、駐師暨城、畏不出戰、

裹糧坐甲棄堅城、九月二十四日、賊數百人突入蕭山縣、城中無備、遂陷、螳臂猶思抵死撐、賊入城、閉門堅守、可歎將軍渡江去、軍營終

夜亂潮聲、援諸暨各軍、閩蕭山陷、林桂楣方伯福祥、饒軍門廷選、胡鎮軍再升、揚參戎金榜、相繼旋省、

居民廛市接江干、十萬人家避寇難、一霎訛言驚道路、寃魂沉魄碧波寒。賊游騎至錢塘江干、居民運徙者、因城閉不得入、忽潰勇土匪散布謠言、云賊大至、地藏殿僧、乘機竊發、居民大亂、投江死者無算、王雪軒中丞有齡、擒治置之法、復派鄧彌之觀察輔綸出城安撫難民、

密排鹿角守原牢、醉臥沙塲膽氣豪、況復跨河橋已斷、河雖不廣不容刀。連日賊匿不出、守卡官軍、誤爲賊退、高歡酣酒、醉臥達旦、湖墅兵民、預拆橋斷路、

暸望官軍壘不開、蛇行匍匐匿牆隈、海螺吹到天將午、搭起浮橋蜂擁來、賊僞賣魚橋守卡官兵早遁、賊猶匿民居暸望不敢突入、賊吹海螺聚衆、傍午乃渡、

雍容鈴閣集簪裾、九月秋清氣象舒、無數妖氛驚乍偪、十門從此斷軍書。九月二十六日、賊以數十萬衆圍城、十門緊閉、文報從此不通、居民亦如籠中鳥、釜中魚、城陷時無一人能脫身者、職是之故、向使酌開一二門、猶不至此、

寶石山頭百尺竿、白旗高插入雲端、旌麾一簇無人守、故設疑兵與我看。賊鑿百尺高竿於寶石山巔、高入雲際、上掛白旗一面、夜則燃燈、

井邑燒殘廣廈頹、山村小市燼餘灰、環城紅到長天曉、三月融風不息災。初賊由武林門環偪艮山門、王中丞派弁燒燬沿城民屋、杜賊竊據、賊圍城兩月、城外晝夜焚掠、雖荒僻小村、亦被蹂躪、

南屏山畔豎旄旗、照日斑爛五色衣、一陣炮煙飛子過、反弓腰折臥斜暉。賊大股往來南北兩山、皆著五色衣、旂幟鮮明、城上放巨砲、賊羣見煙出、反路貼地臥、俟子過旋起、無一傷者、

海潮寺大厚牆垣、畫棟流虹瓦覆鴛、擊尾擊中渾不動、常山蛇勢首先蟠、海潮寺本饒軍門挚勇駐守、自饅頭山失守、軍門忽將挚勇調回城、從此海潮寺爲賊踞、與攔木營鳳凰山營壘相接、我軍遂不能克、

垝垣窿起上層巒、蟻附頻登地勢寬、立馬鳳凰山頂望、城中虛實那能瞞。賊在鳳凰山頂、築方土城、賊持旂荷戈、晨出暮歸、多如蟻聚、賊憑高瞰城中、盡知我軍虛實、

十面城門十面圍、大臣誰是識兵機、國人望歲君胡胄、傳說張巡整隊師、十月初六日、張軍門玉良援到、大獲勝仗、即派倪副將文蔚有下午入城、見中丞、請城內連夜移兵出紮、俾可與張軍門聯絡、以通饟道、饒軍門從旁阻之、云明日總來得及、不料僞忠逆連夜築成木城、於是餉道與張營隔絶、而十城隔濠、賊亦徧築土坡、中丞初信饒軍門、惡張軍門、至是始知饒軍胆怯不前、張軍門令倪副將入城見中丞、以滅賊自任、百姓延頸覬伺、均言賊必撲滅、

偃月營門虎旅陳、一軍背水陣圖新、如何城裏多名將、不出城門殺敵人、張軍門於江岸紮營七八座、賊出門纍撲、饒軍門延遷、總鎭軍興、以次至附參游都、無有督兵鏖戰者、

桓侯勇健世無雙、飛砲當先氣肯降、萬馬不嘶軍盡泣、將星如斗落長江。浙書軍政之壞、始於張軍門庚申四日嘉興之潰、辛酉四月金蘭之敗、惟此次身先士卒、誓以死門、十月十八日、與賊大戰、身中砲傷、十九日卒於錢塘水營、

營房六百引周遭、守禦諸軍敢畏勞、明月一天燈萬點、砲聲還逐柝聲高。

城上列營房六百所、王中丞督守禦、砲聲柝聲、徹夜不絕、四門燈光映天、聲勢甚盛、賊不敢偪。

擬將一炬掃贏秦、破壘端憑火力新、夜半忽聞徵稻稈、黃雲徹曉滿城闉。

下令燒賊卡、飭居民備稻草、不轉瞬致送者堆滿城堞、因無人去燒、仍置無用、

將軍妙語破人顏、衢路譁傳手諭頒、一盞燈籠旂一桿、教人連夜上吳山。

瑞將軍昌、諭居民上吳山觀戰者、每人持旂一桿、燈籠一盞、以助聲勢、

無端技擊暨材官、鎗砲空施意總安、妙絕行軍等兒戲、胥山頂上有人看。

居民上吳山觀戰、見我軍接仗、但遙施鎗砲而已、為之糵氣、

埋棺鑿地火雷騰、毒燄飛空城不崩、笑煞瞽矇來竊聽、垂頭熟睡喚難譍。

賊用棺裝火藥、掘地道、埋清波門外、火藥倒出、而城並不震、杭人咸謂神佑、城中掘地置大甕、傳瞽者臥聽、日給錢二百文、盡皆熟睡、因撤不用、

朱提璀璨鳳城東、藍頂藍翎賞更隆、痛哭誓師聲慷慨、江干餉道果誰通。

城中軍糧已匱、王中丞預備白銀藍翎等、置之坐隅、言能有打通餉道者、以此作獎、軍士開仗、仍不能制勝、

喜卜桑中醉夢身、連營士卒氣難伸、絕無援助尤嬰戰、勇敢還須讓七閩。

兵勇強佔民間婦女、終日鉗嫥、軍事置不問、福建漳州鎮

兵、出仗精力、

弗戢兵如治亂絲、同鄉誼重暗相期、李桃投贈渾無迹、壞却軍規將不知。賊與我兵有同鄉者、貿易往來、習爲故常、管帶者佯爲不知、

黃雲連日稼無傷、百里郊坰打稻忙、翻怨天公賜豐歲、反資巨寇足行糧。秋收頗豐、盡爲賊有、偏鄉鎮居民、打稻礱穀、井邑爲墟、

阿芙容換稻紅蓮、腰有黃金飽粥饘、可歎居奇來市儈、一升米值五千錢。居民以雅片黃金向營兵旗兵易米、價值日昂、城中有米之家絕少、間有稍存一二石者、每升至一二千文、逐日昂價至五千文。

菜色枯黃目陷睛、黔敖施食望先驚、翻爲若不勝衣態、好似饑蟲柳絮輕。飢民久不得食、瘦如柴立、面黃睛陷、懨懨一息、行步不前、城、賊岌岌有立斃之勢、如是者屑靡於道、爲之酸鼻、

淒涼餓莩已盈途、瓶罄難爲反哺烏、忍抱佳兒拋委巷、繡綳文褓泣呱呱。粮盡往往有繡綳文褓裝飾幼孩置之路旁、期人收養者

滿野哀黎繞郭呼、無從援手死須臾、灑將一掬蒼生淚、有筆難描鄭俠圖。城外飢民露處彌月、至是入城中食盡、不能賑飢、飢民求城、賊隔濠施放鎗砲、飢民匍匐奔竄、呼號甚慘、王中丞不敢開城、望之痛哭、

自詡摧牢卒最精、民居強占仍橫行、如何組練徒虛擁、反向窮閻召義兵。林桂楣方伯福祥定武軍、強占東人街瑞光庵曾安街一帶民居、無所不至、林方伯擁兵數千、圍久不解、出示募奮勇有能打通餉道者、賞銀四萬兩、本司決不言食等語、

堪笑無謀荐舉輕、軍功五品耀行旌、羽書幾道衝圍出、不送張營送賊營。武弁徐宗幹吳某、數與賊通、林方伯保舉於定武營當差王中丞與約張軍門戰書、先後十餘道、徐逆竟送賊營、以改屢失師期、

方伯韜鈐世少雙、鷸軍十六拜旌幢、黃金二百供驩擲、不買真降買詐降。賊十六人詐降、約次日與官軍接仗、并放空鎗、賊佯敗、以攔木營卡獻、中丞猶豫未決、林方伯福祥、堅持允賊、且先以黃金二百作犒、遂次日接仗、賊十六人、隨從出城、竟歸賊營、賊火具預裝鉛子、官軍爲其愚、被踏破營卡三座、方伯所帶定武軍、大半入賊隊去、或云林方伯及甘太守應楨、曾往賊營議事、其謀甚密、人不得聞、

堪笑諸公夢正癡、閧傳左左京堂宗棠、鮑鮑軍門超、統熊羆、援兵到底成虛語、盼殺先鋒李藥師。城中百姓日望李次春觀察元度來援、而竟不至、

託言餉匱徧徵求、結隊分明滿道周、定武一軍真首禍、到門搜括及衣裘。十二月初十日、饒軍門派武勇搜米、云濟軍需、林方伯定武軍趁勢刦人衣飾、城中搶掠、自饒軍門開其端、定武軍首其禍、

曹社居然肆鬼謀、銀箋黃袱送城頭、若非一杜擎天力、覆餗諸公盡贅瘤。賊以黃袱裹僞示送城上、詞語悖謬、藐視我軍。中丞竭誠守禦、文武僚屬、益皆敬憚、不敢稍萌異志。城中文武、毫無建豎、足解城圍。

吳綾經尺白無瑕、刺血書成達帝家、爲說盖棺難瞑目、阻撓大計是瑯琊。浙省自嘉興陷後、餉需紬甚、事籍甯紹兩郡接濟、王韻雲副憲履謙、奉旨辦捐、紹郡捐項抗不發、上游告警、省中撥兵防禦、又拒不納、云紹郡團練、自捐自辦、儘足抵禦無勞官軍爲也。但王所召募、僅游民數百、以至廿四日、賊至蕭山城立破、紹郡亦隨以陷、甚有先期輸納

導賊入城者、省中軍事因以萬奢、王中丞憤甚、刺血書白綾尺許、有死不瞑目者、王履謙阻撓大計之語、書由上海達軍、恭王爲之垂淚。

不負朝廷負子民、杭城萬姓里敦仁、爲何千古誇敦厚、竟使名都頃刻淪。中丞嘗痛哭自言、我不負朝廷、但負杭州城内外數十萬忠義士民耳、圍城兩月餘絶糧月餘、人人望官軍殺賊解圍、並無攜貳之志、若多餘兩月糧、城必不破、賊亦將退、乃因糧盡兵潰、使萬姓慘遭荼毒、噫、是誰之過歟、十一月二十八日卯刻城陷。

事煩食少臥譙樓、醫國無人疾不瘳、箕尾騎歸天上去、浩然正氣凛千秋。王中丞力疾從公、中丞聞城陷、回署先呑金、後食雅片殉難賊入署將尸舁至鼓亭左側、忠逆敬其忠勇、爲具衣冠殮如禮、復令林方伯劉觀察送至上海回籍、

闔城丁壯盡遭羈、直使黎民靡子遺、南北東西分走路、弟兄父子各生離。賊十門齊進、大肆焚掠、城中三十萬家頃刻殘破、壯男老幼、一併擄去、婦女嬰孩、逐出城外、無一家骨肉保全者、慘莫甚焉、

一時士女節堪欽、視死如歸鐵石心、尤有老成能罵賊、蹈他白刃氣森森。城陷有闔門殉難者、有投環、投井、投河、呑金、呑雅片殉難者、有絶粒殉難者、有罵賊擊賊被戕者殉難者數萬人、

黃巾裹首肅鳴騶、館人招賢禮數優、方伯羣推元老望、滬江嗞肯賦來游。僞逆天義郎逆、位置林方伯於藩署花廳、供給甚優、蔵除日、餽銀百兩、織造恒某、署杭嘉湖道劉某與焉、後送王中丞柩至滬、

負薪執爨守嚴更、强半文官變姓名、平日威稜消滅盡、此心能不負簪纓。城中大小候補人員、被賊裹脅者、艱苦萬狀、甚有當道大寮俯首從賊、官方不飭、以至廉恥道喪、吁、可歎哉、

短衣躍馬是何人、道是疆場師武臣、誤國軍門尤忍辱、甘心從逆走風塵。武弁降賊者、短紅衣、黃抹額、揚揚自得、殉難者惟文雪舫

鎮軍瑞一人而已、鎮軍興閣、率隊衛至富陽、被賊戕、饒軍門率隊衛圍出、被賊裹去、全隊降賊、賊脅之至常熟、

瞿瞿狂夫偪柳樊、桑中疑是衛淇源、手持僞帖封船去、傳說錢塘尙姓袁。署錢塘縣袁忠清、初爲袁侍郎甲三營勇目、貪緣保舉、得六品藍翎、犯令懼罪、竄張侍郎芾營、爲報六品藍翎縣丞、袁江西人、張侍郎任江西巡撫時、賊逼省城、豫章人竭方助守、重豪輦人、因而重袁、委袁製造局帑辦軍裝、嗣以寧國之捷、擬保袁知縣、袁懼、遍求同寅、倒塡年月、補捐縣丞、以故得保知縣、黃鶴之捷、保奉花翎、復加捐同知銜、分發浙江、袁綠署藩司麟蕉園趾、委署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路以目、城陷從賊、受僞錢塘監軍職、持僞令江干封船、見城外難民中婦女有姿色者、輒掣之歸、竄至上海、縣時尙帶六七人、今不知何往矣、無有人禽而治之、任其遠颺、惜哉、

古杭城辛酉紀事詩、共係百首、見庚辛泣杭錄、茲擇其最要而關洪楊軍政掌故者錄之前有陸以湉及養時軒主人許五辰序、陸文簡明、許序冗長且爲駢儷徒占篇幅因舍棄之、欲窺全豹者、請參考原書可也。

歸里雜詩

錢塘　丁葆和　仲泉

隻鶴重歸松里東、敝廬雖在半蒿蓬、呢喃忽聽梁間燕、似話生離死別中。余自刧中負母出城、室家星散、未幾母歿、草草藁葬、追賊退歸來、雖屋在子存、而無生人之趣矣、

比王更比聽王庸、僞府深深屋幾重、左右重樓起更鼓、朱書聯對尙黃封。僞比王錢貴仁、佔三元坊小孫宅爲館、僞聽王陳炳文、佔小營巷顧宅爲館、賊中過新年接印、多用黃紙朱書楹聯、各館門條亦然、

上帝編成讚美詞、衆多小子跪庭墀、大龍亭鎮小營巷、七日一陽來復時。

小營巷偽府前、折營磚劉築外垣、極爲寬闊、以甓庵佛殿中起一龍亭、雕鏤工細、爲禮拜上帝之所、凡禮拜以七日爲期、各館賊目亦然、屆期於晚間率領大小跪念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穌、爲救世聖主、讚美聖神、封爲神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眞人、神道眞與世道相同、能救人命、享福無窮。以及智者踴躍、即知爲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天降萬年、生靈代讚、(疑膻字之誤)無記受忿、人知悔改、魂得昇天云云。後復以黃紙書一奏章、令識字者一人念之、其一首云、某某同衆小子跪在地下、祈禱天父、聖主皇上帝老親爺爺、入後則有伏願衆小子有衣有食、無災無難等語、念畢于香爐中焚之、各敬天父。

城外梅花亂插樁、城頭守壘擊宵梆、縱修軍政排軍火、一半潛逃一半降。

賊於沿城密釘木樁、磚砌城垜、夜守極嚴、及大軍克復、非遁即降矣、

積棺欄當土城圍、揮紙隨身出復歸、兩字宵來傳口號、中營朝將最嚴威。

偽中營朝將汪海洋、最爲猛悍、作館於長慶街、館旁造演戲臺、甚宏麗、凡通衢委巷、率以晃棺攔路、賊出入皆用偽憑、名曰「揮紙」、每晚賊隊必至偽府聽傳口號、名曰「聽令」、其令、即於讚美中摘取二字、如省悟、廣大、踴躍、悔改之類、

派充把卡到鄉居、橫斂瓜茄雞鴨魚、忽打先鋒來意外、野長毛過變荒墟。

賊於鄉鎮、每地率派數十賊、巡守、謂之「把卡」、食物過卡、率斂稅錢、若遇過境賊隊、必加彈壓、亦有賊來攻賊者、謂之「野長毛」、搶擄、謂之「打先鋒」、

漫說前江與後湖、礮船八槳亂飛鳧、海塘石蹋沙河塞、葑草連天花巷枯。

自庚申至癸亥、海塘壓圮、潮汐浸灌、土塘河流、爲沙湮塞、西湖葑草叢生、港路如織、蔣方伯以錢江砲船、一夕用浪水由南山挽至西湖、逼攻錢塘湧金二門、賊見喪膽、

水紅穴作火鑪泥、扁額爲槽駐馬蹄、此物也成老傢伙、夜無守犬曉無鷄。

賊自辛酉圍城、糧絕而陷城、中久無雞犬之聲、居民食物、

非燬即攜遲老巢、常用水缸鑿穴以爲火門、安鍋造飯、更以人家匾額闌作馬槽、皆賊積習也、賊稱舊擄者爲「老傢伙」、新脅者爲「新傢伙」、

按田勒繳米兼柴、計口抽丁雜派差、軍帥奉行催旅帥、挨家輸費貼門牌。賊中僞王之下、僞侯之上、復爲義、安、福、燕、豫五等、又有天將、朝將、主將、佐將、掌率、僞號不一、理民事者、仁鐫各設一監軍、其下更設軍帥、師帥、旅帥、掌爲里申之屬、凡苛斂田米、柴火及收取門牌費、時時下令、遞爲催集、

試登十丈瞭高臺、怕見官軍動地來、一樣工師求大木、倚闌無語惜良材。僞館門前率起高臺、至有十數層者、克復後猶見守臺賊幔、高揭臺頂、

邊繪蟠龍字寫眞、印長一尺僞銜新、不須開局黃銅鑄、雕刻多推范老人。上皮市口鄰人范叟、台產也、年七十矣、刻字爲生、辛酉城陷、賊即拘其雕事僞印、全家藉以飽煖、至甲子克復、依然無恙、如未遇刦然、可爲奇遇、

太平天国鑄錢文、天父天兄實駭聞、扶得朝綱天可頂、殿前歡欲署功勳。賊中僞示、率書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亦聚廢銅私鑄僞印、殿前欽頂天扶朝綱、皆僞銜所加、又自王以下僞銜、俱加九門御林開朝勳臣、凡国字多書作国、天字上畫較下畫加長、極可笑也、

佔來天后舊宮門、也郵捐軀老弟昆、固結賊心聯死黨、僞牌忠義姓名存。西牌樓天后宮、權作僞忠義祠、克復後所題文武僞官銜姓名牌位尚存、衆憤燬之、

上庠兩廡忍重看、爲製硝磺杵臼安、天喪斯文終不喪、石經道讚更誰殘。賊以郡庠爲硝館、被鑄僞錢、其文曰「太平天国聖寶」、克復後、藥臼泥鑪、棄置滿地、

騎馬監軍往復還、聖糧催積疊如山、何人典守私收費、纔撥搬移出北關。賊踞東城大倉爲儲米之所、號曰「聖糧」、典守之賊、往往得所賄、私運出賣、

空有腰中十萬纏、讓人雜賣利相權、清河坊與孩兒巷、十里長街列市廛。賊所掠金銀、率緊腰間、未敢藏之別所、頗笨不解書算、往往擇人爲之經紀、買賣多在城中清河坊孩兒巷、又武林門外、稱爲十里長街、皆賊來市集、

土木無知喚作妖、神祠非撤卽焚燒、靈山感應稱天竺、殿宇重新五彩描、賊見神像呼爲死妖、壬癸之間、賊氣已衰、賊婦仍乞佛慈以保性命、上天竺大殿已燬、復起小殿、爭相祈禱、

糖果零星字紙包、馬隨小把戲飛跑、可知四海皆兄弟、豪飲樓頭喚酒肴。賊首相敘、必設茶如酥糖糕餅、物劣價昂、每以字紙作包、擄到幼孩、呼爲「小把戲」、上街多隨於馬後、過相識之賊、亦多邀上酒館、以盡友誼、

緊紮紅巾直統袍、花鞵脚踏佩雙刀、禮惟一跪餘從簡、箕踞談心宛似猱。賊之服色、隨擄隨著、未嘗一定、惟額紮綢巾、腰不繫帶、足履花鞵、相見一跪、對食輒箕踞而已、

落地開花礮火多、西夷教習問云何、苦心也練洋鎗隊、德克碑來卽倒戈。賊每出金錢、招洋人結隊自衞、德克碑者、助復杭垣之洋將也、

金鑼十面皷三撾、旗纛親軍亂似麻、忠逆偶然來佔宿、撫藩留得舊官衙。庚申春、忠逆李秀成初陷杭垣、親來督戰、踞管米山張宅

爲渠遺棄僞文、前書九門御林忠義宿衞軍忠王某某、辛酉之冬、再破城後、佔居藩署、未久即擾犯松郡、而杭城空院司兩衙、備爲逆館、

大方伯里火燒場、壘土成臺作講堂、堂下萬人來聽講、不知道理在何方。大方伯里、辛酉破城後、民屋全燬、克復後、但見高築一臺、爲講道理之處、

天兵留守鄧光明、力戰功多莫與爭、頃刻內訌童主將、擄人拔隊出杭城。僞歸王鄧光明佔踞柴垛橋、與僞主將童容海爭權、童積不平、拔隊出城、擄去他隊之賊不少、而杭人因此逃逸甚多、童後乞降於皖、

廟臟城隍儼有靈、鐵哥哥亦保眞形、其餘付與妖魔鬼、徧地荊榛徧地腥。城隍廟巍然獨存、五猖司鐵像僅留其四、豈當時本稱鐵四太尉、後改五猖司時、范土以足其數、致土化鐵存歟、

賈販西溪市集興、近鄉不擾屋新增、地名大好稱留下、七百年來宋諺徵。留下距城稍遠、且通下河、米市柴市、雖刦不廢、

西吳守禦趙家優、東浙包村起白頭、亂點出征征不返、貞人遠望在高樓。杭城陷後、時湖州郡城、與諸暨包村、堅守獨完、賊往攻者、率多敗亡、賊中稱婦皆美其名曰「貞人」、賊自稱則謙之曰、「外鄉婆」、

校尉由來號摸金、壁搜秘藏井鉤沈、賊中偶有知風雅、整理圖書遇賞音。賊破城日、徧搜金銀、旁穿屋壁、深入井底、頃刻間無一遺者、錢貴仁賊兄某、頗好古玩書畫、如許氏之七十二峯、孫氏之遺籍畫像、皆密加保護、克復後、猶存百一云、

三年飄泊苦猶甘、虎口餘生廣塵談、博帶寬衣長袖舞、一時風氣變湖南。克復後城中半屬楚軍、服式皆尚寬博、

諸生文字課森嚴、繼晷焚膏日月添、從此投戈親講藝、何須軍旅學韜鈐。克復後、府仁錢三學招聚庠生、試月課、以代書院、初則月給三圓、後改番餅四枚、由百名多至千名、誠大府卹士之德也、

疊經兵燹整歸帆、故舊重逢絮話喃、不覺草茅忘忌諱、亥開丑好未全芟。僞文以秀作莠、上作尚、魂作忕、王作汪、龍作隆、衰作師、敗作勛、離作利、去作到、雪作赤、僞作口、十二地支中、亦多忌諱、如亥作開、丑作好、卯作榮、皆俚鄙極無理者、斯之謂賊矣、

按庚申泣杭錄中所錄杭城失陷及克復之詩詞、以上著爲最有價值、因其有關洪楊之典章制度、軼聞遺事者獨多、足徵作者爲有心人也、中如記太平各王在杭之衙署住址與建築、及太平軍之忠義祠、可與春夢菴筆記太平先烈紀念碑相參考、又凡洪軍之語言文字服飾習慣等、讀之歷歷如繪、並有他書所絕無者、洵詩史之佳構也、烏可以普通吟咏而忽之哉、戊寅

夏夜五知錄後偶誌、

卷中

武川寇難詩草 附討賊檄

邑人何德潤君愼著　謝五知校

武城失守

殺氣西來南復東、蚩尤旗指孛星中、論文尙試扃門士、用武旋興伏莽戎、咸豐十一年四月十六日、邑令惠世揚扃門課士、案未發而賊至、寇起黃巾誰禦敵、謀懸絳市各爭功、廿日獲賊七人誅於市、官給償錢、分明不是官軍至、錯認都揩醉眼矇。廿三日賊僞作官兵入北門、武義失守、

鄉勇討賊

羽檄星馳報夕烽、征袍勞我玉纖縫、常山陣勢蛇添畫、上國邊疆豕拒封、萬井公徒多客氣、一天雷雨洗軍容、共懷義憤揮戈起、南郭西門繞數重。

城下敗仗

背城一戰奈何降、終日戈矛聽擊撞、怒氣雲騰文埝址、奔流濤湧熟谿杠、奪門力竭仍開鑰、泅水身輕不用艭、附脰摧胸成底事、空留義烈鎮鄉邦。四月廿五日雞初鳴、小南勇攻大南門、日晡大南勇與賊戰于南郭、日中西勇破西門轉戰至城隍廟、不克、東鄉勇

渡日思難入熱谿橋、賊伏發、勇浮水而免、日昃小南勇戰于南湖、後追至諸山坡墻址、是日雨甚大、火器不發、死者相枕而庠生徐發祥、徐寶璪、武生徐志忻、監生包恒足、湯志銳、童生徐學禮、胥吏管金有、死尤烈、

屠戮人民

殺人如草乃今知、霍霍磨刀倍笑嬉、食肉嘔將心有血、剝膚忍使而無皮、賊好啖人心肝、剝人皮、動云修福生多苦、殺老人曰修福、才送歸家命已危、殺婦人曰送你歸家、舊鬼煩寃新鬼哭、相聞豈但夜深時、

焚燒房屋

赤鬼乘勢逞炎威、餘燼猶能澈夜煇、隋苑千年螢點點、咸陽三月草菲菲、犬憐門破環牆吠、燕苦巢空傍樹飛、安得銀河伸手挽、燎原洗盡甲兵稀。

擄掠民夫

爲俘爲馘總由渠、祇乞殘生白刃餘、貫索星連嗟命薄、鐵索貫項、囚於密室、鞭笞雨下恨逃遲、征人已化歸遼鶴、愁婦猶思得水魚、縱使還鄉眞有日、艱辛也僅免誅鋤。

紅顏薄命

牙床空復繫流蘇、大半春閨付夢孤、翠柳眉愁藏葉底、匿菁莽倖免者、白蓮心苦拆花趺、賊帶去必解足、無言嬀氏終留楚、在賊館者、待贖文姬已陷胡、贖回者、何似深林烏鵲穩、雙雙對對自携雛。

搜索村莊

令催五鼓聽鳴鷄、衝陣先鋒一隊齊、（賊搜鄉、曰打先鋒、）落月淒涼旗影閃、斜陽慘澹馬聲嘶、庭空只剩清陰拂、家破都無長物携、記得古人曾道及、如梳如薙更如蓖、

勒民供獻

沿門題徧半扉柴、（僞令門書順字、）朘我脂膏飲虎豺、不爲無依詎汝媚、欲持正議奈時乖、齏鹽擔荷兼牛酒、金幣窮搜及鳳釵、（賊勒民金帛、牛酒、乾菜、鹽豉、婦人首飾、謂之安民進貢、）最是逢迎堪痛恨、百般檢括走荒街。（僞鄉官檢括媚賊、）

白溪僞館

陽巖減色杏花開、（陽巖山名、）年少周郎策馬來、（據邑賊周春、使其姪杏設館于白溪、謂之把卡、）署篆華堂羞美職、（生員有受僞職者、）綉鞵暗地託良媒、（婦女爲賊綉鞋、）慣親言語兒童化、（賊呼官兵爲小妖、呼鄉勇爲土匪、卡旁小兒效之、）招到忠魂父子哀、（白溪武生徐志雄及子金讓、率勇攻城、因白溪水漲渡轉王恩灘入熟溪橋、戰死南郭、賊不悉其詳、以爲南鄉勇、故與白溪通知、）唯有溪光終不改、清流自古洗氛埃。

僞設門牌

紛爭却說太平春、天国何嘗天與人、（賊自稱太平天国、）詭寄聊將欺鼠輩、册圖那肯獻魚鱗、（勒民開丁口、民以假名應之、）無端名目興軍旅、不盡誅求索米薪、（僞設軍帥旅帥司馬百長、勒民輸供、）轉念　皇朝恩澤渥、狂奴約束詎能馴。

南勇敗仗

明湖水沸湧紅雲、橫繞東皐盡楚氛、四月晦、賊焚南湖、五月初焚東皐、就死冠猶銜髮怒、前生香豈斷頭焚、千家髮逆收殘骨、一隊旗飄識敗軍、草檄陳琳何處去、徒留𨽻寶挹餘芬。庠生陳常工書法、與其子增樹禦賊于泉溪、戰敗均死之、

雙坑敗仗

編籬植竹倚墻垣、那識羝羊竟觸藩、野壙何人舂水碓、火攻有術克金村、雙坑勇築砦于黃金磜、以竹爲藩、五月十一日、賊自□湖燒二十餘里、掠水碓後、焚金村、擄男女二百餘、坑殺之、舞風蒲劍難却鬼、着雨楊花恨斷魂、賊掠人、老者曰楊國、老婦人曰楊國婆、可是英靈垂存佑、神龍回首拒江豚。賊馬至回龍廟忽仆、勇燃鳥槍擊之、賊乃退、

花旗賊竄

眞覺感時花濺淚、何須問訊竹平安、赤狐跳躍黃狐伏、丹鳥養羞白鳥殘、茭道鋪前長絡繹、下楊汛外任盤桓、最憐遠近嫣紅落、一染風塵那忍春、五月十五、花旗賊首宜平入邑西下楊汛繞南而東、至茭道鋪沿途掠婦女、凡五月入永康界、

屯丁固守

內究囂騰雜外姦、遊騎如織往來間、儻非戰士持矛戟、直使窮黎刈草菅、羅城賊日、自近郭掠遠鄉、花旗賊自遠鄉掠近郭、幸郭洞與雙坑嶺下白革青溪夏川王占魁、聯絡守禦、民得稍延殘喘、連曾刼中旋遇刼、南山失火、燒死二十許人、白溪口橋圯、溺死三數人、心思山上更生山、金竅玉澗灘難

者山、無容趾。藉茲死守殘延喘、晝夜登陣耐歲艱。

東北遭掠

幻出騰空離恨天、無家別後見何年、五月廿一日、花旗賊自永康出沒邑東北、大掠三日、亭荒莫問金貂換、金貂亭在明換山、水洞徒留石牯眠、牯牛石在苑家溪中、錯認雕樑棲幕燕、周杏令白溪婦女入僞綃、免遭花旗賊羈人、願信之、然已與賊雜居矣、故鄉一去稀消息、望月南樓那夕圓、

王占勝仗

危關峻嶺矗神霄、鳥逐羊腸絕採樵、王占險阻可守、烈火藥攻烏喙毒、居人善放烏槍、淩波步惜鳳頭翹、王占水口、編木爲橋、一女子踰跟過、謁陷鍵中、賊尾及、陳日淸掀女子出、賊刺日淸、傷股、日淸反擊、殺賊二人、軍非娘子攬紅粉、有蒼哥者、妻子皆習技擊、每戰率健婦成一隊、戰有屯兵獨白描、拳師教人、能空手入白刃、直使狐兎逃不暇、乘勝搗穴奈途遙、六月中賊攻王占大敗、勇追奔數里、

西勇敗仗

著番野戰嘆鋒交、累卵無完又覆巢、新婦祠前聽婦哭、白婦勇與賊戰於新婦祠敗、大家山下怨家抛、杳渠勇築壘於大家山、六月十七日賊破之、悲風颯颯吹巖郞、落照昏昏下樹稍、焚岳郞、掠松樹下、奚翅人民打草殺、眞成黑黨瓜蔓鈔、

西勇再敗

劍鋒擊缺氣猶豪、撫頸阿誰爲砍刀、殘卒抱傷人未起、新廬待搆刼重遭、夢驚蝴蝶山都破、險失烏龍嶺不高、獨有格天純孝在、肇天一柱自堅牢、六月廿六日、西勇再敗、賊自烏龍嶺掠胡祿山、焚彭宅馬府下紅露等處、孝里王祠神主盡燬、孝子主子然存、

雙坑勝旗

纔放耰鋤又荷戈、吾曹絕口不言和、隨風竹葉飄靑旆、滿地梅花點綠莎、建青旗於竹林外、設梅花椿砦 仗節人期閻典史、典史郭愷在砦、餉兵粮運漢蕭何、庠生童紹彬捐金、監生賀金門捐粟、

郭洞勝仗

海麟院落聽悲笳、海麟院在郭洞勇內砦焉、戰鼓鼕鼕院外撾、四野壁堅屯細柳、萬人槍急舞梨花、非矜拔幟期成隊、祭旗于社廟、忍釁先疇免唱沙、郭洞何祠癸田供軍餉、認傳粵西戎首隕、骷髏污血髮髿髿。七月朔郭洞勇獲廣西老賊數十人之誅、

嶺下勝仗

狂蹤四出太披猖、幾使耕畦變戰場、兵氣姬山瞻赫赫、鼓音菊水聽湯湯、菊水源出菊姬山、射人先馬馳何急、賊攻嶺下、勇發石擊傷賊馬、勇士喪元死不忘、賊執徐老春、使向導、春不屈、罵賊死 遙聆西風吹畫角、嶺頭日落半山黃。

龍門防守

不因禹鑿始稱名、峽作關門石作城、人附青雲登躍鯉、我思赤手掣長鯨、空山刁斗風傳響、峭壁旗槍日添明、鉛影紅流林際落、渾疑點額起雷聲。館門峽界雙坑、峽下自門括入邑門道、

赴省請兵

何卽舞劍別長亭、曠野愁看鬼火青、書寄蠟丸通竹素、人離虎穴拜槐廳、攀轅望去師如雨、棒檄歸來道戴星、懸想昇平斯夕近、兵舡可是速揚舲、武生何炳榮、奉邑令忠世揚手論、赴省請兵巡撫王有舲調張觀察軍自括入援、檄西南鄉勇、蓄銳俱發、

刈掠田禾

種秧黃豆兆先徵、記得童謠徧地興、初童謠云、一粒星子零零、兩粒星、挂曲瓶、油瓶漏、好炒豆、炒豆香、瓶中央、說者謂一粒星戊午年也、兩粒星辛酉年也、挂曲瓶、家裕食也、子零零、落也、漏、陋也、炒豆香、吵閙也、好炒豆、耗吵閙也、瓶中央、言兩大賊來皆四月、正種秧時也、樹藝未全耕綉野、青黃强半委花塍、一肩鞭策斜陽落、賊繫被掠者臨以縲鞭撻驅使刈禾、五夜鐮刀新月升、難民逃匿山脊出刈、何侯凶年兵後有、當前已失粟如陵。何侯疑係可嘆二字之誤、

城中穢亂

八門晝鑛漏聲悠、城有九門、賊止開東、堞影高懸個個頭、殺人懸首城上、少婦朝張兼暮李、掠婦女轉相贈賣、華庭繫馬亦牽牛、神祠公廨皆繫牛馬、有獒可暰人初死、殺人呼犬食、無柩能完鬼也愁、發附郭塚取棺築城、誰家秦餘風物在、武陽川水血成溝。

鄉里荒蕪

那有炊煙出翳陰、荒村但見馬騣騣、歸鄉才到還驚盜、故里難存已變林、蛛網空闉連草置、蟲巢瓦藉伏苔吟、多情只有天涯月、偷照頹垣入夜深。

山栖景况

北山之北南山南、林密山深可解驂、抝處編茅人下榻、飢時采掇客携籃、暮負束薪耜樵徑、朝炊汲水覓石潭、鶴淚風聲眠不穩、驚烽夜夜照雲嵐。

官軍消息

聞說桓侯號令嚴、此來可是救窮檐、競吹笳鼓蒼山下、隱見旌麾石柱尖、（七月初、瑞觀察自括劉石柱衙）消息分明通堡砦、傳喧格外壯韜鈐、擒賊擒王須臾事、星夜前途莫久淹。

慧星始隱

千杯祝汝長星酒、象緯流光月半銜、人類眞如夷草木、天心也似掃槍搶、（五月中見、七月初隱、）願將珠璧三階合、更須君臣一德咸、此夕登高瞻將曜、森森武庫碧雲緘。

官軍別調

旁午軍書路不通、官兵於我馬牛風、書逼戒嚴、張君赴援、豈緣僻陋人民棄、應悔昇平伍藉空、大吏何謀能食肉、窮鄉無計靖飛蓬、最憐久旱瞻雲起、其雨分明又見虹。

郭洞再勝

青袍紬被裹重重、恍惚紅衣下碧峰、七月十七日、僞主將楊才晨歷郭洞砦、及申不退、我勇以青被裹巨木、自高峰舁下、賊驚呼曰、大砲子來矣、中心疊雙稱妙手、躍邀三百豈傷胸、二十三日賊又逼砦、我勇何老高從賊密處、槍中必疊雙、僞先鋒李德利登、我勇何土富躍出砦外、擊殺之、是日斬賊五十餘、我勇惟老高中賊鉛丸卒、祇令勇士看臨陣、自昔義鄉能扞衞、咸豐戊午、賊至、山冠老楊哥聚黨行刼、郭洞勇斬平之、賊退邑令宋蘭亭表爲義鄉、莫謂飢疲民力弱、搴旗斬將出耕農。

嶺下砦破

熱血奚從灑一腔、拔山無力鼎徒扛、紅羊刼起連中火、八月初七日賊攻嶺下砦破之紫鳳懸來栁外樁、裸婦人剖而懸諸木、狙豆三間留石柱、湯祠澄柱皆石、火不能焚、田廬十里裂蓬窗、延燒徐村王村古竹等處、昏鴟古木蒼涼甚、菊水潺湲下短矼。

三寨拒賊 夏川青溪白革

不任南村賊馬馳、夏川倡義獨先之、山登白革憑依固、水渡青溪截擊宜、便是攻韓救趙日、無非倚晉角聲時、戎援互應資長策、鼎足平分峙遠陲。

貞烈幽芳

地老天荒老弗違，那知海立與山飛、雲英兵解天心子，月夜魂招洛水妃、竹節留鎔偏斷爛，花心不死故芳菲、何人更把畫眉史，二廣搜羅表纖緯。罵賊被害者，祝海楊妻何、徐長賢妻湯、倪錫武妻高、倪錫彰妻何、倪錫三妻徐、方秉隆妻傅，又高氏、德貞女，遇賊赴水死者，季作孚妻朱、季金保妻徐、卓典妻鍾、徐漢禎妻湊、江氏、永茂女、丁氏姊妹，棠玉女、又有姊妹二人，溺死香渠，又有金華女子溺死里關橋下，而姓氏不可考矣。

仁村偽館

滾滾塵埃起里閭，仁村竟使不仁居、偽將龔和、龔美，把卞村仁、購將武士千金賞、偽懸賞格、購請兵武生何丙榮、打盡文人一網除、案紳給入卡、羨卒驚聞門有馬，傾杯又說食無魚、挨戶供應、閒登雙玉巖前望，烽火通宵遠照墟。

夏川寨破

奔騰萬馬出雲衢，閒道何嘗備不虞、九月初一賊自縉雲攻夏川山后、一自永康攻山前，破之、詎意教猱升古木、偽將范壽龔短小、輕捷、人呼范猴子緣木攀崖而入、終嗟拙兔手空株、闕君門戶生終舍、武生李聯芳殺賊數人、闔門殉難、擲我頭顱死豈愚、庠生李福筴巷戰死、好是重陽風雨近，更無人在插茱萸。

二砦勇潰

膽落隣村失鼓鼙，被驅眞不異於鷄、賊破夏川、破白革青、覆舟山菓看禽啄、覆舟山出石菓、白革堡在其旁、石佛橋霜印馬蹄、掛男

女百餘擠之石佛佛下、火挾融風吹勢猛、花經狂雨怯頭低、夕陽秋柳空營在、誰吊寃魂古道西。

蘇陽勝仗

尋梅何事涉岡厓、九月十五日、蘇陽勇與賊戰於梅岡頭、獲勝、斗絕天窗不可堦、天窗、山名、反正人揮新骨朶、降盜某數勇、以鐵骨朶擊賊、領兵官擊舊牙牌、金事協鎮常名在牌、成林狠虎鉤麒騄、如堵雁翎刺虎豺、有軍事數勇以狠筅拒賊馬、以短刃隊守隘口、戰罷歸來解還甲、桑麻仍復理生涯。

白溪僞市

居然列肆傍溪開、賣國牙行得得來、小物都緣通貿易、羣凶倍好入山隈、賊初搜括、惟擇其尤者、自開市買賣後、則足纖不留矣、香儉帳下花生色、人有降賊者、與周杏之婦通、席捲而逃、利覓刀頭人爲財、僞鄉官從中取利、日暮空街何所見、狐狸蹤跡遍蒿萊。

窮搜山谷

冬日嚴寒雨雪頻、桃園何處避强秦、冬至日、賊窮搜西山四十餘里、薛蘿山鬼偏逢客、雉兎罝羅竟罔民、只有洞天尋不到、惟巖洞金公巖不敢上、幷教接壤禍相因、搜及宜平之會源大莱小鮀荒荒草樹雲風裏、一受虛驚累此身。賊搜山、佯作小聲、婦女笑言聲、匿者喜而出、遂被獲、又以長矛刺蓁莽中、匿者驚而出、又獲、

蕪陽屢勝

幾餘一隊掃干軍、攻擊宣城執解紛、十一月十三日、寧郡甯宣平賊、合攻蕪陽、均擊卻之、結髮從戎驚欲藕、廣西老賊十人、禁長及地誅之、愁眉火起駭如焚、勇放鳥槍、賊視其抄、賊驚呼爲眉毛銃、懸鈴善爲落花護、十二月賊過西鄉、勇邀擊奪婦女而還、要路欣將行李分、賊自宣平入金寧、勇邀擊其輜重、我願諸君須愼重、休教輕敵誤辛勤。

勒民開壕

城上黃幟向日翻、引流城下火渾渾、賊徧插黃旗、勒民開壕、五人爲伍編苛法、三女成姦慘淑媛、賊徧東鄉戶、五家以長率之、出丁供役、又日取三婦伴館、日月西來龍脉斷、松雲北拒馬蹄奔、自日月山繞北嶺松雲、鑿斷龍脈、刀踞在頸鋤持手、落照寒風聽峽猿。

僞筵演劇

城頭夜月照凋殘、一曲管絃夜未闌、十二月賊演劇慶僞主洪秀全生日、獨使伶人存面目、義伶李菲春登場罵賊被戮、緣何處士沒心肝、生監充僞官者、舞拜其旁、幾家野哭招魂葬、若輩登場拭眼觀、此是江山聲已破、聞來徒覺髮衝冠。

諜報回營

客自衢防夜款關、傳宣哀詔淚潸潸、探子自衢州回、恭聞大行哀詔、虎多僻壤皇靈遠、龍去昇天臣吏攀、四海更新

主德意、十年不靖舊凶頑、中興直許寬心俟、掃蕩東南轉眼間。

勦燒僞館

攖得村莊夜不眠、奚容鼠竊久盤旋、軍謀刼楚登床夕、兵法擒吳乘雪天、（同治元年正月廿四日、夜大雪、蕭陽勇燒仁村僞卡、）殃及池魚何暇顧、（火延徐嗣、）焚燒廐馬欲爭牽、（奪獲美馬、）凶人究竟無生理、此際攻心已洞穿。（襲和中鉛洞胸死、）

賊隊更換

拒虎進狼緣底事、一番來去一番囂、渾疑越冦當全退、那識荆氛尚未消、（正月廿七日周春別竄、八日周明才。楊宮春、鄒世經竄邑、）馮道迎降鈔粉本、范蠡下策訪妖嬈、（僞鄉官迎降道、賊娶婦、）輸金括粟成規在、囈語喧嘩聽詰朝、

蕭陽砦破

丁冬徹夜聽征鐃、終歲勤勞一日拋、不死我猶能殺賊、捐生誰復惜焚巢、盡申才見義旗倒、停午還聞戰鼓敲、（二月初十日、賊攻蕭陽、自雞鳴至日昃破之、勇皆巷戰旋被焚、）只是官軍無一策、空將濺血滿荒郊。（砦垂破、砦長乘柏求計於長臨讖、長跪粟不能語、旋爲被擒、而乘柏手刃數賊戰死、）

郭砦洞破

負郭空談膽氣豪、民疲財絀刼仍遭、（二月十四日、賊破郭洞砦、）閉門無士爲題鳳、（拆鳳遙書識、）入海何人竟釣鼇、（[illegible]）

所、燕國早思遷重器、秦軍尙欲賦同袍、（賊招不屈、）雖當敗北猶成列、擁護春閨奪路逃、（勇且戰且走、帶眷逃後山、）

雙坑勇潰

一陣民兵散鸛鵝、從今莫敢說干戈、輔車終是相依好、（二月十五日賊從郭洞越山入、）家室其如失所何、雨打芭蕉聲似泣、（搜芭蕉院、）雪飛潭水影侵波、（民皆避大雪潭、）祇堪遯世爲生計、險阻深藏覓曲阿。

賊營花燭

諸營破盡志驕誇、遂有閒情戀落花、布幛重重圍謝女、（賊楊宮春娶謝氏女、賊呼爲大嫂、）令門嫂嫂託楊家、伊誰首見和親義、使我心存怨耦嗟、不識五經都掃地、追逐猶自迷香車。（僞官有以諸生充者、）

拆毀房屋

刼灰不盡又家殃、百尺長繩拽棟樑、客已無家歸故里、人從何處認他鄉、樂爐火熾丹初就、（賊取磚煎硝、）閒架鐵輸贖未妨、（勒人取贖、）回首笙歌綺羅院、重重但見數株桑。

輔賊掠鄉

稽較嶺中班馬鳴、忽聞遊騎滿前程、沿途惟草和根煑、到處無家就野營、（三月十六日、僞輔王楊輔清竄入稽較嶺、掠小南鄉、時三十里無人烟、）驛畔多人呼客返、（賊城賊郡世經于驛橋奪所掠二百餘人放之、）谿邊終夜奪舟聲、（賊渡熱谿五日夜不絕、）鴻飛自合青冥去、休

使銜蘆誤翼輕。謂雜民、

獸嗁鳥跡徧郊坰、呑噬前番幾度經、五月賊周春復入邑南、生入國門歸不得、前被擄者長隷係拘、眼看鄉里涕徒零、有心曾脫蛇呑象、無意旋逢水遇萍、有前年脫賊今又被擄者、嚇殺巖前風景惡、嚇殺巖在姫山旁、賊屯處、菊沉沉月黑又風腥。

賊春復竄

花旗又擾

六月炎炎暑氣蒸、悲哉弔客集飛蠅、窮檐依昔家懸磬、屠伯重來骨若陵、六月花旗賊掠西鄉、風墮紅英羞對面、對子奸母、縛夫淫妻、謂之「當面徵」、天呼碧落痛塡膺、逢人便殺、謂之「替天收拾」、擄人便殺、謂之「代天打發」、古槐蔽日陰森處、吟斷哀蜉怨不勝。

再請官兵

聞說蒼山地已收、七月中提督銜章州總鎭克克巴圖魯林文察克泉州、駐東頭、誰人不欲賦同仇、諸生吳寶笙賀金門請兵、兵談王猛捫蝨、拔貢千偽傑陳進兵五利之說、糧運孔明牽木牛、職員[illegible]鳳辦餉、破竹無方看小怯、九月兵出喑破竹圍敗仗、登臺要自裕奇謀、兵皆古灣屯丁、陣雲高覆南峯頂、殺氣騰騰瑞氣浮。

緱山勝仗

義旗高建插遙岑、豈畏黃巾賊若林、神女龍游瞻妙相、緱山有龍女祠、每與賊接仗必見光怪、緱山鶴唳激哀音、設局於白鶴廟、

戯傳超距爭投石、賊載几自蔽、勇發石擊破之、捷獻轅門重賞金、勇擒賊獻林軍門、獲重賞、士氣益奮、從此西南稍復業、昇平拭目望旨黔。

官軍勝仗

捷音頃刻報村南、露布宣傳一月三、猛將如雲排夾岸、皇天有霧隱晴嵐、山頭誘伏兵佯退、谷口横衝戰半酣、士飽馬騰酋首縮、萬人鼓舞拜征驂。初林軍門使都司林志忠、游擊賴安邦、營李村溪上、協鎮白曠營王山頭、十一月十八日、賊搗營、大霧瀰漫、我軍傷亡、賊進營、霧消、白瓖下山横擊之、林志忠、繞賊後、賴安邦攻賊前、賊大敗、我軍斬千餘級、獲器械如山、賊首皆負傷失馬、自是官軍游擊日至城下、賊有去志矣、

武成克復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

喪亂三年嘆久淹、而今始可慰閭閻、信深卻使遲疑起、喜極翻教痛恨添、地似幽囚瞻日月、人如老病救鍼砭、山耜檢點芒鞵倊、虎口餘生望澤霑。

自述鄙懷

自甘遯跡寄深巖、報國無才轉愧凡、但願干戈天下息、何妨薪水故園芟。艱難百折身猶在、爭戰三年口欲緘、偶爾揮毫書數幅、窗前風雨響松杉。

終

武義鄉勇討賊檄　錄自「倜月山房文集」

蠢茲粤賊、生逐臭之鄉、聚燒香之教、衆多烏合、人假狐鳴、日月無徵、夫豈龍飛之相、夜郎自大、偏營螟睫之巢。泊乎掠三江、擾兩浙、倖逃天網、輒潛官家、焚籍坑儒、呂政徒矜如虎、科頭跣足、楚人眞笑沐猴。黔首靡遺、付白馬紅羊之刼、紅顏蒙耻、聽嬌鶯乳燕之號、搜積蓄於空倉、眈眈焉其欲無厭、驅孩提而陷穽、呱呱者我罪伊何。遂使草澤屍腥、川原血染、蔽三光曜錯、七政躔誰爲潗氛、擬傾波于北海、我將書罪、已罄竹於南山。嗚呼、誼不共天、誓如皦日、曷報聖恩之厚、請敵王愾之威、志士立功、終須攘臂、義兵克敵、正賴同心。而且入山入林、我能往寇亦能往、何如同袍同澤、先制人毋受制人。凡我忠義軍民、尅期大會城下、田間水道、溝看樊籬、隴上呼聲、竿非陳揭、持神鎗而往、武鄉侯美矣火攻、擐堅甲以來、子輿氏勗哉梃制。苟知禮義、耰鋤堪敵干戈、惟勵忠貞、蓑笠彌堅鍪冑。且茲逆賊、無天吳之九首、非鬼國之雙頭、釜底游魚、本無大志、冢中枯骨、偏好祟人。自大軍失利西疆、遂結渾敦窮奇之種、致小醜羣滋南服、並生凶狠猛獝之心。使普天盡結鄉團、渠方側身無所、焉能胥放火、日殺人、看吾輩者番勝仗、行且割首獻功、何必安民效貢。今日者、公徒萬井、旅衆一成、赤手製鯨、丹心報國、黃天蕩立殲兀朮、車箱谷長窘自成、若決海以漂灰、猶挾山以壓卵、掃茲羣醜、毋任汚聲名文明之邦、復我舊域、一以洗披髮蒙頭之耻、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雙谿義守局討賊檄

檄告郭洞、蘇陽、王占、清谿、白革、夏川、嶺下諸砦、降生者帝心、盜賊無長伸之理、好還者天道、匹夫有必報之仇。僞逆李世賢、本西粤之窮凶、作南邦之屠伯、老而不死、偏入綠林、目未知書、徒嗟赤地、假招安爲計、暗服膏脂、惟焚掠是尋、痛深骨髓、裂冠裳以惑衆、無復漢儀、藉文經以飾奸、動援周禮。旣僭鴻名於上國、妄希鳳曆於中邦、竊據我金陵、蹂躪我寶婺、鼠竄我鄉邑、鯨吞我邊江、水沸南

湖、夜夜魚龍徙宅、火焚北嶺、朝朝鷄犬移家。凡紅粉黃金、丁簾甲帳、付秦王之一炬、居回紇於兩京、以若猖狂、局籌捍禦。嗟乎、顏平原之罵賊、思守嚴城、啓太尉之殉身、空留擊笏、猶復馬戀棧而不去、豕薦食以長留、汚僞朝則狐假其威、作鄉導則狼吞同類。若竟任其橫逆淫凶、終無思悔之心、或姑與之周旋、醉飽彌起難壑之欲。是用河山憤氣、鄉里關懷、義士風馳、屯丁雲擁、烟烽震而靑霄徹、長戈揮而白日迴、甘作斷頭、令蜀國咸知嚴將、不作搖尾、俾江南羞列褚淵。而況萬井皆兵、各懷固志、一夫攘臂、立建奇功。公等或列搢紳、或推領袖、效班生之入穴、似鄭伯之守陴、聯盟所以圖存、蓄銳伺其俱發。所望勇夫重閉、大敵思摧、糧積陳紅、刃磨霜白、峙鼎西南之地、礪兵秋夏之交、園黃巾於廣宗、殲赤眉於崤底、翦其羽翼、毋令濟惡、殲厥渠魁、少雪遺憤。烏虖二百餘年食毛踐土、無時不沐皇仁、八十八莊礪刃持矛、比戶同歡王愾、氣衝塡海、仇不共天、一成一旅之師、昭其威也、爲鬼爲蜮之輩、聚而殲旃。此檄。

金壇圍城紀事詩 新序

金壇縣於清時屬金陵道、居鎮江、丹陽之南、爲南京側面、在軍事上實爲要衝。咸豐時、洪楊建太平天国於金陵、因清軍隨蹤而至、立江南北兩大營、於是國門之外、即是敵壘。至咸豐丙辰六年、以全力攻清軍、江南大營潰、清欽差大臣向榮走死、次第攻陷鎮江、丹陽、及蘇常等地、江督何桂清亦聞聲竄逃、太平軍遂得掃蕩近畿、而金壇地處樞要、清將復力守危城、太平軍於咸豐六年秋、圍攻金壇、共二十一日、終不能破。至庚申十年四月、復以大軍圍城、至七月十六日城破、抗守至百日之久、可謂壯矣。記此二役事書、有强汝詢金壇見聞記二卷、及守城知縣李淮金壇守城日記一卷、以及此書、皆耳聞目覩得之直接、城陷後、淮罵敵殉職。李濱中興別記載金壇兩軍攻守事、亦極詳盡、繪聲繪形、悲壯悽絕、故金壇史料可云差備。是書乃邑秀才于桓撰、記咸豐庚申二次圍城陷城經過、共廿四律、附以詳註、實詩史而記事者也。卷前有辛酉著者自序、即城破後次年、故末首有金壇尙淪於賊之歎、後有同治元年、其兄余燮跋、及光緒二十四年、其子炳淵附識、蓋付印時也。書中所詠、於清洪兩軍在金壇戰爭情形、極爲眞切、縣城被陷、卒因客軍倒戈之故、述當時擄掠之慘、死亡之

衆、不忍卒讀。著者適以邑紳任團練分局長、汎守西城、與城終始、故其取材、均身經目歷。當時守城者、爲參將周天孚、艾得勝、及知縣李淮；攻城者、爲太平軍侍王李世賢部下、値天義盛某、遡天義黎某。攻守之烈、爲他邑冠。惟上述各書、多偏於淸軍方面、只思痛記因著者李圭、被擄於太平軍中、隨軍而行、因知洪軍攻城經過、兩相參證、誠可貴史料也。淸軍守城、見於詩內、洪軍初至金壇情形、思痛記云：「賊言奉命須速行、今日至金壇、連夜攻城、蓋丹陽、溧陽、高淳、溧水、句容諸邑、俱早陷。金邑自閏三月間解圍、至是復圍攻也。亭午不少駐、聞今日必至金壇始吃飯、賊衆益狠奔豕突、齊力喝命速走、日未昳、抵金壇之北門、前面黑烟沖天、礮聲震耳、乃前隊賊先至交仗矣。」軍行之速、可以想見。其記駐於金壇也、謂「掌書大人云：本隊總頭子是遡天義、姓黎、湖南人、屬於侍王、同値天義盛大人攻打金壇、破後卽派駐守此城、不再他往。抵城後、擇城東北隅、距城一二里許、臨河一古廟住下、專就四鄉打糧濟賊食。賊目又令造飯、飯甫畢、急促衆賊帶被擄之强壯者十餘人、往近村一帶搬木板、尋物件、每早飯畢、各館四出抄掠、人馬喧闐、近城一帶、槍砲不絕、鉛彈有飛至屋上、鏗然作聲者。」戰場景象、如在目前。其叙久攻未破、肆意淫掠之情狀云：「蓋以金邑屢攻未下、死傷實多、出而擄掠者、亦時被鄉民截殺、恨毒遂不可解。是處石橋已斷、河下屍滔滔皆是、婦女貌醜者多

死、美者至沿途逼淫、力拒慘死者、十之六七、或帶至館中充貞人、少違意則輪姦至憊極而後殺之。」至其述攻城與破城後之慘狀、「聞值遡兩酋下令、七月望前必須破城、於是至初十日起、盡力攻城、更剜地道實火藥轟之、其時東北門外、尚有官兵石壘二座、與城相犄角、甚勇競、連日死戰、亦不收隊。賊飯乃各館擔送、三餐令同難中輪流扛值、余兄弟各送兩次、經險要處、槍砲彈簇簇若雨點、各館送飯者踵相接、咸低首蹀躞而行、中彈倒地者、所在皆是。七月十七日、金壇攻破、以地道火發、城垣遂陷、大隊猛進、呼喊聲槍砲聲、聞十數里。守將周天孚、艾得勝、及邑令李淮均死之、周尤驍勇善戰、死葬城內隙地、後發其墓散其骸、注水滿棺中、緣周殺賊最多、爲賊積恨最深故也。遡逆傳令、後隊次日再進、以城內尚須搜殺、十八日驅余等同行進城、新舊屍塡塞街巷、穢甚、城河原窄狹、水爲之不流、赤白高凸水面、以居人逆料城破必遭慘戮、先自爲計者十之七八、新屍則兵勇居多、未死者婦女幼童而外、餘則一見卽殺。是夜敬天父後寫文書與侍王賀金邑攻破也。他郡邑文廟多供牌位、金邑獨塑像巍峨、令數十人背負繩索盡力洩之、忽轟然而仆、傷三人。」紀事詩謂城破死者七萬餘人、觀此殺戮之慘、益信不虛。惟紀事詩謂城破由於內應、此則爲地道藥發、城圮被陷、按之事實、二者皆係破城之主因。又述城破後太平軍與百姓相處之安謐云：「城內爲侍王巢穴、

僞府在焉賊館亦安靜居處、若無事然、街衢往來、與平人等、鄕人蓄髮來此擺攤貿易、各物咸備。城外瓦礫、塲搭草屋、稱「買賣街」、士娼且爭趨之。蓋自破後、幾及一載、賊酷烈之氣、銷磨於子女玉帛中、故漸得與百姓無擾」。是一年後、雖未復元、而已易肅殺之氣、爲太平景象矣。金壇見聞記稱「金邑既陷、賊渠侍王李世賢留城內三宿、七月十九日、率其黨由廣德趨徽州」。又當圍城時、太平軍曾兩次遺書勸降、商和平退出、且先撤圍以示信、淸將不聽。今讀其書(見聞記)、忠義之詞、溢於言表。上錄洪軍史蹟、均各書所無、足資參考、且係片段集成、故不惜浪費紙墨。研究金壇史實者、綜觀各書、卽可知兩軍形勢、戰爭始末。是書詩既典雅、註亦簡實、其價値殊不在金壇見聞記、及金壇守城日記下也。雖爲單行本、且屬普通書籍、然肆中仍不常見、而內容實佳。今編輯史詩、乃爲重印、凡注意洪楊事蹟、及地方軼聞者、當不以余爲多事也。時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望日、蜀北謝興堯序於北平、并志去年今日正自滬北歸之紀念也。

原序

（一）

壬戌初秋、識丁理堂司馬於保陽旅館、出示子威茂才金壇圍城紀事詩編、有理堂跋語、（雲）讀悉其詳、噫、如子威者、心懸桑梓、已遭兵燹之災、夢斷關山、獨受流離之苦。未題名於金榜、遽赴召於玉樓、想他七尺偉軀、莫返江南春雨、竟爾一坏乾土、長埋冀北秋風。虛負良材、空嗟薄命、（雲）與生不謀面、境則相憐、對卷淒然、傷懷莫似。蓋（雲）之悲子威、亦卽以自悲也。然子威雖不永年、猶得理堂代傳其遺作、留異時之蹟略、引同調之哀憐、子威有知、當稍慰於九原也夫。　錄呈　理堂鄉丈司馬大人　斧政。　粱溪孫錦雲柏如氏跋於保陽寓次。

知音空憶九泉鍾、夢隔雲山幾萬重、塞北嚴霜走燐火、江南何日靖烟烽、春風吹化鵑啼跡、秋草無邊馬鬣封、讀遍遺詩心惻惻、淚痕和作墨痕濃。

珍重遺珠名不虛、（理堂爲刊遺編）羨他棣蕚蜜膠如、傷心弱質埋新塚、回首聯床憶故墟。鱷夢醒餘腸欲斷、雁行分絕影憐疎、阿兄異地悲蘭秀、欲向空山哭墓廬。奉和　理堂司馬吟丈大人哭令弟子威韻卽請　郢政、　粱溪孫錦雲柏如氏未定草、

（二）題于子威茂才金壇圍城紀事詩卷 用山谷體

第一幅地江之涯、黑罡風捲旌旂斜、金沙刦作恆河沙、丙御轟馳孽龍走、沐猴冠後金莊首、長見妖欃射南斗、哀哉句曲一方民、蜚鴻遍野封狼屯、天陰鬼哭飛靑燐、蝸軍千隊環四隈、刀山劍樹森成堆、非魚非肉何爲哉、觥觥李侯富鈐略、謀臣虎將門鎖鑰、公輸九攻墨九郤、纏連五月烟塵霿、雀巢搜盡鼠穴空、徒呼麥麴山鞠藭、督師自衛挑勁兵、五千羸卒留守城、謀身重故謀國輕、包胥狂向秦廷哭、局外袖觀甘蝟縮、叛徒從此反戈逐、室如懸磬城不蕘、臣力竭矣將如何、如何如何亡我多、（金壇之陷、何督憤之也、）圍城中有魯仲連、黠如巨鵠何翩翩、脫身虎穴飛摩天、玉樓促召修文早、賸有秀才從軍草、貽之尊樓世永寶、撫卷靄歎涕泗橫、請爲杜老紀北征、請爲漫郎歌春陵、 浙剡裘椿錦虞卿氏拜跋

（三）讀金壇圍城紀事詩、和集中首尾原韻二首、

金沙望族仰靈鍾、當代才華答九重、方始連枝同報國、何期隻鶴化燐烽、春風客帳心逾冷、秋水鑪鄉路已封、幸得阿兄傳賸稿、新詩點定墨痕濃、

硯匣塵埋幻境虛、遺徽凊怨竟何如、經傳絳帳尊家學、召應瓊樓返玉墟、異地情牽悲手足、孤魂路

斷影蕭疎、江南何日凱歌奏、化鶴應歸舊草廬、

平江女史鳳湘氏未定稿、

(四)金壇圍城紀事詩小引

竊以金壇星占斗牛、地鄰句曲、僻居瘠壤、陋等彈丸、遏粵冠之方張、效睢陽之死守、乾淨土長留百里、作東南克復之基、佳麗城雄峙一方、壯西北保釐之勢。桓職司分局、汎守西城、督帶丁團、備嘗辛苦、詎意變生肘腋、奸回成反噬之謀、遽致禍起蕭牆、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此日存亡與共、死固心甘、或他年揚顯有期、生尤足用、是以南辭故土、北渡長江、路歎崎嶇、踏破履霜之屨、士安窮困、時牽肘露之襟。爾正平投刺無門、壯心未已、王仲宣登樓有感、往事重題、於是詩綴七言、章成廿律、語無褒貶、不同孫盛之春秋、事屑注疏、聊等梅村之紀略爾。 旹 咸豐辛酉六月、金壇于桓子威氏題於保陽寓次。

金壇圍城紀事詩

金壇于桓子威氏著　謝輿堯校

福地緣何福未鍾、（按金壇縣志、金沙第一福地、）慘遭兵燹劫重重、驚聞丙御來鼙鼓、（丙辰秋、賊圍金壇、廿一晝夜、甫擊退、）變示庚星主火烽、（庚申閏三月初三日解圍、四月朔賊又圍壇、守至七月十六日城陷、）羸卒五千無敢戰、（制軍何桂清將精兵調去、率以羸卒防壇、）殺戶七萬有誰封、（城陷殉難者、七萬餘人、）欲將往事和愁寫、毫素頻沾血淚濃。

清明節後暮春長、夜半驚傳失溧陽、（三月廿三日夜、聞溧陽縣城失守、）丁壯枕戈殲敵易、（是夜團勇即守城、）庚郵飛羽乞援忙、（壇勇分馳金陵大營、常州制轅飛請重兵、）謀詒李廣機宜密、（李都督鴻勳、丙辰守金壇、調度有方、守禦大略、咸有成規、）軍遣張巡將士強、（張總統國樑遣馬鎮德昭統精兵三千人馳援金壇、）試向東南城上望、村鄉何處覓康莊、（東南鄉距城廿餘里俱遭蹂躪）

兵民堅壁矢心同、上將營安細柳中、（東北門外、紮三營、）何進無謀徒擁衆、（何制軍飛調防壇兵至常、）馬援不顧賊乘空、（馬鎮軍拔營離壇、逾刻賊即至、董事陳守戎震奎馳請回軍、不許、）各營火起連天赤、（艾參戎得勝帶兵五百、並本城兵勇、壇紮三營、兵力單弱、燬營入城、）比戶燈懸撤夜紅、（守城一時戶懸燈、各守街巷、）地僻時防藏兎窟、樹雲深處伏強弓、（查拿奸細甚嚴、）

雄關封就一丸泥、池不妨穿（丙辰修浚城濠、）壁任梯、（賊連夜緣梯攻城、梯賊無不殲殺、）兩路援軍馳郭北、千羣賊騎薄城西、（劉都督成元、周參戎天爵、兩軍援壇、賊薄丹陽門、與艾參戎得勝擊卻之、）禹糧艘運春陰護、（閏三月初二日、董事于封君長齡、陳守戎震奎常州領餉回、局中出隊迎護、是日天陰欲雨、）楚幕人

空夜露迷、初三月丑刻、邏卒獲賊一、訊知賊遁、來復卦原占七日、四郊竟爾靜征鼙、局中占課七日解圍、果驗、
紅巾西去捷書馳、善後條陳各事宜、不日營成新壁壘、解圍後、四郊紮營、如雲人補舊藩籬、損壞城垣、盡修葺之、食儲紅
粟持籌早、董事勸四鄉殷富、捐供兵米、厄解黃楊制勝奇、聞上巳日解圍、制軍以制勝出奇上聞、流水桃花三月雨、劉郎一去費相思、劉都
督軍令殷明、何制軍又調赴丹陽、
見說連營一日傕、閏三月十五日金陵大營兵潰、狂瀾莫挽似潮來、燎原到處張兇燄、震礮終宵走怒雷、四鄉礮火日夜不斷、白
土斧斨驚破缺、閏月下旬、白土下軍失利、丹陽城郭費疑猜、閏三月二十九日、聞丹陽縣城失守、衆心惶惶、劇憐戴勝傳經筆、橫掃千軍是
將才、閏月晦、戴都閫廷魁致書局中、詭言密探回、丹陽未失、以安軍心、
下塘村北賊蜂屯、四月初一日賊復至下塘等村築壘、招颭南風五色旛、邏卒披星觀壁上、流民鎮日泣城根、各鄉難民被賊逼至城下、
李邑侯淮令無著者、沿城搭棚廠以居之、日給米粥、戎機禁洩書三紙、四月初一二日、馮鎮軍三致密信、約各營並縣局率所部退常郡、共保蘇常危局、李侯率局董密求蕭統帶知音固守金壇、並禁令
漏洩書信、形勝難攻陣八門、壇城六門兩闢、如八陣圖、堪痛萬春僵立處、而龐著矢不驚魂、團丁站垛編定號數、雖遇銃礮、不許移動、
水陸連營勢不孤、礮船犯令本應誅、卻教退後謀餘地、何似爭前起壯圖、礮船十隻、原泊南北關外、管帶劉都司軼其名、聞驚欲遁
營、議啟北關為退步、縣局以關開難守、且礮不便入城、未從其議、日暮持旄喧古渡、宵深飛棹入洮湖、蕭統帶令礮船仍泊原處、乃乘夜間行、竟由洮湖遁去、可憐鍾
秀橋南北、無定河邊骨已枯、礮船去後、賊脅難民焚折鍾秀橋、溺殺無算、

狡兎憑陵四野多、燼餘村舍盡巢窠、焚掠之餘、遠鄉多爲賊館、近郊盡是賊巢、參橫月落嚴刁斗、團丁鄉擊、漏夜不絕、雨細風斜送笠簑、時値欲雨、局送簑笠上城、隱隱悲笳傳隔雉、淵淵戰鼓振鳴鼉、頭顱斬得懸腰際、重把鸞刀帶血磨、四月中旬、西北兩門外、屢獲勝伏、

東郊又見擁旌旄、前日元龍氣不豪、踴躍亂揮新試劍、等閒拋卻舊磨刀、四月十九日、東北城外接仗、新勇先潰、諸軍大敗、悔留靜宇三間小、東禪寺燼餘小屋三間、寺僧乞蕭統帶留勿燬、後爲賊踞、滋害殊深、勢失平岡疊險牢、東北郊兩土岡、被賊占踞、力爭不得、北營遂受敵、歎息將軍令授首、各營將弁、多有傷亡、艾營尤多、令人灑淚濕征袍、

垣墉西北疊崇隍、高與雲齊賊竄當、四月下旬、賊對三望垜偷築高壘、鎗礮遍近、守垜團勇時有傷亡、因將城垜加高、壯士斫營乘夜黑、兵勇不時夜襲賊營、雄軍增疊趁昏黃、周參戎天孚乘夜增一壘於丹陽門與三望垜賊壘對峙、任他雁雀窺門戶、門罩盡拆去、城上遮擋鎗礮、建我屏藩藉橐囊、防賊轟城、預備搶堵坍缺、掘地何曾逢虎穴、兩家號令太張皇、艾周兩參戎、疑賊穴地轟城、日夜集民夫築子城、穿地道、兵勇藉拆民間門板木石、騷擾不堪、

救援消息未全賒、望斷天涯與水涯、城內望援甚切、雁使回來寃薏苡、四月下旬、有船戶懸城入云將蘇常失陷、李侯意其爲賊布謠惑衆、殺之、魚書寄去誤桃花、屢以桃花紙密書、令團勇潛越賊卡、赴蘇常告急、迄無回音、僧徒仗義三星聚、鄉堡虧功一簣差、僧松林素嫻武事、與張月鋤學博樹梅集團三星村、連破賊館、賊至屢擊退、後賊以聲東擊西法破陷之、待得秦庭乞師轉、鵲巢鳩占已無家、五月初一日、僧松林進徒弟潛越賊卡、入城求救、遂回三星壘時、村已被陷矣、

一望城南戰艦攢、粵東將士氣桓桓、蕭統帶新招強勝軍多廣東人、因無軍械、不能紮營、即船爲水軍、參軍竟把蒼生誤、蕭統帶營務處朱遊戎正華遷、未清領軍火糧餉、致誤大局、臨陣方知白戰難、擒虎直教待手搏、蕭東勇接仗、皆揭竿爭先、椎牛能結衆心歡、局中不時犒師、宵深賊首探囊取、獻馘軍前敵膽寒、五月下旬、強勝軍廿餘人、夜半襲賊營、斬獲賊首七、黃旗一、

赫赫頭銜五品尊、謀成反噬笑王敦、五品藍翎把總王文榮、帶奇勝勇紮營小南門外、五月晦、會所部盡從賊、並約內應獻城、持戈夾道嚴除寇、鄉團局董督團查街、伏劍當關莫啟門、奇勝勇欲斬關出、董事督團丁截阻之、中夜流星飛令箭、艾參戎數傳王文榮入城、不奉令、半天曉日動降旛、幸教瑜亮燒屯去、寥落惟餘破壘存、天明時、見賊黃旗遍插王叛營內、西門賊都閩廷魁、謝二尹炳南兩營出隊合擊、城上鎗礮如雨、賊始棄營遁去、

獨立孤營背吊橋、環攻匝月敵心焦、辭官陶令原爲病、千總陶霖堂帶曹營冠勇、時告病假進城、慣戰曹兵不怕燒、曹守戎紹榮帶冠勇營北門、賊用火攻、屢擊退之、鼠黨結成思穴社、賊挖地道攻曹營、鴻溝畫處欲塡橋、曹營長濠三道、賊卡紮占外濠、又以土包柴草塡塞二道濠內、烟雲已散長龍困、繪名曹營長龍甚利、營昭盡失去、輔翼功勳艾艾消、六月初三日、賊用地雷轟坍曹營外牆、擊退之、賊回撲翼卡、奇勝勇先潰、冠勇戰死甚多、

眺遠高登百尺樓、援兵日日盼愁眸、時於城隍山等處高築瞭望臺、不見援兵、軍心漸懈、漏師竟怯瞿能膽、鄧都閫先仲與從九馬雲臺兩營相距不遠、偵知馬雲臺通賊信、鄧馬兩營同拔進城、謀叛終懸馬謖頭、馬雲臺託病蓄髮叛、蹟益彰、蕭統帶戮之、修綆汲人乘月下、守備馬得勝投賊後、與王文榮等時誘兵勇縋城從賊、殘棋失勢帶烟收、六月中旬、丹陽門、西門三營俱撤入城、豈緣禁物藏私室、甲乙勞君按戶搜、客兵逐戶搜括鴉片、鹽柴等物、乘機搶奪、

瓜祭無羹野草鮮、貧民乏食、半覓野菜充飢、人家幾處斷炊烟、瓶無粒米遺珠索、時總團各局分勸民儲米穀、借供軍食、爨盡殘薪折

柱然、伐樹拆屋、以供軍柴、蕭衍臺城原好佛、蕭統帶日誦高王經、李聃幽谷豈眞仙、李侯每日扶乩、青蚨飛處操空券、局乏銀錢、通行鈔票、
買醉猶能向市壚、城中除酒外、市無食物矣、
城樓高處荷戈凭、枵腹終宵啜粥會、圍丁終夜守陴、各圍輪送米粥、六月中米漸缺、遂不啜粥、蠟燭紅消常不跋、時燭盡以纖絡盛木柴、及牛羊等骨、雜桐
鰲弧黃勝竟先登、油脚燒以照梁、竟徹城濠、奇勝勇守南門、時有通賊者、密調強勝軍監守之、是夜賊聞負包篾懸城入、查驗皆黃旗號帶、送蕭統帶戮之、風傳隔巷時提耳、
露宿當街夜曲肱、時聞人聲稍雜、即甚驚悸、最是鈫環搜盡篋、強勝軍分伏街口、以防內奸、分明猶有粉脂凝、局中無銀餉軍、婦女爭以首飾助餉、
廣張毳幕傍城隈、七月初旬、賊暗渡河、依城紮卡、勇敢逾恆殄厥魁、禁語銜枚宵塞渡、歡呼執馘曉關開、七月初旬、壇勇夜襲
賊卡、屢有斬獲、並生擒賊目一名、郤令健將從天下、何處羣兇穴地來、賊鑿牛皮木架、抵攔城根、鎗礮灰石、均不能制、時壇敢死士懸城燒走之、只恨賀蘭援
路絕、乞兵空遣壽雲回、壇勇至鎮江求援、馮鎮軍子材不發兵、
齊心會結共牽牲、稽首神前歃血盟、同譜金蘭聯有序、滿城雞犬寂無聲、巨觥酬酢傾春酒、時諸營飲賽會
結盟、殺雞宰犬、酬酢往還、牲畜爲盡、法鼓喧闐雜曉鉦、各營設壇拜懺、難得周郎言慷慨、存亡與共感忠誠、周參戎以諸營結盟、人心叵測、要士民將佐在
城隍廟、矢以與城存亡、嘗禱懺、後城陷纂敵、爲內奸賊殺、
望援杳杳久難期、一紙軍書返健兒、都轉已飛輸晉粟、君王屢詔起秦師、七月初七夜前赴鎮江請兵、壇勇賫到回文、並云馮鎮軍
子材已兩奉諭旨、率師援壇、金壇紳士寓居江北者、赴揚鎮乞師請餉、李觀察若珠允發兵、喬都轉松年允發餉米、不日俱可到壇也、燕巢欲覆憑危卵、蛛網猶連未斷絲、不

是書生能叩馬、曲阿恢復已多時、（七月十二日鎮江援師至丹陽、敵十騎突薄城下、賊懼將遁、偵知官軍無多、賊衆迎拒、我師遂退、衆漸潰、）

電擊雷轟刻不閒、終朝無計解親顏、（七月十二日後、敵火日夜不絕、雙親晝暮、無計解頤、）吉人宰馬辭原壯、（都閫吉公軼其名、宰馬勞師、忠言讜論、入人肺腑、）

蔡仲臨軍淚甘潛、（守戎蔡公軼其名、初防勇遁、衆之甚戰、後泣云、予則與城俱亡、爾等任便、）一陌紙錢酬死士、（將士陣亡、興酸甚慘、）幾番僞示毀

元姦、（賊屢射僞示入城、閱之髮指、）天心已去民心挽、醮禳文書大令頒、（李侯延僧道率士民於城隍廟醮禳、）

中元時節夜凄涼、戈倒前徒禍莫當、（七月十六日寅刻客兵內變、在西北城隅、與團丁接仗、即緣引外賊登城、周參戎天予爲部下賊殺、外委奚全勝穿賊黃衣、率所部強勝軍爲內應、城陷、）毒霧暗埋千里月、（時天大霧、對面不見人、）清秋寒隕五更霜、（是夜奇冷、）飛流星火來天狗、失去金湯墮劫羊、可

笑突圍諸將士、賈余餘勇直溪旁、（城陷後軍民突圍出者二千餘人、破賊壘十餘處、過直溪橫赴鎮江、僉云悔不於圍城時力戰破之、）

兩度勳名付子虛、（金壇守城、曾兩次解圍、）一無聊賴可何如、客中風雨先靈泣、（祖父母俱殉難、）夢裏山河故國墟、渦市

伍胥羞相乞、依人王粲愧交疏、江南何日烽烟靖、抱膝容予臥草廬、

原跋

子威余再從弟、幼從學頗慧、及長益苦讀、能詩文、戊午歲補博士弟子員、庚申同困圍城者五閱月、

余預令妻子奉老親遠避、弟則父母昆季俱被陷、嗣與先後突圍渡江、余舟南指、而弟遂北轅、今春

差次保陽、急詢弟耗、詎弟已赴玉樓之召矣、搜其賸稿、得詩若干篇、撫此奚囊、潸焉出涕、略爲點定、付之梓人、嗟嗟、春草池塘、久斷阿連之夢、秋風庭院、細吟長吉之詩、夫亦期手澤之長留、緬青容而如在已爾、　同治紀元秋七月、金壇于燮理堂氏跋、

哭子威弟即用紀事詩首尾兩章原韻錄呈諸吟壇　郢政並乞　賜和

憐君靈秀得天鍾、早許文章報九重、手足再聯秋夜雨、(前秋子威渡江、相依數月、)室家半毀粵人烽、(同居父兄子弟被陷者多、出圍者少、子威父母殉難、季弟淹亡、嗚咽伏處家鄉、自遊齊魯、俟服闋試京兆、養志以殁、痛惜殊深、)鴒原急難鋒纔避、(嬰與子威先後突圍渡江、)鱷夢驚傳墓已封、(墓在保定府東門外、距城五里之康家莊、墳丁徐疆儂、子問訊村媼、媼便知、)恨煞春風太狂驟、棣華又折一枝濃、(去冬折一堂弟、今春子威又以病亡、)

底事修文赴太虛、讀完賸句淚漣如、頻年脫劫醒春夢、(嬰九載從戎、三次出厄、)何日招魂返故墟、(金壇尚淪於賊、)伯道無兒祧許嗣、(當爲立後、)季方傳稿慮非疏、(子威嘗以詩稿囑友傳鈔、)好教收拾江南起、依舊先人有敝廬、　金壇于燮理堂氏草、

炳淵年十二、學爲詩、理堂族父手一編而授之曰、此汝父辟地保定所著金壇圍城紀事詩也、炳淵再拜受、因請其詳、族父曰、咸豐庚申、粵逆陷金壇、時汝父隨汝祖守陴、將同殉、汝祖曰、吾老矣、不能復爲國家殺賊、義當死、汝曹壯年、能投効大軍、戮力王事、上以雪國恥、下以報私仇、上也、若不能、伏

處鄉閭、商量舊學、待時清後、博取科第、以圖顯揚、俱死無益也、且祖宗不可以無祀、麾之曰去去、汝父涕泣受命、突圍出竄、伏近郊、越數日、潛入城、暴骨枕藉、徧覘得汝祖屍、將負而葬諸原、賊突如來、脅之降、汝父哭告之曰、此吾親屍也、死國事、若從我葬、我從、若不者、有死而已、賊義之、聽其葬、葬乘間逸去、渡江依余、顧念汝祖言、居常怏怏、不數日、辭余他適、上書大府、冀擢用、不得當、間關北上、將俟服闋試京兆、寓保定、追念前事、作是詩、終以痛親之亡、悲己際遇之窮、發憤成疾、遂不起、同治初、余奉差直隸、得汝父病卒狀、幷得遺詩若干篇、謀梓之、絀於貲、未果、今汝稍稍長、善讀書、他日成立、幸付剞劂、以表先志、炳淵泣而志之、不敢忘、炳淵遭家不造、生十二月、本生父見背、而父又不及見、賴本生母氏苦節拊畜、復賚族父力、得從師卒業六經、會逢丁酉萃科、厠名榜末、今當廷試、爰刊藏囊攜送都下諸同志、藉廣流傳、庶先人之手澤長留、而族父之苦心不泯、第是編之刻、距先君之歿、幾四十年、距族父之見授亦二十年、則炳淵之不善樹立、弗克負荷、爲可痛也、

光緒二十有四年歲次戊戌夏四月男炳淵謹識、